

《吴三桂演义》 不题撰人

又名《明清两周志演义》，主要描写吴三桂由宁远总镇到投降满人，逼死永历帝，后又反抗清朝，妄自称帝，最后终至败亡的这段史实。其中穿插了吴三桂与爱妾陈圆圆的离合。作者对吴三桂不拘于“成王败寇”之说，比较真实、生动地刻画了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。小说中的陈圆圆也是一个有个性、有节气、智慧果断的乱世佳人形象。作品行文简洁明快，颇得历史小说笔法。

自序

余近十年来喜从事于说部，尤喜从事于历史说部。以有现成之事实，即易为奇妙之文章，而书其事，纪其人，勿论遗臭流芳，皆足以动后人之观感也。余因是以成《吴三桂演义》一书。盖谓自汉以来，易姓代祚，累朝鼎革之命运亟矣，成王败寇之说，向不足以挠余之脑筋。则以王者自王，寇者自寇，无关于成败故也。

吴三桂以一代枭雄，世受明恩，拥重兵，绾重镇，晚明末造，倚为长城。

顾唯敝屣君父，袖手视国家之丧亡，是故明之亡也，人为李自成罪，余并为吴三桂诛。余观秦汉之交，刘邦曰：“丈夫当如是。”项羽曰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专制之尊，九五之荣，人所共趋，乌足为自成罪。而罪夫受明恩，食明禄，而坐视明危耳，视君父曾不若一爱姬，北面敌国以取藩封，三藩中吴氏其首也。然使吴氏长此而终，则遗臭万年，抑犹可说。乃之惧藩府不终，兵权之不保，始言反正，以图一逞。卒也哭陵易服，无解于缅甸之师，亦谁复有为吴氏谅者？

故夫吴氏，非无雄材也；其佐命，非无伟器也；耿尚之降附，郑经之交通，六省之沦陷，其势力非不巨大也；顾天或蹙之，若有命焉。胜负之机，巧而且幻，则以吴氏非误之于终，而误之于始也。假恢复明祚之说以愚黔首，为德不终，大势遂去，此其兴亡之原因乎？意者吴氏或预知其故，乃以日暮途远，窃号自娱，因而沉迷放弃，未可知矣。不然则几见有开创之君，创业仅半而即沉迷放弃者乎？使其亲见成都之陷，湘黔之失，滇京之亡，吾知其将引项羽之言以自饰曰：“此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”特乌足以欺天下后世耶！君子是以知吴氏召亡之道，固在彼不在此也。

凡例

一、是书所取材以《圣武记》及明季稗史为底本，而以诸家杂说辅佐之。

既取材于实事，则资料自富，故俯拾即是，皆成文章。

一、读是书者，须有大关键，即吴氏之兴亡是也。其兴也以易服哭陵感动人心，其亡也由忘背明裔称帝自尊，读者当于此注意。

一、三桂以孤军反动，六省即陷。郑经与耿、尚二藩，皆联族来归。势力

既盛，而谋臣勇将又如雨如云，乃后则西不能过平凉，东不能渡长江，以其始则言扶明，而继乃背明故也。入衡自帝后，不特郑经与耿、尚为之灰心，即夏国相、马宝等此时亦如有口难言矣。读者不可不知也。

一、昔人咏杨妃诗云：“马嵬死后诸军退，妾为君王拒贼多。”又云：“《唐书》新旧分明在，那有金钱洗禄儿。”皆为杨妃洗脱也。是书陈圆圆一人，如魏源所记固多贬语，论者亦有比之如褒姒、张丽华一流者。然后儒多辟其非，故是书所纪圆圆悉有所本，非故为圆圆洗脱也。

一、历来亡国其后宫每多嬖人，然圆圆、莲儿皆能谏其君以义；又历来亡国必由奸庸当道，先失人心，而吴氏则谋臣勇将皆始终鞠躬尽瘁，其民心亦临危不变，而终以亡国者，正以见吴氏父子之自亡其国也，读者又不可不知。

一、明季稗史以胡国柱中道变心降敌。惟诸家俱无此说，魏源更记康熙十九年败胡国柱于建昌，可知胡国柱降敌之说稗史当有舛误。是书取材从实，非故为国柱留身份也。

一、吕留良谓胡国柱有王佐才而不得其时，曾献封建之策于三桂，且称三桂为知人，而以不行其计为可惜。然诸家俱无此说。观其逼死高大节于江西，失一栋梁，又老居长沙以诗酒废事，是国柱未得以王佐才称也。故是书悉从割爱。

一、三桂初无起事之心，其忍心摧残明裔者，皆欲结朝廷以自固耳。及自固不得，始蓄谋起事。故诸说皆以三藩一役，皆撤藩一议逼之使成。此书即本斯意，亦足见吴氏非真知种族主义者也。

一、三桂本英武神勇，远近皆惊，乃入川而后逡巡不进。及一出，则因病而退，再出，则因歿而归。即王屏藩已大破图海，然终不能握三辅之险以通三晋。读者于此，当知为吴氏必亡之朕兆矣。

一、是书叙数十年事实，皆在干戈扰攘之中，故于轶事闲情，点缀颇少。然独载重修归化寺，则以见吴氏之奢侈粉饰；而所纪莲儿之绝粒，圆圆之为尼，亦见吴氏宫府内外无一亡国之人，而吴氏之自亡之也。是书始终皆本此主旨。

一、夏国相屡议弃长沙北上，果如是则结局正未可知。观后来洪秀全，既据金陵，不思北进，情势相同。读者于此当悟开创时代进取与保守其得失何如矣。

一、三桂长子本招为额驸，然诸说不详其长子为何名，故是书亦从缺略。

一、吴氏兴于滇，亡于滇，不能逃越半步。盖藏地已不通，而缅甸又吴氏先自绝其路者也。故吴氏昔日观兵缅甸，实为灭族原因，隐为永历帝作一反面报应。

一、是书以明裔存亡为要素。吴氏以背明而亡国，其后自帝亦以背明而自亡，读者又不可不知。

一、后人每以毛文龙为有应杀之罪，不知文龙之生死即关系明祚之存亡。故是书不落窠臼，独为文龙表彰。

一、吴氏起事而后，西只有陕西之战，东只有湘赣之兵，然吴氏且胜多于败。若三桂能以川力突出，谁能阻之？惜吴氏不尔也。故曰吴氏之亡，自亡之也。

一、诸说皆称夏国相、马宝有大才。顾其着着受困，盖长江上流已为敌兵遮蔽，而吴氏又不准弃长江，虽有英雄亦难用武，于夏、马二子何尤？

一、三桂入川后即苟安不前，而世蕃又疑及马宝，以促其败，处处皆是吴氏自亡伏线也。

题诗

不拘名字否流芳，月到圆圆最断肠。
一笑早知倾国易，奈他儿女总情长。
君父仇宁共戴天，不堪回首望云燕。
任他宗社成灰烬，只要红颜幸瓦全。
武勇如君本可儿，奔驰万里借雄师。
独怜一掬秦廷泪，不哭山河哭爱姬。
出师为我护阿娇，况复论勋冠百僚。
忍拜新荣忘故主，为他恩重过先朝。
銮舆播越已年年，犹欲除根逐缅边。
惨绝梅山流血后，尚留血泪洒南滇。
平西开府拥千乘，不管皇图废与兴。
胜国官仪安在也，愧他易服哭先陵。
鸟尽弓藏最可悲，况非同类只羁縻。
撤藩岂为留余地，末路蹉跎合怨谁。
无毒无奸不丈夫，誓争南面抗称孤。
周家宫阙吴家府，五六年来已烬芜。
麾旌昨夜发滇中，何日归来唱大风。
称帝自娱空复尔，神龟先以沮泉雄。
先迷后易事应难，天道如何未好还。
秉笔且编兴废事，问谁贻祸好江山。

第一回 董其昌识拔吴三桂 袁崇焕计斩毛文龙

中国学者视得君权太重，故把民权视得太轻。任是说什么吊民伐罪，定国

安民，什么顺天应人，逆取顺守，只是稀罕这个大位；道是身居九五，玉食万方，也不计涂炭生灵，以博一人之侥幸；故争城争地，杀人盈城，流血成海，也没一些儿计到国民幸福。究竟为着什么来？你看一部二十一史，不过是替历朝君主争长争雄，弄成一部脓血的历史。因为看得君位太过尊荣，就引出那些梟雄。道什么成王败寇，日日兴兵，既得称王，又欲称帝。历观往史，那里还说得许多？甚的说其国愈大，其君愈尊，就引动外人垂涎着我们中国的帝位。如五胡割晋，沙陀寇唐，金元夺宋，竟酿成种种的惨事来了。

俗语说得好，家中无鬼万年安。一家如此，何况一国！若不是那些汉奸贪荣忘国，任是外人有百万雄兵，千员勇将，那里便能割裂我们的国家？可知是做百姓的只图苟安，做官吏的只贪富贵，统通没有爱国的感情，自然酿成亡国的惨祸了。从这样看来，又觉中国学者那些说话亦有些合理的。说忠臣要忠于人君，却与忠臣要忠于国家本有些不同，但人人能懂得忠于人君，亦断不至背本忘恩，贪恋尊荣，致引外人作贻祸宗邦的事了。

说书人说到这里，也省起一个人来。那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姓吴唤做三桂，表字长白，本贯山东高邮人氏。自先祖贩马为业，往来辽东海盖之间，遂寄籍为辽东人。他父亲名唤吴襄，表字赞墀。生有勇力，受知于镇东将军李成梁，以吴襄善能相马，委以购办战马一差，以功保升千总。及经略大臣杨镐以雄兵二十万代满洲，大兵溃于抚顺，人马俱尽。时吴襄从征，于兵败后劫回满洲战马三百匹。故抚顺之战，诸将皆有罪，惟吴襄独以功荐升副将。时明末诸臣大夫日惟偷安旦夕，以为天下无事。凡武将指陈边事，都道武官只好勇斗狠，危言耸听，以博功名，故朝议多不留意边事。吴襄又曾寄籍辽东，故所有文臣都睥睨他，象不是中国人一样。吴襄自以官位尚卑，也不与计较，惟倍加谨慎而已。

那时吴三桂已二十有余，吴襄自以日受同僚揶揄，不过文臣视轻武员之故，遂谓吴三桂道：“为父幼不读书，只以勇力，且蒙将军李成梁受知于相马。自李将军歿后，好象冰山已倒一般。若非朝廷明见，此官已不能自保。吾儿不宜承习父业，宜弃武就文，或得奋志云霄，不致受揶揄于懦夫之口。”

吴三桂听了，笑道：“父言差矣！方今国家多事，文臣不识时务，只欺饰朝廷，如燕巢危幕，自图苟安，设有变乱，若辈岂能以吟诗作赋保护国家耶？吾父任他揶揄，休要与他计较。他日时来运至，吾父子必有出头之日也。”

吴襄见儿子如此说法，觉实有道理，且亦志气不凡，心中甚为欢悦。吴三桂自此益练习弓马，讲求战术。及崇祯帝即位，知道国家危难已伏在萧墙，遂决意奖励武功，乃拔吴襄为提督京营，复命大宗伯董其昌典录武科。黄诏既下，各路武夫都纷纷赴试。吴三桂时已弓马娴熟，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。那时听

得董其昌考拔武科，便慨然叹道：“此吾脱颖时矣。今天下有变，乘此时以取功名，一来可以宣力国家，二来亦可以继承父业。”便告知父亲吴襄，往应武举。

时董其昌在朝，知道国事已非，选拔武员实关紧要。那日往见吴襄，问道：“足下为武员，究知谁是可以当得将才的，不妨赐告。此为国家公事，请避嫌疑。”吴襄道：“大宗伯既有此言，弟不敢不说。以弟所知，若武勇足道的，首唯吾儿三桂，次即白遇道耳。”董其昌道：“足下佳儿如此，可为足下贺。某此次将拔取令郎，此为国家择人才，非为君家取富贵也。”说罢便去。到了录闈之日，数千赴考的都盼望放榜，及至放榜之后，居首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吴三桂。

自从武闈榜发，吴三桂竟领了首选。凡赴试的，没一个不知道吴襄与董其昌有些交情，只道董其昌有意拔举三桂，不计他武艺如何就取中首名，更有道吴三桂武艺不是高强不应获选的。至于那些不第的人，更做出一种谣言，说是吴襄向董其昌讨人情，使中自己儿子。你一言我一语，早被吴襄听了，便唤吴三桂诫道：“吾儿今日幸捷高魁，为父本曾向董宗伯道及，故得董宗伯留意提拔。但为父曾承董宗伯问及，知得谁人可充将才，为父故援内举不避亲之义，力荐吾儿。今既获选，虽为父亦曾说情，但吾儿武艺本不在他人之下。今竟受此蜚谣冷语，吾儿须此发奋。但能上报国家，下光门户，不患不能雪耻也。”吴三桂笑道：“吾父亦太过忧虑。方今国家多故，凡有本领的自能发现。象古人说如锥处囊中，其颖立露，儿不忧无出头之日。若稍有凭藉，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道也。”吴襄听了，以为儿子有如此志气，十分欢喜。便使吴三桂拜董其昌，认为师生之谊。又因吴襄为提督经营，应有个袭荫，董其昌更为奏保，便以吴三桂为都督指挥使。

时东边日急，自经略大臣杨镐以二十万大兵伐建州卫败于抚顺之后，更时时告警。廷议以东边既急，以孙承宗继杨镐为经略复无振作，乃罢孙承宗，以高第代为蓟辽经略。复以将军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，筹防边备。朝命既下，董其昌本与毛文龙为姻亲，那日听得毛文龙领兵出关，便邀文龙至府，说道：“国家多故，边事日危，朝中各员只知趋附宦官，冀得加官进秩，互相狼狈，欺罔朝廷，吾恐日事晏安，敌已渡河矣。今将军受任视师平辽，任大责重，宜能宣力国家，再安磐石。不知将军帐下可有得力健儿没有？”毛文龙道：“正为此故，得人甚难。弟到边时，惟有经营地方，注重险要，以却敌兵。因大败之后不易言战，若有疑我老师糜饷的，望吾兄一为关注。要吾兄若知有人才可以相助者，更望相荐以收得人之效。”董其昌道：“弟位为宗伯，政权不属。执政中人又不能与谋，即欲为将军关照，亦恐不逮，但求将军随时谨慎

耳。若说荐人两字，本非易事，只见有吴三桂其人者，气象不凡，武勇出众，宜奏调一同出关，以资臂助。想吴三桂必不负弟所荐也。”毛文龙道：“弟亦闻其名久矣。此人为提督京营吴襄之子，现充都督府指挥使，不称其本心，某当重用之。”说罢辞去。毛文龙一面告知吴襄，请三桂出关相助。吴襄正欲儿子为国效力，无有不欢喜，立即回复毛文龙，即令儿子三桂谒毛帅。时三桂正被蜚谣冷语，以自己得人情获选，又以承父荫得官，正待自展其能一雪其耻，闻得毛文龙邀自己出关，便欣然而往，即领父书往谒毛文龙。

那毛文龙听得三桂已至，立即延入。吴三桂见时，不觉汗流如雨。毛文龙问道：“本帅以至诚相待，何以如此之惶恐？”吴三桂道：“某自离籍，往来京津，阅人不少，皆碌碌余子，全不在卑职眼内。今见都督一种威严气象，眼光四射，令人神慑，故不觉惶恐。”毛文龙笑道：“如此亦足见足下志气，除本帅以外，眼底更无他人，此去定能立功。足下飞腾有日，可为预贺。”说罢让吴三桂坐下。复自忖道：“此人目无天下士，独能畏慑于吾，此人必能为吾所用，不忧其不用命也。”正想象间，吴三桂进道：“某闻都督受命出关，不以卑职鄙陋，看吾父薄面使在帐下执鞭，卑职自然感激。只怕驽马庸才，不足受都督驱策。”毛文龙道：“不必过谦。某闻大名久矣，只不能记忆。昨蒙董宗伯提起，以足下相荐，故力请足下相助。此后当如叔侄一般，一切军务与足下共之，断不相负。惟现在国家用人之际，不知足下更见有如何人物可为国家出力的，不妨力荐。”吴三桂此时方知自己系董其昌所荐，便答道：“弟亦知有两人，曾与弟同学。一是曹变蛟，有胆略，善骑射，可惜遭时不遇，现方流落辽东，都督切宜用之。其次则与某同榜者白遇道。某所知的只此二人，余外也不敢妄荐。”毛文龙大喜。一面令吴三桂招致曹变蛟，一面邀请白遇道到来，即调齐出关人马，奏辞明主，择日出关。

不数日间，曹变蛟、白遇道俱至。时毛文龙帐下已先有总兵官数人，一名孔有德，一名耿仲明，一名尚之信，皆膂力过人。新近又得有吴三桂、曹变蛟、白遇道，计共六人。故毛军中兵精将勇。毛文龙又选吴三桂、尚之信、孔有德、耿仲明为四大骁将。即领本部人马先抵辽西，将地形审察一会，便与各部将商议道：“辽西为建州左右卫往来要道，吾于此筑城险固，更以重兵驻守，彼虽有十万精骑，不能飞渡也。古人说得好，能守而后能战。昔日杨镐以二十万大兵轻举妄动，致败于抚顺，吾甚惜之。今某观辽西险要全在皮岛，前可以阻水师之进，后可以阻陆军之来，某当经理完固，自可以扼却敌人。国家若能任本帅五年驻守此地，养精蓄锐，破敌必矣。”各部将听得，皆鼓掌道：“元帅神算不可及也。”毛文龙便令孔、耿、尚、吴、白五总兵分领本部，大兴土石，经营皮岛。毛文龙复鼓励将士不惜劳苦，历半年有余，方能告竣

。果然把一座皮岛经营得十分完固。但见得：面衔大海，背枕高山，虎瞰龙盘，皆成形势。羊肠鸟道，尽属崎岖。处处则粮道皆通，面面皆水源不断。转输既便，固无受困之虞；战守皆宜，复无可窥之隙。兵房炮垒，皆分布夫东西，砦角阵图，更折冲夫南北。似若地势，实属天雄。真是一夫守关，可信万人莫敌。

毛文龙把一座皮岛经营完妥，东连旅顺，西接榆关，相连数十里，皆十分雄壮，即把经理情形奏报朝中，朝廷君臣大为欢喜。只有大宗伯董其昌出班奏道：“毛文龙如此经营，可以免得边患。惟臣与毛文龙分属姻亲，知之最悉，自不敢不言。臣知毛文龙武勇有余，可称一员悍将，用之备边诚可无事。惟他性情强悍，恐不受羁勒，至为可惜。总之，今日毛文龙为国家安危所系，不能不用，亦不能专用。陛下宜下手谕，一面奖他，一面又诫他，俾得勉为名将，实社稷之幸也。”明帝深以为然，便以董宗伯所奏，力为嘉奖诰诫，又以重恩笼络。果然毛文龙在皮岛数年，敌人不敢犯境。即稍有扰乱，都被毛帅平定。故建州卫人民，终不免被毛军有所杀戮。那时敌国见毛帅如此，不敢犯边，惟日称愿与明朝修好。只是当时朝臣溺于晏安，既得边关平静，也忘了远虑，自然贿赂公行，互为声气。敌人既称修好，不免时时通款朝臣。以年年被毛军镇压，又加以建州人民曾有被毛军杀害，故屡屡说毛军凶悍，边关人民每被荼毒。因此朝臣中有与外人通款的，都道毛文龙好挑边衅。时正值崇祯帝即位未久，朝臣多有谗奏毛文龙久拥边兵，威福自恣，好挑兵衅，实为可虑。崇祯帝道：“昔杨镐以大兵二十万先败于敌人，自是边无宁岁。及得毛文龙，前后数年皆无烽火之忧，可谓国家柱石，朕何忍黜之？”

奈崇祯帝虽如此说，惟朝臣皆以毛文龙擅权为可忧，日日在崇祯帝面前续奏。

帝无奈，便发谕给蓟辽总督经略王之臣，核查毛文龙举动。不料王之臣以不修属员之礼，谓他恃功，目无自己，故恨文龙刺骨，便复疏力劾文龙不法。

时幕府水佳允向王之臣谏道：“毛帅虽有罪，然为今日计，若无毛帅国家必亡矣。为时用人，明公宜保全之。”王之臣不从。及覆疏到京，朝臣更多訾议。崇祯帝亦明知毛文龙有些不妥，但以他为国家存亡所关，终不忍黜废。

又疑王之臣与毛文龙有隙，欲筹一两全之法，择一能员督师蓟辽，俾监察毛帅，惟难得其人。猛然想起一人，曾任蓟辽总督，以失意于魏忠贤，责其不救锦州，遂致落职。此人姓袁名崇焕，乃广东东莞人氏。当任兵部尚书时，颇负能名，且以读书起家，料知大体，当可与毛帅共事。当即下了一道谕旨，授袁崇焕为督师，与毛文龙妥协办理。

当时袁崇焕既受了朝旨，有鉴于前时被黜，遂面奏道：“臣以读书起家

，每为武臣所轻视。且赋性愚拙，常失欢于贵人，恐即往经略辽蓟，亦无益于大局，愿陛下另简贤能，以重职守。”崇祯听奏罢，知袁崇焕有欲压服毛文龙及抗阻魏忠贤之意，便道：“边事一以委卿，断非谗言所能间也。若惧武员不用命，朕以上方宝剑赐卿。倘有不用命者，卿可诛之。卿本读书人，凡事当不至造次。”时崇祯之意只欲袁崇焕慑服毛帅，俾作长城，本无杀之之意。

袁崇焕却不懂得，即衔命出关。

那时文武大臣交相祖饯，力诋毛帅，请置重典的实居大半。只有董其昌进道：“弟今不避嫌疑，为督师致语。倘度德量力，自能制服敌人，请好自为之。弟固知文龙有罪，为国用人，倘不得已，当留虎将以备缓急。且督师虽负才能，惟权贵在内，恐督师之位亦不能久也。若两才俱尽，国家亡矣。”

说罢大哭，匆匆便去。袁崇焕听罢悚然，惟各祖饯大臣皆诋董其昌以私意为毛帅说情，因此，袁崇焕要杀文龙之心早已预决。及到了蓟辽，力向诸属员访察文龙罪恶。原来毛文龙勇健非常，惟情过骄奢，性又刻悍，故属员衔之入骨，遂力诋诸袁督师之前。只有徐允英进道：“文龙有可杀之罪，今日非杀文龙之时。”说了这两句，便出语左右道：“毛帅必死矣。因某进言时，袁督师颜色颇不以为然，以为虽无文龙彼亦可以敌也。”左右道：“何不力争之？”徐允英道：“势亦甚难。袁督师本读书子，苟有专权抗命者，岂能相容？因是知毛帅必死矣。”时袁崇焕听了各人言语，觉谓文龙宜杀的十居其九，便决意除去文龙。即传令以阅兵为名泛舟双岛，欲与文龙会见时出其不意杀之，以为朝廷除去强悍。正是：因疑抗命难为帅，却借观兵要杀人。

要知毛文龙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还五将建州修玉帛 赘三桂藩府闹笙歌

话说督师袁崇焕既定了主意，要斩毛文龙，即点齐本部亲兵，并选勇健将校数员护卫，内服戎装，外衣文官袍服，身佩上方宝剑，借阅兵之名直往双岛而来。时因狂风大起，又因辽海空阔，波浪乘着飓风震撼海岸，泛舟不易。袁崇焕便令暂驻松子澳，密与左右计议要诛文龙之事。崇焕道：“某此行实为国家耳。不知我的，谓我擅杀国家一大将，知我的，当谓我能除国家一罪臣。议者每谓，文龙若死，敌患必深，顾本督师以为，宽柔养乱，此风断不可长。文龙死后，本督师当舍命以报国家，惟望诸君悉力相助耳。”左右听罢，皆默然，徐道：“某等皆愿听督师指挥，但督师若杀文龙，当以计致之，文龙拥十万之众驻于皮岛，若闻得督师必要杀他，必不肯敛手待毙，恐督师其时反受其制，不可不防。”袁崇焕道：“诸君之言甚是。某计划定矣，不劳诸君多虑。”说罢先派人诣文龙处，告会操之期及到时面商军政。

毛文龙也不虑有他志，立复崇焕，欣然预期相会。

到了次日，风浪渐平，袁督师便扬帆直往皮岛。所经各岛屿，都登岸察看形势，觉毛文龙布置亦颇完密，心中踌躇道：“毛某经营边备亦有条理，若使此人鞠躬尽瘁，敦守臣节，实不可少之人才。只可惜他性情强悍，蔑视纲纪，蹂躏辽人，罪至不赦。今日杀之，亦殊可惜。”时毛文龙未知袁督师之心，每处必有人窥探。袁督师亦知毛文龙羽翼多众，防有泄漏密谋，故每经一岛，从不发言，因此毛文龙不得袁督师用意也，不敢怠慢。一面侦察袁督师行程，预备恭迓。时袁崇焕正由大王山岸开行，早有登州海防左营游击尹继珂乘船来见，说称奉毛帅之令，以海风暴起，特调八十四只帆船来接。

袁崇焕此时，自觉毛帅有此敬礼，恐杀之不安。转念此乃国家公事，只治其跋扈之罪，不能以其敬礼自己，为之宽恕。与尹继珂见后，仍又开行。约历十余海里，已近旅顺，已有旅顺游击毛永义来迎。袁崇焕遂登岸，与毛永义同谒龙王庙。袁督师故谓毛永义道：“国初中山、开平两王，先战于鄱阳湖，再战于北平，乃能驱逐胡元，皆于水战、步战兼筹胜算。今毛帅水营，只以红船泊守，恐难得力。本部堂若复河东，断不能似此草沓了事。”毛永义道：“毛帅以建州敌人只长于骑射，故注重陆路，且国家饷项既单，于水防亦不易完备。然数年来未闻海盗告警，督师大人可以放心。”袁崇焕道：“君是姓毛，应作此等说话。”毛永义听得，心中不免惊疑。正欲再言，袁督师即令开船，早到了皮岛登岸。忽快船飞报毛帅已到，袁督师即令来日相见。左右密道：“毛帅此来，未尝失礼，督师不宜却之。”袁崇焕不答。

到了次日，方约文龙相会。即同到文龙营中，彼此交拜，然后分宾主而坐。袁督师道：“辽东海外，只本院与贵镇二人，务必同心共济，方能成功。本院历险来到了这里，原要与贵镇会商军国大事。本院有个良方，不知贵镇肯服此药否？”毛文龙道：“敝镇在海外数年，幸免敌患，也有许多功劳。只以小人多谗，动多梗阻，致马匹钱粮每致缺乏，故终不能大偿心愿。然小战百数十，未尝少挫。今敌人不敢正视天朝，差堪告慰。若贵督师更有良谋，定当拱听。”袁崇焕即故露娱悦之色，文龙并没有一些猜疑，旋即辞回。袁督师复执文龙手说道：“只因船上不便，敢借贵镇帐房待酒。”文龙欣然领诺。去后次日，袁督师带了扈从亲丁诣毛帅帐中。毛帅接见后，即带袁督师周览皮岛，亦觉设备完固，所到之处皆有将校出随，军令亦十分严肃。惟每见一将校，袁督师都问他的姓名，但大半答称是姓毛。原来毛文龙惧将校不得其力，故凡稍属勇敢的人皆是子侄，都令他姓毛，以为如此可以得力。此时袁督师听得，心中以他遍招党羽，大为不悦。随回帐中，只见毛帅亲丁皆佩剑环卫，袁督师道：“我们两人同为国家大事，有军政密商，不是鸿门会，安用佩剑相随？你们不必俟候。”遂把毛帅亲丁一概斥退，便与毛帅谈到二更方散。袁督师密召副

将汪翥到自己行营帐中，议至五更，皆商拿杀文龙之事。汪翥道：“观毛文龙举动，只怨望为小人所谗，似无什么跋扈。且观其军容将令，亦井井有条，袁督师可否为国留人，赦其前愆，贷他一死。”袁督师道：“吾料彼固畏吾，以吾曾领上方剑来也。我若不能制他，后益难制。吾志已决矣。”汪翥默默而出，密谓守备李钧元道：“督师杀毛帅之心，如先入为主，只记文龙前日愆尤，不计东边现时景象，吾甚惜之。”继而又道：“袁督亦不免矣。”李钧元急问其故，汪翥道：“文龙若死，敌患必深，朝廷必修其杀文龙之罪也。”说罢，相与太息。

到了次早，袁督师即传号令，以辽海为界，东路行毛帅印信，西路行自印信。袁督师料毛帅必然抗阻，惟毛帅绝无抗辩。袁督师没法，即约毛帅较猎，毛帅又欣然愿从。袁督师道：“贵镇受海外重寄，合受本院一拜。”袁督师拜罢，毛帅亦答拜，然后起行。袁督师即令参将谢允光密传号令，将营兵四面围定，把毛帅随护的将校亲丁共百余名统通包在围内。各设一张案子，袁督师与毛帅对坐。袁督师开言道：“贵镇手下将校亲丁，也有许多姓毛。不想贵族出得许多这般好汉。”又向各将校说道：“我宁远那里，官有许多俸，兵有许多粮，还不足饱暖。今念你们海外劳苦，每人只得米一斛，即家有几口，仍靠此米做生活，实在可怜。你们受我一拜，此后不患无饷。”毛文龙道：“督师此言，是使将士集怨本帅矣。数年来饷项虽单，本帅未尝克扣一点军饷，不知督师何出此言？”袁崇焕道：“本院节制四镇，以登莱天津本是个要地，请设东江饷部，钱粮由宁远运至。昨与贵镇相商，并议设道缺查核钱粮，俱不蒙允许。贵镇果属何心？”文龙道：“东江钱粮向由本帅自管，尚多阻压。今若由宁运转运而来，必更多梗塞。在贵督师忠于国家，或能源源接济，但数年来已几换蓟辽总督，恐继督师之后者不知督师好心，压抑本帅军粮，反而有碍大局。此本帅不得不拒，督师岂因此便疑本帅耶？”

袁崇焕道：“贵镇那里是作此想，不过目无法令罢了。但目无本院犹自可，方今天子神武，稔知贵镇一片横悍，也容不得你。你若不信时，且把个利害给你看。”说着把上方宝剑提出来，两军皆为变色。毛军的将士见袁督师已带上方宝剑，只道是朝廷命他来杀毛文龙。且文龙在事前又不知有此意外，故不曾防备，因此部下将士俱不敢置喙。时毛帅已心惊，仍说道：“本帅多负功劳，乃得荐升重镇。向不曾受过天子半点罪责之言，虽小人进谗，饷源见阻，军心咸怨，本帅仍是勤劳边备，抚慰军心。本帅是个武夫，或有不谙礼节得罪上官，惟自问于筹边责任可告无罪。若说本帅是悍臣，目无诏命，怕当粮道困难军心积怨之时，本帅以十万之众反军而西，已不复北面称臣了。但本帅并无此心。今难道因阻设东江饷部，便贻督师罪责不成？”袁崇焕道：“你文龙欺君

罔上，屠戮辽民，残破高丽，变人姓名，你罪大矣。尚有何说？”

毛文龙道：“哪件是欺君罔上，我不懂得。只是辽民通敌寇边，我诚杀之。高丽助敌兴师，我诚破之。至若更人姓名，不过羁縻将士，冀以得力。若以是责本帅，本帅知罪。”袁崇焕道：“你尚有得强辩？年来递上朝廷凡劾你的折章，到本院面前凡控你的禀稿，已多了，难道皆是诬你的不成？”文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文龙解任回京，与贵督师对质。”袁崇焕听了大怒道：“你道你可欺瞒朝廷，可与本院相抗耶？”说着便指挥左右，将文龙拿下。时毛永义进道：“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，秦留孟明而襄公惧。败兵之将尚且如此，今若杀毛帅，敌人闻之必喜。此后谁可继任？愿督师为大局一想。”袁崇焕道：“你们只道本院是个书生，不知本院是个首将。今日杀了文龙，本院若不能恢复辽东，愿偿他命。”毛文龙道：“权臣在内，边将不容易立功。文龙数年已受许多委曲，督师虽有才能，怕恢复辽东，说不得这般容易。”袁崇焕至此，益怒不可遏。左右仍有欲替文龙说情，袁崇焕愤然道：“文龙罪恶滔天，本院若误杀了他，愿试上方以偿他命。”说了便西向叩请王命，立令把文龙斩首。文龙明知辩亦无益，惟有俯身受刑。不多时便押文龙至帐外，斩首缴令。

时毛军部下人心汹涌，皆替文龙不平。但袁督师早已预备，各营围绕严肃，终不敢动。袁崇焕见人心如此，恐久后有变，尽要笼络军心，便令厚葬文龙尸首。一面亲自设祭，并语将士道：“昨杀文龙是国法，今祭文龙是交情。”说罢大哭，军士亦有为之感泣者。后人有一诗，单咏杀毛文龙一事的。

诗道：

纵横海外称骄悍，镇慑辽边号将才。

功罪未明头已断，只留公论付将来。

自文龙被杀，江浙人统替文龙呼冤，广东人又统赞袁崇焕执法，至今还没有定论。但文龙本有罪，只可惜当时除了文龙已没有可以备边之人，亦不无可叹。

今话休烦絮，单表袁崇焕既杀了文龙，便下令只罪毛文龙一人，余俱不究。又以毛文龙之子毛承祿领兵一协，同守旅顺。袁崇焕杀其父用其子，本欲安抚众心，惟文龙手下几员健将，如吴三桂、耿仲明、尚之信、白遇道、曹变蛟五人，见主将已经被杀，自己恐难免罪，都互相计议欲奔建州，以保生命。吴三桂先道：“毛帅立许多大功且不能免，何况我们？今督师虽说其余不问，不过为眼前安慰人心之计，恐事后见罪，又将奈何？”耿仲明道：“吴公之言是也。督师威令难测，今若不去，后悔无及矣。”因此各人皆以决计，惟仍看袁崇焕处置皮岛之后令如何，方定行止。不想次日袁崇焕下令，以皮岛隔越难以节制，已奏请不复制帅，令旗鼓官徐敷领兵一协，及副将刘兴祚、陈继盛领兵

两协，同守边岛。一面发银十万，赏给岛兵。凡从前改姓毛的，都令复还本姓。自此令既下，吴三桂复谓诸将道：“督师此举，殆欲解散毛帅羽党也。毛帅收罗健卒，改令姓毛，欲认为子侄以收臂助。督师多疑，惧以姓毛故至生为毛帅复仇之心，故有此举。诸君试想，毛帅亲丁众多，杀不胜杀，因令复回本姓。今若我们，各受毛帅重恩，方欲死报，料督师未尝一日去怀，不过惧目前有变，暂不敢发耳。我们今日若不图自全，此后将无葬身之地矣。”说罢诸将大哭。时只有耿仲明在旁，即进道：“君言是矣。毛帅以我们五将现分守各要道，毛帅独镇皮岛。今皮岛且不复置帅，何况我们所守之地。彼暂不敢撤去我们者，如君所言，惧目前有变耳。彼疑心既重，恐不特裁撤我们兵权，且将购取我们性命矣。”左右道：“毛帅纵或有罪，然念他前功，应不至死。督师徒发私意，剪除国家大将，吾们即杀督师以为毛帅泄愤，有何不可？不知两将军以为何如？”吴三桂急止道：“此事必不可行。督师书生，欲杀之不过匹夫之力可矣，但他受上方剑而来，安知朝廷不为小人所谗，令他来杀毛帅？今我们未有王命，若擅杀国家大臣，是反叛矣，故不可为也。”

正在说话之间，忽报大宗伯董其昌有书至。三桂即命递上，就在案上取看董其昌书函。那书写道：长白世谊将军麾下：自京华一别，各自东西，数年不复再见。闻将军小战数十，敌人胆落，用能绥靖边陲。朝廷策勋，以将军荐授大总戎，国家可谓得人，荣及老夫多矣。此闻督师出关，恭承上方宝剑。噫！毛帅其不免乎！

当祖饯督师之日，老夫亦与焉。然谗毛帅于督师之前者十而八九，余惟毛帅虽悍，亦必不致为叛也。只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故，遂犯抗命之嫌疑。

犹忆前年毛帅赐书云：“边备疲弱已久，弟到此如诸葛治蜀，不得不镇以威严。”斯言诚是。然毛帅不学无术，自以总统兵符，不受羁制，历任经略皆不与周旋，反多抗藐。即不谓其目无大吏，亦将媮其抗命朝廷，以是知其不免也。自昔魏犍有罪，赵衰犹以为国留才，请留虎将以备缓急。以晋文盛时犹且如此，况边防久溃，敌患方深，故老夫以内亲且不避嫌，曾为督师致语。

顾督师鉴于昔为经略号令不伸，此次必取示威以行军令，则毛帅又安能免乎？

虽然，毛帅者治世不可留之罪臣，而乱世不可无之勇将也。毛帅若死，国家从此多事，恐不可收拾矣。老夫念敌氛方炽，人才难得，边防既弛，国事斯危，每一念及，不知涕泪何从。然而老夫耄矣，未足与谋。将军英年，雄姿慷慨，惟捐小忿以重大义，励臣节以收将才，摧敌安邦，惟将军等是赖。则不特老夫有光，抑举国受赐也。惟将军勉旃！

吴三桂读罢，遍视左右，皆为感叹。左右道：“然则朝廷尚无准杀毛帅之

命也。”吴三桂道：“今不必说其话。督师亦有才能者，若必谋杀之，不特躬为反叛，且旬日间损两员大将，国益危矣。”耿仲明正欲有言，忽报白遇道到，三桂即令延入。白遇道仓皇说道：“督师有令，将巡行东部各镇。恐他此行，即以待毛帅者待吾等也。吾等向为毛帅心腹，不可不防。”吴三桂听了，彷徨不决。耿仲明大呼道：“吾等安可坐以待之耶？”便请趁督师尚未成行，速集诸镇计议。时尚之信、孔有德已到。孔有德先进道：“锦州镇总兵祖大寿，惧督师见罪，已投奔建州去了。大寿本无罪，不过为毛帅羽翼，故以自危，先机遁去。小弟已有此志，诸君若不去，我将独行。”白遇道答道：“建州为国大敌，吾等若依敌国以图生活，如清议何？”尚之信道：“建州主方买人心，必不遽杀吾辈。惟有身在敌国，心存宗邦，不过暂且避祸，倘有机会即连袂而归，有何不可？”说罢皆以此言为是。吴三桂道：“祖大寿乃小弟母舅，诸君既同此意，可且往依之。然后以吾辈之志函告京中故旧，为后来地步。诸公以为然否？”各人听得，无不赞成。遂歃血为誓，彼此共如手足，不得相背。便由吴三桂挥函入京，告知董其昌及父亲吴襄，即各弃兵符，同奔建州而去。

至此东防尽撤，袁崇焕大惧，又不敢隐匿，即具实奏报朝廷。以诸将通敌，东防可危，朝臣听得无不失色，便欲治袁崇焕激变酿祸之罪。兵部尚书洪承畴、礼部尚书董其昌齐进道：“袁崇焕此举诚出于过激，惟崇焕亦有将才，今若并除之，是自去其力，必不可也。请降诏轻责袁崇焕，再以国书至建州，索回祖大寿六将。想建州未必敢遽行发难，必还我诸将。然后我再整边备，可也。”果然书到建州，那建州国主以明朝有书到来索还五将，即大集诸臣计议。都道祖大寿、吴三桂等素负勇名，今既来归，我若用之，定能得力。但袁崇焕方督师蓟辽，此人向有才名，恐不是杨镐一辈。我若不还他五将，必然开衅，此时尚恐非他敌手也。且五将新来，其心未附，若明朝以恩结之，反为内应，其患不浅。为今之计，宜一面允还他吴三桂等五将，一面且留祖大寿，与明朝相约，使不得杀吴三桂等五人。若那五人见杀，我即不肯放还祖大寿。那时明朝已少吴三桂等之力，祖大寿又惕于吴三桂等见杀，必然以死力助我，自可与明朝开战矣。建州主道：“彼若不杀吴三桂等，又将奈何？”诸臣道：“某等亦料明朝于吴三桂等五人必不见杀，惟我先已要求不杀吴三桂等，是吴三桂等必然感激于我无疑，即可留为后日记念，亦未尝无益。”建州主深以为是，便回书应允明朝，将吴三桂等放还，不得以他曾奔建州更加杀害。那明朝正欲用回五人，自无不允。

时吴三桂等以得建州主要求本朝使勿杀自己，可以保全性命，又得重归故里，已不胜感激，故到了放回之日，到建州主面前叩见拜谢。建州主已知明朝

若不杀吴三桂，当目下需才，必然将三桂等再用，乐得更做点人情。又备了一封书，送到明朝，言“吴三桂、耿仲明、尚之信、孔有德、白遇道等，皆有万人敌，宜加重用，以保国家，不宜擅行诛戮，以损国家柱石”这等语。

吴三桂一班人一发感激。及回到明朝时，朝廷君臣亦以建州主一片好心，一来送还自己将官，二来又重荐己国人才，使之重用，便一面为函致谢建州国主。又以吴三桂诸人，不过因袁崇焕擅杀大员，惧他见罪，故出奔他国，亦出于不得已耳。且又得董其昌、吴襄替三桂照料，不特不杀三桂等，也派令各驻重镇，便以吴三桂为大总戎，出镇宁远。那时吴三桂既不见杀，故耿仲明诸人亦一概不究，也不必细述。

且言吴三桂自受了宁远镇重任，好不感激朝恩，便致函董其昌，又拜表入朝，请进京陛见，说称要面奏边事情形，实则欲面劾袁崇焕，以报他计杀毛帅之愤。时明主注念东边，亦欲一见吴三桂，故表到之日，即有旨令吴三桂入京陛见。计当时吴三桂驻扎宁远，凡部下健卒多经战阵的不下数万，真乃旌旗满野，壁垒连云，国中无不仰其声势。及接得诏命，入京陛见，即安排起程。留部将暂守宁远，即带同本部亲兵进北京而去。那时国中疲弱，人才稀少，只有吴三桂一人声势赫奕。又见他从前在毛帅部下数十小战，多著战功，因此吴三桂的声名便为妇孺所震动，无不以纳交三桂为荣。就中单表一人，乃朝廷姻亲，为崇祯皇帝驾下西宫国丈，姓田名畹，表字东畬，本贯淮南人氏。生平虽不曾立过什么大功，但当崇祯帝既已登基，他仗着女儿是个西宫皇娘，也晋爵开藩。且在崇祯帝之前，计从言听。又因当时季世，朝臣贿赂公行，久溺晏安，没一个不愿做个太平官吏。看见田藩有如此权势，凡觊觎升官的都奔走其门，或献美人，或供宝物，因此田畹藩府中金碧辉煌，绮罗绚烂，重楼杰阁，锦榭香栏，倒亘矗云霄，遮天蔽日。田藩又慕晋代石崇的繁华，隋时杨素的艳福，复大兴土木经营苑囿。凡歌台舞榭也是笙管连宵，声歌达旦。一切名姝歌伎，充斥下陈。就中一名歌妓，姓陈名沅，为太原故家女，善诗画，工琴曲，遭变被掳，鬻为玉峰歌使。自树帜乐籍而后，艳名大作。凡买笑征歌之客，都唤他做沅姬。那沅姬声价既高，凡侍一宴的须五金，为度一曲者亦如之。走马王孙、坠鞭公子，趋之若鹜，大有车马盈门之势。即词人墨客，凡以诗词赠题沅姬的，亦更仆难数。当吴三桂抡魁之后，留滞京师，曾识姬一面，谓为百美图中无此娇艳人物也。沅姬一见三桂，亦许为当世英雄，意颇留恋。吴三桂时方值差父亲吴襄营中，终不敢离营寄宿，每以为憾事。后隶毛文龙部中，皮岛一别之后，更不复再见。然三桂忆念沅姬，未尝置怀，曾通信一函，并请人为咏一诗，以赠沅姬。那诗道：

华筵回首记当时，别后萧郎尚寄诗。

人说拈花宜并蒂，我偏种树不连枝。

鸳衾好梦应怀旧，蛟帕新题合赠谁。

料忆秋风寒塞外，有人犹写断肠词。

沅姬得书，以为诗句出自三桂，是以武将兼为文士，儒将风流，古来难得，因此更置念不已。后以艳名为藩府田畹所闻，以千金购之。沅姬虑其不偶，方谋力却，鸩母一来畏藩府之势，二来又利其多金，便不从沅姬之意，将沅姬送归藩府。田畹见之，赞美不已。改名圆圆，自以为绝代佳人，旷世无比。把向日之充斥下陈者，尽视为尘土，夜夜选声，宵宵侍宴，宠幸非常。

惟圆圆以田藩春秋鼎盛，自嫌非匹，常郁郁不得意。田畹虽以百般解慰，终无可如何。

时田畹在宫之女已宠冠诸宫，惟自天下变乱，流寇四起，崇祯帝宵旰忧苦，每谈及国事即频频洒泪。田后欲求以取悦天子之心，乃商诸父亲田畹，以圆圆献进宫中，以为解慰崇祯皇帝。田畹本不能割爱，但又不肯不从，故特以圆圆入献。崇祯帝见了，觉圆圆真个如花似玉，心中甚为怜惜。田畹进道：“此女雅擅笙歌，并工诗画，超凡仙品。藩府不敢私有，特进诸皇上。”

崇祯帝摇首叹息道：“此女诚佳人，但朕以国家多故，未尝一日开怀，故无及此。国丈耄矣，请留殊色以娱暮年，可也。”田畹便不复再强，只带圆圆回府。那圆圆更复无聊。会吴三桂应诏入京，圆圆听得，猛省吴三桂向来留意自己，只以侯门深入，遂如陌路萧郎，因此不免感触。适藩府家人说起三桂，在关外数年曾经数十战，多负勋劳，诚为国家之柱石。圆圆听在心上，更为倾倒。恰那夜侍宴于田畹之旁，杯酒歌舞之间，田畹凄然长叹。圆圆问其故，田畹道：“本藩今日诚兴会极矣。然兴尽悲来，古所常有，即六朝无愁天子，不转瞬已云散风流。况本藩尚属人臣，观石崇金谷，可为殷鉴。且国家方内讧外患，烽火相望，本藩将来尚不知究竟如何耳。”圆圆听得，即乘机进道：“现在朝廷微弱，凡朝臣中，其奸者贿赂通行，其贤者亦只文词相尚，皆非救国才也。大人富贵已极，惟正唯如此，恐一旦有变，试问破巢之下何以自完？为大人计，乘此时择一可依者为之纳交，即它日危难，或得其相助也。”田畹道：“汝言亦是，然遍观朝臣中，谁可以纳交者，亦难其选，又将若何？”圆圆道：“可以纳交者自有其人，不过大人未留心耳。吴三桂以武功起家，驻边数年，所经战事久著威望。现统雄兵数万，为敌人所畏，国家方倚以为柱石之臣，大人何故忘之？他幼年习武，壮岁从戎，料不知声色为何物。大人若备盛筵，邀至府中，盛陈女乐以娱三桂，吴三桂料必为之移情，自然常愿与藩府往来矣。大人更以贵重相赠，以结其心。他日有事，不忧他不为藩府出力。今乘他应诏入京，纳交之机缘不可失也。”田畹听罢，深以为然，并道

：“卿不特是个美人，并是个谋士。本藩当取卿策行之。”便于三桂到京时随同出迎。时诸臣以田畹为至尊懿戚，位极尊崇，人方趋候之，他那肯送迎官吏？今忽来迎接三桂，无不称奇。即三桂见之，亦诧为异数，而不知田畹固有所图也。旋复准备华筵女乐，请三桂到藩府中饮宴。正是：乔家欲得贤夫婿，藩府方交大总戎。

要知吴三桂赴宴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结勇将田畹献歌姬 出重镇吴襄留庶媳

话说田畹听歌妓圆圆说话，于吴三桂到京后，即请三桂到府内饮宴。吴三桂自忖与田畹并无往来，何以一旦如此殷勤？但他是当时国戚，声势尊崇，也不好见却，当即允诺，仍复左思右想，以为田畹必然有求于己。又猛想起：“玉峰歌伎沅姬已被田畹以千金聘进府中，我此时若到田府，或侥幸可能一见。且闻田氏藩府中女乐甚盛，沅姬必在其列，不患不能相见也。”想到此层，更欣然而往。巴不得等到夜分，即带了随从，装束得人才出众，乘了一匹骏马，亲过藩府而来。

田畹早已俟候。迎接到厅子上，已有女乐陈列。田、吴二人即分宾主而坐。吴三桂一面与田畹周旋寒暄，一面又偷视女乐中，看有无沅姬在内。惟视而不见沅姬，心中甚是不乐，以为田畹知道自己向来倾慕沅姬，故此隐匿不令出见，故谈话间，仍觉神情恍惚。田畹先问一回辽东形势，又说一回国家方危，吴三桂也随意答过。田畹即令人准备酒菜上来，请吴三桂入席。一面又令女乐歌舞，一时笙箫互作，弦管齐鸣。吴三桂因见沅姬不在，也无心倾听。虽女乐中除了沅姬未尝无一二可人，但心中注意沅姬，因此一切皆视如粪土也。田畹不知其意，只是殷勤劝酒。吴三桂又不好过强，且因心中有点不快，正要借以浇愁，故甫过三巡，彼此皆有些酒意。田畹却道：“方今国家多故，人才难得，像将军武勇超群，功名盖世，朝廷方倚为柱石之臣。从此国家幸得保全，多出将军之力。即老夫亦受荫不浅。”吴三桂答道：“不劳国丈过奖。大丈夫生于乱世，当求建功立业。某若得朝廷始终信任，当不使敌人敢正视中原。”田畹答道：“将军此言，足见梗概。老夫老矣，不能执鞭左右，愿将军勉励国家，将军更愿借余威观看老夫，老夫当世世衔感。”

吴三桂道：“为国宣劳乃人臣之责，不劳国丈多嘱。惜三桂以一介武夫，频年关外筹防，不遑暇日，安得如国丈优游府内，看那燕瘦环肥，左拥右抱，俺三桂那有这一天的艳福？”田畹道：“将军休要见笑。老夫已垂暮年华，亦聊借此消遣。适闻将军之言，已增惭感。”吴三桂道：“某不过慕国丈艳福，酒后偶发狂言，安敢取笑？愿国丈不必多疑。”田畹道：“将军英年，且又负国家重任，或不暇及此。倘不嫌鄙陋，敝府金粉三千，将军若下青盼时

，尽可拱听尊命。”吴三桂听到这里，心中豁然，便乘着酒意问道：“昔日有玉峰歌妓陈沅姬者，闻已归府上，不知他近状何如？”田畹道：“将军何由知之？”吴三桂道：“某闻其名久矣，久欲一见颜色，只惜缘分浅薄，因此知武夫的艳福不及国丈也。”田畹道：“沅姬现仍在敝府里，已易名圆圆矣。”吴三桂此时，神情摇夺，复失口吟道：“佳人已属沙叱利，义士今无古押衙。”说了这两句，田畹知三桂心中欲得沅姬，不觉大怒。转念千方百计以求纳交于他，何忍因此小事遂生意见，因改口道：“将军醉矣。”吴三桂道：“某未尝醉。某吃酒实无量。若能使圆圆为我度一曲，某当与国丈共醉三觞。”田畹这时欲出圆圆，只恐三桂无礼；意欲不出，又恐失三桂之意；实费踌躇。计不如与圆圆商酌，然后计较，便故作笑道：“将军欲得圆圆度曲，顾非难事。只怕将军已醉，即有霓裳羽衣之曲，亦不能入耳。请待明宵再醉，当使圆圆献技，以娱将军。将军意为何如？”三桂大喜道：“如此足见国丈厚情，令某铭感。某明晚当再扰贵府，国丈不要失信。”田畹道：“区区小事，但得将军枉顾敝府已是万幸，那有失信的道理？”吴三桂不胜之喜，即兴辞而去。

田畹回进后宅，见了圆圆，力述吴三桂气概。惟说话间总带些不豫之色。

圆圆细问其故。田畹道：“正为爱卿耳。不知卿到我府内，吴将军何由得知？席间竟问及爱卿的近状，因此烦恼。”圆圆道：“妾昔为歌妓，颇有薄名，且多欲以重金相聘。惟妾侥幸，得进藩府。是吴将军所问，未足为奇。不知国丈何故烦恼？”田畹道：“他醉后自称欲一见爱卿颜色，并欲爱卿为他度曲。某意本不舍，故略为推延，谓将军已醉，即有霓裳羽衣之曲亦不入耳，待明宵再请进来饮酒，然后再陈女乐，使爱卿为之度曲。只道他势必推辞，不意他直行允诺，并嘱老夫不要失信。似此实难处置。”圆圆听了，故作皱眉，说道：“似此亦属狂妄。但国丈上为国家，下为藩府，欲得个千秋万岁永远保全，何靳此一曲清歌？且既已应允，更不宜反悔。若是不然，非国丈之福。”田畹道：“老夫那有不知？只怕他一见芳容，即要素以爱卿相让，又将奈何？”圆圆道：“他未必如此，果尔，亦到时另行计较便了。”田畹亦以此说为然。因既允了明宵再请他到府，决不可失信，只令家人安排明宵酒席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晚上，吴三桂复换一副装束，焕然一新，象一个锦少年一般，复乘马过田府来。田畹亦已预备迎接。到了厅上，依然女乐陈列。甫分宾主坐后，田畹先说道：“昨夜已致意圆圆，以将军欲一听清歌，着他出堂度曲，圆圆并无推却，想不久也出来了。”吴三桂大喜道：“昨晚不过酒后偶言相戏，不想国丈认真起来，教俺何以克当？”田畹令各女乐唱一会曲，随即入席，把酒相劝。吴三桂满意只盼圆圆出来，田畹已会其意，即令家人唤圆圆出来歌舞。三桂

听得，已是色舞眉飞，恨不得圆圆即到眼前。圆圆已装束停当，本待出堂歌舞，却故意延滞，先在帘子张望。看那吴三桂头戴紫金冠，身穿红锦战袍，腰间随佩一口长剑，一条双股绣鸾带直衬战靴。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涂硃，眼似流星，面如满月。一来装束非常，二来人才出众，圆圆看在眼内，心中早已赞道：“看他威风凛凛，端的名不虚传。”看了又看，目不转睛，又见吴三桂象有点愁思，似有所待。忽闻田畹传唤自己，吴三桂已气象不同，圆圆便细移莲步，轻款而出，向吴三桂深深一揖。吴三桂一面举手相让，却移过身来看那圆圆。但见她生得：眼如秋水一泓，眉似春山八字。面不脂而桃花飞，腰不弯而杨柳舞。盘龙髻好，衬来两鬓花香；落雁容娇，掷下半天风韵。衣衫飘曳，香风则习习怡人；裙带轻拖，响铃则叮叮入韵。低垂粉颈，羞态翩翩；乍启朱唇，娇声滴滴。若非洛水仙姬下降，定疑巫山神女归来。

吴三桂看罢，觉得她的艳名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，便向田畹面前极力夸奖一番。

田畹便令圆圆坐在一旁唱曲。早有侍佣拿过琵琶来。圆圆接着，便舒玉腕，展珠喉，把琵琶一拨，即唱道：

自悔当初辜情愿，轻年别，两成幽怨。虽梦入辽西，奈关山隔越难逢面。

我独自慵抬眼，怅望暮云似天远。感离愁倍加肠断，今咫尺天涯，莫言心曲空回看，恨今日徒相见。

吴三桂听了，觉似莺声婉转，燕语呢喃，沁人心脾。且句似挑逗自己，心中一发耐不住，便向田畹道：“果然是唱得好。便是霓裳羽衣，恐不能过。使俺得聆雅奏，实出天幸。若蒙国丈原情，令陈美人更度一曲，俺更感激不尽。”田畹道：“若是将军喜欢，老夫何敢吝惜？”说毕便令圆圆再唱。时圆圆已注视吴三桂，还不愿速回后堂，听得再唱之命，反为得法。便又轻拨琵琶，唱道：

一缕痴情偏了解，诉来又恐旁人怪。辜负冤家情似海，徒相会，相冷眼谁瞅睬。镇日锁眉兼蹙黛，愁词谱出无聊赖。但愿慈云常自在，替依辈，还了鸳鸯债。

圆圆唱罢，吴三桂此时更情不自禁，即乘酒意说道：“惜乎相见晚矣。”

说罢自悔失言，徐向田畹道：“不敢再劳。陈美人就此请回绣阁。”田畹此时见三桂如此狂妄，大不满意，但不敢发作，只命圆圆与吴将军把盏。后陈圆圆已如春风摇曳，回转去了，三桂即目送至入帘而止。田畹道：“不图一个歌伎，何将军敬礼如此？”吴三桂道：“慕她颜色，未曾得见。惟国丈有此艳福，武夫何曾梦想及此？但闻国丈曾以陈美人贡诸皇上，不知国丈拥此美人，何以遽能割爱？”田畹道：“老夫一饮一啄皆朝廷所赐，惟见皇上忧劳，故

献一佳人为皇上略解愁思。只是皇上日劳万机，不及声色，故不见纳。”

三桂道：“国丈贵为懿戚，当与皇上同甘苦。今皇上且不敢收纳一美人，唯国丈府中美妓歌姬下陈充斥，恐田妃千秋后，非国丈之福也。”原来田畹以老耄之年，富贵已极，只欲保泰持盈，凡后来祸福之说最为注念，故一闻三桂说话，已情感于中，默不能答。吴三桂又道：“皇上虽见一美人而不纳，俺三桂渴慕一美人而不得，何相去之远耶？今欲有一言，不知国丈愿闻否？”

田畹道：“将军若有赐教，不妨直说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国丈府中女伎繁盛，当不争此一个圆圆，且国丈老矣，风烛年华，亦负此佳人岁月。若能以圆圆相赠，是俺顶踵发肤皆国丈所赐，今生誓为国丈效死。”田畹至此，默然不答。吴三桂复道：“国丈闻某言否？”田畹道：“哪有不闻？老夫岂为一个歌伎失却将军之意？顾圆圆允从将军与否，今犹未知，老夫唯未商妥圆圆，故不敢决答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国丈若能割爱，圆圆未必不从。只不知国丈真肯商诸圆圆否耳。”田畹道：“老夫何敢戏将军？将军毋乃多疑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如此足见国丈真情，某当造退，明日拱候佳音。想圆圆必不拒我也。”

说罢便去。

田畹回至里面，见了圆圆，余怒未息，即道：“早料那狂夫必有今日。倘必欲夺我爱姬，我怎肯干休？”圆圆已知其故，却诈为不知，转向田畹细问。田畹道：“也不必细问。就是三桂那厮，硬向老夫面前索以爱卿相让也。”

圆圆听得，伪为惊哭道：“妾天幸得进藩府，只道安享繁华，可以终身无虑。何物莽夫，乃令妾与国丈中道拆离耶！”田畹道：“爱卿何出此言？任彼要求，唯从与不从在吾，肯与不肯在卿耳，何必悲痛？”圆圆道：“难言矣。国家依吴将军为柱石，藩府亦赖吴将军为安危。故国丈虽不欲弃妾，奈势不得已也。”田畹听罢，蹙然，觉圆圆说得甚是。徐道：“卿言诚是。但老夫当设法为卿保全，必不令如花似月的佳人为一武夫夺去也。”圆圆道：“国丈不要如此。昔汉帝以公主与匈奴和亲，为国家计，即贵为公主且不能爱惜，况妾以一个歌伎，何足挂齿？今国家人才既少，国势复危，且惟吴将军是赖。国丈上为国家，下为藩府，存亡祸福，休戚相关，休为贱妾一身致误大计。”

田畹道：“卿既能知大义，老夫亦何必多言？叵耐莽夫可恶，必欲赚吾爱姬。吾昔之欲进诣皇上者，只欲以此结皇上之心，诚不得已。今三桂何人，吾岂以爱卿相让？”圆圆道：“妾亦岂忍遽离国丈？只怕势时如此，国丈为妾一人贻祸家门，妾亦何忍目见？那时妾惟有一死而已。”说毕，故作大哭。田畹力为安慰。圆圆复道：“妾今更决绝一言。国丈爱妾，妾已铭感，但留此薄命之人，亦将不久于人世，于国丈亦复何益？不如以妾送赠诸吴将军，想吴将军必为国丈效死。是舍妾一人，而国丈实受其益。国丈还要细思。”田畹道

：“今观三桂，只是个好色之徒。他只欲强夺爱卿，既得爱卿之后将反面炎凉，安能望其相报耶？”圆圆道：“昔晋国魏氏从治命为嫁一庶妾，卒得老人结草抗敌，以报魏氏。以九泉朽骨犹知感恩，况吴三桂尚为人类乎！总之，留妾则藩府不安，弃妾则家门永保，国丈不宜错过。”田畹听到这里，原不知圆圆之计，只道圆圆是真心恋己，不过祸福之故，为此反抗之言耳。

唯心中愤恨吴三桂，仍不少息，故听了圆圆之言，只满面怒气，默然不答一语。圆圆又道：“国丈还有疑否？古人说得好：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国丈不必为妾一身致误大事。”田畹到此时，怒不可遏，厉声道：“卿言如此，得毋欲随吴三桂以去耶？若是不然，老夫既不欲舍卿，卿又何忍舍我？”圆圆听了田畹之语，惟掩面放声大哭。田畹看见圆圆情景，也不象爱慕吴三桂，只不过为自己藩府起见，宁割爱以赠吴三桂而已。自己风烛残年，行将就木，便是拥着什么佳人，究竟能享得几时？而况看那圆圆情景，好象以死自誓，留之亦复无益，计不如真个送与吴三桂还好。便说道：“你不要悲哭，今我还问你，我若肯把你送与吴三桂，你便怎么样？我若不肯把你送与吴三桂，你又怎么样？”圆圆道：“妾身在一日，便令三桂一日仇怨藩属，妾断断不忍。若国丈不能割舍，惟有一死以绝三桂之心。国丈若能割爱，妾则身在吴家，心在藩府，为国丈周旋。若国丈天年之后，妾当割发入山，不复再恋尘世。”田畹听到这里，以为圆圆本有点真情，但不得已，故亦不容爱惜，至此已有允肯割爱之意。但面对圆圆，终有些留恋。原来圆圆不特颜色娇丽，雅擅词曲，而且兼工书画，尤通文翰，镇日只与田畹检理书吏。凡谈论经典，滚滚不休，藩府里皆呼为校书美人。后人以其向为歌伎，故校书之名，亦自此始。当时田畹以如此佳人，实古来所称百美图中所未有，如何舍得？故听了圆圆之言，不觉长叹一声，别了圆圆而去。时圆圆实慕吴三桂少年英雄，恨不得三桂再来求索。

到了次日，吴三桂果然复又到藩府中来，田畹亦即接见。甫坐下，三桂即问及圆圆之事能否践约。犹幸圆圆不在眼前，田畹不似昨夜的留恋。又知吴三桂之意不得不休，便慨然道：“将军既如此眷爱，老夫也不敢吝惜。此女能侍将军，当胜在老夫处，惟望将军善视之。”吴三桂立即称谢。田畹便令圆圆出来，随三桂回去。圆圆心中大喜，惟故作愁容，缓步而去。田畹看了，又有些不舍之意。圆圆只向田畹一揖作辞，便行出门。吴三桂亦相继而出。田畹只太息一声，便回后堂去了。

那时吴三桂自到京后，已召见过一次。及得了圆圆，颇少酬应。又见圆圆向在藩府居高堂，衣文绣，恐他到自己宅中不能如愿，便使大营宫室，为安置圆圆，以娱其心志。自是京中皆知有田畹献圆圆于吴三桂之事。早被大宗伯董其昌听得，吃了一大惊。先为书切责田畹，以三桂地位与国丈不同，不应以美

色易其心志。田畹回复董其昌，以并无有意献圆圆于三桂，不过三桂苦来强索，实不由自己作主。董其昌因此反憾吴三桂，便为书责三桂。那书云：

闻将军新得美姬，本该为将军祝，然将军误矣。当将军联魁之日，国家庆为得人，故付以兵权，委以重镇。朝廷视将军者重，故其任将军也专。将军自镇辽以来，威敌人而保畿辅，驯此以往，或能挽既倒之狂澜，奠永安之磐石，未可知也。何将军一旦不知自爱，要索田畹以争一美妓。将军自思，今日实臣子嗜声歌恋美色之时耶？自厉王以褒姒而召烽火于骊山，项羽以虞姬而殒身命于垓下，盖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是不得不为将军虑也。夫圆圆一玉峰歌伎耳，以路柳墙花置诸麾下，适足为将军辱。故田畹献诸皇上，皇上犹以国家多事无暇及此声歌，拒而弗受。况将军受国家之重寄，伏愿体朝廷宵衣旰食之心，筹保国安邦之略，载在史册，流芳万年。如其不然，将于堂堂须眉，渐消磨锐气于情天色海之中，项羽前车，可为殷鉴。此固将军之不幸，亦国家之隐忧也。请速舍圆圆，归诸藩府，觉岸迷途，尽在今日。惟将军熟思而审处之。

吴三桂本来最信服董其昌的，故得书颇有悔意。惟欲舍不舍，仍不免踌躇。遂转进里面，对圆圆说道：“某爱卿固甚，积数年梦想才有今日，方死生共之。惟有良友，以儿女情长恐英雄气短，多为某虑者。某欲将卿送回藩府，卿意若何？”圆圆大惊道：“此必恨将军之得妾者，故作此言也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卿言差矣。此大宗伯董其昌为某过虑，故驰书相谏，非恨某之得卿也。”圆圆道：“人莫不须内助。妾纵愚昧，岂便足以累将军？妾以为得事将军，实出天幸。今初进门，坐席未暖，并无失德，何便相弃？果不得已，妾亦何颜复进藩府之门？妾惟有一死而已。”说罢大哭。吴三桂即慰之道：“卿不必如此，某亦相戏耳，安忍弃卿？但董宗伯本爱我者，不知何以复他，须费踌躇耳。”圆圆道：“将军深情已铭肺腑，倘获见怜，妾代为作书便是。”

吴三桂大喜道：“卿可谓秀外慧中，能补武夫所不及。”便令圆圆作书。圆圆即提笔写道：

来书勤勤恳恳，过为某虑，皆大君子始终爱人以德也。感激之下，窃有所言。盖丈夫贵立志耳，以恒情律人，则坦途皆陷阱，将防不胜防也。自古建大功成大业者，多藉内助之贤。故太王好色，遂启周基；齐桓有内嬖如夫人者六人，卒兴齐国。晋文在外而叔隗齐姜从，无损于后来霸业。此何故耶？

或以圆圆只一歌妓，未足与古来贤后妃夫人相伦比，然而梁氏红玉，昔隶青楼，顾追随韩王麾下，每为击桴以助成战绩。纵圆圆仍或不足与红玉比，然昼谈书史，夜司文翰，其有功于鄙人者亦多矣。好色乃武夫小节，多情为英雄本色，本无足异。且声色不能感人，惟人自惑。重闺房而轻国家，某不敢为。是以镇辽数年，皆国而忘家。诚以某本愚昧，犹蒙大君子以国士相许，所不敢

不勉耳。敬诵来书，惭悚无状，知怀廑念，谨作答言，以抒锦注。伏惟珍谅，并问起居。

董其昌得书，知三桂无割舍圆圆之意，乃慨然长叹，向左右道：“函中语气，全为圆圆庇护，必非吴三桂手笔，此或圆圆为之耳。盖三桂对于老夫，常有敬畏之心，必不敢自称好色为武夫小节也。言虽如此，久后必为其所误也。”便为书告知吴襄，力言三桂不应索取圆圆，并言：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”使吴襄诫饬三桂，使以国事为重。吴襄得书，即召吴三桂责道：“儿负国家重寄。当此国家多难之时，非臣子恋爱声色之日。今人言啧啧，重烦大宗伯之忧，不可不诫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儿实非索取圆圆，不过田国丈以此相赠，儿却之不得耳。儿亦曾遣圆圆回去，惟圆圆不从。她且谓：此身得事英雄，断不放过，愿勉为奇女，以助儿功成名立。故不忍弃之。”吴襄听得，疑信参半，便答道：“彼区区一个歌伎，吾不信有此奇志。今圆圆在何处？可使来见我，待为父以大义责之。如能允离吾儿，固是万幸。如其不能，亦可以正言相劝，使真个勉为奇女，亦为不可。”吴三桂不敢抗，即与圆圆细商，使往见父亲吴襄。当圆圆至时，方向吴襄行礼，吴襄一看，心中忖道：“怪不得楚庄王有言，世间尤物不宜在眼前。今窈窕若此，难怪吾儿之不忍弃之也。”便以正言切责圆圆。大意以三桂任大责重，当助他成立，使流芳千古，便是家门之幸。那圆圆本善于词令，答话间大有条理，尤有志气，吴襄反为大喜。但终虑三桂迷恋女色，致误国事，乃留圆圆使与自己妻妾及子媳同居，不欲三桂携带至镇。三桂无可如何，故虽至出京之日，犹徘徊不愿赴镇。正是：古闻重色能倾国，今为痴情愿弃官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发旧案袁崇焕遭刑 谋大事李自成起义

话说吴三桂，因父亲吴襄要留圆圆在京与自己妻妾居住，不令三桂带至边关，吴三桂大为失意。过一天又一天，总不愿出京。已叠奉朝廷谕旨，以边防紧要，着吴三桂从速出关，三桂总是左推右挡。吴襄即责他道：“吾儿任大责重，方今边防紧要，吾儿岂可玩视？倘再抗旨，是不欲生也。”吴三桂听已，低头不语。便回见圆圆，具以吴襄之言相告，并道：“某既得卿，岂欲远离？奈以君父之命，恐不能抗。本欲辞官回籍，与爱卿一享林泉之乐。只为新得爱卿，恐被人议论，以为恋一佳人，致忘国家大事，是以不敢。”

圆圆道：“至此亦无可奈何。妾之从君，亦以君为当代英雄，故不惜委身以事，冀得青史流芳，荣及妾身，并垂不朽。将军须自顾前程，毋以妾为念。”

吴三桂听罢，为之惘然。半晌道：“武将格于成例，赴任不能携带妻妾。

某之初意，只欲与爱卿同行，免被他人知觉，今既为父命所逼，诚不能已。吾出关后，将以他事托故辞官，将与爱卿同隐，以为如何？”圆圆道：“将军何苦如此。今不过暂别，未必遂无再会之期。若舍国家不顾，致为妾一身以少年甘老泉下，反为天下人笑矣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卿意亦是。但新欢尚未几时，即令人告别，不无可悲耳。”说罢，圆圆道：“然则将军几时出京？”

三桂道：“某今日将上表，报告出京之期。大约多则勾留三天，少则勾留两天，再不能延缓。”圆圆说：“这样尚有几天聚首，何便如此烦恼？”三桂听罢无语。圆圆又道：“就请将军奏告出京的日期。因将军为妾故，人言啧啧，恐事多磨折。不如及早出京，待到边关后，再行打算。”吴三桂也以为然，即行具奏，报明出京日期。圆圆即置酒与三桂解闷。

不觉光阴已过，那日已届出京之期，圆圆便与三桂饯别。圆圆即把盏道：“将军此去，不知何时再会。愿将军努力边事，以成功名。妾缘分浅薄，不能随侍将军，愿将军自重。”说罢不觉下泪。三桂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，青山不老，绿水常存。此后何患不能相会？今爱卿如此，反令人神伤。请稍节忧愁，顾重玉体。”圆圆道：“妾在此间安乐，不劳将军费心。”吴三桂便接过圆圆手中玉盏，一饮而尽。圆圆复道：“从京里到宁远，约有几天程途。沿路跋涉，将军鞍马劳顿，须要小心。”吴三桂道：“沿途皆有部将护兵左右拱卫，决不至劳苦。若到边关之后，幸获安宁，当奏请入京陛觐，可乘机与卿相见。”圆圆道：“将军身居重镇，方今敌患方张，岂易离任？可不必如此，致误公事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当为卿故，奋力前驱，若能将敌氛一鼓荡平，便可奏凯回朝，与卿长叙。”圆圆道：“正望如此，愿将军自爱。倘在边关，请不时以书慰妾，妾亦不时以书慰将军，即不啻将军常在贱妾目前矣，愿将军勿忘之。”吴三桂又道：“爱卿所嘱，断不敢忘。愿爱卿常念鄙人，毋以离别遽生异志。”圆圆听到此话，却皱着眉、蹙着眼，恍然道：“妾不料将军乃有此言。妾自得将军，于愿已足。不知将军视妾为何如人。实则妾心惟天可表，即海枯石烂，妾心不移，愿将军放心。”说罢大哭。吴三桂力为安慰，并道：“某说话卤莽，卿勿介意。”时侯候吴三桂起程的已环集门前，不觉日已向午。三桂还未出，吴襄已使人过来催促。圆圆哽咽道：“将军行矣。”吴三桂此时犹复徘徊。圆圆又拭泪强作笑容，再进酒一杯，并道：“古人说：千里送君，终须一别。请再饮此一杯，为君一壮行色。”吴三桂复接着一饮而尽，犹注视圆圆，似欲说不言光景。圆圆又道：“将军行矣。”

吴三桂无奈，与圆圆握手珍重作别。圆圆欲送三桂出门，三桂道：“与卿相对，使人怏怏不忍行，请卿自回绣房，某将行矣。”圆圆忍泪回步，三桂遂出门，日已渐西。吴襄亦随三桂出，三桂道：“日渐晚矣，今天恐出京不及

，待明天起程何如？”吴襄大惊道：“吾儿何出此言？既已奏明今天起程，万不能缓，迟则欺君，明日弹劾者至矣。”吴三桂不得已，始上马而行。一路有亲随护着，直出京门。

时国丈田畹及大宗伯董其昌等，皆已俟候相送。吴三桂至时，即下马与各人相见。田畹先说道：“不见将军数天，形容不觉稍减。”吴三桂答道：“连日因贱务纷烦，不曾至贵府拜候，今起程届即，又未及到贵府辞行，十分抱歉。”说了又向董其昌寒暄一会。董其昌道：“日前曾函致将军，实多渎冒，将军不要见怪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将军之言乃金石之言，某正在铭感，那有介意之理？”董其昌道：“老夫只以敌患方深，国事已危，许大责任在将军身上，窃恐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必足以误将军，误将军即误国家耳，故如骨梗在喉，不得不吐。今蒙将军见谅，实是幸事。愿将军此后以国事担任，勉励前程。老夫将受其赐。”吴三桂道：“某以庸才蒙以国士相许，安得不自勉？老大人准可放心。”说罢，便与各人握手。送行各官亦自回府，吴三桂便往宁远去了。

且说那袁崇焕，自斩毛文龙之后，皮岛不复置帅守卫，自然空虚。敌人也不免常常窥伺，运师劳饷，岁颇不费。明廷以库款奇穷，无可应付，便檄令各行省每岁增缴防辽饷项，岁费数百万，犹求征不竭。各省供解稍缓，即军饷不足，军士诸多怨言。因此边关将士官吏，皆以为毛文龙在日，东至旅顺，西至登莱，皆作为海岛互市，商贾往来，货物辐辏，税饷大增，就以税饷作军粮，故士马皆得腾饱，而使敌人不敢正视。况毛帅在日，防兵数倍于今日，尚且饷项无虑，今防兵较前已减少许多，犹复粮草时时告竭，以此之故，皆怨袁崇焕。所有将士便联名稟请袁崇焕照毛文龙旧法而行。袁崇焕大怒道：“昔毛文龙掳禁商人，勒索饷，本督师岂能效之？”遂批斥各将士，且加以罪责之言。各将士即商议道：“昔毛帅镇守皮岛，不时巡边，用法虽严，犹与吾等共同甘苦。毛帅所禁商人，只因其瞒漏税饷，故岛民向无怨言。今袁督师养尊处优，粮饷又不能接济，坐视我们饥困，犹故示宽大，以毛帅掳禁商人为词，我等焉能受其鱼肉？惟有入京控发，以伸不平之气。”各将士无不赞成此议，即暗自遣人入京，谋参袁崇焕。

时崇祯帝方治了逆阉魏忠贤之罪，凡平日与阉党稍有往来者，皆慄慄自危。袁崇焕平日颇尚节风，本与逆阉并无往来，惟因其性情凌厉，以故同僚多嫉之。及边关将士入京谋参崇焕，便以声应气投，无不首肯，科道中便有多人参劾袁崇焕。大意皆以崇焕以私意擅杀毛文龙，苛待属员，克扣军饷，废弛边备，种种罪名不可胜数。自这参折既上，京中大为震动。好事者更造作谣言，谓袁崇焕与魏阉交情甚密，自前任蓟辽总督因事落官回京后，一意交欢逆阉，以

为开复地位。后来开复，督师蓟辽，虽非逆阉所保，然究出于魏阉所指使列保之人，故得起用，这等语。崇祯听得，大为震怒，速下部议。

当时凡京中大员，与袁崇焕绝少往来，惟大司马洪承畴、大宗伯董其昌稍知为国爱才，可为袁崇焕挽救。惜当时洪承畴方督师湖广，不在京中，只有董其昌一人，听得袁崇焕被劾交议，即叹道：“崇焕杀文龙诚属太过，唯崇焕亦是不可多得之才，若一并去之，是自拆其臂也。”遂上表力保崇焕。谓东北管钥赖袁崇焕保守，既失文龙，又失崇焕，非计之得也。崇祯帝即召董其昌责道：“卿固曾言毛文龙实有将才，何以一旦反为袁崇焕力保耶？”董其昌道：“时势不同也。崇焕前杀文龙，事固太过，但诬以与逆珰往来，则太冤。且既杀文龙，又去崇焕，筹边无人，亦自去其助，臣故不得不保之。况有轻重，若必杀崇焕，不特失其良才，亦属过于严酷，愿陛下思之。”崇祯帝道：“卿言亦是。但毛文龙在海外数年，敌人不敢正视中原，叠奏肤功，辽防赖以安堵。今袁崇焕督师日久，常闻敌人窥伺。朕昔日以上方宝剑赐他，不过谓如此则号令可行，不料袁崇焕即以此杀毛文龙也。且文龙在日，防兵较多犹粮道不绝，今崇焕裁减军营，又征数省协助，粮饷犹多缺乏。军心咸怨，安能立功？卿犹欲为之说情耶？”董其昌道：“文龙固有可杀之罪，不过杀之不得其时。崇焕昧于通变，非私意也。今疆吏之才无有出崇焕之右者，若去一袁崇焕，后难为继。况崇焕鉴于毛文龙在日辽防安堵，必知自勉。若留之，亦因时用人之策也。”崇祯帝沉吟半晌道：“卿且暂退，容朕思之。”

董其昌遂出。不意事有凑巧，适洪承畴平定楚乱，捷报到京。诸大臣皆以洪承畴有才，可以任蓟辽总督，崇祯帝亦以为，以洪承畴继袁崇焕，必可立功。

其意既为诸大臣所动，于是董其昌之言不复置念。时诸大臣欲排去袁崇焕，皆交章列保洪承畴，崇祯帝便调洪承畴迅速入京，承畴不知有何要政，即驰驿回到京里。崇祯帝独开防辽之计，洪承畴即陈防辽十策。崇祯大喜，即以洪承畴督师蓟辽，并任蓟辽总督。另降旨将袁崇焕解京逮问，令承畴即行赴任。承畴得旨大惊，即往访董其昌，愿与共保崇焕。时董其昌以毛文龙既杀，崇焕又去，辽事必不可问，忧心如焚，已杜门不出。洪承畴便请独对，向崇祯奏道：“臣献辽防之策，非排斥崇焕也。臣以为崇焕虽胸襟狭隘，不能容物，然善于筹边，勇于任事，若稍假以时日，辽防必可奏功。今以臣代之，臣有自知之明，亦未见有长于袁崇焕也。”崇祯帝闻洪承畴之言，意复犹豫。

惟袁崇焕闻解京逮问之旨，已慷慨请行。崇祯帝便责洪承畴速赴新任。承畴不得已，即速赴蓟辽总督任上去了。

自袁崇焕抵京之后，即逮刑部狱中。董其昌已忧愤成疾辞职去了，诸大员

中无有为袁崇焕怜悯者。崇祯帝令三法司将袁崇焕勘问。钱龙锡道：“凡治罪者应分其轻重，即获罪之人，其中或有功劳，亦不应埋没。若功罪可以相抵者故不必说，即或不能相抵，亦可论功把罪情减等。汝是读书人，该知此理。今汝参文龙二十款，纵其或有真情，惟文龙防边数年，敌人畏服，战功尚多，汝当日何以并不声叙，只参其罪，不论其功，此是何意耶？”袁崇焕至是不能答。钱龙锡又道：“吾固知汝不能辩也。汝务欲杀其人，故没其功迹，致国家损一能将，汝心安否？”崇焕道：“大人此言，直谓袁崇焕以私意杀文龙矣。袁某若有此心，皇天不佑。”钱龙锡道：“汝不必誓。以文龙在日，边防安堵。汝任督师，边警叠闻。且军心咸怨，汝固不能谓文龙无功，不过必欲杀之，故埋没之而已。”袁崇焕道：“据袁某之意，文龙当日屠杀辽民，虚报胜仗，固不能谓为有功。袁某不能若文龙所为，上不敢欺朝廷以冒战功，下不敢勒商人以充军饷。今日获罪，实原于此，大人当鉴谅之。”

钱龙锡道：“我以汝本属同年，稍可原谅，当为汝留个地步。但汝罪已大，势所不能。汝自谓认真筹边，何以敌人频来窥伺，反不若文龙在日？汝言实说，说不去。”袁崇焕道：“此或是袁某不才。但朝廷若不见疑，假以时日，资以军粮，当不至于此。”钱龙锡道：“汝今还望复任耶？”崇焕见龙锡苦苦驳诘，不留个余地，至是不欲再辩，惟摇首长叹。钱龙锡便以往复问答之词详奏崇祯帝，并加以罪责之言，其狱遂定。袁崇焕遂不能免。

原来钱龙锡当时诸事，多不满于舆论，一来疑崇焕罪在不赦，二来又欲证成此狱以博回直声，故讯审时象与崇焕对质一般，只有诘驳，并无回护。即与三法司复奏时，亦只有加多，并无减少。崇祯帝览奏大怒，遂定崇焕死罪，并追恤毛文龙。但崇焕杀文龙一事，虽不谅时势，行之太过，惜当日亦非应杀崇焕之时。可怜崇焕以一员大将，竟及于难。当洪承畴替袁崇焕说项时，崇祯帝本有转意，及洪承畴赴蓟辽总督本任之后，董其昌又去，已无人奥援。及发三法司勘问，崇焕仍侃侃直言，指陈辽事，并诘文龙应杀之罪共二十款。时大学士钱龙锡监审，却责崇焕道：“汝诘文龙二十款罪状，皆昔日言官弹劾文龙之言耳。有无实据，汝当直言，不宜闪烁。”袁崇焕道：“毛文龙掳禁商人，屠杀辽民，某到蓟辽后皆详查有据，然后杀之。故文龙被杀之日，人人称快。”钱龙锡道：“他掳禁商人，屠戮辽民，事或有之。但须计被掳的商贾、被戮的辽民是否有罪。若果有罪，是文龙掳之杀之，未尝非法也。”袁崇焕道：“文龙被杀之时人人称快，可见多是无辜受害者，亦不问而知。”龙锡又道：“既是人人称快，何以五总兵皆闻风逃遁？今日边将又联名劾汝，究属何故？”崇焕至此语塞。既而夏道：“若辈皆毛文龙死党耳。”钱龙锡道：“便是多人党于文龙，亦见文龙能得众心。汝当日必谋杀之，得毋与文龙有仇乎

？”袁崇焕道：“并无私仇。某既杀文龙且为致祭，有仇者固如是耶？”钱龙锡道：“此亦假仁假义，欲示其不得已之心以服众人耳。然则，以文龙不胜边帅之任乎？”崇焕道：“某不计其他，但文龙有罪，某故不能以私意恕之也。”钱龙锡道：“汝仍多强辩。我且问汝，汝既杀文龙，何以不奏请派员接守皮岛。”袁崇焕道：“某以为不必置帅，某直可以兼理之，故为国家节省糜费，非他意也。”钱龙锡道：“汝云可以兼理之，何以今日频频告警？可见汝当日只存一争权之心，致误国计，汝罪大矣。”

袁崇焕道：“某昔日并无争权之心，今以敌患深，故频闻告警。然某以只手撑持，年来劳尽心力，可以告无罪矣。”钱龙锡道：“勤不能补过，如之奈何？我还问汝，文龙在日防兵较多，惟饷源未缺。今日防兵较少，又得数省协助，乃军饷犹常常缺乏，使士卒咸有怨言，此又何故？”崇焕道：“某待军人，粮草务求丰足，与当日文龙办法不同。且虽得数省协助，惟所助无多，又每缓不济急，是以如此。总之，某不能象文龙，克掠商人以充军饷。故粮道不免支绌，实此故耳。”钱龙锡道：“勿论文龙未必无故克掠商人，但就汝所言，既为凑充军饷起见，是文龙未尝为私，何致加以死刑？总之，汝杀文龙实属太过。且文龙既死，汝若能治辽安堵，犹可言也，今辽事日棘，汝有何说？”袁崇焕见钱龙锡苦苦诘驳，自知难免，亦不愿再讲。及大狱既定，崇焕既死，京中多为称冤。后人诗赞道：

当年岭表产英奇，大厦凭他一木支。
剑佩上方寒悍将，麾扬边外奋雄师。
胸中块垒难容物，眼底人才合让谁。
若使天教遗一老，山河那得付双儿。

自袁崇焕既杀，边帅倒不免畏惧。以崇焕之死无人挽救，故苟无内援，多不愿出任疆吏。及洪承畴既抵蓟辽总督之任，一来自以形势未熟，仍以辽边旧将为辅助，如祖大寿、祖大乐等皆委以重镇；二来因当辽事日亟，多有不敢出关，除了旧将，亦无能员可用，惟有勉励旧将，竭力筹边。只是军人久戍边地，日久疲玩，难资得力，故敌人益加窥伺，边患愈深。又因饷项奇绌，凡附近蓟辽各省，皆重征烦敛，以济辽饷，因此民生日困，咸有怨言。

偏又事有凑巧，当时大河南北各省连年荒旱，饥馑荐至，民不聊生。地方官吏以辽饷紧急，虽遇荒年不肯蠲免粮税，以致百姓流离，饿殍相属于道。官吏又不劝赈，富户以连年捐输既重，耗去货财不少，又不肯捐款赈施。于是一切贫民已饥寒交迫，不免相率为盗，以至燕齐秦晋一带盗贼蜂起。因其时辽饷紧急，附近各省筹济协饷，缴解维艰。虽值荒年，地方官吏恐协饷无着，被朝廷责备，于一切粮税既不准蠲免，自然任民生如何艰困都壅于上闻，朝廷那里

得知？也没有一些赈济，弄到民不聊生。那些老弱的人以及妇人孺子，饿到僵了，任填于沟壑。那些狡悍的，不免铤而走险，相率为盗。或数十成群，打家劫舍；或独踞山岭，聚集五七百喽罗，借个劫富济贫的名字。凡附近富户及往来客商，惨被劫掠的也不胜其数。

就中单表一人。这人为千古以来流寇所未有。他的猖獗处，除是唐末、五代之间黄巢一个人可以比得他住，余外就没有与他比的了。你道那人是谁？

就是姓李名闯，又名李自成的，他本贯陕西省延安府米脂县人氏。他父亲名唤李十戈，他母亲系石氏。相传石氏年逾四旬，未尝孕有。李十戈已将近五十岁的年纪，也以膝下无子为忧。不料石氏至五十岁那一年，竟有了孕，李十戈不胜之喜。不想这孕直怀到了十个月有余，依然未产，李十戈又以为虑，以为石氏不知染了什么病。祷神问卜，绝无影响。惟又见石氏不象是个有病的人。直怀孕至十三个月，那一夜梦见一人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，手执长枪，座下一匹高大骏马，直闯进大门。石氏在梦中惊觉，竟产下一个男子。以梦中一人骑马进门，就取名一个闯字，就是这个原故。虽世俗所传或有不真，但就他一个闯字的名字，想来或是此说也有些来历。

李十戈夫妇二人，以梦中有兆然后生男，自料此子将来必有发迹，因此把李闯看得如珠似宝。李十戈本是个小康之家，夫妻两口守着这个儿子，日望他长大成人继承家业，溺爱既甚。凡事皆阿其好者，恐失儿子之意，自然要把李闯的性子弄坏了。到七八岁时，即教他上学念书。那李闯并不是个念书之人，十日便有七天不到书塾去。便是师长有点责成，他一言不合，即骂师长。故虽然念了几年书，终是目中不识得一个丁字。及至长成十五岁，更生得相貌穷凶，性情极恶，因为他的父母也不管他，里党人那里敢道一个不字，所以李闯越弄越坏。又过了两年，李十戈夫妇都一病身故，李闯更无拘束，越加挥霍起来。不上一二年间，把父母遗下小康的资财，已弄得干干净净去了。那李闯平日既不是个守规矩的人，已为人所嫌嫉，一旦落拓，更没人觑顾他，所有田地房产又已变卖清楚，更无所靠。到这时，不免寻靠亲友。或东家食，或西家宿，似沿门托钵一般。

那日却也凑巧，遇着一位姓邓的，唤士良，平时也与李十戈有点交情，是李闯的父执辈。见李闯这个模样，不觉起了怜悯之心，即道：“你父亲本有点家财丢下，你偏把来弄掷去了。但前事不必再说，此后尽要寻点生计才好。

”李闯此时正望邓士良提挈，自己也不象从前的谬妄，却答道：“那有不知？只是人穷知己少，家落故人稀，目下正无人可靠。看那人情冷暖，有几个象叔父的好心？今既蒙教导，就请照拂照拂，他日若有寸进，皆出叔父之赐。

”邓士良道：“我家里不大丰厚，养不得你一个帮闲的人。你暂且到我舍下

，替你找个出路。若没有去处，只干些小营生也好。”那时李闯正如雪中送炭，便满口答应。邓士良到了家里，恰附近有一个人家。那人姓周名清，娶妻赵氏，向做打铁生理，仗着年年勤俭，也积得些小费财。膝下也无儿子，到上了几岁年纪，正欲寻人帮理自己生意，邓士良便荐李闯到他处。

周清见李闯生的身材高大，体貌雄壮，也有点气力，却十分欢喜，又得邓士良荐来，自然没有不允。自此李闯就落在周清那里。惟李闯看见周清有点家财，又无儿子，也不免垂涎。凡事都顺承周清，博得周清夫妇两口儿十分钟爱他。

那日周清见自己有了年纪，还没有继后之人，对着妻子赵氏不由发叹。

李闯见了这般光景，即问周清因什么发叹起来。周清把自己心事向李闯细说出来。李闯道：“俗语说：儿女眼前冤。生得好的犹自可，若是生了个不肖的，不如没有也还好。你两位老人家，若忧愁身后没人打点，待小人一力担承，料理汝老人家身后之事罢了。因你老人家待小人恩重如山，小人正思图报。你老人家放心罢。”周清夫妇听了李闯一番说话，实在有理，便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你有这点心待我，我自然尽心待汝。我今有一句话要向汝说，不知你可愿听否？”李闯此时已知周清意思，即道：“你老人家是小人重生父母，若有什么教训，小人无不愿听，你老人家只管说便是。”周清道：“我今膝下并无儿子，愿收你做个螟蛉，你可愿意不愿意呢？”李闯听了，即欢喜道：“那有不愿意？小人自今以后，即当你两位老人家是个亲生生的父母一般便是。”周清夫妇大喜。李闯正防周清迟延反悔，立即摧金山倒玉杵拜了几拜，叩了几个响头，就认起爹娘来。自此周清以无子忽然得子，喜极忘虑。且见李闯恭顺伶俐，凡事倒托付他，把一间打铁生理的店子，统通交过李闯手上。

到次年，周清又一病身故。那时李闯正要装做个孝子的样儿给干母赵氏看，因他干母手上又有点体己的钱财，亦要博干母的心事，故周清死时，李闯哭得十分凄楚。果然他的干母赵氏，见李闯是个可靠的人，正似古人说的，老来从子，凡事都听李闯布置。

李闯那时在店子里已执起权来，又摆回从前的架子，交朋结友，尽地挥霍。终日聚集一班无赖，大碗酒大块肉，都在他打铁店内胡闹。初时犹只三五粗野之人，渐渐也有些读坏书的，贪些口头，也与李闯结交。由是武的较拳量棒，文的不免咬文嚼字。那个自称第一，这个自号无双。就中有一个在村内做训蒙先生的道：“你们自夸文墨，我今出下一对文，看那个对得工整，就让他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名目。你们以为何如？”各人听了，全都说道：“好极！好极！”那一位训蒙的先生便口占道：雨过月明，顷刻顿分境界。

各人听了都默默思索，那李闯不知怎地这般敏捷，即信口说道：烟迷谷响

，须臾难辨江山。

各人都惊讶起来，因知李闯是不大懂文字的，如何一旦如此敏捷？且不特对得工贴，而且口气不凡。因此窃窃私议，也疑他将来一定是个非常的人物，纷纷愿与李闯来往。那时正值国中大乱，秦晋两河一带盗贼纷起。李闯见许多之人推崇自己，却有点雄心。平日在打铁店内约了五七个知己，商议道：“世界既乱，或者明朝江山不久，将来不知鹿死谁手。或者到我们做皇帝，也未可定。”各人都道：“是极，是极。”李闯道：“目下我们就要准备，待时而动便是。”就中一人唤牛金星的，即说道：“李仁兄之言甚是，但要怎么样子准备法呢？”李闯道：“我现在做这打铁的生理，实属凑巧。可在夜间暗自打铁器，打成军装器械，先藏好了，待机会一至，即行起事，有何不可？”牛金星道：“若谋大事，所需军装不少，这一间打铁店子，有多大本钱？只靠店内打造军械，怕不足用。奈何？”李闯道：“你言亦是，但有本钱若干，就打造军器若干便是。”说了各人都以为是。不料又凑巧，李闯的干母赵氏又一病身故，因此一切家财都落在李闯手上，一发有钱挥霍。

就将所有周清夫妇遗下的资财，要来打造军器。又借延请伙计之名，多寻几个同道中人来打军器。已非一日，已铸造军装不少，李闯即对各人道：“现在军械已有，但一来没有粮草，二来又没有人来做军师，替我们谋事，也是枉然。”牛金星道：“这里附近有一个秀才，与老兄是个同宗。这人姓李名岩，熟读诗书，尤多韬略，且家中资财殷实。就附近一带看起来，总算他是一个富户人家。若得他出来助力，不愁我们之事弄不来。”李闯道：“吾亦闻李岩之名久矣，只可惜不曾拜见过他。但有什么法子，方能请他出来相助？准要想个良法才好。”正是：欲筹良法寻谋士，反误儒生辅闯王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愤县令李岩从乱党 破神京闯逆掳圆姬

却说牛金星说出李岩那人出来，道他是个腹有诗书胸藏韬略，可以助他们行事。李闯虽是一个粗人，但稗官野史总看得不少，久闻得古来帝王成事，必有一个军师运筹帷幄的，故闻得李岩那人，牛金星说得他很大本领，便欲聘了他替自己参谋，便商量个罗致李岩之法。原来那李岩亦是延安府米脂县的人，自幼攻书，很有聪明，故到了弱冠之时，就进了黉门，却不曾上进。

为人却有点慈祥，家道又颇殷实，凡邻里中有老弱的人日不举火的，常有周济于人。且他是个黉门秀士，在乡中亦是一个小小的绅士。他又没武断乡曲事，故同里的人也很仰慕他。恰那时又值荒年，附近李岩乡里一带又遇亢旱，百物不生，穷民流离，相属于道。李岩心殊不忍，即具禀县令，诉称地方亢旱情形，贫民无食，求县令开仓赈济。那县令唤做周鉴殷，看了李岩呈词，初

还置诸不理。那李岩见日久不曾把他禀批出，暗忖：县官为民司牧，决没有如此没良心把民艰不顾的，也疑自己禀子被衙役搁住，便亲自求见县令周鉴殷，意欲面请赈济。那周鉴殷料知为着求赈的事，也怒李岩渎扰，自己正要把他申饬，故立即请李岩进了厅内。李岩行了礼后，即道：“日前治下学生曾递呈一禀，因为地方荒旱居民乏食，恳求赈济的，不知公祖可曾阅过没有？”周县令道：“也曾阅过了。只是你是个念书人，本该知道做官的难处。你看年来西北各省，那一处没有灾荒？若处处皆要赈济时，那有许多闲钱崇米行赈呢？”李岩道：“各省的事由各省大员料理，本县的事应由公祖料理。正惟荒旱的事坐在本县的地方，故求公祖赈济。”周县令道：“便是本县所辖，也有许多地方。若因你们乡邻饥荒，就要赈济，怕别处又来求赈，又怎样子呢？”李岩见他说话来得不好，心中已自愤怒，却道：“因为见地方居民流离艰苦，目不忍睹，以为公祖亦必有个怜悯之心，故来请赈。若公祖不允，亦难相强。”周鉴殷道：“那个没有怜悯之心？不过难以赈得许多罢了。你本是个绅士，若见人民流离，就该慰劝他，道这是天灾横祸，只可顺受，尚望下年得个丰年赔补罢了。若动说赈济，那有许多闲钱呢？”李岩这时怒不可遏，拚被他斥责，即答道：“公祖动说那里赈得许多，看连年水旱，那曾见过赈得一次来？你还说要我劝慰饥民，不知待到来年，怕要饥死了几多人命去了，还那里望得见来年足收？你公祖不肯赈济就罢了，还责我不劝慰饥民，那有这个道理？”周县令见李岩说这些硬话，不由拍案大怒道：“你前日上那张呈子来扰我，我已不怪责于你，也算是莫大之恩。你却不自量，又来本衙渎请。本官正与你说得好好，你还要骂我，难道本官不能治你的罪吗？”李岩道：“何曾骂过公祖？只公祖说得太不近理，我一时说得卤莽些也是有的。若公祖不喜欢，任从把这名秀才详革，但我有什么罪名？难道白地要杀我不成？”周鉴殷到这时，越发愤怒道：“你敢轻视本官么？你快抓走就罢，你若再不知机，本官尽有个利害给你看。”李岩听罢，觉他做官如此，与他斗口是无用的。若他真个把自己陷害，俗语说：“官字两个口”，自己终吃了眼前亏，实是不值，倒不如走了为佳，便不辞而去。那周县令还指着李岩骂道：“你若这般好心要赈济时，只要自己家财分给饥民罢了。”

李岩听着，亦懒答他，直出了县衙，回至家里。寻思县令如此玩视民瘼，看此荒年不知饿死几多人民方能了事。又思：县令叫我何不把家财来充赈款，若舍不得这副家财，反令县令得说闲话了，便拚此家财不要了也没打紧。想罢，便把家中所有财产一概发放出来，尽充饥赈。

那时饥民又多，只有李岩一个人的家资，济得甚事？竟似杯水车薪，不能遍及。随后有许多饥民赶到李岩门口求赈的，也没得应付。李岩只得把自己委

曲说出，称自己家财已一概净尽，再没有得来行赈。又诈说县令逼责自己的话，一五一十说出，饥民无不愤怒。又想起李岩这人很属难得，他家财已尽，就没得赈过，自己也是难说，因此自然怒在县令一人身上。便至千百成群，一声呼喝，都拥至县令衙门求赈。那县令周鉴殷没得发付，惟令衙役把衙中头门闭了，驱逐饥民而已，惟饥民声势汹涌，以为将至尽行饿死的时候，便是杀头也不顾，险些要将头门打破。还在门外大呼道：“李秀才也曾禀赈济者，汝做官的为民司牧，竟至不顾我们，若饿死了，决不令汝县官一人独生。”你一言我一语，闹做一团。

县令周鉴殷听得，也疑是李岩指使，故意令这般饥民来寻自己闹吵，心中更愤。待饥民哄闹了一回散去后，即要向李岩泄发这点愤气。即详禀上司，说称李岩那人，象战国时齐国陈氏一般，散家财买民心，志在谋乱，又集聚多人闹官哄署，要激变举事，这等言语。详到上司那里，觉这个罪名非同小可，立即闹落县令那里，要缉拿李岩到案，审讯治罪。还亏李岩平日知交还多，早在上司衙役得这点风声，急的飞报李岩知道。

李岩那时听得，一惊非小。但自念见危受命，本无难处，即与亲朋说知此事。渐渐更遍传将来，人人都知道李岩遇此无妄之灾，如何忍得？故县衙差役第一次到了李岩家内要拿李岩时，那些贫民受过李岩周济，只道知恩报恩，急上前相助。拥到李岩门首，恰巧见衙役到来，都是怒从心中起，把那些差役打得落花流水。那时李岩苦劝不住，打得那些差役恨不得爹娘多生两条腿，快些抓走了。李岩料知这事弄大了，不能挽回，悔之不及。果然那些差役之人回至衙内，已被人打了一顿，心中正愤，连李岩苦劝各人勿打的话都不提起，只单说李岩家内已聚集千百人，把自己打走。周县令听了，以为李岩更有了罪名了，立即又详禀上司，称李岩已聚众殴打官差，志在谋乱无疑。今他聚集多人，官差料难传他到案，总要兴动大兵，方能把李岩拿住，以遏乱萌，这等说话。上司见了，立即大怒，即调五城人马，要拿李岩到案。

当时又有人飞报李岩，那李岩听得这点消息，正踌躇无主意，欲闭门自刎，忽家人报有牛金星到来相见。李岩也记忆与牛金星有一面之交，此时本无心款接他，不料牛金星已直闯进来，李岩也不得不见。到厅里坐后，牛金星已知道李岩被官司勒逼，不免用言安慰。李岩道：“弟不料有此无妄之灾。

今得与老兄相见，此后再不能相会了。”牛金星道：“老兄何出此言？”李岩便把始末情由略述一遍，并说要自寻一死。牛金星大怒道：“世间那有这等官吏？老兄为一方所仰望，岂可无故自就死地！”李岩道：“那有不知？”

但现官家兴动大兵，要拿小弟一人。小弟即欲逃走，料官吏必画影图形四

处拿我，我逃到那里去？计不如一死，免被官司拿住时，惨遭酷刑，然后见杀。”

牛金星道：“秀才不比别人，若一旦死了，贫民必道你是被官司逼死，更与地方官为难。那时怕九族牵连，不特秀才一家不保，实为一方之害。今为秀才计，若有一线生机，亦当留此身命，以待后来伸雪。今不过一县令蒙蔽上司，以至于此。难道那周县令就在米脂县做到死了那一天不成？”李岩道：“弟非不知此计。但今大祸方临，谁肯收留自己？故不如一死。”牛金星道：“秀才且但放心。弟有一好友疏财仗义，最好济困扶危。今与秀才且到那里暂避一时，再作计较。”李岩道：“如此虽好，但放下家人，我那里肯一人独生？”牛金星道：“可一并与家人同去。”李岩道：“如此又怎好打搅贵友？”牛金星听罢，力言不妨，一面催促。李岩无奈，即令家人快些收拾细软，即离了家门，随牛金星奔去。

牛金星直引到李自成那里。时李自成那处，恰与李岩家相隔还有十数里的路程，不多时早已到了。后来官兵一到，只见李岩家内空无一人，只有些粗笨的东西遗下，料知李岩已先自逃走去了。惟当时各贫户也多不知李岩先已逃出，只恐李岩被官捉去，都不约而同一齐拥至李岩门外，只见官兵一个人也拿不到，心中窃自欣悦。其中亦有些知李岩先也逃走，往李自成打铁店内的，不免互相私议。你一言我一句，早被官兵听得，也改行往李自成打铁店来。那些贫民自然不舍，也随着官兵之后前往，要看看李岩是否要被官兵拿着，方才放心。惟李岩一家老幼，随着牛金星到了李自成店中，正在通过名姓，各人正向李岩安慰时，官兵尽有二三百人不等，由周鉴殷县令领着，蜂拥而来。惟贫民相随的，亦不下数百人，就有些知道官兵必往李自成家找李岩来抓的，也飞跑先行到李自成家报信。李岩听得，即道：“今番为第一人，必累及诸兄，此心不忍。我不如出见官兵，任他拿捉，免至同遭为难。”

李自成道：“那有此理？便是李兄被捉，那等狼官狗吏，安肯轻恕我们。必道我们是窝藏秀才的，将成连我们也须拿捉了。且秀才既已到来，那有任你一人独自受拿之理？彼此兄弟一般，便是死也死在一处。”时有多人在旁，听得李自成的话，都道李自成是义气，都奋然愿舍身抗拒官兵。李岩道：“他有二三百人，我只十数人，焉能敌住他？”李自成道：“一人奋勇，万众难当，我自有法。”便令把店门关起，嘱咐各人把住门口，奋力拒敌。李自成却拿了弓箭，独自坐上瓦面来。一声未已，已见官兵蜂拥到来了。

李自成登高一望，见有许多饥民随着官兵，也省起日前饥民同感李岩施赠有抗打差官之事，便大声喝道：“你们许多饥民，曾受李秀才大恩，本该相助李秀才与官兵对敌，方免得被暴官拿去。”说罢，便弯弓搭箭，趁官兵未至门

前，即向县令发射。不料那县令是个没用的东西，早被李自成一箭射中肩上，已翻落马来。那时官兵正欲围攻店子，惟见县令跌落马下，却反惊惶起来。那些贫民又不下数百人，一来听得李自成的话，二来又见县令中箭落马，都呐喊助威。官兵见贫民多众，反欲逃窜。时饥民等，有举空拳向官兵殴打的，有出其不意抢去官兵刀枪乘机刺杀官兵的。李自成一面发箭，一面教店里的人开了店门，驰出帮助。官兵力敌不过，各自逃走。那时饥民又众，正恨周县令不已，欲把他杀却，方泄其恨。还亏官兵把县令救起，负伤而逃。

牛金星各人自官兵去后，正洋洋得意，李岩道：“诸位且勿欢喜，周县令虽然败去，他禀告上司，必然再兴大兵到来，那何以拒敌？”李自成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横竖官兵不能容我，不如乘机起义以图大事，有何不可？”

李岩道：“无粮不聚兵。因为起义事大，粮少则于事无济，人多又需饷浩繁，从何筹策？”李自成道：“目下还可支持。若起事之后，随时打算便是。”

牛金星道：“此处难以栖身，不如先到别处为高。”李岩道：“究竟逃去那处，都要预先打算。”牛金星道：“可传饥民，说称我们被官逼变，共起大事以除暴官，愿从者可即同来，不愿从者可各自散去。如有多人相从，即乘机攻城掠地，便不患没粮草了。”李岩道：“器械又将何筹？”李自成道：“若是器械，早已预备了。”便把前日私造军械之事，细说一遍。李岩道：“小弟今日被你们牵上了，事已至此，亦没可如何，只从诸君之意便是。”

李自成大喜。时饥民因久已饥困，正没处糊口，无不愿从，登时聚集了千余人。李自成即出私造军械，分给各人，各人都欢喜愿去。李自成即与李岩商酌，沿陕西起程，直往山西而来。

忽经过一座大山，牛金星道：“此山向有大伙强人聚于其中。我不如先收了这一支人马，共同起义也好。”李自成深以为然。李岩道：“只怕他们素性残酷，不就我们范围，终难以成事。”不想一声梆子响，早从树林内跑出几十个强人来，大喝道：“你们聚了许多人，将往那里去？”李自成道：“不要多说，我们人马多众，器械齐备，谅你数十个人不是我们敌手。快叫你的大王来。”时各强徒方一头截住李自成那一支人马，一头又使人回山报告。见为首的一个人面貌很凶，身材雄魁，手执长枪，座下骏马，从山上跑下来，后面还有数十人跟着。李自成料知是山上大王，即接着先说道：“来的可是山上大王么？我们被官逼变，又见世界扰乱，故同谋起义。你们伏在山上，终没有个出头，不如一同起义也好。”那人听得，便滚鞍下马，答道：“我们在山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本十分快活。但闻足下之言，亦觉有理，就请到山上且行歇马，共行商酌。如你们说得有理，我便举众相从便了。”

李自成大喜，先自下马，一齐上山。

原来那为首的大王不是别人，就是张献忠，绰号叫八大王的。因他弟兄多人，他排行第八，又是性情凶悍，故得这个绰号。向属无赖，因前者同人殴斗误伤人命，就结党逃出外面，集聚了三五百强人，踞住此山，结营作寨，打家劫舍。只为当时四方扰乱，官府未有理他，他故日强一日。手下又多几个悍勇之人，故四处望风生畏。那日与李自成等同到山上，大家分宾主而坐。

李岩知他行劫多日，所积财帛必然不少，若得他助力，不患眼前没粮草，即说道：“足下雄霸一方，各处无人敢敌，诚足自豪。但夔屈此间，纵使日甚一日，终不过为一草寇。以足下英雄如此，实自弃而已。大丈夫当纵横天下，岂可屈处山中，自堕其志？方今国家多事，明统将终，正宜奋起。以足下雄武，何所不克？大则身居九五，为天下之君；小则亦割据一方，为一国之主，千万勿失此机会。愿足下细思之。”张献忠听罢，大喜道：“先生之言深得我心，我愿拱听尊意。”说罢，李自成即与张献忠手下各人互通姓名。张献忠便令宰牛杀马，款待李自成等。一班人大吹大擂，在帐中饮宴。席间倡议，大家歃血为盟，要同心协力共图大事。各人都让李自成为首，张献忠自是不得不从。余外各人签名，祷告盟心。计当时为首的，都有十数人：

第一名闯王李自成

第二名八大王张献忠

第三名隐身豹牛金星

第四名军师李岩

第五名老回回孙昂

第六名一条棍张立

第七名格子眼盛水正

第八名冲天鹏方也仙

第九名梅铁魂梅遇春

第十名水抱龙刘伯清

第十一双珠豹史定

第十二扫地王闻人训

第十三泼地皮陆纲

第十四一枝花王千子

第十五可飞天沙凤

第十六混天龙马元龙

各人盟誓已毕，痛饮一醉。

原来附近有许多山岭，另多有强人埋伏，张献忠一并劝他同来。数日后

，即率领人马直往山西进发。那时四处告荒饥民又众，一路从者不下十数万人。

内中虽李岩是个读书人，惟其余皆粗暴不过的，无不以杀戮为得意，李岩也止之不住。又因人马太多，需饷更烦，故所过州县皆掳掠一空，李岩亦无可如何。虽谏了几次，那献忠道：“我若不杀他，他必不肯从；我若不抢他，又无以济军需。”这等语，李自成反以献忠之言为是。故当时兵戈涂炭，十分惨酷，为从来所未有。既进了山界，即分张献忠一支人马转攻河南，李自成自沿山西往北京而来。

时山西只有大同镇地当冲要，不料大同总兵姜瓖已望风投降，故自成一军更无阻敌。因此，各路的督抚虽雪片似的文书告急，怎奈当时辽防紧急，内地守卫皆空，故李自成直如破竹。后来明朝因各路告警，也曾派过几个大员督兵。但左一处虽胜，右一处便败，加以李自成聚集饥民百万，皆以为胜则可以得食，败则总要挨饥，故每遇战事皆奋勇向前，官兵如何阻挡？且李自成等军随处以抢掠作粮草，官兵又反粮草不继，更无心应战。因此李自成直陷了山西，望直隶而来。时江南膏腴锦绣，子女玉帛，皆胜他省，故有左右劝李自成请先下江南。惟有李岩谏曰：“今大兵既兴，志在与朱明共争天下。若破北京，则国皆为我有矣。况我军久欠节制，沿途掠劫，加以杀戮又大，若旷日持久，人心反叛，大势必危。计不如先取京师。”李自成亦以此话为然，于是提数十万人马蹂躏直省地方，叩攻北京。官兵皆以寡众不敌，望风而溃。这一会直教神京陷落，明社沦亡。正是：累世经营称险要，一朝陷落作丘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杀妻儿崇祯皇自缢 争美姬吴三桂哭师

话说李自成率领数十万人马进攻京师，时京中久已戒严，又因辽防事紧，所有猛将雄兵俱在关外。那总督范文程，先已投降去了。余外随范文程去的却也不少，故边关正在需人，也不暇顾及内地。因那时满兵已攻至山海关，偏又事有凑巧，满洲太宗适值身故，故两国暂时讲和罢战。惟战事虽然暂停，防务依然吃紧，是以京中反为空虚。且自大同镇叛降后，人心皆惊，无不望风披靡，故李自成得直薄京城。

先是袁崇焕既已被罪，京中各员欲借此重兴大狱。由陆澄源参劾御史毛羽健为袁崇焕党，已逮狱中。那钱龙锡手定崇焕之狱，但他从前曾奏保崇焕，故亦革职逮问。因此之故，虽边防紧急，多不敢奏保将帅，故李自成更无忌惮。自进攻京城以后，京中一夜十室九惊，且又谣言纷起。恰那年八月中旬夜分，正在月白风清，忽然妖气东升，长数十丈，阔四五尺，本粗末细，其形如刀，光芒四射。人民看着的，无不惊骇。一连几十夜，都是如此。由钦天监看过

，道他是蚩尤旗，若遇出现，必主兵凶。又有一夜，相传四牌楼有一个更夫，那夜遇一老者，告他道：“此数夜间，你夜内若见一个妇人披麻孝服的，总要拿住她。若被她逃去，于此处地方不利，人民必死去大半。”

说了，那老人已不见面。果然，次夜那更夫正见一个妇人穿了孝服，浑身缟素，自言丈夫新歿，无所依倚，在路旁啼哭。那更夫正自怜悯她，忽然那妇人望东去了，瞬息不见。那更夫方省起昨夜老者之言，悔之不及。其余传某处老树每夜必鸣的，有说某处空屋无故有声的，种种怪说，不知是否真有此事。但说来的倒似确确凿凿一般，故一般愚民一发惶恐。是以李自成人马一到，城上守兵已不战自乱，互相逃走。李自成刀不出鞘，弓不上弦，即进了第一重城。李自成杀戮又大，凡逃降稍迟者，即作无头之鬼。因此人心更惊，皆望风逃走。李自成绝无阻力，又进了第二重城。

时京中大员因李自成人马多众，军势复锐，皆束手无策，纷议调吴三桂一军入卫。崇祯帝亦无可如何，即降旨调吴三桂入京。惟由京师到宁远，往来实需时日，及谕旨到宁远之日，吴三桂本欲调兵即行，因父母妻子皆在京中亦须往救，并圆圆尤在，亦不能不顾，今适有调动，自己正宜乘势入京。

正在抽军之际，忽流星马飞报，李自成已破山西大同镇，姜瓖已降，各路望风披靡，京中已戒严了。忽又报李自成已分张献忠南下，汴、淮、江、鄂一带，声气隔绝，各军俱不能入卫，京师已十分危急了。吴三桂正自惊讶，暗忖李自成人马何以这般神速，正须立刻动兵，忽流星马又报，李自成大队人马已被直隶，过河间，直叩京师。忽又报京师戒严，第一重城已被攻破，第二重城正在被困之中。有谣传京城全陷的，有谣传帝后俱已丧亡的，纷纷其说，都是风声鹤唳，弄得吴三桂反无主意，自忖道：“看李自成军马直如入无人之境，无处可以阻挡的。各路人马又只调自己一军，终恐不能拒敌。”

是以踌躇不决，把从前一片热心都已按下，反观不进。

时李自成即进了第二重城，崇祯帝自顾京内，既无强兵又无劲将，只望各路兴兵入京勤王，或可解危于万一，惟久无消息，即宁远一路已降旨征调的，仍不见至。眼见江山是没望了，只招集各大臣会议，看有何应付之计。

不想那时敌国虽已暂和，不久又复兴兵，京中适传清兵至松山，洪承畴已大获胜捷，清兵已退，今洪承畴已起程入京应援，不知洪承畴在松山已兵败投降去了。朝中群臣尚不知得，反降诏优奖承畴。及后渐渐风声传得不好，崇祯更知无望，看看各大臣又一筹莫展，不觉叹道：“君非亡国之君，臣是亡国之臣。”即垂泪拂袖回宫。各大臣亦失意含羞而散。

时李自成既奋攻第三重城，适军中又传吴三桂带兵回京，心中亦怯于吴三桂之勇，即与左右计商抵拒吴三桂之法。牛金星道：“吴三桂出镇宁远时，留

家眷在京。他有歌妓陈圆圆，为国戚田畹所赐。他自受圆圆，为人言啧啧，他父吴襄故不令他随带赴镇，故尚留京中。那圆圆为三桂心中的人，若掳圆圆以挟三桂，料三桂必为我用也。”李自成道：“我夺其爱姬，彼将益愤，又将奈何？”牛金星道：“非夺取圆圆，不过借圆圆以挟吴三桂耳。三桂勇而无谋，我若先破京中，它将以京城既破，救无可救，援无可援，势必灰心。我即留圆圆为罗致三桂之地，有何不可？”李自成深以为然，因此攻城益急。

时提督京营吴襄正督御营守城，惟以寡众不敌，终难抵拒，遂被李自成攻破。

李军一齐拥入，吴襄先已被擒。李自成因牛金星之议，先分付至吴襄家中将圆圆并吴襄全家掳至营内。吴襄一见圆圆，即谓圆圆道：“媳妇若能一死谢吾儿，固足以全名节，亦足以壮吾儿之心。吾儿必不负媳妇，上为国家，下为门庭，将复仇有日也。”陈圆圆听了，惟哭不成声。李自成却责吴襄道：“大明失道，我方应天顺人，同是中国人，谁不可为君？今汝被擒，吾固未尝加害，是吾之加恩于汝者厚矣。汝老贼犹不念恩，反作此言耶？”说罢，一面令吴襄押过一边，徐令押圆圆上前。李自成见她玉肌花貌，虽在悲苦之中，不失娇娆之态，看了不由心为之动。乃赞道：“吾阅女子多矣，未见有如此艳丽者。此楚庄王所谓世间之尤物乎？吾若得此人以充妃嫔，生平之愿足矣。”李岩谏道：“大王之言差矣。自来美女一笑倾城，再笑倾国。愿大王勿萌此心，以国事为重，方不负臣等跋涉相从之意。今为大王计，宜将吴襄、圆圆及其家人送还吴三桂，则三桂之感大王深矣。那时不患三桂不为我用也。”李自成道：“军师之言有见不到处。三桂若为我用，是我以他家属送还犹可也。若我送回家人与他，而他即倒戈相向，是徒中他人之计，此则必不可矣。今我暂留吴襄、圆圆，以看三桂动静。三桂若肯降我，我即还他家人；三桂若为我敌，我即杀他家人，以泄其愤，不亦可乎？”说罢，便不从李岩之计，转向圆圆道：“吾闻汝从三桂，为慕其英雄也。今国破家亡，三桂未能以一矢相援救。吾独能踏平陕晋，扫靖燕云，唾手而取北京。我之英雄，较三桂若何？汝若舍三桂而从我，当不失妃嫔之贵。”陈圆圆道：“大王此举，如志在与朱明共争江山，自应以仁义之师救涂炭之苦。若以一时声势，夺人之爱而损人之节，固失人心，又误大事，愿大王勿为之。”说罢，惟俯首不仰视。时李自成诸将多在旁，圆圆只几句话，说的李自成无言可答，只令将圆圆押在一处，不令吴襄相见。时左右多劝释还圆圆，李自成不允，只称待全破北京之后，看过三桂动静，再作计较，实则欲久后收为已有者，不从诸将之言，只传令攻城。时内城已是守卫空虚，守卫臣民多已逃走，居民又多畏自成残酷，皆悬顺民之旗。官吏更不闻鼓励军士守城。

崇祯帝在宫中度日如年，愁眉不展。宫人多劝道：“陛下可先逃别处，然后待勤王之兵，或可以恢复。”崇祯帝道：“大小臣工，升平则谋晋官阶，患难则各保性命，谁复有能勤王者？眼见江山是没望了。只可怜太祖创业垂统二百余年，至孤及身而坠先朝统绪，将何以见祖宗于泉下耶？”说罢大哭。

复转入深宫，见了皇后及一子一女，不觉放声长叹道：“愿汝等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也。”各人听罢，无不泪下。皇后道：“今寇势若何？岂不是江山全没望了？何不渡河南下，征调各路勤王之师。”崇祯帝怒道：“朕惟不明，误用无用之辈，以至于此，安复得有救国之人？古人说：国君死社稷，朕死乃本分也。汝辈劝朕南下，岂汝辈独欲偷生耶？”正说话间，宫人报道：“闯逆已进攻内城了。”崇祯帝此时只与皇后及子女相对，左右并无大臣，但闻炮火之声轰天震地，崇祯帝起向皇后道：“朕将死矣！天若不亡明祚，大江以南或有起义师以平寇乱者，亦当另立明君，实不忍偷生以尸大位。但朕躬既死，汝辈将若何？”皇后道：“陛下死忠，妾则死义，儿女等死孝，又复何辞？”崇祯帝道：“如此方不负朕，但朕不忍汝等死于他人之手，不知汝等之意若何？”皇后道：“悉听陛下之命。”崇祯帝道：“如此则他日九泉之下，亦可以见祖宗也。”说罢，提出一刀。

时炮火之声越近，宫人又报：“敌兵已直进内城了。”崇祯帝听了，更不答话，先举刀把皇后杀了。儿女在旁看了，皆不忍睹，只环而相哭。崇祯帝割下皇后首级，复将子女一刀一个，杀了个干净，拿着几个首级，直奔后宫来。恰有一座煤山，树木不高。崇祯帝看看，觉可以在此自缢。正解下罗带，忽见太监王承恩走进来。崇祯帝听了脚步之声，回头一看，即道：“汝来何意？”王承恩道：“臣闻陛下手刃娘娘及公主等，料知陛下守国君死社稷之义，今特来相送，并欲陪陛下于泉下。”崇祯帝道：“朕则分所当死，汝则何苦轻生？”王承恩道：“臣闻君辱则臣死，况陛下不止受辱乎！今臣赶来，不过欲陛下归天之后，然后自尽耳。”崇祯帝道：“古来宦官都是祸国，汝独能忠君，以视闻难先逃的大臣，诚愧煞矣。朕愧不能早加恩于汝。”

王承恩乃先挖了三穴。崇祯帝问其何意，王承恩道：“正中之穴所以掩陛下与娘娘。左右二穴将以埋太子与公主。臣将营一穴于其下，以从陛下于九泉。想若有宫人奔到此间，见了数穴，必能收拾陛下与臣等也。”崇祯帝听了，只为叹息。王承恩道：“事急矣，早早请陛下归天。若闯逆到来，恐有不便。”

崇祯帝便悬罗带于树间。王承恩先捡泥土与他踏起来，崇祯帝就将结扣在颈上，随一脚将脚下的泥土踢开，自缢起来。不一时间，手足不能伸动，吐出舌头来，已没气息，敢是死了。王承恩哭了一场，觉做天子的且如此结局，吾

等何以生为？遂亦解罗带以自尽。不觉又发出一种愚见，以为自己是个臣子，不好与崇祯帝同列，故只将崇祯帝尸身扯高，自己却在崇祯帝脚下来自缢。不多时，已同归一路去了。可怜当时京中，满朝文武殉难死节竟无多人，或是屈身投降，或是闻风远避，只有这一个太监王承恩，竟捐身殉国。虽然是一片愚忠，也算难得的了。

今且说李自成破了北京，只知道崇祯帝死了，就闯入宫中，并不曾替崇祯帝发丧。但将宫中一切宫女，齐集点名。名是保全他的性命，实则凡有姿色的都留作自己妃嫔，昼夜淫乐，不理大事也。从各大臣下之请，改元大顺，称帝而治。以为自此身登九五，可以娱乐终身，故诸事统不理办，凡大小臣工，又无等级制度，不是公侯，就是将相。李自成见宫中许多宫人，自己受用不尽，择些颜色稍次的分派各臣工，称是与臣同乐。故那时各臣工大半出于草寇，见李自成且自图快活，自己更不必留心军国大事，且又不懂得什么政事，除了酒色两字，更没第二件事。直至各营将校军兵，也上行下效，分头抢掠妇女。那时京城残破，干戈纷乱，凡贞节的妇人，十不得一，都任由李自成军人抢夺以苟存性命。稍有抗阻，多被李军一刀两段，因此亦杀人无算。时有众文武将官控告的，亦概不置理。弄得居民无可如何，不是失了资财，就是亡却妻女，营中绝无一些纪律。李自成自进宫后，一连三日不曾出宫视朝，故士卒如何骚扰淫掠，一概不知，即知之亦不过问。计自破京城后，不曾出过一张告示，不曾降过一道谕旨，惟李自成心中只有一个吴三桂，只派人常打听吴三桂动静。

那时吴三桂自知道李自成进攻北京，本欲发兵入卫，因崇祯帝在时亦只赖吴三桂一军，当都城方危，曾遣使宁远，封吴三桂为平西伯，使移兵入关。

三桂以全家在京，且新受封典，即传令起兵，向京进发。计当时三桂部下，约大兵五十万人。唯行军之际，仍存观望，故日行不过数十里。及抵山海关，即下令扎营，只为部下诸将所催，仍勉强前进。历四天，方抵丰润。那时已得京城失陷之信，三桂即顾谓左右道：“贼军乘胜，势方浩大，恐难取胜。不如退兵，再商行止。”部将冯鹏谏道：“国家以全师授将军，今未见敌形，先自退怯，恐人心瓦解矣。进而获胜，固可复宗社；即不胜而死，尚足以对国民。遗臭流芳，在此一举，愿将军思之。”吴三桂听罢，踌躇不答。冯鹏退出后，语人道：“吴平西眼光不定，心尚徘徊，其主意如何尚不能知。今后国家绝望矣。”时吴三桂卒不从冯鹏之谏，下令退兵山海关。流星马忽报道：“吴三桂全家被擒，崇祯帝已歿。”吴三桂大怒，乃复欲进兵。

时李自成实惧吴三桂一军，恐他入京为患，乃挟三桂之父吴襄，使作书招降三桂。吴襄不敢却，即为作书。李自成得书大喜，即令降将唐通赉白银五万

、金二万，犒赏三桂之师，并致吴襄书札。那时三桂将抵昌平，得报吴襄书到，即令唐通进帐。吴三桂就在营中拆阅其父来书，那书道：汝以君恩特简，得专阍任，非真累战功，历深资也。今汝徒饰军容，怯懦观望。李兵长驱直入，既无批吭捣虚之谋，复乏形格势禁之力，事机已失，天命难回。吾君已逝，尔父幸存。呜呼！识时务者，亦可以知变计矣。及今早降，尚不失通侯之赏，犹全孝子之命。万一徒恃愤骄，全无节制，主客之势既殊，众寡之形不敌，顿甲坚城，一朝歼尽，使尔父无辜并受屠戮，身名俱丧，臣子均亏，不大可痛哉？今幸新主休容，书到之日，即宜照行，毋再观望。

吴三桂看罢，便欲归降，不欲进兵。左右皆谏道：“闯贼无道，决不能久踞神京。将军若倒戈降贼，将遗臭万年，不可不慎也。以闯贼凶淫残杀，人人怨望。将军乘此时机，催兵入京，将百姓欢迎，望风从附，闯贼势将瓦解。是天以此建功立名之机会予将军也，请将军思之。”三桂道：“非尔等所知也。李自成虽非吾主，然犹是中国人也。今明室既危，敌国窥伺，将来若为敌国所灭，恐虽欲为中国臣子而不可得矣。且吾全家在京，我若不降，将全家受害，故吾决意归顺，你等切勿多疑。”左右又道：“明室虽危，将军责任重大。若稍可维持，当尽其力。以将军豪气盖世，何以一旦闻风先馁乎？请将军先斩贼使，以励军心，吾等皆愿出生入死，以从大将军之后，决不反悔。”吴三桂大怒道：“吾意已决，汝等何得多言！再言者斩！”三桂便不从左右之谏，厚待闯使唐通，告以愿降之意，并为书致复其父吴襄。那书道：

儿自奉命督兵入卫，部署既定，方起程向都进发。途次适接父书，备聆严训。以国破君亡之日，儿本当以死报国家，顶踵发肤奚敢自惜？顾父以孝道相责，儿安敢不唯父命是从！儿指日敛兵归顺，谨先禀复，以慰父心。

书发之后，三桂即令闯使唐通回京复报，旋下令回兵山海关。时部下忠义之士听得吴平西降贼，多有痛哭流涕。及回至山海关，忽探子飞报道：“李自成发兵二十万，扼守燕蓟以拒吴军。”三桂道：“彼之发兵，以吾未降也。吾今已降，彼兵自退去。”后又得飞报道：“贼逆入京已踞明宫，吴平西全家被擒，陈姬圆圆亦被掠去。”三桂闻报，时方提笔出示安慰部兵，不觉掷笔于地，大骂道：“贼逆夺我爱姬，吾誓不与你干休也。”登时挥泪向左右大哭，便欲提兵复行进京。正是：痛哭六军皆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争圆圆吴三桂借兵 杀吴襄李自成抗敌

话说吴三桂听得李自成把陈圆圆掳去，登时大怒，即北向骂道：“今番与闯誓不干休也。”立即传令各营聚齐，要星夜入京，与李自成决个胜负。

即向左右道：“闯贼欺吾太甚。今正遇国破家亡，诸君奋力同心，俾本帅

上报国仇，下雪家恨，与诸君共成大功。愿请君毋怀退志。”左右皆道：“某等已早谏元帅矣。当京师告急之时，若能早发大兵，此时已碎闯逆之首未可知也。今则旷日持久，彼已乘此机会。但宗社既亡，君父被害，死生何敢爱惜？愿竭力以受元帅驱策，愿元帅勿疑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吾亦悔初不用诸君之言，但闻闯贼自盘踞神京，君臣上下只昼夜宣淫，不理政事。即一切军事，亦毫无布置。某以全师入京，加以全军义愤，破李逆必矣。故今日勋兵，犹未晚也。”说罢，便欲鼓励军心，即设备香案，望北遥祭崇祯帝，并祭过帅字大旗，即令起行。

忽探子飞报道：“建州卫九王爷，以大兵二十万屯于辽河之东。因他听得中国内变，京城失守，故拥兵观变，以窥动静，未知他用意如何。若我起兵以后，自宁远以至山海关边地空虚，若彼大兵乘间而入，势将奈何？元帅不可不审也。”吴三桂闻报，大惊道：“吾自镇守东陲以来，素知建州兵马精骑善射，实为劲敌。若我起行之后，彼乘虚而至，恐闯贼未破而已腹背受敌矣，似此如之奈何？”正在惊疑之间，忽报洪承畴、祖大寿赍人送书来到。

原来前者洪承畴任蓟辽总督，以祖大寿镇守山海关。及建州兵至，洪承畴督军迎敌，大战于松山，为建州兵所败，已屈膝投降。复以书召祖大寿，大寿亦投建州而去。建州主皆重用之，任为将相。素知吴三桂悍勇绝伦，且拥重兵，久欲招降，至是知北京失守，崇祯已歿，李贼入踞，明社既虚，吴三桂正在徘徊观望之际，故使洪承畴、祖大寿以书招致三桂。那时三桂正恨自成夺去美姬圆圆，欲与决战，忽听得洪、祖二人有书到来，便令将带书人引入。就在帐中先开看洪承畴一书，只见书中写道：长白大帅麾下：自别后天隔一方，无由拜晤。回念前情，惆怅奚似。比想华毂朱轮，拥旄万里，树东陲之屏障，作中土之藩篱。勋望日隆，声威渐远，故人无恙，致可慰也。余昔受命师视蓟辽，与足下同事一方。大小数十战，皆奋力前驱，冀增耀旗，常保全宗社，此足下所知也。无何天不佑汉，松山一战，师徒挠败，只骑无归。自知靦面还朝必无生理，每欲殉国。而自念非战之罪，死亦无名，故隐忍至此。且识时务者，方为俊杰也。抑吾闻之，士为知己者用，窃以新主优礼降将，不予猜疑，既委以太权，复縻以好爵。得君如此，何忍却之？况如仆弩下犹优待如是，况足下武勇殊常，英名盖世，久为吾主所倾慕者！吾知朝诣廷阙，暮晋藩封，必不致负足下也明矣。方今明社既墟，逆氛方炽，足下父母为俘，姬妾不全，既不能从故主就义泉台，又不可与闯逆共戴天地，足下将不可以为人矣。且逆闯以大兵阻于前，吾主以大兵持于后，足下徘徊歧路，稍一差池，即身败名裂，不可不审也。伏愿上鉴天时，下观人事，归命我朝，当不失藩封之位。既不负生平之所学，又可以报君父之仇。取名雪恨在此一举，唯足下图之。

吴三桂看罢，心中已为洪承畴所动。复取看祖大寿一书，词意亦是一样的。原来祖大寿是吴三桂的母舅，一来自念提兵入京与李自成决战胜负未知；二来若降建州是一举手间，又可以保全身命，博取藩封；三来有自己母舅在内周旋，即往投降亦料无它故；便立定了主意。先厚待带书之人，遣发回去，随复知洪承畴及祖大寿，请彼此面商，然后决定。洪承畴得了吴三桂之书，即与建州九王爷酌议。

你道那九王爷是谁？就是建州太祖第九皇子，唤做多尔袞的。他为人聪明勇敢，向来敬礼洪承畴，又倾慕吴三桂。自松山一捷得洪承畴投降，至是便令洪承畴招罗吴三桂，皆出他的主意。及看了吴三桂的书，向洪承畴道：“孤提兵二十万以窥明疆，所可与孤强抗的，只吴三桂一人耳。今李闯已破北京，三桂进退无路，亦不能为我敌矣。唯孤最爱将才，若吴三桂肯来归降，实所深愿。足下可即与三桂相会，任三桂有何要求，皆可应允，孤断不吝惜也。”洪承畴道：“如此足见殿下爱才之心。某此行决不辱命。”遂复书吴三桂，择地相见。届期与祖大寿同往，吴三桂亦届期潜至。那时三桂又恐为左右梗阻，只说道：“李闯既破北京，人马既众，恐未易取胜。且建州又有大兵从后窥伺，腹背受敌，实非良策。今幸吾舅祖大寿在内主持，某当藉此机会，一面与建州联盟，效申包胥在秦庭痛哭借兵之事，即借建州兵力以征灭自成，一举而复宗社，一雪君仇，有何不可？”时左右听得，皆未知吴三桂之用心，以为此策若行，实是一举两得，故无不赞成。吴三桂不胜之喜，即依期前往，与洪承畴、祖大寿相见。先自寒暄一会，各道契阔之情，又与祖大寿各诉说家事一番。洪承畴即伸前议，力劝三桂归降。三桂此时心上仍有观望，心中忖道：“若能借建州兵力扫灭自成，然后返戈东拒建州人马，自是不世之功，可以流芳千古。若所谋不遂，又不如归降建州，以保官阶性命，较为得计。”故向洪承畴说道：“足下之言甚善，弟无不愿从。他日得晋爵开藩，皆足下之赐也。但故国已亡，吾君已歿，为臣下者方痛悼不休，何忍遽舍宗邦，任国民涂炭于逆闯之手？望足下善言于九王爷，假弟大兵先行报宗社之仇，自当委命九王，以供驱策，决不负足下裁成之法也。”洪承畴道：“如此足见足下忠义之心。即弟回念故君，亦为感叹。愿为介绍于九王之前，请足下与九王面商，弟亦从旁力助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吴三桂至此寻思道：“若面谒九王，必诸多要挟，自己若不往见，又恐起他疑计。不如先见九王，看他来意如何，再行打算。”因此便即应允，并道：“弟亦欲一见九王颜色，足下既允介绍，自是好事。但今李自成方遣兵东下，国民有倒悬之急，事不宜迟，就请足下速发。”洪承畴道一声是，即与祖大寿同引吴三桂起行。

到了九王营中，通了名后，九王多尔袞即传出一个请字，大开营门接见。

吴三桂先向九王拱揖，九王亦还礼不迭，随让各人列位而坐。九王先说道：“孤闻将军之名久矣，只以各事一方，未便拜谒。今日光临，不胜欣幸。”

吴三桂道：“辱蒙王爷过奖，惭愧不堪。今国家多故，闯贼破毁京城，盘踞宫阙，故君被害，全家为掳。吴某上不能复国仇，下不能抒家难，实无面偷生人世。窃维故国与贵国向属毗邻，自息战以来已共敦和好，观于敝国变难，应是休戚相关。今愿贵国仗义借兵，俾扫除逆贼。事成之后，当委命王爷，执鞭左右。不知王爷能俯允否？”九王道：“明国本与吾为世仇，但重以足下之情，本无不可。只我国为尔兴师，糜资财，耗民命，不知事成之后如何酬报？”吴三桂道：“若蒙社稷之灵，得假贵国大兵复存宗社，愿割蓟、辽二州为贵国寿。”九王道：“足下言虽如此，但贵国恐无信义。设事后为之反悔，又将奈何？”吴三桂道：“宗社既亡，人民方涂炭于闯逆。得贵国之力，得扫逆氛，复存宗社，敝国人感贵国多矣，安有反悔之理？王爷尽可放心。倘不得已，愿歃血为誓。”九王已窥悉其意，便从之，即彼此歃血。洪承畴、祖大寿亦一并书名。吴三桂道：“今盟誓已妥，愿王爷即假大兵，俾早除国贼。”九王故说道：“现军中部署仍未大定，一二日后即可发矣。足下请先回营准备，到时会兵可也。”吴三桂此时仍以为建州九王只是借以大兵，不料自行统兵入关之事，便即辞去九王及洪承畴、祖大寿，先已回营。

与左右诉说前事一遍，以为此举可免建州人马窥伺，又可以立除李闯，实一举两得。左右道：“若割蓟、辽二州，是北京如唇亡齿寒矣。”吴三桂道：“目前不如此不能得他允肯，惟有事后始图设法耳。”左右皆不敢复言，吴三桂便打点军士，准备会兵于京。一面布告檄文道：闯贼李自成以么魔小丑，荡秽神京。日色华光，豺狼突于城阙；妖氛吐焰，犬豕据于朝廷。逼帝后于泉台，屠庶民于沟渎。绝无威德，只事淫威，本夜郎自大之心，窃天子至尊之位。又复穷极凶恶，昼亦宣淫，逞尽贪残，日唯抢掠。二祖列宗之怨恫，天寿凄风；缙绅勋戚之诛锄，鬼门泣日。遂使神州赤县尽成暗地昏天。本帅出镇外藩，关怀中国，愤狼襄之残虐，悼象魏之凌夷，爰起义师，俾除大逆。率如火如荼之盛，辟易千人；夺可擒可纵之威，纵横万里。凡吾官吏，爰及军民，当知国家厚泽深仁，自应报本；亲睹闯贼穷淫极恶，共起诛奸。齐挥逐日之戈，即奏回天之效。方今周命未改，汉德可思，诚志所孚，顺能克逆。义声所播，一以当千。试看禹甸之归心，仍是朱家之正统。

这檄文一出，传播远近，李自成见之大惧，自行率兵十万，离京东行，以御三桂。并挟崇祯帝未杀之一子，及两王吴襄等自随，满意倘不能取胜，即为挟吴三桂的地步。又遣大将牛金星、刘宗敏为前锋，先到永平驻扎。吴三桂探得，谓左右道：“我檄文一出，自成即率兵东行，其心诚惧我也。我若能破之

，可不待九王来兵矣。”便即传令进战，直抵永平地方。

惟李自成一军向不事兵法，惟逢城则攻，遇兵则战。独闻吴三桂之名，虑自己不能抵敌，乃令牛金星、刘宗敏先出，吴三桂即与接战。计大小十三战，各无胜负。因吴三桂虽勇，奈李自成兵多，每次都是混战，故仍不大得手。那日又复进战，吴三桂正在酣战之间，李自成却自统本部大兵，绕道进围三桂大营。三桂听得，大惊，惧为自成所乘，乃传令暂退。李自成谓诸将道：“三桂，虎也。趁其稍怯，宜竭力逼之，勿令他再能布置。若破了吴三桂，余皆不足虑。”诸将闻令，无不乘胜齐进，先拔了吴三桂大营。三桂退至山海关，李自成复挥军围山海关。即另遣一军从关西而出，由一片石出口驰东，并突外城，以逼关内。三桂被围，直不能进战。

时建州九王多尔袞，听得吴三桂被围已急，默念：此时进兵，正合时势，遂亲率大兵，望山海关而来。复分兵二万人，由西水关而入。那时三桂日盼建州人马到，各部将皆向三桂道：“当自成初攻京城，若我等即驰兵入卫，断不至此。今闯逆已得北京，人心瓦解，彼又以数十万而来，实不易敌。今坐困此城，是绝地也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往事吾亦悔之矣。但今只望九王兵到，犹可反败为胜，诸将不必惊心。吾料九王必不欺吾也。”正说话间，人报：“建州九王已率兵西来。惟行程甚缓，倘不能济急，如之奈何？”吴三桂道：“城中兵力未损，粮亦可支，犹可待其至也。那时里应外合，必败闯逆无疑。吾当乘胜迫之，扑杀此獠，以雪吾心中之恨。”说了，诸将皆无话说。但三桂虽如此说，心中也疑九王不为自己尽力。自念：当九王兵到时，当有以坚其信心，方可恰当。九王兵到，吴三桂即薙发。时左右皆不知，及见他迎接九王扮这个装束，无不惊骇。三桂复向九王道：“闯贼以数十万大兵，并亲自统率，逼臣于山海关。今幸殿下大兵到来，得抒危难。三桂已感九王大恩，将粉身图报。”九王道：“孤今日方知汝诚心也。但足下一人归顺，而足下部下将士还多，倘不服令，又将奈何？”吴三桂道：“臣久镇宁远，颇得人心。军士之服从与否，尽在臣耳。今臣回去，当下令概行薙发，殿下不必多疑。”九王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孤必为汝扫除闯逆，以报大仇。”吴三桂拱手称谢，即辞回关内。下令一概薙发，如有不从者，即以军法从事。此令一下，左右亦有进谏道：“元帅初时只言向建州借兵，非臣服建州也。今如此，是背朝廷矣。苟不能恢复明祚，又何仇于李闯一人？愿元帅思之。”吴三桂听罢语塞，不能答。半晌方道：“吾此举亦行权耳。非如此不足以坚九王信用也。”左右听罢，当时亦不疑遽有异心，故不复言。于是部下三军，一概薙发，三军无有不从命者。又以战期既迫，或有薙发不及的，都以白布束头为志。吴三桂即以三军薙发，报知九王，并约会进战。九王即令三桂为先锋，自为后队，并作游击之师

，克期进战。九王复令英、豫两王，领兵绕出吴军左右，以袭击自成。分布既定，三桂先出。

时三桂以既有建州大兵，心胆大壮，率全军齐进，与李自成大将刘宗敏先遇。时建州兵复以弓矢助吴军，故吴军出敌时，万弩齐发，李自成军不能抵御。刘宗敏先已中箭，落马而死。吴三桂即乘势麾军直进，李自成即全军溃退。望见吴军皆已薙发，皆惊道：“此建州兵也。”一时遑迫无措，随又值建州英、豫两王领军分左右夹击，李自成益不能支，即行齐遁。吴三桂不舍，率军奋勇赶来。吴三桂并下令道：“闯逆既败，宜迫蹙之，勿令复养军气。报国仇，杀逆贼，在此一举矣。”当时人心思明，故闻令无不奋勇，直追至永平。李自成欲闭关自歇，吴三桂军已随后至矣。李自成直不能驻扎，复弃城而遁。吴三桂换后军为前军，并力追赶。李自成使人持书报吴三桂，书道：

将军借外兵以残我，非计之得也。朕即溃败，将军岂便能复明统耶？今故主二王与君父俱在吾军，若稍有差池，即玉石俱焚。君父为我戮，将军于明为不忠，于家为不孝，愿将军思之。

吴三桂看罢，掷书于地，喝斩来使。时左右皆以二王被李闯挟在军中，不免投鼠忌器，欲设法脱出二王，奉之为主。吴三桂道：“故主且被害矣，何有于二王？吾尽忠不能尽孝，即吾父一命，亦听天数耳。”说罢，复领军追。正是人不离甲，马不离鞍，昼夜不停，直追至京兆。李自成已闭关自守，吴三桂复下令，将军马分四面围定，并会同建州人马，分头攻击。

时李自成只带骁兵三百名，先奔回京师，余外大兵统令在城外驻扎，分为十二寨，环兵守之，以拒三桂。三桂乘胜攻之，连拔八寨，斩首级二万有余。自成恐吴三桂乘势入京，故城外兵败，仍不敢开门纳入。因此，城外败兵除死亡外，互相逃窜。李自成急使降将唐通出迎三桂，兼抚败兵。唐通即领命出马，与三桂对阵。三桂骂唐通为无耻降贼，唐通道：“汝以吾为屈身降贼，汝自问何如？恐吾犹胜于引外人入国也。汝不自羞，还敢在阵摇唇布舌耶？”吴三桂听得，大怒，即令部将马有威出战。唐通即与迎敌。无奈三军败后，互相惊溃，唐通故不能抵御，仍复大败。三桂复追之，又斩首数千。

李自成大惧，乃遣使求和，愿共为中国之主，分地而治。三桂谓来使道：“今非议和时也。汝还我太子、二王，方可开议。”使者还报李自成，自成集聚诸臣计议。李过道：“我之拘获二王，只欲以要挟三桂。今若释去二王，三桂更无顾忌，而议和绝望矣。”李自成道：“此言亦是。但不先还他二王，三桂必不开议，又将奈何？”牛金星道：“二王状貌非吴三桂所素识，不如择一相貌相似者，饰以冠服，伪为二王以还之，与之相议。事成则以真二王相还，不成则二王尚在，亦无所损。”李自成以为妙计，乃从牛金星之议。

一面以两卒扮作二王，酬以金帛，使勿泄漏；又一面使人面复三桂，愿还二王议和。三桂听得与左右计议。却先令守备张成、指挥使范玉各率兵卒，用李闯旗号，分东西埋伏，候太子二王出时，即疾击闯营。复令部将马有威、耿士良，率大兵相应，以夺太子。分布既定，专候李自成中计。

不多时，李自成即遣人护送太子、二王出阵。吴三桂即发号令，伏兵齐出，先夺了二王，然后挥军袭杀。李自成复大败，退入京中。及三桂回营见二王是假的，一发大怒，计议攻城。时李军在城内的本尚有数十万人马，惟李自成知城外各营不能抵敌，只留兵在城里护守，以防吴三桂攻入，都不令出战，故城外败兵，复纷纷逃窜。吴三桂下令，降者免死，于是李自成败兵大半投降，余外亦皆散去。李军中独有一卒，杀了几个降兵，然后自刎。临自刎时却道：“吾宁死，不降外人也。”余外，非死伤即或降或逃，故城外李军已没有留存。吴三桂即直抵城下，督兵攻城。李自成令诸将分头抵御。

惟大败之后，人心惊惶，各有溃退之志。李自成恐人心已散，不免开城投降，即与诸将计议，欲挟吴三桂退兵。便令人取三桂之父吴襄进来，扶置城上，谓三桂道：“将军何故逼人太甚？今将军之父犹在吾军，何独不爱惜耶？”

将军如肯退兵，当以汝父相还。倘若不然，即杀汝父以泄愤矣。”三桂道：“昔西楚项王欲杀刘太公，刘邦犹言分我一杯羹，吾安可以私情而误公事？”

随又向吴襄道：“儿自出镇宁远，久缺奉侍，不图父亲为逆贼所掳，儿伤感极矣。但大丈夫以国忘家，儿何敢以私废公？吾父即使为贼所害，亦是为国而死，不足介也。愿吾父自重，恕儿不幸。儿以甲冑在身，不能成礼，此后死生亦何必爱惜？愿吾父母以不肖为念。”说罢，更不回顾，只传令攻城。

李自成此时欲杀吴襄，惟大败之后，只恐触三桂之怒；欲不杀，又不甘心。

只有挟令吴襄，扬声罪责三桂。吴襄不得已，乃大呼三桂，责道：“吾儿自问果能辅明主以恢复宗社耶，当好自为之。如其不能，彼李氏新主亦中国人也。儿既不审，复逼人太甚，何独不为父留余地耶？”说罢，挥泪不止。奈吴襄虽如此说，惟吴三桂已置诸不闻，攻城愈急。李自成无奈，复置回吴襄于城内。再致书三桂，愿以真二王及吴襄送还，请即退兵。三桂得书，见是李自成发来者，并不拆阅，即喝斩来使。左右谏道：“不如留来书以挟之，阳言与和，先以来使为质。待他送还二王与尊父，然后攻城不迟。”三桂怒道：“前次已为他所骗，假送二王以售其奸，逆贼有何信义？若再受其欺，将反为天下笑矣。”即亲自斩了来使，扯毁其书，喝令攻城。李自成至此益惶急无措，即欲杀吴襄以泄愤矣。诸将皆不能谏，李自成道：“彼原爱圆圆，彼以为我不敢杀

他家属耳。朕今先杀吴襄以示威，然后挟圆圆为议和之地，有何不可？”便传令押吴襄至城楼上斩决。正是：枉提劲旅来诛贼，偏爱佳人故弃亲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弃圆姬闯王奔西陲 赐浩命三桂却南朝

话说李自成挟吴三桂之父吴襄置诸城上，示以将杀之意，吴三桂仍不肯退兵，李自成便杀了吴襄。复把三桂家属三十余名，统杀之于城上，把各人首级一颗颗掷下来。三桂大怒，一面令兵士执各首级，呈验那一个首级为父母，那一个首级为昆弟，及那一个是使役之人，统统认得，单不见陈圆圆。

三桂忖道：“难道逆贼先踞了那陈美人自行受用去了？”心中一发愤急，但不可明言，只称君父为戮，家口被戕，与闯逆誓不干休，即督令军士并力攻城。时李自成在京中已不敢复出，自思杀尽三桂的家属只触三桂之怒，尚有圆圆一人仍未还他，即欲送还三桂，意又不舍，却与诸臣商议解围之法。将士谷大成道：“若于吴军未战之前把三桂家属及圆圆送还与他，犹可望他退兵。今已杀其家口三十余人，即使三桂恋爱圆圆，亦不好启口。以君父被害，家属尽屠，三桂断不能因得圆圆即行罢兵，殆惧为三军所笑也。今若到此时始送还圆圆，是三桂更无系念，攻城急矣。不如仍留圆圆，以备缓急。”李军师道：“大王既杀其家属，何惜于圆圆一人？若杀其父母而留其美妾，人将谓大王为爱佳人，致亡国计矣。不如一并杀之，鼓励士卒，以求一战。战如不胜，即弃京而走，亦可以明大王之心也。”李闯听罢，不从其言，只从谷大成之议，且留圆圆以备缓急。

正说话间，人报外城已被吴三桂攻破矣。李自成大惊，仓惶无以为计，便向诸臣道：“吴三桂乃悍将也，既破外城，何以御之？”谷大成道：“臣愿与吴三桂决一死战。”李自成大喜，便令谷大成领兵出城应敌。吴三桂即出接战。谷大成一见三桂，即扬声骂道：“汝亦中国人，何以倚仗外人？吾今与汝决一死战。如恃外国兵力者，非好汉也。”吴三桂不能答，更不答话，即挥军而进。那时号令一出，万弩齐发，谷大成亦率诸将并力迎敌。自辰至酉，互有损伤，未分胜负。忽然东风大起，黄沙飞扬，遮蔽天日。谷大成军中旗倒马蹶，自知不能抵御，正要下退兵之令。时李自成方在城楼上击鼓助威，吴三桂发矢射之，恰中李自成左肋，鼓声顿止。又遇沙尘飞卷，李军一齐溃散。谷大成即退回城中，吴三桂乘势掩入外城。恰建州九王大兵亦到，知吴三桂已攻破外城，迭有大功，即奖三桂道：“京城已危，将军一鼓可下。他日论功赏爵，不在孤下也。”三桂向九王拜谢，复行攻城。

时李自成败还宫中，度京中不能固守，即谓诸将道：“只吴三桂一军朕亦不能取胜，复益以建州兵力，抵御益难矣。今三军溃散，人心震惊，北京必不

能守。不如退回秦陇，再复元气，方可战也。”时诸将闻言，皆无战心，全以李自成之说为然。李自成便打点西走。先将大明宫殿纵火烧毁，复携宝贵细软之物并带了陈圆圆，杀出西定门而逃。以牛金星当先，谷大成断后，并众文武陆续逃出。

吴三桂正在外城攻打，忽见李军城上旗帜依然，已无人抵御，已疑李自成遁去。随望见其火烟大起，即喜道：“逆闯固逃矣。即尽力攻之，应手而陷。”吴三桂便欲率兵入城。建州九王即向三桂阻止，并道：“闯逆此行，必西走长安。将军以百战之劳攻陷京城，若使闯逆复养元气，是余患未息，前功尽废矣。请将军暂勿卸甲，率兵鼓行而西。乘闯逆穷蹙之际，一鼓可擒矣。将军自诛闯逆，方为报君父之仇。然后料理君国之事，未为晚也。”三桂听罢，不敢违抗，便统军望西赶来。

且说李自成自逃出北京，仍恐吴三桂追及，故昼夜不停。惟吴三桂一来欲手刃李闯，二来欲灭除李闯之后，赶回北京，三来乘战胜锐气，军心奋勇，已如星驰电闪一般。看看到了山西界，将已赶上。李自成得后队报告，知吴三桂已随后赶到，便欲舍家眷辎重而行。惟对着陈圆圆，意自不舍，却谓圆圆道：“朕之留卿，盖欲三桂一念前情，为卿计，或愿得卿而退兵也。今彼不顾玉石俱焚，苦来逼朕，朕设若又败，是与卿同死于此地也。”陈圆圆道：“三桂勇而无谋，大王实不善处之。彼此来实为妾耳，他如得妾，将必退兵。然彼性情暴戾，妾亦不愿与三桂再相见也。”李自成道：“然则卿意若何？”

陈圆圆道：“妾自不愿见三桂。然大王苟有委任，亦不敢辞。以妾虽厌彼，彼未尝厌妾也。妾于三桂，向皆言听计从。大王有用妾之处，不妨直说。”

李自成道：“朕将纵卿回见三桂，卿意以为然否？”圆圆道：“若无事可任，妾亦不愿再回。且由大王纵还，三桂将疑妾失身于大王矣。”李自成道：“然则卿意奈何？倘卿能退三桂大兵，朕他日事成，当立卿为后。”陈圆圆又道：“妾蒙大王不杀之恩，本甚感激，妾安敢望为后？但得为大王退兵，自愿削发为尼，不愿再履尘世。惟大王若纵妾回去，是徒惹三桂疑心。不如弃妾于此，待妾自见三桂。妾自有说，可为大王退兵。”李自成听罢，大喜道：“卿玉肌花貌，若削发为尼，实在可惜。待汝见三桂后，朕若事成，当即迎卿，卿不必虑也。”

正说之间，忽报吴军将到。李自成意尚留恋，圆圆又假作依依不舍，随道：“大王为大事计，不必如此。”李自成道：“朕弃卿于此，恐卿无以自全也。”圆圆道：“但得大王部下不加杀戮，妾自有全身之道。”自成乃以令箭给圆圆道：“持此可以无害矣。卿自珍重，会当相见。”说罢策马便逃，仍回顾数四。圆圆假为回盼，即行出营，先投一民家。时百姓正奔逃兵燹，见一娇娆

女子，何敢收留？圆圆道：“若能留我，只须搅扰一两天，当能保全你们，且能为你们图富贵也。”原来那民家亦姓陈，名六安，闻圆圆之言来得奇异，便问圆圆来历。圆圆直道姓名，自言为三桂爱姬：“因逃难至此，不日吴三桂将军兵到，妾当见吴将军矣。”陈六安信以为然，留在家中，圆圆即与陈六安认为兄妹。当李自成军过时，挂那李自成的令箭于大门之外，幸能无事。及李军过尽，即毁去此令箭。候吴三桂军到，即对六安道：“今者吴将军至矣。若兄能为妾言于吴将军，必有以相报也。”陈六安领诺。圆圆便作书道：

妾自与将军别后，留滞京华，非妾所愿。然以家庭之训诫，国家之功令，固无如何也。日企尊颜，如早望岁。突以闯贼犯顺，扰乱京师，妾已隶于将军府中，遂蒙险难。以国破君亡之际，即以身殉夫亦何惜？顾以未见将军，心迹莫明，何敢遽死？故闯贼屡图相犯，亦只计拒。幸闯贼犹畏将军，是以区区之身未致遽落于贼人之手耳。及闯贼举兵东行，妾乃得盗令箭，开关逃至山西。自妾离京，君家父母昆弟音耗如何，已概不闻悉，回首北望，能不怅然？今妾犹在兄家，日盼将军消息。近闻将军还兵入京，闯贼西遁，而将军麾旌已至，谨函述别后情况。将军若念前情，当有以处妾也。书不尽言，死待来命。

陈六安领了书函，直投吴军。时军中已有书致主帅的，谁敢抗阻？即代呈至三桂跟前。三桂看罢道：“原来圆圆不负我也。”俗语说，人情溺爱，虽明亦愚。那圆圆明明是随李自成到山西的，又明明知吴襄被杀的，却饰情寄语，就瞒过吴三桂。那三桂正在眷恋圆圆之时，就没有不信的。故看书后，即令左右带陈六安进帐。三桂问他是何人，陈六安也直认是圆圆之兄。三桂大喜，立即令人随六安回去，迎圆圆至帐中。先以金帛酬赠陈六安，并谓之道：“待本帅功成后，当援汝为官。”陈六安拜谢而去。三桂见了圆圆，即道：“某不喜破了李自成，喜得复见卿面也。自卿离京后，闯逆已杀我全家，卿能瓦全，亦云幸矣。”圆圆听罢，佯为挥泪不已。圆圆道：“妾自被难，久欲捐躯。不过以欲见将军，故隐忍至于今日。今幸见一面，妾心迹已明。妾前以将军尚在，既不肯殉家，又不敢殉国。请今日死于将军之前，以明妾志。”说罢，拔出小刀，佯欲自刎。吴三桂急夺去圆圆之刀，不顾左右在旁，即拥至怀中，责道：“吾未尝责卿，卿何苦捐生？自吾出镇宁远以来，心中未尝忘卿。自念起兵来迟，累卿经许多苦难，心诚不忍。唯幸卿不致落敌人之手，再得相会。此后方期地久天长，卿何忍一旦舍我而去？”圆圆听罢，大为哭泣。三桂又道：“某提兵入陕，务割逆闯之首级，以泄吾愤。卿不必过虑，吾今与卿同行矣。”圆圆道：“将军前程万里，为国家大事，妾何敢多言？但有不能不问及将军者。闻将军借得建州大兵，同来破贼，现今建州人马究在何处？”吴三桂道：“建州人马已入北京，吾奉九王之命，追赶李闯至此。”圆圆道：“九

王何以不督兵同来，必令将军离京西行，究属何故？”

吴三桂道：“京中原要守卫，故令吾领兵独行耳！”圆圆道：“闻将军只向建州借兵，何必拱听九王号令？今见将军薙发易服，妾心已疑。又诸事唯听九王号令，恐北京非复明有矣。”三桂道：“某非薙发易服，不足以坚九王之信也。”圆圆道：“将军提兵西行，而九王入京，其实可虑。试问将军：索李逆先还二王、太子，将置二王于何地？”三桂道：“恐九王必不欺我也。”

圆圆道：“将军差矣。昔楚汉共争秦鹿，皆唯力是视，唯计是行，岂能顾及信义？恐将军统兵西行，而九王已定鼎于燕京矣。”吴三桂至此踌躇不答。

圆圆又道：“若不幸为妾所料，是将军虽破李闯，而负罪多矣。今乘逆闯穷蹙之际，实无劳将军虎威。方今为大局计，将军宜速还北京，以视九王动静。或者九王以将军兵威尚盛，将有戒心，不然是中国已绝望矣。”吴三桂听罢，明知九王已入京定鼎，自己实不敢抗他。但听得陈圆圆之言，实有道理，自觉无词可辩，便听圆圆之计，传令回军。

将近到了河间，已听得消息，知道九王多尔袞已定鼎燕京，自为摄政王，并候建州主到来即位。所降将范文程、洪承畴皆为相辅，惟运权仍在亲王。

凡目前北京官僚，间有闭户不出者，余外皆已投降。或有迟疑未出者，九王皆令洪、范二人前往劝导，亦相将出仕。独有一守城尉谓左右道：“吾守此数十年，不曾见这等冠服。今日是我死期也。”乃坠城而死。其余京中居民，又鉴于李自成入京时惨戮残杀及奸淫掳掠，皆如谈虎色变，纷悬顺民旗帜。

又遇自成去后一无守御，故九王不失一兵，不耗一矢，已拔了京城。那吴三桂听了这点消息，进又不敢，退又不忍，彷徨无措。军中将校纷纷进帐请示行止，吴三桂道：“九王性最多疑，稍有形迹，我将不免。本帅今日，于国家大事惟有不复过问而已。”左右道：“将军焉能脱身事外？因将军实引建州人马进来，将军能进之而不能退之，将无以见大明列祖列宗于地下，亦无以对天下人民也。将军若惟事隐忍，如后世公论何？”吴三桂道：“某非不明，只恐势力不敌耳。某若与建州开仗，李自成将回兵以蹶吾后矣。”左右道：“除北京以外，各路行省尚为明土，未必便无根据。明朝养士二百余年，岂无忠义之士？将军一举，天下将云集而响应矣，不足虑也。”

吴三桂道：“汝言亦是，容某思之。”说罢，即命左右退出。时九王在京，已听得吴三桂回兵，深虑三桂有变，则大河南北各省必纷纷起义师以助之，须先要安慰三桂为是，便赐封三桂为平西王，并遣洪承畴持诰命冠服及金帛等，犒赏三桂。

时有苏州一位名士，叫做王仁龙，已知道吴三桂借兵破李闯及多尔袞定鼎燕京的事，就知明室宗社已不能恢复，终日只是恸哭。及听得洪承畴奉命往犒

吴军，心中忖道：“看看北京大局，除了吴三桂一人反正，再没指望了。三桂是个武夫，却不懂得大义。若惟利是图，必入承畴圈套，这样如何是好？”

猛想起洪承畴督师辽阳，曾与建州开仗，当时京中讹传，辽阳明兵大败，洪承畴已经死难，崇祯帝不胜悼惜，就自制了一篇御文，祭唁洪承畴。后来听得洪承畴已投降建州，已悔之不及。那时王仁龙爱崇祯帝那篇御文十分哀艳，也记得烂熟，自忖自己于洪承畴本有个父执之谊，正想乘机辱他一场，望他猛省。就携了那篇御文，直候洪承畴过时，以父执之礼求见。洪承畴那时自忖名节有亏，故凡是学士文人，无不虚衷交结，冀免他们讥评自己。况那王仁龙，又是有父谊的，自无不接见。那王仁龙见时，行过礼后，即问道：“大人此行，将欲何往？”洪承畴答道：“往犒吴军耳。”王仁龙道：“此乃九爷防吴军反动，故先笼络之，好安坐北京大位耳。”洪承畴默然不答。王仁龙又道：“国家大事非我书生听宜预闻，今姑且谈别事。晚生近来得有一篇得意文字，愿呈诸大人之前，一评其优劣。”洪承畴道：“老夫已不涉文字多时了，亦不暇多看。”王仁龙道：“如大人不愿看时，待晚生为大人诵之。”

洪承畴应诺。王仁龙便把那篇御文高声朗诵，洪承畴一面听，一面汗如雨下，愕然不能答。王仁龙惟置诸不见，依然把那篇御文高声朗诵。读罢，大呼道：“己已失节，何复累人？愿三桂勿忘明社也。”说罢，大哭而去。洪承畴此时，进又不忍，退又不得，不觉良心发现，哭了一场，彷徨无计。

时九王打听得洪承畴逗留不进，即加派了一人赶来，会同洪承畴往犒吴军。至是，洪承畴乃不敢不行。时吴三桂亦听得九王有赐封自己及犒赏三军之事，仍徘徊不能自主。又听得江南地方有史可法一班人，已择立福王承继明统，那时正不知何所适从。忽报洪承畴已奉九王之命来见，吴三桂当时接入。洪承畴先达九王之命，并递出诰命冠带及金银宝帛等件，三桂一一拜受。

洪承畴时已默无一言，却有随员孟拱文向三桂说道：“闻将军追逼李闯，中道折回，得毋欲以兵力与九王共北京乎？果尔，则将军太愚也。将军部中尚多建州人马，恐将军甫行反戈，而部兵已变矣。无论京中九王兵力未得为弱，且关外接应既易，将军又何从敌之？今福王虽嗣位南京，不过栖息一时，料难为力。盖大势既去，恢复自难。将军即欲为尽力，位不过封侯，马不过一匹，岂能南面称王哉？新朝恩礼优厚，将军又为开国元勋，北京甫定，即晋爵封王，如此机会，愿将军幸勿错过。”吴三桂听罢，一来贪爱此王号，二来又是惧九王，三来又恐与建州相抗，将来成败不知怎样，便再拜将冠服收纳。洪承畴始终无一言。

三桂随宴承畴于私寓，谓承畴道：“某当初与九王定约，只言攻破李闯恢复明社之后，以蓟、燕二州相让耳。今九王直进北京，将踞我中国，我将无以

对国人，愿足下有以教我。”洪承畴道：“某亦有难言之隐。微有违言，必被九王生疑，则首领不保，是以隐忍。但足下实自误耳。若割燕、蓟二州，是北京已隶建州版图矣，又将以何言责九王乎？”吴三桂道：“今闻九王暂行摄政，将迎建州主入京，然后改元称治，是不灭中国不休也。今福王继位南京，足下度其将来局面究竟如何？”洪承畴道：“只是史可法一人或可为，余则皆非干济之才，亦非忠于国家者也。”吴三桂默然不答，遂绝了观望南朝之念，惟专心以事建州。

次日，洪承畴即辞行返京，吴三桂送了一程，自回。忽报南京福王已派员来见。原来福王继位之后，已知建州九王踞了北京，特派大员左懋第等入京，一面以金帛犒赏建州，一面吊祭崇祯帝陵寝。左懋第等待先见了吴三桂，欲探三桂意向，设有意外，欲劝吴三桂反正，为南京助力，并有冠服来到，封吴三桂为平西伯。吴三桂那时听得左懋第等到，接见也不敢，不见又不忍，实在彷徨无措。正是：本志已经从北敌，此身安敢见南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左懋第被困北京城 李自成走死罗公岭

话说吴三桂，因福王在南京即位，派左懋第、陈洪范为大使，入京犒赠建州人马，并要祭谒崇祯帝陵寝，顺道先见了吴三桂，志在劝三桂复助明朝，以拒建州。唯三桂已受了九王封典，进爵平西藩王，一切诰命冠服都已拜受了，把从前怀念明朝之心，尽已化为乌有。故左懋第、陈洪范到来，自然却而不见，唯有左推右诱。左懋第以吴三桂不肯接见，即回寓里，复函致三桂，称此次入京实有金帛随行，为犒赠建州之品，今齐、晋、幽、燕一带盗贼纵横，恐有劫掠，请派兵保护，这等语。左懋第之意，实欲借此得吴三桂复音，即可乘机与三桂磋商，自可一见。且听带金帛，系南朝福王之物，若得吴三桂派兵护送，显见得三桂仍是明臣，九王若从此生疑，亦可逼三桂反正。唯三桂早已见此计，觉自己不便护送南明金帛，正欲以善言回复左懋第，忽报祖泽清来见。

你道那祖泽清是什么人？原来就是祖大寿之子，为三桂生母辽国夫人之内侄。祖氏子于三桂为戚表兄弟行，那时建州九王，正推爱屋及乌之义，以他是祖大寿之子，特封为总兵，那时正在三桂帐下。当下三桂接在里面，问他来意。祖泽清道：“现福王已继位南京。闻崇祯帝歿时，遣二王出走，亦是欲使二王监国南京之意，是福王此举，亦名正言顺也。今闻南朝遣左懋第、陈洪范两大臣入京，一来犒赠军人，二来祭谒陵寝。不知左、陈二人道经此地，曾有谒见将军否？”三桂道：“也曾来见，但本藩总不便见他。”祖泽清道：“朋客往来，亦是常事，有何不便之处？”三桂道：“九王性最多疑，若见我与南使交通，必然杀我，是以不敢接见。”祖泽清道：“日前我父有言，此身虽在建

州，此心未忘明室。倘有机会，愿为朱氏尽力。即洪承畴，亦自谓自入北京而后，羞见故人，是洪公与我父犹欲挽回明社。吾父力弱，不能独举，今将军拥十万之众，若举而诘问九王占领北京之故，则大江南北皆为震动，我父亦必为将军声援。是将军所与九王定约，可以诏告天下后世矣。内有吾父之奥援，外凭江南之根本，将军重建大业，复保令名，在此一举。将军当细思之。”吴三桂听罢，只长叹一声，不能答语。祖泽清道：“将军贻害心病矣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吾非心病，恐力有未逮也。设事未举，而九王先制我死命，又将奈何？”祖泽清道：“谁教汝先布告而后举事耶？”吴三桂道：“吾又恐江南草创之际，不能为力矣。”祖泽清道：“将军太过虑。凡人心之从违，视乎声势之大小。若按兵不举，则江南诚必亡。然将军苟能振臂一呼，南朝人马声势必为之一壮矣。”吴三桂此时又不复言。祖泽清道：“三桂无意复明。”即行辞出。三桂道：“汝将何往？”祖泽清道：“吾往见南朝陈、左二使，叫他速行入京，勿庸久留。因闻将军之言，已知将军无意为明朝尽力也。”言罢径出。那时三桂左忖右度，意终不决。欲永附建州，恐人议论，留个臭名；欲助福王，又恐力量不济，惧为九王所乘，则性命难保；终日只是愁眉不展。忽报九王已派礼王多铎领兵出京，名为出征，实并要监视吴三桂人马。吴三桂此时益不敢动弹。

那时北朝九王与南朝福王，皆注视吴三桂身上，故九王听得福王遣使入京，并加封三桂，即立行派员监军，以防三桂有变。唯福王亦听得三桂已受建州封为平西王，恐自己封他一个伯爵，不足以结三桂之心，故又续遣使臣太仆卿马绍愉持冠服加封三桂为蓟国公，就便使马绍愉与陈、左二使入京。

不想使命屡发，九王仍信三桂不过，即令三桂回京。吴三桂自不敢违抗，即行回军，进京缴令。故左懋第、陈洪范、马绍愉三人，直见吴三桂不得，唯有听祖泽清之言，急行进京。祖泽清见陈、左二人时，并嘱道：“我弟泽溥现住在京中，如到京时，可与吾弟相见，或可以助力。”左懋第道：“足下指示，深铭肺腑。并烦致语尊父，勿忘本朝。”祖泽清流涕领诺，然后洒泪而别。泽清又恐陈、左二人携带许多金银宝帛，恐中途被劫，即派兵护送。

陈、左、马三人起行后，那日道经济宁，恰是时方大猷已经投降，得九王委任为山东巡抚，竟出示，说称江南使臣陈、左、马三人行将过境，嘱治下臣民不必敬礼。左懋第看了告示，恐真个被人劫掠，便不敢逗留。却叹道：“方大猷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一旦投降，便忘本至此。”闻者无不叹息。

那日到了天津，早有巡抚骆养性来接。那骆养性亦是明朝臣子，至是建州九王令他巡抚天津，以礼接陈、左、马三使之后，安置于馆驿中，并设宴款待。言下极不忘明室，并道：“某一时不察，受九王委任。今日诸公，益形愧赧

。”马绍愉道：“如足下尚不忘本朝，若方大猷真狗彘不如。”左懋第道：“公既不忘本朝，倘有机会，尽能相助。”骆养性道：“公言是也。但我虽任巡抚，实无兵权。”言罢不胜太息。陈、左等与骆养性盘桓两日。

不想那日起行之际，九王多尔袞早有旨发下来道：“天津巡抚骆养性，即行革职，拿京逮问。”那时陈、左、马三人，就知道骆养性为与自己款洽，致招祸患。看看九王这般举动，料知犒赠建州人马一层，是断断无济的。但既奉了君命而来，实不能不行。

那日到了河西务地方，却见人头拥挤，围在一处观看。原来墙上粘下一纸，有几句白帖，左懋第就在人丛中一看，只见那白帖写道：我唯俯循而行，汝有正面而立。原非不令而行，何怪见贤而慢。

写下这四句话，正不知有何用意。陈、左、马三人也不能解，直置之不理，即取行入京。不想那时投降者官，多半是要媚趋九王之意，自即揭了这张白帖，递呈九王道：“是南来各使臣写的。”九王却不大辨得汉文解法，即令人解释这几句语气。那些承谕解释白帖之人，自然是明朝降官，都道：“这四句话是谩骂九王的。”九王听得大愤，故催拿骆养性入京，并以降官王永鳌为天津巡抚。那王永鳌见骆养性获罪，为自己保全官位起见，故到任后即出示，叫人不必敬礼南来各使。唯那时人心尚多思念明朝的，便有些好发不平的人，纠集多人闯进王永鳌署中，拿了王永鳌出来，缚在一株大树之上，群唾其面。自此事一出，即有人报知九王。那九王也疑，南来三个使臣一旦到京，即有此等意外的事故，决意不从和议。那日便集诸大臣议商，对付陈、左、马三使之计。时降官唯范文程出抚外边，其余洪承畴、谢升、冯铨三人，都在座会议。冯铨曾降过李闯，及九王入京，又复投降建州，平时每被建州人揶揄，故一意取媚九王，以保官禄，便进言道：“今日已得了北京，实取中国如拾芥。南来使臣当斩之，以绝和议。”自冯铨一倡此议，各人多为附和。洪承畴道：“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今若杀之，下次无人敢来矣。”九王道：“老洪之言有理。”便传旨接见左懋第等三人。

不数日，左懋第等到京，先往拜会阁臣。时洪承畴、谢升、冯铨三人皆在。洪承畴见了来使，心中还有些惭愧，甫见礼，即已面色通红。那谢升还更奇异，忽然戴了建州装束的帽子，忽又欲换明装帽子，总是行坐不安。唯冯铨却自尊自傲，还大言道：“我九王已灭了你国，本该早来称臣，如何这个时候方来？”左懋第道：“足下亦曾为明官，何一变至此？今我等奉诏到来，只是通好，并非称臣。一来以建州为我逐除逆寇，礼葬先陵，特来犒赠；二来欲祭谒皇陵，是以到京，呈递国书。足下岂不知明祀未绝，福王已继位南京耶？”冯铨听罢，不能答，随又道：“如有表文，可递到礼部去，休来搅扰。”洪承畴

觉不是意思，只力与三使周旋。左懋第道：“我们非如藩属进贡表文，乃是呈递国书，焉能送到礼部？如君等能念前朝恩礼，为言于摄政王，自可将国书递到殿上，如其不能，唯有奉书南还。以国书为御宝所在，断不能褻也。”说罢，即行辞出。时左懋第等见此情景，料知和议无济，听得三桂已经回京，唯有见三桂。不想三桂也恐三使纠缠自己，先自领兵西征去了。又想起祖泽溥一人，本该见他，求他设点法子，便先通函至祖泽溥那里，并将伊兄祖泽清介绍一函，一并寄去。不多时，那祖泽溥已自过来。见礼后，泽溥道：“弟已知诸君到此，本欲到来进谒，以一知南京情事。今又蒙下问，惭愧弗胜。但恐诸君此来，无裨大计耳。”左懋第便把冯铨所言，一一告知，并求设计。祖泽溥道：“弟心未尝忘故国，即吾父亦言，倘有机缘，必为出力。惜和议一道，摄政王主之，弟非阁臣，实不能与闻其事也。”

马绍愉道：“足下料九王之意，真个欲踞我全国否？”祖泽溥道：“弟不忍言。唯请诸君速报南京，急自防江防河可也。”左懋第等听罢，皆为下泪。

祖泽溥亦为太息，旋即辞去。左懋第等嘱道：“烦寄语尊公，勿忘故国。”

祖泽溥只答一声“是”，而去。次即有九王诏敕，令左、陈、马三使至鸿胪寺，除了建州人，皆不许入见。

那日相臣刚凌榜什正在寺中，先行踞案坐定，随令人带左懋第等进来。

左懋第等到时，刚凌榜什也不起迎，却令他席地而坐。左懋第道：“我们不惯坐地，速取椅来。”说着，就在椅上坐着。刚凌榜什道：“闯贼入京时，江南不发一兵，今见我们定了北京，即行僭立耶？”左懋第道：“先帝变出意外，各路无从援救。京城破后，适今上至淮。天与人归，故奉而立之。且今上非他人，乃先帝之嫡侄也，序当继位，何为僭立？”刚凌榜什道：“汝先帝歿时，汝等在何处？今日却来饶舌。”左懋第道：“先帝歿天时，我方在淮上催粮，陈、马二公尚在林下。”刚凌榜什道：“今汝等到来，竟欲何为？”左懋第道：“欲犒贵国，兼谒皇陵耳。”刚凌榜什道：“我国自有钱粮，不劳汝等犒赠。即皇陵我已代你们安葬矣，不必再祭。”左懋第道：“贵国摄政王肯接阅国书否？”刚凌榜什道：“如带来金帛，只管留下。若有国书，亦只管交来。”左懋第此时，自念非结以金帛，恐难得他代递国书，便道：“恐不合交与足下，只合由足下代递耳。”刚凌榜什道：“不管什么，你只管交来。”

左懋第便将金帛交出。另有一万银子，系送给吴三桂的，唯三桂不允见面，又已出京西征，无从交出，只得一并交出，向刚凌榜什道：“还有白银一万，随备作私礼的，今一并相送。”刚凌榜什大喜，一一收了，即转身便走。各使久候，不见他出来，正自疑惑，随有人来语道：“刚凌相公今日再不暇出来

，你们自便罢。”左懋第等无奈，只得退出。自是一连两日，并无消息，欲要探问，又不便轻易出门。

那日忽听得摄政王召见，左懋第等即随来人进去。时摄政王已端坐案上，左懋第等到时，都令赐坐。左、陈、马甫坐下，摄政王即道：“你们好便宜！北京被难时，不闻出发一兵。今闯贼平了，却来争国。”左懋第道：“今上实按序当立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故臣民奉戴在南京即位，何为争国？”摄政王道：“你们莫看得太易。我不日即率兵南下了，看那福王之位稳不稳。”

左懋第道：“大江南北全是水路，骑胡恐不易得手。王须细思，不如分疆而治，各享和平还好。以我国东南一带，精华未瘁，莫便小觑了。”摄政王道：“谁说小觑你们？只各办各事罢了。”说罢，即拂衣而入。殿前各臣仍送左、陈、马三人于鸿胪寺，并不令出外。那时三使臣自料要死，还是洪承畴有一点良心，力请纵左懋第回去。

那时三使正如坐针毡，忽有一人来道：“汝三人本该老死此间，还得老洪说情，我摄政王谓南京那里多汝三人不为多，少汝三人不为少，今纵汝回去。”说罢，即带他三人出门。左懋第等更不回顾，知留此亦无济，即行出去。

沿路已听得建州幼主已到北京，不日改元正位。自忖这回跋涉徒劳，和议既已不成，且先陵在望，亦不能一祭，好不胜伤感。那三人正互相叹息，忽后一骑马飞来，随后有数十兵士大喝道：“你们慢走！今奉摄政王旨，要拘两人回去。”左懋第等三人大惊，正欲打话，那来骑早说道：“摄政王有旨，你们三人不能便回。”说着，便不由分说，将左懋第、马绍愉两人留下。

陈洪范独不欲行，也向左、陈二人哭道：“我三人奉命而出，我一人不忍独归，愿与两君同随先帝于地下。”左懋第道：“不必如此。若三人并留北京，是南京更不知消息矣。足下可速南还，告知我国当事诸公，速为防河防江，免被敌人乘虚而至，可也。”陈洪范听了，仍向来骑说道：“吾三人奉命而来，既已释回，何以又复拘去？且同行者三人，独纵我一人，却又何故？”

那来骑道：“我只奉摄政王之命照行，他非所知。”说罢，即拥左、马二人北行。陈洪范不能再与左、马二人诀别，便含泪策马，望南而下。后左、马二人终不释回，只有陈洪范回到南京，将北使情形述奏。是时，南京君臣已知建州人有占据中国之意，即筹备防务。此是后话也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李自成自逃出北京，即沿山西望陕西而逃。因当时自流寇扰残之后，且北京又已失守，故李自成仍十分披猖。且吴三桂一军又已回京，更无敌手，李自成便分道攻扰陕西、河南各省，自己仍扎平阳地面。吴三桂听得自成尚在平阳，便领大队人马望平阳进发。时自成听得吴三桂赶来，便与诸将计议。

李岩道：“四川为天府之国，我不如沿河南、荆、襄以入成都，倚为根本

。待元气恢复，然后再图进取。且三桂，劲敌也，我以屡败之余，非其敌手，亦宜避之。”牛金星道：“李兄之言差矣。我兵虽败，尚拥数十万之众。今三桂远来，势已疲惫，且所部多建州人马，我若申明大义，以三桂引借外兵残我中国，使军士各自奋勇，自能一以当百。三桂虽悍，实不足畏。大王欲雪屡败之耻，在此一战。奈何仇敌当前，便思退避耶？”李自成道：“牛卿之言是也。孤大业方成，忽被三桂引外兵来夺去，孤实不甘心。今既相遇，誓决一死战。”便不听李岩之言，勒兵严阵以待三桂。时三桂亦以自成人马多众为虑，恐奔走竭蹶，为他所乘，便率军缓缓而行。将近平阳，探得李自成专候自己，便下令道：“闯逆大败而后，不思休息，最为失算，此行必败于吾手。且彼军向无兵法，吾当今为数十路以扰之。”即令各部将每统五千人，共成二十余路，向自成分头攻击。时自成已分遣诸将入陕西、河南，所部军士虽多，将校实不敷分布。自成以不能抵御三桂，即飞檄陕西各路党，先令弃陕，以散击众，又自己却与诸将统领败残人马，尽入河南而去。三桂分头追赶，已斩首数万。探得李闯已走河南，三桂却分军追杀李闯余党，仍自与诸将领大队人马，望河南进发，并下令道：“李闯以百万之众，势极凶悍。今乘他穷蹙之时，正宜逼之，勿令再养元气，以为后患。若不然，恐皖、豫、荆、襄一带，更遭残破，民无噍类矣。今如有能生获闯贼，及能取闯逆首级的，分别加以重赏。诸军不宜失此机会。”三军闻令，真是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诸军皆奋勇赶来。故李自成所到之处，皆站脚不住。此时方信李岩之言，三桂不宜轻敌，今果复遭大败，不禁忧愤成疾。后路又被吴三桂追赶，十分狼狈，却直望罗公山奔来。正是：当年猖獗思为帝，一旦衰颓屡折兵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扫流寇吴帅就藩封 忏前情圆姬修道果

话说李自成自山西大败，为吴三桂所乘，直奔两河。又为三桂追逼，满意残破各处郡县，掠得辎重，即充作军饷，然后招军流亡，望再振军威，直入四川，以图久守。一面已檄陕西余党入川。那时计点败残军士，尚有数万，唯自疲战以后，已没有战马，便派人用贿赂至北方各部落购买马匹。不想北方各部落主已知自成必败，只收其贿赂，反把到来购马之人拿住，献到三桂军中。三桂因此知道自成已缺了战马，便定计以马军攻围自成。时自成正在病中，自忖若听李岩之言，不至有此。方愁叹间，忽报丞相牛金星来谒。原来李闯已用牛金星为丞相，以李岩为军师，又有副军师一名，唤作宋献策。

那牛金星，因平阳一战本出自自己主意，致遭大败，不出李岩所料，心中极为愧恨。且自入京以后，牛金星已与李岩有点意见，再经平阳一败，因羞成怒，更与李岩结下不解之仇，便有意除去李岩，好拔去眼中钉刺。那日入见李

闯，见李闯长嗟短叹，便进言道：“吾军虽败，尚拥十万有余，且谋臣战将尚多。胜败乃兵家常事耳，大王何故如此懊恼？”李闯道：“朕自起义以来，势如破竹，直进北京，皆望风披靡。惟入京后，多不用李军师之言，遂至迭遭挫败。今大势已去，复何颜见李军师乎？”牛金星道：“大王起义至今，待军师可谓厚矣。军师曾力劝大王先释陈圆圆，以结吴三桂之心，以大王不听其言，遂至怀恨。他曾对人言，谓关外之败，他本有计可以挽回，断不至令建州人马直驱大进。正以大王不听其言之故，遂坐视不划一策，冀大王一败，以显其本领耳。故自后多不为大王划策。且近闻军师与吴三桂颇有来往，不可不防。”李闯听了，大怒道：“懦夫安敢如此！岂以朕在病中，遂无尺寸之力耶？”牛金星道：“大王不宜发怒。军师耳目极多，若被他知道了，反为不便，不如臣等徐图之。故日前军师闻平阳之败鼓掌大笑，臣不敢言于大王之前者，正为此耳。”李闯此时更怒不可遏。牛金星仍故意做作，力劝李闯隐耐：“臣等必有以报命。”说罢，正欲辞出，忽见宋献策进来，先向李闯问病，徐道：“大王止于此，实非长策。若旷持日久，军心益馁，益不可为矣。臣与李军师相议，主意相同。请大王先幸荆襄，然后取四川为根本，养蓄锐气，再图进取，不知大王以为然否？”李闯听了并不回答。宋献策见李闯并不回言，且有怒色，心中实不自在，即先行辞出。牛金星即向李闯道：“宋献策此来，直是李岩之意，探大王声口耳。李岩果有奇策，自应进言，何必假托宋献策以言相试？可见李岩怨望深矣。”李闯道：“朕亦以为然，容徐图之。”牛金星道：“全仗大王之意。临时有计，自当相报。”

说罢，牛金星亦辞出。

回寓后，正欲谋杀李岩，即与心腹左右计议。时将军孙昂、史定、闻人训、方也仙、洪用光、马元龙、刘伯清一班人，统通是牛金星党羽。那牛金星方说到谋杀李岩，闯人训即道：“方今大王病重，必难有为。不如除去李岩，丞相即自登王位便是。”牛金星听得，好不欢喜。时同坐的亦皆为赞成。

牛金星道：“我起自草茅，位至宰辅，与天子相去只一间耳。既有福命做到宰相，未必便无福命做到天子。今得你们拥戴，自可照此而行。只有军师李岩、宋献策二人，必不肯为我出力，将如何处置？”闻人训道：“我们当以愿辅丞相先告军师，如他允从，他日成事便可共享荣华。如若不然，可先把他们结果了，便可行事。”孙昂道：“李岩那厮，自命为读圣贤书洪门秀士，他辅助闯王，常自怨辅非其主，何况丞相与他向有意见，他焉肯降心相从？依某愚见，且不必告他。不如想条计策先除了李岩，更为快便。”牛金星道：“孙将军之言是也。李岩只是一个书腐，老夫虽为天命所归，人心所戴，他如何知得？若劝他不从，反泄漏机关。今趁闯王有命，先除了李岩，以行大事可也。”

”史定道：“此实两全之策。杀了李岩，固无阻事之人。即杀李岩不得，亦只出王所命，与我们无干。”牛金星听罢，大喜道：“只除一李岩，宋献策便无能为力。”便具东设席，请李岩赴宴，并请李岩之弟李牟。李岩本不欲往，便向其弟说道：“牛金星此人，不是好相识的，今请赴宴，必非好意，不如勿往。”李牟道：“兄言虽是，但好意来请，若果不往，仇更深了。今既从大王相随至此，性命只付诸天数耳。大势如此，料难有为，只有逃避一策。方今遍地干戈，若逃，则匹夫之力即能擒缚。吾兄若不能逃，以牛金星党羽众多，事权在手，大王又唯他言是听，再与结怨，是自取灭亡也。不如阳与牛党休容，再图良计。”李岩道：“是当初误了我也。至于今日，自问合背地投降，难道待毙于此地？若与牛党周旋，固所深愿，只怕牛党不任我休容耳。与小人共事，其难如此！”李牟道：“今且同往赴宴，看牛贼有何话说，然后随机应变便是。”李岩无奈，便从李牟之议，应允赴宴。牛金星听得，即令点刀斧手二百名，暗备行事。一面准备宴席。

各事妥后，已报李军师兄弟到来，牛金星即衣冠出接，并令手下党随着，向李岩致敬尽礼。李岩此时已见得可疑，又见诸将俱在，皆牛金星死党，军容甚盛，即以目示李牟，以示事在危险之意。但此时已脱身不得，只向牛金星及诸将尽力周旋而已。各寒暄了一会，即行入席。酒至三巡，牛金星即出一暗号，早有孙昂起身言道：“今大王病重，不能视事，大势将去矣。当我军入京之际，大王甫御正殿即头晕目眩，可知天意不属于大王。今丞相宽洪大度，天与人归，吾等当奉之为王，以图大事。其有反对吾言者，当先除之。”

那孙昂说犹未了，即一齐哄动，闹在一处，言语皆不复辨。牛金星即掷杯为号，那埋伏的刀斧手即蜂拥而出，不由李岩兄弟分说，即把他两人砍为肉泥。

牛金星道：“今李逆已除，须要商量处置大王之法。”闻人训道：“一不做二不休，就此同谒大王，令他让位。从则从，不从则杀之。”各人齐道：“好好！”即各自佩剑，带了几十名精壮军士，往寻李闯。

时李闯正在病中，忽见宋献策走进来道：“丞相已擅杀军师矣，实误大事。大王将何以处之？”李闯时尚不知牛金星之意，以为李岩实在可恶，故闻宋献策之言，仍不以为意。忽报丞相与各将军已带兵佩剑蜂拥而来。李闯此时大惊，正欲问个原故，牛金星已到了面前，向李闯道：“李岩兄弟不法，吾已代大王诛之矣。今大敌当前，大王唯高卧不起，何以御敌？设大兵至此，吾等恐无噍类也。大王今日自当择贤而让，以保生灵。若不然，以吾等性命，皆系于大王之手，大王幸毋恋栈。”牛金星说罢，诸将齐道：“吾等今日皆愿辅丞相。”宋献策大怒道：“汝萌逆心久矣。擅杀军师，罪已不小，今日复来逼大王

耶？”牛金星指宋献策大怒道：“此人亦李岩之党，不可不除。”

乃拔剑斩了宋献策。李闯在病中骂道：“吾今日方知汝等奸诈矣！”牛金星听了，不复答言，即指挥诸将一齐动手，把李闯杀了。

牛金星正洋洋得意，正要择日登王位，忽报吴三桂大队人马到来。牛金星听得，即徬徨无措，急令各将士指挥三军迎敌。惟三桂人马养精蓄锐，且又乘胜而至，如风驰电卷。牛金星各军既无节制，又在内乱之间，如何抵敌？倒被吴三桂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牛金星与各军四散奔走，吴三桂直追牛金星至一小山上。金星自顾，手下只剩数百步兵，被三桂所困，自知再无生理。欲与军士溃围而出，惟军士如惊弓之鸟，又畏惧三桂人马多众，都怨道：“当初吾等只随李大王耳！虽屡经挫败，惟兵马尚多。牛丞相今无端杀了军师、大王，自家扰乱，弄得各军星散。今到此地被困，是绝地也，吾等须各顾性命。”便相议要杀牛金星投降。当下一人倡起，百人附从，都一声喝起，拥入帐来，杀了牛金星。牛金星焉能与数百官兵相敌？竟被众军杀了，拿了首级，往吴三桂那里投降。吴三桂一一招纳。余外各将，有被杀的，有自刎的，不能胜数。各军士亦有阵亡，亦有逃窜，尚存余党二三万人。恰福王即位南京，正用何腾蛟扼守皖豫一带，故李自成余党都投降何腾蛟去了。

且说吴三桂现平了李自成，即奏报北京摄政王，称自成已死，已得大捷，只有陕西余党已入四川，附从张献忠去了。摄政王多尔袞览折大喜，以吴三桂之功非同小可，就赏他以平西王爵，开藩云南地方，并平张献忠各党。时北京大臣多欲令吴三桂移兵再攻南京，惟摄政王也大不放心，以吴三桂本属明臣，恐他反戈为福王出力，却不敢遣，只令吴三桂赴云南就藩。吴三桂以当时福王尚在南京，张献忠尚在四川，明裔鲁王又在浙江称为监国，尚属四方多事，本该用自己南征北剿，今一旦以自己归藩休养，可见北京里摄政王实在还猜疑自己的。心上正自徘徊，忽听得建州主四太子已入北京即皇帝位。

吴三桂便欲借入朝贺新主登位为名，探看动静。谁想自请入京朝贺的奏折既上，即有谕旨已令三桂毋庸来京，三桂因此更多疑惧。自此常欲立功，好解释北京朝廷猜忌之心。先将长子送入京中，名为在朝侍驾，实则一来留子为质，二来好窥探北京朝廷举动，即便挈家就藩，坐镇滇中，并防张献忠余党，拦于滇黔一带。

当下吴三桂挈眷同赴滇中，只有陈圆圆一人不愿同行，即向吴三桂道：“妾自蒙王爷赏识，得充下陈，实以妾向来受田藩厚恩，没有意外，得借王爷之力保全田府。又以王爷年少英雄，将来立大功，建大名，实未可量。自念出身寒微，庶得借王爷骥尾，可以名存竹帛，彪炳千秋。今幸王爷大志已成，已慰妾望。”三桂至此，已知圆圆之心有点讥讽，即道：“本藩今日至此

，殆非本志也。”说罢不觉长叹。陈圆圆道：“王爷今日进爵开藩，岂尚以为未足耶？妾昔年被陷，致系囚于闯贼之手，即欲一死，惧无以自明。今幸自成已殒，王爷又已成名，请王爷体谅妾心，恩准妾束发修道，以终余年。得日坐蒲团，忏悔前过，实妾之幸也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卿何出此言？某正幸得有今日，与卿同享荣华耳。”陈圆圆道：“昔日李闯尚生，妾不敢求去，惧人疑妾委李闯以终身也。今闯逆既除，而王爷又功成名立，分茅胙土，南面称孤，将来美姬歌伎必充斥下陈，何必靳此区区，不令妾得偿私愿也？”

吴三桂道：“爱卿所求，何所不允？只本藩实不忍爱卿舍我而去，愿卿毋再续言。”陈圆圆道：“妾非不知王爷爱妾之心，但王爷若不俯从妾愿，妾将臭名万载，不可复为人矣。”吴三桂道：“爱卿何出此言？”圆圆道：“妾身在玉峰为歌伎，乃田藩府以千金购妾而归。又不能托田府以终身，随献与大明先帝。先帝以国事忧劳，故弗敢纳，后乃得侍王爷。惜王爷当日以奉命出镇宁远，使妾不能随侍左右，致李闯入京，被掳于贼中。复千谋百计，始再得与王爷相见。数年以来，东西南北无所适，只任人迁徙。既不能从一而终，后世将以妾失身于贼，又复赧然人世，何以自明？故妾非欲舍大王而去，实不得已耳。”吴三桂听到这里，心上更不自在。因圆圆是一个妇人，尚知从一而终之义，自己今日实难以自问，更无说话可答，便道：“爱卿此言，直讥讽本藩而已。但本藩心里的事，实难尽对人言。待看他日大局如何，方知本藩主意所在也。”陈圆圆听罢，跪下哭道：“妾何敢讥讽王爷？愿王爷不要误会。但能俯准贱妾所求，便是万幸。”吴三桂便扶圆圆起来，并道：“卿既如此心坚，待到云南，当为卿营一净修之室，以成卿志。今却不能弃卿于此地也。”圆圆便起来拜谢。正是：追怀往事成虚梦，愿破凡尘了此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孙可望归降永历皇 吴平西大破刘文秀

话说吴三桂扶起陈圆圆，许以到滇之后即另辟一室，为圆圆修道。圆圆拜谢后，三桂叹道：“人生不幸遭国变，心力所在，往往不能如愿。今吾羞见红粉女儿也。”圆圆俯首不答。

时有王辅臣者，以勇战善射三桂收为义子，忽入见三桂道：“父亲表求陛见而朝旨不允，是朝廷疑心未释，此吾父所知也。吾父所以遭疑者，由南都曾遣三使入京，京中相传吾父与有来往。故天津前抚臣骆养性，以礼接南使被逮。摄政王之心，实打草惊蛇，惩骆养性以警告吾父也。人臣而见疑于其君，未有能幸存者。况吾父功高望重，兵权在手，又为朝廷猜疑，祸不远矣。今闻南京福王将相不和，史可法以文臣统兵在外，阁臣又互相争权。若乘此机会，提一旅之师由皖入京陵，如狂风之振落叶，大势必然瓦解。南京既定，论功固以

吾父居首，又足以释朝廷之疑心，实一举而两得也。今闻朝廷以肃、豫两王领兵，将下淮扬。若再稍迟延，此功即让肃、豫两王矣。”

吴三桂道：“当南使入京时，屡次求见，吾皆却之。吾曾有言：福王所赠，今日不敢拜赐，惟终身不忍以一矢相加遗。今言犹在耳，吾安可贪功而背之？”王辅臣道：“儿此言非教吾父贪功，但恐好人难做。既为人所疑，不免为人所害耳。”三桂道：“朝廷并未令我以兵向南京，吾若擅专征伐，是越权也，恐为祸更速矣。”陈圆圆道：“王爷之言是也。无论南京未易收功，且未有诏命，遽然兴兵，于故主则为背本，于新朝则为侵权。背本则受千秋之唾骂，侵权则受朝廷之谴责，必不可也。丈夫贵自立，若贪功以自祸，愿王勿为之。”三桂道：“爱卿之言甚是，吾听卿矣。”次日复派诸将招抚李闯败残余党，正欲由湘黔入滇，忽新朝已降下诏敕，以张献忠已踞四川，僭号而治，改令三桂即领本部人马先行入川，然后由川入滇，这等语。是时新朝因东南各省尚多未附，已并令定南王孔有德、平南王尚可喜及承袭靖南王耿继茂各带兵南下，以图一统之业。吴三桂既得旨诏令入川，便即统率诸路人马，直望成都进发。

且说张献忠自与李自成分军，先下河南。明将如左良玉、黄得功，先后挫败，张献忠遂乘势入川，取成都为京，僭称帝号。人民畏其杀戮，多为从附。及三桂起兵入川时，张献忠已歿，遗将孙可望素擅威权，遂代统张献忠之众。未几南京为清帅肃、豫两王所破，史可法已殉难于扬州。福王既歿，南明遂亡。明永历帝为明神宗万历之孙，初封桂王，自南都败后，即称帝于肇庆，那时正巡幸安隆地方。张献忠遗将孙可望方欲由川入湘，闻永历帝将至，独上表向永历帝称臣。愿为从附。永历帝一面降旨慰奖之，令孙可望以本部安抚四川，然后北伐，以图恢复。孙可望得旨大喜，先发出檄文，布告远近。时人心思明，以为孙可望此举，已悔于前附助张献忠之非，今已反正，故纷纷从附。那知孙可望只是狼子野心，自恐势力不能抗敌建州人马，故恰值南京福王既败，福州唐王亦亡，独有桂王即位于肇庆，改元永历，时两粤、滇、黔及江西、湖南尚多奉永历正朔，就欲借东明之势力，阳向永历帝称臣，实则欲永历帝遣将分兵牵制大清国人马，自己好于中取事。今以人心相附，以为有机可乘，便发出一道矫檄道：

昔也神州板荡，国敌凯觐，乱事披猖，英雄并起。是以秦陇一带，晋豫之间，非干戈扰攘，即铁骑纵横。以为明祚既衰，真人应出，各国大位，共奋雄心。于是攀龙附凤之徒，纬武经文之辈，各辅其主，以建大功。乃李自成方入北京，吴三桂即引来外敌，遂致黄农遗裔，赤县名区，不复归于中土之人，而竟亡于外人之手，至可叹也。幕府出自寒门，欲寻明主，讲求用兵伟略，夙娴

虎豹之韬，冀为开国元勋，并画麒麟之阁，奔驰陇蜀，割据城池，方谓大势可乘，从此芳名永著。不意天不祚汉，人忘其宗，竟为敌国之前锋，并污宗邦之净土。幕府此处，非敢二三其德，变易其心。惟念外势既张，中原已失，自当先公义而后私图，岂忍争私荣而忘大局。用是亟图反正，急起维持，以杜横流，俾完故国。今幸南京虽亡，东粤无恙，唐王纵歿，桂藩复兴。以万历之神孙，作大明之圣主，以某年月日即位于广东肇庆。下连粤峽，上溯滇黔，前襟江西，后联湘江，六七省同奉正朔，数万里仍隶版图，可知明德尚在，天命未改。幕府上覩天意，下验人情，遂率僚属，爰及诸军，各改大者王、小者侯之初心，执行顾本国拒外人之大义。尔等皆朱明百姓，黄胤遗民，三百年沐泽沾仁，数十世渝肌洽髓。既有明主，应起义师。

以四川泱泱之雄，合数省芸芸之众，共思披坚执锐，不难扫穴擒渠。试看今日之域中，仍是朱家之天下。

自这道檄文一出，正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远近人民以为孙可望从此反正，据四川之众与永历帝相合，实不难恢复中原，故此纷来从附，军声复振。那时孙可望以人心既信自己，且又蒙永历奖谕，便欲乘此机会，托迎驾之名，先挟永历帝至成都，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，待平定天下，再图大位不迟。便遣心腹大将王复臣，领兵直出贵州，至陵安迎接永历皇帝。那永历心上，以四川向称天险，可以久守，便欲随入成都。适晋王李定国在旁，力持不可。原来李定国为人久经战阵，性复沉毅，久为明将，多著勋劳。自永历帝继位后，即委定国以兵权。定国此时实以光复自任。忽听孙可望归降，并来迎驾，便向永历帝谏道：“孙可望又名孙朝宗。张献忠因他悍勇，收为义子，所经战事，皆以劫掠为事。当献忠破蜀时，尽收府藏金银，载入锦江，致为川将杨展所杀。可望幸逃，遂代领其众。今以三桂将行入川，遂阳为称臣，实欲与我合而抗敌。此等人狼子野心，不足倚赖，臣以为可利用，则利用之，不宜倚为心腹。设相随入川，一旦或有不测，实非国家之福也。”永历帝道：“朕以他人马尚多，可为助力，正欲倚之。以朕今日栖息南服，正思北返，若不借资群策群力，事亦难济。以四川之雄，孙将军之众，若失此机会，实为可惜。”李定国道：“臣固言可用则利用之。不如縻以好爵，使兴兵北伐，以牵制敌军。若他派员来迎，只言甫行即位，去留为人心所关，待时机稍定，然后入蜀可也。”永历帝从其言，便以冠服赐命，封孙可望为景国公，令其兴兵北伐，一面以婉言辞却。

王复臣迎驾去后，王复臣以永历帝不肯驾幸成都回复可望，可望大不满意，便谓复臣道：“明帝尚疑我也。但我等汗马十数年，李、张二人究无寸地，而清国坐享渔人之利。我等实当归辅明朝，挈天下而还朱家，以雪大耻。若

大功既立，不患明帝尚疑我也。”帐下总参谋刘文秀讲道：“明公若始终存此心以助明朝，实国家之幸也。北京之师，某当斩三桂之头以献诸麾下。”

孙可望大喜，便令刘文秀提兵五万，以王复臣为副帅，往迎三桂，孙可望自统大兵为后援。

惟孙可望既派出刘文秀、王复臣领兵往迎三桂之后，只道两军相持，必费时日，自计待刘、王两将去后，至十五日起兵也不迟。可望又是个登徒之辈，天天只是迷于酒色。当张献忠亡时，遗下妃嫔十数人，皆是张献忠蹂躏各省时掳掠得之者，中多殊色，自献忠亡后，孙可望择其美者据为己有。有名杏娘者，年约二十，通文翰，善歌舞，为叙州生李功良之妻，其始买自勾栏，年十六即归李功良家。当张献忠入叙州时，大肆杀戮，至李功良家，见杏娘美艳，即谓功良道：“此女是汝何人？何娇艳至此？”李功良道：“此贱妾杏娘也，本姓王氏，某以千金购自勾栏已三年矣。”张献忠道：“汝能以杏娘相让否？倘能以杏娘献出，即保全汝家。若不能，即全家死在目前，杏娘始终为朕所夺也。”李功良道：“大王既兴大义，何必为此？”张献忠怒道：“汝不必多言。汝不以杏娘相让，朕便不能取之耶？”李功良犹豫不舍，杏娘即上前道：“毋以妾一人而害及全家。且妾若得随大王为贵妃，君从此亦可置身青云。大王固能生杀人，亦能富贵人也，何恋恋为？”李功良见杏娘已出此言，又惧为献忠所杀，遂以杏娘献出。张献忠大为欢喜，即留李功良家中男妇老幼六命。自此杏娘遂归于张献忠，及称号而后，即封为贵妃，极加恩宠。献忠既亡，杏娘复归于孙可望。那孙可望既得杏娘，正是朝夕不离，故自从分发刘文秀、王复臣带兵往迎吴三桂之后，本该从速带兵出发，做刘、王两将的后援，偏是那杏娘撒娇撒痴，孙可望又是依依不舍。凑着可望要出兵时，杏娘便道：“妾天幸得随将军，自念托以终身，日后得个好结果，今将军又要舍妾而去。以将军南征北剿，往来不定，倘十年八年不回，这里叫妾依靠何人？”说罢大哭。孙可望不禁为之悲感，随道：“我正欲以成都为家，安肯舍此地而去？今不过以兵力为刘、王两将后援。今幸一战成功，斩了三桂逆贼，即重回此间，与卿再会，卿却不必多虑。”杏娘听了，依然不允。孙可望又道：“俗话说救兵如救火，若我不出兵，是误了刘、王两将。且成都大局亦危，实不能不去的。”说罢，又三番两次劝解。杏娘道：“将军既要去，我如何敢阻挡？只可惜苦了我也。”说罢，又复大哭。

孙可望以未得杏娘允肯，意终不决。时前锋已飞报道：“吴三桂人马，大队将抵叙州。”左右皆请孙可望从速出兵，并道：“自张大王歿后，四川已复失。今将军以百战之劳，复取四川，倘有差池，后日将不可收复。以吴三桂非别将可比，为人悍勇耐战，兵马又多，若前驱稍挫，彼将全军拥进，直进成都

，那时救援已无及矣。为今之计，速进大兵，既可为刘、王两将的后援，又可以镇前敌的军心。军心一振，敌气自夺。若将军犹豫不决，后悔无及矣。”

孙可望亦以为然，仍再向杏娘说，力言不起兵不得。叵耐杏娘偏不肯离孙可望，可望无奈，便带同杏娘一齐出兵。那杏娘向不曾见过战阵，又不曾经过跋涉，故一路上只是缓缓而行。

那刘文秀、王复臣领兵先抵重庆。是时川省人心虽愤张献忠从前横暴，但孙可望一旦反正，民心自然欢喜。恰清将带兵入川的，又是吴三桂，人人共愤，故乘孙可望一时反正，也纷纷附从。那刘文秀又善抚士卒，在军中并与军人同甘苦，是以重庆、叙州诸郡县向日所失陷已隶清国版图的，都次第收复。当吴三桂大兵到时，一来兵行已久，又在疲战之后，苦难得力，怎当得刘文秀人人奋勇。故吴三桂迎战时，大小数十战无不失利。三桂顾左右道：“不料孙可望军中有如此劲旅，不料他部下又有如此能员。本藩自从宁远回京，直至今日，何止百战？无坚不破，无仗不克。今竟迭遭挫败，将有何面目见人耶？”参谋夏国相道：“大王差矣！以大王自离京以来，部下虽皆能征惯战，但年来三军无日不在战阵中，疲瘁极矣。此所谓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也。强而求胜，势难如愿，徒自取辱耳。不如退守保宁，深沟固垒，以复养元气。待敌军有隙可乘，然后乘而蹶之，此万全之策也。”三桂道：“保宁果能久守耶？”夏国相道：“保宁城池虽小，但地居险要，据此可以当敌军之冲。我退而彼若来追，是我已反客为主矣。因而破之，不亦易乎？”

吴三桂深以为然，便传令敛兵，退守保宁。刘文秀听得，惟恐失敌，急传令追赶。王复臣谏道：“我军连胜，已足壮人心矣。论人马多寡，我不如彼，若以孤军深入，诚非计之得者。不如待孙帅领兵到时，合而攻之，三桂即一鼓可擒矣。”刘文秀又道：“三桂，虎也。今彼既败，若不迫之，将令再养元气，后益难制，自当乘势迫之。且吾军所向克捷，部下人马亦不为弱，何必待孙帅一军，始行进取耶？”便不听王复臣之言，领军直蹶三桂之后，直至保宁，传令分军四面围攻。王复臣又道：“望将军切勿围城，以三桂虽败，尚未大挫也。困兽犹斗，况彼拥十万大兵乎？古人说得好：置诸死地而后生。三桂当困危之际，鼓励三军，亦易为其所用也。若不围城，则彼唯有弃城而遁，我因而收复土地，不亦宜乎？”刘文秀不听，只传令围城，并令部将张璧光围西南，文秀围西北，转令王复臣指挥各路。分拨既定，把保宁围得铁桶相似。时三桂方亲自巡城，至西南一角，谓左右道：“此可袭而破之，不知谁人围此间耳？”左右道：“此张璧光也。向为张献忠骁将，十分悍勇。”

三桂道：“吾亦闻其人矣，勇而无备，不足畏也。”乃令精骑突出西南，转战而东，三桂自为内应，以破文秀。正是：虽严壁垒夸兵力，误国城池中

敌谋。

要知三桂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平西王兵进云南城 永历皇夜走永昌府

话说吴三桂在保宁城被困，见西南一带为孙可望部将张璧光所守，军势懈惰，可以袭破，便定策遣精骑突出西南，转战而东，自己自为内应，准备乘势由东门攻出。时王复臣在军中，见保宁城上隐隐旌旗移动，便谓刘文秀道：“三桂将出矣。宜告诫三军，速做准备。”刘文秀道：“兄何以知其将出也？”王复臣道：“三桂退守孤城，非便退也。彼以十万之众千里而来，方欲踏平成都，安有因小挫折即行退走之理？彼扎守保宁，实欲窥我军，乘懈再进。弟正为此虑，故时常留心。昨夜见城楼上各旌旗隐隐移动，非突出掩袭而何？将军当有以防止。”刘文秀道：“足下实属精细。但我们追三桂至此，只欲求战耳。彼突出而我迎战，固所愿也。”王复臣道：“某所虑者，只张璧光一军耳。璧光勇而无谋，性又轻敌，不败何待？此军一败，即震动诸军矣。倘有疏虞，四川震动，不可不慎也。”刘文秀道：“兄言亦是。张璧光虽属悍勇，然性最疏失，吾当诫之。”说罢，正欲传令张璧光军中，忽西南角上喊声大震，保宁城内有数千精骑突城而出，为首一员大将乃胡国柱，直攻张璧光一军。张军皆未有准备。那张璧光一来轻敌，二来又不料吴军猝至，一时慌乱。张璧光率军混战一会，无心恋战，只望东门而来，欲与刘文秀合军。胡国柱乘势赶来。刘文秀知道张军已败，一面防吴军由东突出，一面欲援应张璧光。唯三桂在城上已知胡国柱得胜，吴三桂由东门即率兵杀出，正攻刘文秀一军。刘军以三桂掩出，军心大乱。王复臣一军，又为张璧光所扰，不能成列，欲退兵数十里，暂避吴军，再图进战。适事有凑巧，上流山水暴涨，三军更为慌乱。刘文秀、王复臣两军皆不能支，三桂即号令诸将乘势合击。王复臣军中多有逃窜，复臣手斩数人，犹不能止。时被吴军围困数重，复臣大呼道：“汝曹当见扬州之事，若降，必无生理。苟不奋力，当尽死于此矣。”军士听得，雄心一振。复臣一马当先，手毙吴军十余人，军士皆随复臣奋斗，吴军死伤亦众。三桂转怯，欲复退入城，夏国相谏道：“若再退，则保宁不守，而三军性命亦难保矣。成败在此一举，王爷勿自馁也。”

三桂大悟，复鼓励三军勇进。时复臣军士已渐渐疲乏，围者又众，自知必败，乃叹道：“恨竖子不听吾言也。大丈夫不能生擒明王，光复祖国，已自羞矣，岂可复为敌所辱！”遂拔剑自刎而死。后人诗叹道：

英风矫矫一元戎，辜负当年辅献忠。

一死幸能存晚节，贞魂不灭鬼犹雄。

自王复臣歿后，军士大半投降，三桂一一招纳。刘文秀见张璧光已败走

，王复臣又已自刎，亦即解围而去。三桂不敢追赶，夏国相道：“文秀最得士心，若留之休养元气，终为我碍。今乘其败，宜并力除之，以绝后患。”三桂道：“吾自带兵数十年，平生未见有如此恶战。胜败原因，只差一着耳。使如复臣言，我军休矣。”遂勒兵不赶。

刘文秀欲回军成都，约行了四五十里，始见孙可望兵到。刘文秀迎着，告诉败兵之事。孙可望道：“我早来一天，当不至此。今复臣已死，吾折一臂也。”文秀道：“吾自收复四川以来，人心归附。今遭此败，关系非浅，速作区处。”孙可望道：“今与将军会合，寻三桂再战，何如？”刘文秀道：“大败之后，军心摇动，未易言战也。”孙可望道：“倘三桂来追，又将奈何？”文秀道：“目下料三桂必不敢来追，因彼军虽胜，实出于侥幸，非尽关人力也。三桂虽胜，犹有畏心，追兵一层，可以无虑。”孙可望道：“然则今后将如何区处？”刘文秀道：“愿元帅抚恤疮痍，训练人马，招集流亡，重整气象。以成都之固，三桂岂便能得志耶？”孙可望道：“吾欲迁踞贵州，汝意以为何如？”刘文秀道：“元帅此言，直下乔入幽矣。贵州荒瘠之地，得之亦无所措施。成都沃野千里，山川险要，奈何弃之？我借人心固结，握要以图，尚有可为。若自行弃之，是三桂此后不费一矢，不劳一兵，即唾手而得四川矣。贵州偏壤，必难久守，不可不审也。”孙可望听罢，初犹踌躇未决，唯以叙州一败，恐三桂长驱以进，难以抵御，急欲入贵州，借永历帝兵力，以为声援，便道：“吾新受永历皇招纳，今两广云南尚属大明疆土，吾若据贵州，反可互相援应。若仍留成都，恐军势反孤矣。”便不从刘文秀之言，移兵望贵州进发。

早有细作报到三桂军中。三桂大喜道：“孙可望骁悍耐战，自张献忠亡后，可望归降永历，号为反正军，人心多附之，故兵势甚盛。加以刘文秀沉毅果断，能得军心，若相与同心协力，四川不易破也。今彼舍四川而入贵州，此策最下者。吾得四川必矣。”便统兵直进成都。所有孙可望旧部，皆以刘文秀、王复臣尚不能与三桂相敌，都不敢应敌，故三桂所到，皆望风披靡，不数月遂平了四川。

且说永历自即位于肇庆，那时所委任大小臣工大都夤缘贿进，朋比为奸，百政不举。只有阁臣瞿式耜、陈子壮二人，尚是精忠谋国。余外斗量车载，皆无光复宗社之才，亦无澄清宇宙之志。会唐王僭号于广州，以苏观生为相。时陈子壮督兵在外，即函商瞿式耜，请永历帝诏责唐王，撤去帝号。

唐王不从，反令陈泰督兵往伐肇庆，欲先降永历皇帝。恰清将终养甲及李成栋兴兵入粤，唐王也不暇计及拒敌，唯以侵伐肇庆为急务，故清将毫不费力，即拔了广州，唐王即已被擒。永历以广州既失，已是唇亡齿寒，恐肇庆不能久守，即拟迁都桂林。时瞿式耜方破陈泰于三水，闻迁桂林之议，力谏不听。

因那时丁魁楚用事，听得广州已失，肇庆必危，急发人持密函李成栋处求降。

故一面催促永历帝驾幸桂林，自己却迟迟不发，因财帛甚多，要瞒着永历皇帝，专待成栋佳音。及久不见成栋密报，即自备大船四十艘，把历年贿赂所得金珠宝帛，满载船中，直赴岭溪而去。

那时永历帝已抵桂林，丁魁楚犹在岭溪船中，忽得成栋密报，并遣人往迎魁楚，口称愿保丁魁楚为两广总督。丁魁楚大喜，即与儿子及一妻、四妾、三媳、二女同过成栋所遣船中。唯一妾于过船时投水而死，余外未有脱去，财宝亦无失漏。忽到三更时分，两峰火光冲天，有无数船只满载军士，尽是成栋旗号。丁魁楚方大惊道：“单迎我一人，何至劳动许多兵马？”正在错愕间，已被成栋军士尽行拿下。丁魁楚家属不留一个，即解过大船，已见成栋坐在船中。原来成栋自知道永历已走桂林，即发兵潜赴梧州。当下见了魁楚，却笑道：“汝安得许多财帛？莫非从贿赂及朘削来耶？汝如此贪诈，安能为两广总制？”丁魁楚那时自知不妙，便向李成栋哀求道：“某自知罪矣。愿明公留我一子，以延血嗣，皆公之赐也。”李成栋笑道：“汝至今日还存舐犊之私耶？吾先杀汝子，以给汝看。”说罢便令左右先斩丁魁楚之儿，掷头颅于魁楚之前，并道：“此即延汝血嗣者也。汝今日犹爱其子，吾将令汝父子不时相见也。”魁楚道：“吾尽献船中所有，以赎一命何如？”李成栋笑道：“汝即不献出，某便不能取耶？”便令左右，当魁楚眼前，将各船金银珠宝逐一点过船中。魁楚见了，如万箭攒心，却叹道：“当永历皇上幸桂林时，向我借银四十万为行费，我当时若允借之，此时已同到桂林，不至尽为敌人所有，亦不至死于此地也。”李成栋道：“汝今日悔之晚矣。”把各金银珠宝点过之后，再复搜查，无所藏匿，即令将魁楚斩讫，并一妻、四妾及三媳、二女、诸婢仆，不留一个。可怜丁魁楚前借南京马士劳之力，在弘光帝驾下总督两广，即私交靖江王来粤举事。及靖江王以推官顾奕为丞相，以临桂知县史其文为兵部尚书，先派令来粤，约会魁楚。那魁楚竟又拜隆武帝登极之诏，擒史、顾二人，解赴闽中斩首。随又随同拥立永历帝，自为重臣，已是一个反复小人，乃复贿赂征收，广储金宝。永历帝借款西行，仍不肯捐助分毫，转要潜通李成栋，甘愿屈膝投降，终至不得其死，祸及全家，金帛亦化为乌有。无君之报，可谓殷鉴。

今闲话休说，单表永历帝奔至桂林时，阁臣瞿式耜尚在梧州，力筹守御。

唯永历帝以恢复心急，欲鼓励人心，故名器不免失诸太滥。有末吏骤升六卿的，有京曹突升台阁的，甚至流寇曹志建、王朝俊等，都尽赐五等爵，恃流寇为劲旅，声势似乎稍振，实则并不能冲锋陷阵，故不久即有武冈之败。永历帝即复弃桂林，除帝驾之外，无不徒步跣足。并一个呱呱坠地甫经两月的皇子

，亦委弃沙滩，不能兼顾。各官有随驾的，有逃走的，也不能胜说。单说瞿式耜一人，探得永历帝已离桂林，恐大清兵马沿湖南而下，那时自己虽驻梧州，亦属无济，便星夜领人马赶至桂林堵守，以防清兵掩袭。一面遣人赍表追谏永历帝，不宜远狩，请仍留桂省，以镇靖人心。不料永历帝以孙可望一路人马以为可靠，又以川滇险固可以久守，便决意先抵云南，然后驻驾。

故不从瞿式耜之言，沿庆远府望云南而来。偏又事有凑巧，李成栋自辅助清朝平定广东之后，清廷就用他为羊城总镇。那一日忽然自号反正军，奉永历帝正朔，所有两广土地，尽奉还永历帝，称为大明疆土，并遣部下洪天擢、潘曾纬、李绮三人赍奏，追呈永历，表明自己反正，敦请永历驾回。

原来李成栋于先一年到广州后，即缴收文武印玺五千余颗，只在其中取总制之印秘密藏之。有一爱妾，本名珠圆，为云间歌伎，成栋在云间时得之，甚为宠爱，出征各处，皆以珠圆相随。那珠圆却也奇怪，偏不喜欢李成栋辅助清朝，故常常怂恿成栋反正，那成栋只置之不理。及珠圆知成栋藏起广州制台之印，暗忖道：“那印是明朝的，如何反要留起？难道他还要做明朝的两广总制不成？”便乘机向成栋说道：“横竖做一总制，试问做明朝与做清朝的，贵贱有什么分辨？怎地不做流芳，要做遗臭？实在难解。”成栋听得，依然不答。到那一晚，珠圆侍宴，又复以言挑之。李成栋却指着珠圆答道：“我非无意，只怜此云间眷属耳。”珠圆听罢，诳惊道：“原来元帅为妾一人，致误一生耶？昔令兄李成梁捍守三边，卓著勋劳。今元帅只为一个妇人，自堕其志，何其馁也！不必说了，妾请死于尊前，以成君子之志。”遂取佩剑自刎。李成栋不料其死，救之不及，即抱尸大哭道：“女子乎，是矣。”

随又谓左右道：“我等大丈夫，安可不及一妇人识见乎？我等自误已久，岂可不速返迷途也？”左右皆道：“愿从元帅之意。”李成栋大喜，于是取梨园袍裳，腰金吉服，晋贤冠，四拜之后，方殓去珠圆。即出两广制台之印，奉明永历正朔，具疏迎永历帝回端州。

那时永历帝君臣闻之，自无不欢喜。永历帝道：“朕若从瞿式耜所谏，此时若在桂林，则回端州较易矣。”时阁臣严起恒道：“成栋如此举动，自是可喜。但恐他反复，终信不过耳。今宜先慰谕成栋移广州之众，出师江西。待观其动静，然后回端州也不迟。”永历帝深以为然。唯阁臣式耜听得，由桂林飞谏道：“成栋虽或不足道，然当此用人之际，不宜示之以疑，自当返驾端州，以维系人心。”永历帝便一面令人往修肇庆行宫，一面使人持节至广州，筑坛拜李成栋为大将，即日起程再往肇庆回来。

且说成栋自奉筑坛拜将之谕，即道：“事在人之做不做，不在坛之登不登也。刎颈爱妾刻不忘怀，必欲得之，以瞑九泉之目耳。”使者还报，永历帝即

封珠圆为忠烈夫人。时成栋奉命出征江西，即上表永历帝，说道：“南雄以下事，诸臣共任之。庾关以外事，臣独肩之。”即率部下健卒二十万名，望南雄进发。那时江西金声桓正在起事，称为光复军，已踞南昌，并交通成栋，联为一气，故当时朱明军势大振。怎奈自成栋在时，诸臣多为畏惮，及成栋去后，朝局已是大变，共分数党。有是李成栋亲爱的，如李绮、潘曾纬之类，自恃声势；有自南宁随驾的，如严起恒、王化澄之类，自恃功劳；有为大明旧臣由各路来依故主的，如吴璟、丁时魁之类，自无忠节，各为党羽，互相争权，即互相倾陷。皆以为成栋反正，国家可复，即预先争权。谁料李成栋兵马直至江西赣州城下，方势如破竹。

唯那一夜李成栋方已睡着，忽闻人连呼董大哥。成栋却从梦中惊觉，诧异道：“董大成是吾中军，彼呼之，得毋吾军已为彼有乎？”忽披短衣，骑骏马，望梅关而遁。计两昼，皆冒大风雨，已抵梅关。计大兵二十万，分为十大营，李成栋却弃军而走。部下十总戎不知其故，亦相随逃走。乃至南安城门，成栋方如梦初觉，却叹道：“我误矣。”随见各总戎奔到，乃并责道：“我去后，你们亦遁耶？”诸人道：“元帅既去，我们不得不遁。”成栋大怒，立拔剑杀了爱将杨国光，便把二十万士卒器械，委弃赣州城下。此时成栋自觉无面目入端州面君，唯再返广州，冀图再举。

那时清国已知李成栋反正了，深恐各省为之声应，便令南主孔有德、平南王尚可喜速下广州，以拒成栋。又防永历帝必走云南，急令吴三桂领兵由四川入云南，并令降将洪承畴引兵由贵州而出，与吴三桂一军相会于云南省。

这谕既下，各路清兵纷进。那永历帝听得李成栋自赣州奔回，心中大为惊怯。

是时李元允、袁彭年互相争权，听得成栋凶信，亦不留意，反向永历皇慰道：“方今金声桓起事，孙可望来归，成栋虽败，亦可再举，眼见大明江山不久光复，又何必多虑？”永历帝听得，默然不答。唯当时臣工以成栋无故奔回，亦不免稍怯，于各争升官、各争执政之举，颇为少息。但恐肇庆仍守不住，纷纷促永历帝西迁。皆谓车驾甫到南宁，即得金声桓光复南昌及成栋归命之信，今甫返肇庆，而成栋即无故败奔，可见肇庆行宫不利，立宜西迁，这等语。时永历帝只如守府，各事皆决于群臣。因一面令成栋再复举兵，一面议迁都云南。各大臣恐成栋阻止迁都，唯秘密不令成栋知道。待成栋起兵后，却令李成栋密友杜永和留守两广，为成栋后援，即择日奉永历帝车驾起程。

因云南旧有世臣沐天波，有行台在永昌府，此处近隔缅甸，那缅甸国又向为大明藩属，那时听得清国已分发几路大兵，洪承畴、吴三桂既赴云南，清国礼、肃二王又下广州，已先得有尚、孙二王赴粤之信，故行在各大臣皆恐不能

抵抗清兵，欲就近借助缅甸兵力，故决意迁都云南。又恐李绮、潘曾纬皆成栋党羽，恐他报知成栋，必然阻止西迁，那日权臣袁彭年便以军诏矫命，使潘、李二人前赴广州，即瞒着潘、李二人奉车驾起程，望云南而去。正是：未识迁都为下策，甫行息驾又西行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孙可望逼封三秦王 吴平西手弑永历帝

话说永历自离了肇庆，望云南进发。时地方各官皆惧清兵若攻广州，必不能久，那时若投降，则遗臭万载；若殉难，则殒命；一时皆作逃窜之计。故永历帝车驾经过的地方，多有官员追来相随，借护驾之名，为逃生之计。

唯袁彭年、丁时魁，虽随驾在侧，依然贿赂公行。凡有馈献的，就称忠勇性成，不忘君上；若没有馈献的，就称说地方公事要紧，须留人镇守，不准他随驾；故又纷纷纳贿于袁、丁二人，俾得随驾逃走。以故随驾的人日多一日，随带金帛又少，几至不能供应。只是一班贪臣当道，只自顾私囊，也不理公帑支绌。

那日车驾到了容县，永历帝乃使人求贷于瞿式耜。那瞿式耜正在桂林驻守，听得永历帝又复西行，且行资告竭，便拜表遣人馈献一千金。表中大意也说道：“陛下年来东走西迁，既回端州，何以未见敌形又行西狩？今行资既缺，想左右大臣未必私囊尽无积蓄，何临危遇变，依然不顾朝廷？臣守桂林已久，兵粮支应浩繁，只是罗雀掘鼠，东借西移，仍不敷分发。幸得军心忠义，不致怀有怨心。且桂林荒瘠之地，不是膏腴可比，奉命之日，正苦无筹策，今皇上行费要紧，只得凑备白银一千两奉上，愿皇上适可而止，勿遽入滇。车驾为人心所系，一去则人心瓦解矣，愿陛下思之。”永历帝看罢表中言语，不觉叹道：“瞿公志虑忠纯，若国家食禄者尽如瞿公，国家不难光复也。”左右大臣听得，皆有愧色。又以瞿式耜且言左右大臣皆私囊自拥，因不免深恨瞿式耜一人。各大臣道：“我等在端州，他在桂林，安知吾事？只图毁谤耳。他坐踞桂林，今车驾过此，仅以千金相献，已是不忠，复敢骂人耶？”永历帝道：“式耜非负朕者。昔日靖江王为变，他被执且不屈，此人那有不忠之理？式耜之言，皆至言也。”各大臣听罢，皆无言可答。

当下车驾复抵南宁。时陈子壮、金声桓、张家玉等正各起义兵，皆以光复明室为己任。永历帝得报，即降诏奖谕，各酌予升阶。各大臣得报，又以为李成栋反正，各路义师又起，将不难光复明朝，于是贪黷争权，又依然如故。永历帝以事事方仰给于各大臣，亦不敢过问。及车驾将发南宁，忽报孙可望遣龚鼎、杨可仕等有表文解到，并贡南金二十两，琥珀四块，名马四匹，君臣闻报大喜。永历帝就拆视可望表文，却是一幅黄纸写的，却写道：先秦王荡平中土

，剪除暴官污吏，十年来未尝忘忠君爱国之心。不谓自成犯顺，玉步难移，孤守滇南，恪遵先志，合移知照，王绳父爵，国继先秦。

乞敕重臣会观。诏上。

谨肃

某年月日孙可望拜书

永历帝看罢，道：“既是表文，怎地要用黄纸书写？他并未改朔，又不奉朕朔，实在奇怪。且表内称合移知照，他心目中还那里有朕耶？若张献忠扰乱全国，乃说是荡平中土，他的意思，只要索封秦王。乃以悖慢之言，填在表内，实在可恶。”说罢，即把孙可望之书掷下，并谕左右道：“他的来人叫他回去罢。”唯诸臣听罢，皆苦口切谏，并道：“可望兵马既众，将校又多，今日用人之际，愿陛下毋惜此秦王名号。宜一面封他，一面责他起兵，可也。”永历帝道：“自来悖慢之臣，未有倚他立功建业者。他今日求封秦王，而朕设不敢却，设他索朕让位，又将奈何？且孙可望来归之后，未尝有尺寸功劳，他即以势力要挟，朕亦只能封之荆郡王。若秦王之封，当候有功时再议。”各大臣见永历帝词意既坚，也不复谏，便以荆郡王敕命赐给可望，并款宴龚鼎、杨可仕，以好意遣之而归。

时永历行在君臣，日夕唯盼各路报捷，故仍不遽行，即令庆国公陈邦传驻南宁西道。恰值孙可望回军云南之广南府，正相隔不远，那陈邦传到时，却强娶南太道臣赵名之女为子媳，惧遭谴责，乃阴与可望相连。知可望欲得秦王封号，邦传欲讨好可望，乃矫命封可望为秦王。可望得报大喜，便肃然就臣礼，五拜叩首，舞蹈称臣。他的结义兄弟并三军士卒，各呼万岁。一面准备庆礼，缮表谢恩不提。秦王正升座时，龚鼎、杨可仕已奉有荆郡王的敕令回到。可望大怒，却把敕命毁裂，复怒道：“便无敕命，我便不能称秦王耶？”自此仍称秦王，并秣厉兵马，欲先取云南沐府。即向部将道：“沐府自沐英后，袭封近三百年，广积资财，山川险固，宫殿华美，此永历所以欲入云南也。今吴三桂由川而进，行道尚难，吾准备捷足先登耳。”便兴兵往攻沐府。不料沐府值土司沙定洲之乱，全家五百口被戮，只逃出国公沐天波一人，并失宝物不计其数，可望至时，只得一座空无所有的沐府。可望大怒，却反与天波相结，许为复仇，要与沙定洲厮杀。那沙定洲那里是可望的敌手，直被可望杀了，所有财帛又复归沐府。天波却与可望均分，作为酬谢。自这点消息报到行在，永历帝叹道：“沐府世袭藩封，财库甲于全国，朕正欲倚之以图恢复。今忽遭乱，朕亦不能进矣。时左右亦畏可望，皆谏不宜急进云南，以听候各路战仗消息，方定行止。”

不提防李成栋自损失二十万人马，奔回广州，即再整兵复进南雄。忽见前

时所杀之杨部将到来索命。成栋拔矢射之，竟身随弦去，堕于涧中。左右急为救起，成栋已面如死灰。随报清兵已至，成栋犹自撑持，急令取火器来，即披甲上马。成栋传令火器到，各营即发炮。奈事有凑巧，适暴雨骤至，火器无功，清兵已自杀入，全军大乱，成栋制止不住。只有兵士见成栋披甲未完，乘一匹跛马，渡营后大涧而去，及后查之，竟不知去向。自是清兵大进，粤督杜永和先航海逃遁。清兵又得奸细为内应，遂入广州。这消息报到行在，适湖北何腾蛟凶信同至，永历君臣相顾失色，默无一言。随又报到，旧辅黄士俊、何吾驺已先后投降了。永历帝叹道：“黄士俊年逾八旬，曾任相臣，且曾备先朝顾问，何一旦失节如此？”说罢，不胜叹息。此时各臣工即纷催永历帝起程入滇。时左右多各自逃窜，唯阁臣严起恒、大金吾马吉翔、大司礼庞天寿随驾而去。

一路仓皇奔走，直抵滇中，只有沐天波率众来迎到府里歇驾。不料坐未暖席，已报吴三桂大队人马已由四川到滇，永历帝闻报大惊。忽然又报清兵已入桂林，瞿式耜已殉难；忽然又报，江西金声桓、广东陈子壮皆以不屈而死；忽然又报，洪承畴已引大队清兵已陷贵州，直指云南而进。永历帝一连得了几道凶信，徬徨无措，大哭道：“大明江山再无可望矣！国家不乏忠义之人，何以一旦挫败若此？此天丧朕也。”左右此时只强为劝解。沐天波道：“云南自遭沙定洲之乱，元气未复，又经孙可望蹂躏，人民尚在疮痍之中，今几路清兵，或由川黔而来，或由广西而进，吾何以拒敌？”大金吾马吉翔道：“此处离缅甸不远，想缅主久受我朝卵育，而沐国公又与有来往交情，不如暂奔缅甸以避其锋。待有机会，再行大举，可也。”庞天寿道：“此策吉凶，其实不敢决其可否。以缅甸国小而弱，不足与清兵抗也。昔缅甸怀服我朝，亦不过以势力不敌，求为保护。今事变情迁，恐缅甸昔之倚赖大明者，将转而倚赖大清兵。但处今之时，战既不能，守亦不得，除了暂奔缅甸，亦无他策。”时各路将官，尚有晋王李定国犹拥雄兵。永历帝欲待他到时同行，并谓诸臣道：“晋王连年苦战，未忘明室，朕不忍舍之。”马吉翔道：“臣等护驾先赴缅甸，留晋王御敌，以观后效亦可。”永历帝见诸臣皆要行，只得应允。沐天波令将军靳统武为护驾，统兵三千人，并滇省官吏及行在人等共四百余名，先到永昌府。复行三日，即抵腾越。诸臣皆恐三桂兵到，不敢逗留，复沿铁壁关经芒漠而去。

偏是祸不单行。那时随行辎重既已无多，又被边臣孙崇雅反叛，尽劫辎重，帝后皆为叹息。靳统武虽斩了孙崇雅，唯食品已是不敷，左右皆有饥色。

幸再行不远已抵缅关，缅酋也使人来迎，唯礼貌甚踞，犹以大明万历时缅境有乱，明朝不能救援为词。沐天波力行解说，当时苦于东兵，不能兼顾。奈缅主意终不释，须兵卫弃去器械，方肯引进，此亦不得不从。沐天波却谓马吉

翔道：“缅甸礼貌甚衰，恐有不测，不如先走护腊，犹可在外调度也。”

马吉翔听罢，力阻不从。余外大小臣工，多有请离缅脱险的，皆为马吉翔所阻，不能得达。到次日，缅甸向沐天波索献币帛，因那日是缅甸生辰，欲得此以壮声势。沐天波即以私礼入献，出而叹道：“某此举只为保全皇上，否则不知何如矣。”

到缅而后，各人见缅甸男男女女皆混杂互市，不事衣冠，故诸大臣以为，到了缅境即可以逃生，皆随习缅甸俗，大为佻■。沐天波日向永历帝哭泣，苦无脱难之计。忽报晋王李定国大败清国豫主之兵，特遣兵亲来迎驾。永历帝大喜，欲乘此时离缅。马吉翔大惧，恐晋王到时，诸臣必攻自己短处，即矫命令晋王不得入缅，致惊缅人。晋王遂郁郁而去，永历帝亦无可如何。偏又事有凑巧，缅甸之弟恰弑缅甸自立。新酋即使人来告道：“敝国壤地褊小，难以久守奉刍粟。今请贵君臣出饮咒水，即可自便贸易生计，免我等供应也。”

永历君臣，此时皆不敢出。忽然缅将领兵三千来围，勒令各人出饮咒水，并道：“除尔皇帝外，尔大臣皆出饮咒水。倘若不从，必以乱枪攒杀，不要后悔。”沐天波听了，向吉翔骂道：“汝当时若不阻晋王入缅，今日犹可免也。汝贪图自便，贻误主上，复有何面目生于天地间耶？”吉翔无词以答。永历帝料知不免，即令诸将俱出。缅甸却道：“除太后及皇上二人不得惊扰，若各大臣皆当立即行事。”于是缅兵一齐动手，以三十人缚一人，骈杀之。永历此时与中宫皆欲自缢，侍者谏道：“国君死社稷，理所当然，但如太后年高何？既弃社稷，又弃国母，必不可也，请暂留以待天命。”永历帝听罢，唯与中宫相对而泣。计各臣中，以邓凯有足疾，幸得脱免，余外自沐天波、马吉翔以下，被害者共四十余员，哭声闻于一二里外。唯沐天波手杀数人，然后自尽，至于自尽的，随后也不能胜数。

缅甸既兴此杀戮之后，即请永历帝移居沐天波之府，大小仅存三百余人。

自是永历日坐针毡，饮食亦至缺乏，还幸有寺僧暗进粗粝，得以不死。不料诸臣被害之后，吴三桂大兵已进滇省，直趋缅甸，传檄缅甸，勒令交出永历帝后。缅甸大惧，即回复吴三桂，应允将永历帝后交出。一面委员至永历帝处，诡说道：“晋王李定国大兵已近我境，声言迎接官家。但敝国不欲使大兵惊扰，今特送驾晋王营中，就此请行。”说罢，便不由分说，拥太后及永历帝中宫各坐椅子，舁之而行，各有十余兵拥护。因已入夜，不辨路途，只任缅兵拥至何处。到黎明时，见各营在望，皆是吴平西旗号。永历默然不语，只叹道：“朕累母后也！我朝待吴家不薄，何至如此？”说了，即至清师营中。吴三桂只令部将接受，不敢来见。即拔营行了十数日，已抵云南省城，即安排弑害永历帝，以邀大功，并绝后患。正是：已经忘本残同族，又要邀功害故君。

要知永历帝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篦子坡永历皇被缢 北京城吴三桂奔丧

话说吴三桂领大兵直趋缅境，传檄缅酋，勒令交出永历帝君臣。缅酋畏惧三桂，即托称送永历帝至晋王营中，实则拥至吴三桂营内。三桂好不欢喜，以为不世之功，莫如此举，且又可以解释清朝猜疑自己之心，便立即拔营，提兵拥永历帝回至云南府城。是时故明各路人马都已溃败，晋王李定国亦已歿滇中，即反复无定之秦王孙可望，及他部将巩昌王白文选，都先后走死。

眼见大清已一统山河，只有郑成功尚守台湾，不肯降服，直至死后，传位郑经，又传至伊孙克爽，国势日弱，方肯投降。都是后话，不必细表。

惟是吴三桂得了永历皇，已把川、黔、桂、粤、湘、鄂各省，尽归平靖，立议表奏入京，请留永历帝朱由榔在滇办理。部将吴定谏道：“历朝鼎革不诛旧君，三代盛时且封为诸侯。即秦汉以下，除了篡弑得者，莫不封其故君，非王即公。当今朱由榔虽建号称帝，抗我清朝，但他既属明裔，亦份所应尔。不如解送京中，听朝廷发落，或者朝廷尚有后恩也。”吴三桂道：“汝言似是，但我辈所为何事？今日已骑虎难下矣。俗语道：斩草留根，春来必发。明裔一日尚存，即本藩与诸君一日不能安枕。若以一时不忍之心，反贻后患，某不为也。”吴定道：“然则王爷直死之乎？不如奏知京师，听候朝旨行事可也。”吴三桂无奈，便依吴定之议。果然奏谒到京，即有朝旨，允留永历帝在滇，由三桂处置。

那日吴三桂便大会诸将，商议处置永历皇之法。部将满人爱里阿道：“王爷此举，将如何处之？”吴三桂道：“某亦不欲处以极刑，只欲将他骈首。”

爱里阿道：“王爷此言，亦太儿戏。他曾为君主，岂骈首犹未得为极刑耶？末将以为，如此未免太惨。”三桂道：“将军亦满人，何出此言？”爱里阿道：“末将诚是满人，但不忍之心，人所同有。末将若处王爷地位，必不为此也。”吴三桂道：“某非不知。唯朝旨已下，焉能违抗？”爱里阿道：“朝旨只任王爷处置耳，未尝使王爷将他骈首也。”三桂道：“恐除将军外，未有以将军之说为然者。”时章京卓罗在座，向三桂厉声道：“爱里之言是也。王爷世受明恩，或以不得已而至于今日。然回首前事，正当借此机会图报于万一。且他亦尝为君，曾有数省奉其正朔，亦当全其首领。若王爷于此事仍有畏惧，某愿以身当之。”吴三桂听罢，面为发赤，即退入后堂，各人亦散。

吴三桂心里踌躇，觉若不杀了永历皇，既不泯清朝的猜疑，自己亦不能安枕。

惟外面又欲解释人心，欲以示所杀永历皇由于朝旨敦促，不干自己之事，冀谗卸于清廷。那日便欲叩谒永历帝，以阳示其哀怜之意，与不得已之心。

但自己已为清国藩王，又不知用明朝衣冠，还是用清廷的衣冠。若衣清装，即无以解释人心，若衣明服时，怕当时朝廷知道，如何了得。左思右想，总没法子。到了次日，与心腹章京夏国相计议。国相道：“即衣清装叩见可也。”

三桂道：“吾欲暗中仍穿明服，不令人知，汝意以为何如？”夏国相道：“王爷差矣。王爷此举，只欲解释人心。若暗中白衣明服，试问谁人见之？今王爷已受清封，即以清装相见，亦能昭示于人。”三桂道：“相见时又不知如何礼法。”夏国相道：“王爷今则为王，永历今已为俘，其极，亦平揖可矣。”

吴三桂亦以为然，即转进后堂更衣。忽见爱姬圆圆揽镜自照。原来圆圆已窃听了夏国相与三桂所言，故意坐在那里要与三桂说话的。三桂却道：“卿何独坐其间？”圆圆道：“妾方才登楼北望，回时觉鬓发乱飞，想是为风所动，故略行修饰耳。”三桂道：“卿言登楼北望，究属何意？”圆圆道：“妾北方人也，望家乡耳。”三桂道：“卿随侍此间，荣贵万倍，亦思乡耶？”圆圆道：“妾昔读古人与陈伯之一书，说是廉颇之思赵将，吴子之泣西河，故国怀念，英雄且有之，况妾一小儿女耶？”三桂听罢，默然，随入内室。圆圆亦随起而进。忽见三桂更衣，圆圆道：“王爷今将何往？”三桂道：“将往叩见故君也。”圆圆故作惊道：“崇祯帝尚在耶？此大明之幸也。”三桂道：“某非言崇祯帝，只言永历耳。”圆圆道：“永历帝已被擒矣。妾以为王爷至于今日，不如勿见。”三桂道：“卿言何谓也？”圆圆道：“君若能抚存朱明遗裔，顾念朱明江山，即见之可也。若不然，设相见时，永历帝以正言相责，试问王爷何以应之？”三桂笑道：“他已被擒，方将向某求全，宁忍相责耶？”圆圆道：“妾闻永历宽仁大度，不过臣僚非人，以至灭亡耳。他在缅境时，曾欲自刎，不过以母后尚在，未肯捐生，以是知其非畏死者。王爷勿轻视之。”三桂听罢，不答。随穿清国服制欲出，圆圆道：“永历若见此衣装，必诧为异事矣。昔已擒之，今又谒之，王爷此行实为可异。”三桂道：“卿勿作此言。若他人言之，吾已罪之矣。须知缅境陈兵之役，皆朝廷意也。”圆圆道：“妾若为王爷，必不如此。”三桂道：“卿戏言耶？”

圆圆道：“何戏之有？妾昔被掳于闯贼，犹知不屈，百折而得复见王爷，即此可以见也。”三桂至是赧然，复卸下清装，先穿明服在内，而以清装披之在外，又并着从人携着明冠同去，圆圆亦不复言。三桂便出府门，直乘舆望篦子坡而来。

原来篦子坡即在永明池畔，时三桂已安置永历帝在那里。当三桂出时，以清装在外，本意至永历帝寓所时，即卸去外装，冀于无人之际以明服相见。

不料到时，还见许多旧员环集，求谒永历帝。即三桂部将，亦多在其中

，皆伺候叩见永历帝。三桂见人心思明，心上不免愧怍。且见各人环列，若脱去外面明（清）装，也不好看，急令从人把携带的清（明）装帽子，携回府去，却在人众中。那时各人都让三桂先行叩见，三桂那时觉跪又不好，不跪又不好，惟觉踟躇不安。永历帝便问三桂是何人，三桂即报名以应，翻身跪在地上。永历帝责道：“你是大明臣子，父子相继受国厚恩。汝以武举升至总戎，叠应方面，又封受爵典，自应感恩图报。既引外人以灭国家，今又逼朕至此，汝意将欲何为？”吴三桂听罢，一言不能发，又不能动。左右急为扶起时，那三桂已面如死灰，观者无不大惊失色。三桂回至府里，不宁者数天。自是不敢复见永历，只传令将永历行宫四围逻守，十分严密，凡有什么人出入，皆要先白三桂。惟自三桂叩见之后，诸臣反以三桂叩见时受惊，尚有天意，故凡见永历的，皆不敢怠慢。

有前任尚书袞彝，本湖南永州人氏，初时听得三桂入缅，即奔走数十里，意欲随驾。及至云南，已知永历被擒，那时即求见永历，却为守门者所阻。

袞彝厉声道：“此我故君也，义应入见。”守门者乃白三桂，三桂亦许之。

袞彝乃备酒食而入。永历接见时，相见大哭。随以酒食上献，永历帝不能下咽。时有从臣邓凯相陪，永历帝哭道：“朕既误国家，又累母后，死何足惜？所不忍者，只朕幼儿耳。国统既亡，并祖宗的血嗣亦不能保，实在可叹。”

袞彝听罢，哭不能成声，随谓邓凯道：“今皇上已被围，势难复脱。看三桂奸贼，势将斩草除根。足下随驾日久，日观皇上奔走流离，只留下这一点骨血，足下独不动心乎？”邓凯道：“弟亦日筹，未得其计耳，如先生有高见，愿乞教。”袞彝道：“某到此间，见人心尚思大明，看来国中不乏忠义之士。若皇裔尚在，或有辅皇太子以图光复者，亦未可知。愿足下救出皇子，以存明裔。某愿以死报足下也。”邓凯道：“先生之言，某义不容辞，但何由得皇子救出？弟愚昧，实未有良策。”袞彝道：“此间还有心腹人可以同谋否？”

邓凯道：“有三桂部下领兵守卫行宫者副将陈良材，常说到皇上被困，即太息歔歔，若与谋之，当必有济。弟亦尝以言挑之。”袞彝道：“盍试以言挑之！”邓凯即出寻陈良材会晤。良材见邓凯眼带泪痕，即问道：“足下得毋哭乎？”邓凯道：“眼见吾君被难，不久将骨肉无存，是以悲耳。”陈良材叹道：“某亦故明臣子，倘有可以报明之处，虽死不辞。”邓凯道：“某不过欲为我皇上延一点骨血耳，不知将军能任之否？”陈良材道：“弟实不难任之，愿足下明言，不必隐讳。”邓凯察其心地无他，即与陈良材同入会见袞彝，商议此事。即彼此计定，令陈良材托言带儿子入行宫，愿见永历帝。

去后，即令永历皇子扮陈良材儿子的装束而出，先藏之陈良材家中。邓凯

即混进陈良材营里，窃往良材家内，与皇子逃走。那陈良材伺守卒换班时，然后自携儿子回去。

当袭彝与邓凯、陈良材哭别时，好不悲苦。袭彝却向陈、邓二人拜道：“明祚不斩，皆两君之力也。某非畏死，不过初到云南，路途不熟，终难救出皇子出关，故让诸君耳。今事已行，某不忍独生。”即撞于阶下。左右急为救起时，已伤重而歿，左右无不伤感。后人有诗赞袭彝尽忠的道：

故君被俘入滇城，万里间关谒永明。

热血直从阶下溅，森严行在有哀声。

又有赞邓凯独救皇子脱险的诗道：

当年杵臼共程婴，殉难存孤各尽情。

后世袭彝和邓凯，流芳青史著忠贞。

自袭彝死后，即有人报知三桂，吴三桂也不免有感，令厚葬其尸。自忖：各人思报明主，反觉自己汗颜，不如早将永历处置。又因前次会议，多人主张不杀永历，今却不必会议，只独断独行，令永历帝及他母后自尽。即拣出两条罗带，藏在一个盒子内，外面写道是食物，送给永历帝及永历帝母后等字，即使心腹人直至篦子坡来。

时永历帝正在篦子坡与母后相晤，诉说邓凯之事，与袭彝撞死一节，正大家伤感，忽闻三桂使人送食物到来。永历帝听罢默然，徐叹道：“什么食物，直鸠毒耳。然朕死不足惜，顾累及母后，此数十年中，又累多少生灵，实在可恨。”说罢，即传进来。由左右呈上，只是一个盒子，写明送给永历帝及他母后的。永历帝打开一看，见内里并无食物，只有罗带两条，不觉对太后流涕道：“逆贼直欲朕自缢也。”太后听罢，亦大骂不已。太后复骂道：“三桂逆贼，行此辣手，害我母子。他日九泉之下，当看汝碎尸万段也。”

早有人报知三桂，三桂积羞成怒，即遣章京双桂领亲兵二百名，围绕篦子坡。

那篦子坡在昆明城内，旧有金蟾寺，三桂即囚永历帝于寺内，惟永历从臣仍呼为行宫。三桂亲兵到时，即围定寺内。永历帝知三桂兵到，即使人谓双桂道：“三桂逆贼已迫朕至此，今你们到此再欲何为？朕死则已，幸勿惊扰太后。”统领双桂道：“奉平西王之命，以陛下既受罗带，特候回报耳。”

永历帝道：“此次正对五军山，朕欲登山一望故都，然后回来候太后终年之后，即行就死，不知能方便否？”双桂厉声道：“吾只知奉命耳。若复有言，当令人告知平西王爷，吾不能为汝作主也。”永历帝听罢大哭，向太后道：“朕不肖累及母后，今将奈何？”太后道：“逆贼欲吾自缢以掩人耳目，我横竖一死，不如候逆贼加刀，以成他弑君之名。”永历帝道：“后世必有知者

，太后不必如此。”太后乃大哭，即取出罗带，永历帝不忍正视，又虑太后年高，乃代为结束罗带。左右即移椅子，扶太后上吊，永历帝只掩面俯首垂泪。除左右随从外，还有皇后及妃嫔数人，皆放声大哭，不忍仰视。太后上吊时，仍大骂三桂。不多时，永历帝尚俯首而泣，左右扶起时，三桂军士由怜生爱，见了永历，皆惊道：“此真英主也。”皆窃窃私议，有欲救之之心。且自三桂遣发亲兵而后，满汉诸大臣多来观视。永历帝正当太后既死，一发悲苦，乃向妃嫔说道：“自古为君无有如朕之苦者。今朕将死矣，破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汝们宜各自打算。”说着，各妃嫔皆拥绕永历帝而哭。时在场看的，自汉员以至八旗将士，皆为感动，纷纷道：“人谓他为仁爱之主，果不虚传。我们何不奉之，以立不世之功。”一言未了，已有数人割辫而起。

双桂急使人报知三桂，三桂听得大惊，立发令箭大兵到来，即将多官驱散，并谕双桂，即取永历自缢的消息回复。永历帝此时恐防被辱，即行自缢而崩，亦无暇与妃嫔诀别。三桂更令双桂拥皇后及永历次子，直至市场，以弓弦绞杀之。是日却天昏地暗，风霾交作，对面不见人影，见者皆谓为天怒。事后双桂回报吴三桂，三桂更怒，传令将永历帝、太后尸首，用火焚化，闻者皆不忍往视。左右亦有向三桂进谏，谓不宜太惨，三桂更怒，谓左右道：“他说在九泉之下看我碎尸万段，吾焚其尸，化为灰烬，则本藩他日虽碎尸万段，他亦无目见吾也。”说罢一发令人将永历帝及太后焚化之后，更扬其灰，使分散四处。是时吴藩部下文武员弁，见三桂盛怒，多不敢进言，故一任三桂做作，以至得做这穷凶极恶的手段。

那时三桂自害了永历帝及太后之外，并永历皇后及皇次子亦已绞杀，单不见了永历长子，也疑到手下的人暗为藏匿，立即高悬赏格，要缉永历太子。

一面将永历亲属及外戚从臣，槛送入京，具表报捷。随后复追究永历被缢时，有赞永历帝为真主欲奉之举事者，大加杀戮。计除章京双桂以外，共杀去不下二千人。真是天愁地惨，户哭家号。因见永历受害之惨，滇人乃改唤篦子坡为迫死坡。后人有古风一篇，单道永历帝被害的。诗道：

大明太祖定天下，一统相传三百年。
延至季世日积弱，君虽英武臣不贤。
内遭阉祸外强敌，东陲一望皆烽烟。
似此存亡若一线，况复流寇相蔓延。
龙蛇混杂闯猷出，敌闻内乱亦垂涎。
号召各部兴劲旅，乘机泄发寇东偏。
松山一战承畴走，三桂借兵为祸首。
自成西去敌东来，前方拒虎狼随后。

虽然申胥哭秦庭，却送土地为人有。
福王栖息依南京，转瞬扬州先失守。
可怜天下祚朱明，鲁王唐王皆不久。
中惟延平郑氏起，雄师光复闽台次江右。
清兵百万渡黄河，东南遍地皆干戈。
永嗣明统图光复，君虽明哲臣庸何。
可望反复成栋死，一战再战皆蹉跎。
奔驰端州并粤左，仓惶滇省依天波。
势穷力尽走缅甸，缅甸惨杀犹残苛。
吴军直指缅甸境，君臣为俘相芟锄。
逆臣辣手弑帝后，血泪飞扬迫死坡。
极恶穷凶志不回，焚其尸首扬其灰。
破巢之下无完卵，爰及妃嫔皇嗣交残摧。
天愁地惨鬼神哭，甘弑君后为奴才。吁嗟呼！
乱臣贼子古来有，何如三桂罪之魁。
试读明季惨亡史，二百年后人犹哀。

自此吴三桂即坐镇滇中，以平定永历之故，清廷念其勋劳，即以云南为三桂食采地。又招其子为駙马，宠幸已极。

如有年，三桂日即骄横。所有云南岁入库款，皆不奏报，又招兵买马，直如三代诸侯一样。因此清廷大为嫉忌。唯是三桂耳目遍布京中，早有消息知得清廷嫉忌之意，志在探听确实，以窥朝廷举动。正筹思无策，忽报大清国顺治帝驾崩，吴三桂便趁此机会，以奔丧为名，直进京中。又恐自己入京之后被朝廷挟制，便点起大兵，然后启程。计大兵不下十余万，经贵州、湖南，入湖北、河南，望北京而去。沿途骚扰，三桂又故迟迟其行，以看朝廷之意。随行如马宝、夏国相，皆三桂心腹将士。以马宝为前驱先行，自己在后进发。计行了数十日，三桂尚须两日方能抵京，唯前驱人马已在燕京塞拥道路，弄得京中一带人心惶恐。有言三桂反清复明的，有说三桂带兵入京志在袭取大位的，纷纷其说。你言我语，居民十室九惊，交相避匿。

那时顺治帝既崩，康熙帝正在即位，听得风声，又不知三桂有何用意，心中不免顾虑，即与廷臣计议。有主张阻拒三桂不令入京的，康熙帝又恐反因此激成三桂反情，终是不决。徐见诸臣纷奏道：“三桂领兵入临，人马过多，在京骚扰，惊吓居民。请旨定夺。”康熙帝立意用安慰之策，以羁縻一时。先派大臣赴吴三桂军中，先奖颂他的功业，随说居民惶骇，请不必入京成礼，以靖民心，就在京外设祭哭灵而去。正是：

为虑藩心多反侧，反教朝意起嫌疑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筑菜园陈姬托修斋 依海市杨娥谋讨贼

话说吴三桂入京奔丧，因所带人马众多，骚扰京城，已令他在京外设祭哭灵而去。自此三桂也以清廷为猜疑自己，清廷亦以为畏惧，自己即一面率领人马回滇。那时清廷仍欲羁縻三桂，俟三桂回滇后，即降一道诏敕，称奖三桂功劳，由平西王晋封为平西亲王，世袭藩封罔替。吴三桂得诏，即请夏国相计议。三桂道：“孤前者入京奔丧，竟不令孤入京，是疑孤也。今又晋封孤为亲王，是为藩府，是又有畏孤之心，故示羁縻之术耳。为今之计，须谋自全之道，愿卿有以教我。”夏国相道：“大王如欲始终恪守臣礼，自当力辞世袭藩府之任，愿解兵权，以释朝廷之心。如其不能，又当速自为谋，毋延误时日，自取其败也。”吴三桂道：“早知如此，孤断不为缅甸之行矣。然孤以二十年汗马战争，始有今日。既遭朝廷疑，所可以自全者，只恃此兵权耳。曹孟德说得好，若一旦卸去兵权，必为人所算。语所谓骑虎难下，不能以冒虚名孤受实祸也。”夏国相道：“三代而后封建久废，今大王得此异数，朝廷必有深意。大王能顺则顺之，若既不能，即取死之道也。究如何而可以死里求生，自当早计。以韩信之能，破项羽可以破而不能阻未央宫之祸，燕王棣才不及韩信，而可以制建文，此视夫见机之迟早耳。此则大王智力所能，无烦老夫计及也。”吴三桂大笑道：“卿知我心也。”夏国相道：“若以此计为然，趁人心思明之际，幸勿以迟疑取祸。”吴三桂道：“今却不能，须看部下文武之意如何，待有机会，方可乘势行之。”夏国相道：“大王之言是也。以恩结人，以威令众，实为上策。然早自图，幸勿轻泄。”国相言罢而出。

自此三桂一发施恩于人。凡云南地方，虽为三桂藩地，惟一切官吏等仍多由朝廷虚发。惟三桂用意，一来惧朝廷派人窥视他的举动，二来欲全用自己心腹，故虽朝廷所任的，三桂也一概撤回，另以藩府龙凤下批咨部，以某人任某守令，以某人任某参游。纵部选本有定例，亦必撤回，改用藩府所咨选，时称为西选。那时西选之官遍于东南，即地方督抚大吏，于西选之官亦必改容加礼，盖恐得罪藩府也。三桂那时势焰日炽，渐溺晏安，每暇即以声色自娱。那宠姬圆圆，声色为一时之冠，惟自入滇以后，颇不满意于三桂行动，声色忧容，但三桂宠爱之弗衰。三桂见圆圆常不大欢悦，思有以取媚之，乃大兴土木为筑梳妆台，以处圆圆。

那一日，圆圆谓三桂道：“妾自蒙大王青顾，恩宠有加，复以大王英雄，荣及贱妾，妾复何憾？但妾昔日所言，愿大王勿忘之也。”三桂道：“卿所言甚多，究何所指？孤焉能一尽记之？”圆圆道：“妾今荣华极矣。若再享荣

华，必增妾累，愿得一净室，俾修慧业以终余生，并赎前过，此皆大王之赐也。”三桂道：“往者戎马仓惶，卿尚相随奔走。今已四方无事，正当安享富贵，何以遽作此想耶？”圆圆道：“昔固许之，大王今何背之？”三桂道：“诚然。卿若离去此间，孤必不见许。若欲于云南城内为辟地方静养，孤自可成卿志也。”圆圆道：“今大王位至南面王，美女已下陈充斥，妾亦料大王必许妾也。妾非必要离去云南，盖离乱以后，妾家离散，去亦安归？只愿得一山林清趣之地，幽居静处，稍赎前衍耳。”三桂便允其请，即令人在滇城相度地方，看哪一处最合建筑。惟城北一带地方空旷，枕山临流，甚为清雅，即令在那处建筑楼房苑囿，名为野园，实则自如离宫一样。那处附近商山，树木繁盛，三桂更筑一园，以通商山，以便临眺，名为安阜园。更为石栈，直达商山寺。统计野园之内，楼阁亭台有百余座。又嫌藩府梳妆台湫陋，即在野园内建做圆圆梳妆台。下令建筑之日，即另行示令居民，或有房宇相连的一概搬迁。居民一来仇恨三桂，二来又见他所为无理，多有不肯搬迁。到地方府县官递禀求免迁徙的，不计其数。初时地方官府县恐触藩府之怒，不敢上闻，惟暗中补偿迁费，令居民勿得违抗。后以勒迁的房屋过多，府县官无力补偿迁费，始禀告三桂，请示办法。三桂大怒道：“便是明家天子，且不敢违抗孤，那小民反欲违令耶？”即再出示，限五日内一概迁移，否则即行毁拆。及到期，虽有许多畏祸搬迁，惟是一班穷民，无可迁徙，仍求地方官体恤。那时地方官又恃着藩府出头，诸事不理。三桂以人民抗己，即拘拿十数人，立行斩首，即将房屋焚毁。故贫民因此露宿山栖，不能胜数，嗟怨之声，彻闻远近，三桂概若不闻。且附近商山坟墓亦众，那贫民无力迁居，还哪有力计及坟墓？故三桂更以那些坟墓妨碍工程，又怨居民不将坟墓迁葬，都令一概掘起，致令骸骨暴露。三桂都不计是那处坟墓的尸骸，惟有令人选埋一堆，运至十数里外，以土掩之，遂成乱冢一丘，不复辨为谁家坟墓。及地场既辟，即募征丁役万人，日事兴筑。所在应用的砖瓦木石，都责成属下官吏供应。计经年始告落成。又示令国内，凡有奇花异草、珍禽奇兽与一切玩物，倒搜罗尽净，置诸园中。如有隐匿不行献出者，即行罪责。以故富绅大贾交相献纳。或侦知那一家藏有奇品，即派人领兵硬行掠取。因此为建筑野园一事，骚扰地方，甚于兵燹。

自野园落成之后，三桂文字本不精通，唯愧自以武员出身，又附庸风雅，并征文人题咏野园风景。有狂生夏严，题月台一联道：

月明故国难回首，台近荒坟易断魂

三桂不解其意，视为佳句。后为侍者所谗，三桂大怒，令削之，立即捕夏严斩首。及野园装点既备，复于园中辟两道小河，直通外海。每届夏令，即与诸妃乘舟于池中，故托名为圆圆筑地修斋，实则借此大兴土木。只于园中隐楼

一座，直通梳妆台，以处圆圆。三桂亦不时同处其中。此外楼阁亭台，风轩水榭，皆金钗十二，粉黛三千，环列萃处，繁华无比。后王思训有野园歌一阙，单道其事，今已强半遗忘，聊掇拾凑成之。歌道：

古滇城北数里许，后枕高山前带水。
孤松峭拔撑天高，绿杨缥缈斜阳里。
此中佳胜古来稀，中有野园壮丽无伦拟。
层楼杰阁亘云霄，水榭风轩随处起。
名花异草四时尽，不尽千红与万紫。
珍禽奇兽尽搜罗，纵横遍地皆罗绮。
长桥似波百度飞，龙舟竞渡聊复尔。
十步阁兮五步楼，古称阿房只如此。
中唯妆台尤杰出，隔离天日不盈尺。
谁能为此壮大观，吴王兴业震遐迹。
借兵入卫明社墟，缅甸凯旋明祚圯。
论功不数桑维翰，封藩开府南滇地。
升平而后溺晏安，况复佳人久擅倾城美。
大兴土木复穷奢，舍是不足娱歌伎。
君王岂计民流离，只忧美人心不喜。
万家庐舍皆丘墟，千年坟冢成荒垒。
经营累月复经年，大工竭尽民脂髓。
野园为欲处佳人，野园成后佳人死。
佳人死后野园倾，沧海桑田类如彼。
当年藩府今何在？曾不十年长已矣。
自古繁华易阒寂，况为国贼民集矢。
我来凭吊正欷歔，欲寻野园旧遗址。
只留蔓草绕荒烟，何堪再论兴亡史！

自野园落成之后，三桂不时与圆圆乘车在园内游览，故圆圆虽名为修斋，实则奢华更甚于曩时。又在野园内更建列翠轩，俯临池塘，夹道皆种杨柳，池内又遍植莲花。每届夏日，三桂即与诸姬在轩内临池。轩内计分厅事五座，窗外隙地数十丈，皆栽细草。三桂本不善书，惟好与诸姬在轩内临池，凡春秋佳日，轩内设宴无虚夕。三桂辄携笔墨于轩内，作擘窠大字。侍姬数人环列其侧，鬓影钗光，真不异蓬台瑶岛。当三桂入滇之始，即以永明故宫为藩府，附近柳营一带，亦改作珍馆崇台，至是更由藩府筑道，通至野园。计园中有演武厅，三桂又每于秋凉之际，学吴宫中教美人战，与诸姬列队为戏。

园内如荷花池，如淬剑亭，如九龙池，皆一时名胜也，不必细表。

惟三桂自筑成野园之后，奢侈横暴更甚于往日。每日由藩府过野园，镇日不出府门一步。凡部下禀报事件的，都传到野园相见。更有时诸姬侍侧，亦不顾礼度。因穷奢极侈，自然系暴敛，故种种横暴，亦不胜数。因此人人怨愤，但畏惧藩府威势，终无可如何。因此就激出一烈女来。

你道这烈女是谁？却是姓杨，单名一个娥字。本贯云南广西州人氏。他的父亲唤做杨世英，技击之术，著名于云南，故世为黔国公沐府武术教习。

杨娥少时颇读书识字，及年既长，乃从父学习技击，杨世英责道：“儿是女流，只合事针黹女红，若技击之术，非所宜也。”杨娥道：“方今乱世，将来身世且不知如何，焉能作娇娆弱质之态，作女红已耶？”其父杨世英深奇之。又念膝下无儿，只单生杨娥一女，故甚为钟爱，一切所学皆听之，遂尽心授以技击。杨娥尽得其传。及年十七，即明永历十一年，沐府遭土司沙州之乱，举家离散。杨世英竭力救护黔国公沐天波，致身受重伤，回时奄奄一息。杨娥往问父疾，杨世英道：“父以一人竭力救主，以众寡不敌，为乱军所伤，父恐不久于人世矣。惜儿是女流，若是男汉，必能为父报仇雪恨也。”

杨娥哭道：“儿虽女子，安知便不能报仇？父且放心，儿必有以报父矣。”

杨世英遂瞑目而歿。杨娥即草草料理父丧，徐即谋报父仇。

时沐天波已仓惶避难，会孙可望兵至云南，恨沐天波之富储尽为沙定洲所有，乃托言愿与沐天波报仇，天波亦欲借此以恢复藩府，遂倚可望之师为复仇计。杨娥即易笄而弁，变姓名愿充前军，并作向异。遂大败沙定洲，杨娥手刃沙定洲之首，并乞其首，以祭亡父之灵。至是，军中已知杨娥为世英之女，莫不奇之。可望欲得为侍妾，杨娥佯允之，托言往改葬故父后，即委身相从，可望亦信之不疑。唯杨娥先曾许字张英，那张英亦黔府武卫，自忖不宜失身于可望，且亦知可望必败，不应委身相从，故祭葬故父之后，即循迹隐避。可望亦无可如何。

及可望既歿，三桂入滇，杨娥年已二十有余，见三桂陈师缅甸，捕戮帝后，复行杀戮，张英亦被杀，且穷奢极侈，怨声载道，便深嫉三桂，尝慨然道：“永历为吾之故君，沐府为吾之世主，张氏亦吾之所夫，今皆亡于逆臣之手矣。吾以女子力不能诛贼臣，复国家，留此弱质，亦复何用？”便思暗杀三桂。但念暗杀之法必须能近其身，自顾有倾城之貌，久知三桂好色，凡女子稍有姿色，无不百计掠取，计惟有乘其所好，以色蛊行刺耳。遂在城西开设卖酒肆，在肆中设六瓮于牖下，自云便犬出入，每日必浓妆淡抹，独自当垆，见者无不惊为绝色。

时吴藩部下多纨绔子弟，自息兵以后，仍多留麾下，给以资俸。日中无事，惟祛服漫游。见杨娥美艳，即日饮其肆中，互相嘲谑。杨娥欲借勇力以闻于三桂，又思扑杀一二轻浮子弟。恰有向杨娥调戏者，杨娥即轻舒玉腕提之，投入狗窦，以热汤浇之。群恶少见其如此，即群起与杨娥相斗。杨娥殊无畏怯，一跃立诸街中，群恶少复困围之，杨娥复跃立围外。群恶少皆向杨娥相扑，杨娥奋其技勇，当者无不披靡。群恶少复行哗噪，杨娥怒道：“鼠辈何不惜命也？”便挽袖束履，逼近而横掉之。各皆头破额裂，负痛而去。

明日群恶少复来，杨娥吒吒视之，皆不敢动。即人有就饮者，皆正色拒之，人亦大悟，不敢相犯。

那时杨娥名噪一时，果为吴三桂所闻，即欲纳之。先使人通意于杨娥，杨娥大喜，以为逆藩死期至矣，立即允肯。不料次日杨娥竟以中寒得病，未几亦病重而歿，闻者莫不惜之。歿年仅二十四岁。后王思训有当垆曲一阕，单记其事。曲道：

绝世英雄有儿女，事迹心期足千古，娥眉家世事沐府，得报夫仇即报主。生小妙习少林技，时作公孙剑器舞。履端镗铁背约金，誓入虎穴谋刺虎。城西卖酒身当垆，正色不许乡人沽。牖嵌六瓮犬作窠，靓妆自作双明珠。吴藩宿卫半纨绔，春日踏青芳草路。酒帘飘处见红妆，就饮语触美人怒。玉手提掷狂且狂，请君入瓮浇沸汤。鹞拳怒击谁能当，鼠子却立重围张。天街跃出鹰凌霜，败箨扫尽雌风扬。吴藩委币欲相纳，计日报仇天作合。岂图兰蕙扫空阶，秋花霜陨风萧飒。壮志不遂归墓门，夕阳桃花空断魂。至今酒肆肆旁水，呜咽犹似恨潜吞。百年过后遗野址，太息美人胡早死。豫让欲报智伯仇，漆身吞炭犹男子。君不见，女儿侠骨情女休，红线红拂非其俦。

当杨娥临歿时，窃叹道：“我志不成即寂寞以终，此吴逆之幸，而我之不幸也。”及歿后，三桂闻之，不知杨娥之意，反为惋惜。正是：烈女自从终牖下，逆臣从此霸滇中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捕刺客勇士护吴王 忌兵权朝意移藩镇

话说杨娥欲谋刺三桂，正幸以色蛊介绍，将次得近吴藩之身，忽然病歿，志不得逞，自不免死难瞑目。惟死后面色如生，事为吴平西所闻，也不知杨娥要刺自己，只道杨娥既有殊色，又有勇力，一旦先逝，不能收为爱姬，好不可惜。一面令人准备礼物前往吊祭，又多送陪殓之物。自此乡人皆知其事，以为杨娥以勇力殊色并闻于吴王，自然由怜惜之心，加以爱慕也。多有人前往致祭，就中便有无赖之徒，见杨娥即死，并无亲属，只留酒肆一家，且多人来祭，不特改备祭品，且有兼送陪殓之物者，心中不免垂涎，欲于夜静时图窃。

那无赖唤作李成，本有些勇力，曾以教习技击为生，后以赌荡花销，弄为无赖，致做穿窬之辈。那一夜，潜近杨娥酒肆中，正欲图窃，惟除三五酒瓮之外，已空无所有。行近杨娥停尸之处，只见她双环光闪，李成知是两颗明珠，价值不少，又见她所穿外衣，甚为光丽，更欲递下来。不料甫解了两颗钮儿，忽然有一幅小纸跌下，李成执来一看，却是杨娥手笔，是将次绝命时写的。书道：妾抱亡国亡家之道，故君永历皇，故主沐天波及吾夫张氏，皆丧于逆藩之手。苟无逆藩，必不至亡国。即吾主吾夫，亦何至皆亡？妾积恨于心，欲得当以报国，并报吾主吾夫之仇，故不惜抛露头面，屈身当垆。盖闻逆藩好色兼好武，殆欲以武力与颜色动之，冀得近逆藩，以偿素愿也。今事不能达，而妾志已终，天耶？命耶？抑天仍不欲死逆藩，以伸国民之愤耶？今已矣，后有继妾志者，妾将含笑九泉矣。杨娥书。

李成看罢，心中不觉感动。暗忖：她只是一个女流，有这般志气，自己是一个男汉，既不象她的有志，更来图窃，还哪里算得是人？况那吴藩罪恶滔天，人人怨愤，杨娥有报国之心，岂我便可无报国之心么？今我李成，横竖只单身一人，又贫困到这个地步，留此残身，亦无所用计。不如继杨娥之志，若天幸成事，固是留名千古；即不幸不成，亦做个轰烈男子，还胜过空负一身本领，要偷窃来度活。当下自叹一番，即向杨娥尸前拜了几拜。又恐事有泄漏，即将杨娥遗书焚了，立即出门，回至自己寓里。暗自思量，觉若谋刺三桂，诚若杨娥所说，须近其身。但如何方能得近吴藩身旁，亦颇有难处。因吴藩近日绝少出府，更难刺他。便左思右想，猛然想起一计。因野园内有一位为吴藩料理花木的，唤作张经，曾在自手下学习技击，今不如借谋生为名，求他引荐。自己若到得野园里头，那时谋杀三桂便不难矣。想罢，觉此计实在使得。次日即往寻张经，自言没处藏身，愿帮助料理花木，求他引用。那张经念起师弟之情，无不允肯，那李成便进了野园中。自此留心窥伺吴藩举动，要谋下手，自不消说。

且说吴三桂自从晋爵为平西亲王，坐镇滇中，以永历帝行宫为藩府，又以昔日沐府各楼宇建为别业。更自野园落成之后，日事声色，不理政事。自念做到这个地位，已是尊至南面，位极人臣，富贵已极，足慰人平生之愿。

惟生平所做各事，不免自嫌于心。自借兵入关以后，引导外人剪灭明社，已为舆论所不容。至于缅甸一役，更捕虏故君，杀戮帝后，并芟锄朱明宗室，又复过于杀戮，极恶穷凶。自问不可对以天下后世，心内总不免有些自悔。

因此觉自己所做所为，必为举国怨恨，每每防人暗杀。凡有事出外，必披重铠，侍从相随，藉作拥卫。又防藩府以至各处园囿用人必多，其中好歹难辨，防不胜防，更征用勇士列为一队，出入不离左右。凡武艺娴熟及飞檐走壁、

矫捷精锐的，皆以重金聘之，以为贴身护卫。就中一人唤做保住，以勇力闻于一时。年约三十余岁，身材矫小，能在平地飞立于屋上，且一跃数丈，矫捷如猴。又步履无声，能为鸡鸣狗盗。吴藩闻其名，岁给千金聘为侍从。尝于大会宾客时，吴藩令保住演技。先垂一幕于庭中，高约丈余，保住一跃，即由幕内跳出幕外。复翻身跃上屋上，缘瓦面直奔后堂，手挟一物，复奔至前檐，跃下庭中，脚步全无声响，所捧之物，则吴藩爱姬的镜奁也。计不过半刻，保住即由中庭跃上瓦面，复由前堂至后堂，上落四次，而人几不知。

宾客见者，无不称羨，三桂亦称为绝技。自此更优加薪俸，置为腹心，行坐必以保住相随。

时李成立意要谋刺三桂，又知保住实有异能，计思欲除三桂，须先除保住。但恐既除了保住，即惊触三桂，更难以下手。自念自己善射，能以一弓兼发两矢。若以两矢先伤保住及三桂两人，那时保住受伤，必不能如前矫健，然后再发两矢，不怕他两人不同时毙命也。计算已定。

那一日保住正护三桂至列翠轩中，正欲征集诸姬，到轩消遣。时吴藩卫从皆在轩外，贴身只有保住一人。那列翠轩正对淬剑亭，李成已伏在亭上，靠茶薇架遮身，幸不为他人所见。惟自己已看得吴藩真切，心中暗喜道：“逆贼命合休矣。”便提起貂弓，搭上两矢，窥定吴藩与保住两人，连弩矢发。

第一箭先中保住之左肩，第二箭却正中吴三桂小腹。不意三桂是日命不该休，虽由府里直抵野园，仍身披重铠，矢不能入。吴藩此时已吃一大惊，明知有人杀他，防他再复发箭，便伪作受伤情状，只唤一声有贼，即翻身伏在地下，以两手捧住头颅，装做负伤，实则防人射他首领。那保住既已中箭，即跳出轩外，志在捕拿凶手。忽见吴三桂伏地，也疑吴藩真个受了重伤，遂复回身护救吴藩。唯李成又已发出第二枝冷箭，皆连珠而出，亦以为吴三桂伏地，必然致死，故第二次冷箭只专射保住一人，皆能命中。两箭当中攒在保住胸中。三桂方谓保住道：“吾非重伤，不过伪做此状，免凶手再射耳。汝速捕贼，不必顾吾也。”保住听得，翻身复起，唤齐卫从拿人。

时李成见保住尚能走动，心中已吃一惊。欲搭箭再射保住，不提防保住已奔到淬剑亭，大呼道：“箭由此发，贼必在此。”幸保住虽如此说，因一时眼花缭乱，未必窥见李成。那时李成自知万无生理，欲并置保住于死地，复射了保住一箭。惟卫从中有先见李成的，即怒道：“行刺者即汝耶？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卫从已先射了李成一矢。其余未见李成的，亦纷向茶薇架上乱射。李成身中数箭，欲脱不得，即翻身从亭上跌下来。保住见了大怒，即拔剑先斫了李成。保住时已受伤过重，负痛不堪。当举剑斫李成时，乘一点怒气，用力又猛，故斫了李成一剑，自己亦同时倒地。当下吴藩的卫从齐上，各皆拔剑，琢

李成为肉泥。

是时野园中已甚为纷乱，吴藩卫从亦已俱到。三桂听得刺客已死，心才略定，徐道：“孤今日欲在园与诸将较射，故裹甲而出。若不然，必死于贼人之手矣。”复听得保住已经殒命，大为伤感，即令厚葬之，并厚恤其妻子。

自此野园丁役，除藩府宿卫之外，概不许携带武器。原来吴藩平日好射，凡左右服役之人，皆令于暇时练习准的。因吴藩只虑府外之人与他作对也，不料亲近之人亦要谋杀自己。自经过李成此举，三桂更提心吊胆。以野园中雇佣之人，实不分良歹，便将前时所用的概令遣散，转在部下挑选心腹将士的子弟入野园服役，唯厚给薪水，以结其心。其余有事要出府门，也不敢骑马，必乘暖轿，复将轿旁遮盖，并设副车数辆，以混人耳目。又追究引用李成之人，知是管理花木的张经，立即饬部下要拿。张经因李干出那件事，深知吴藩号令过严，必然罪及自己，即立行逃去。吴藩听得大怒，以为张经必然与李成同谋，即悬赏购缉张经。转迁怒张经家人妇子，一并拿来，并未讯问虚实，即押赴市曹斩首，见者皆为叹息。

三桂犹余怒未已。那日回妆台上，见了圆圆，不免述及李成之事，并把杀了张经全家一事说出。复道：“孤以匹马纵横天下，许多英雄豪杰也丧在孤手，今李成匹夫，敢干此不道，实在可恶。”圆圆道：“大王且勿过怒。妾拼一言，恐全国之中抱李成之志者，不止李成一人也。”三桂道：“孤亦猝未及防耳。鼠辈纵不惜性命，难道不知平西王能杀人耶？”圆圆道：“大王此言更差矣。试问国中爱大王的多，还是仇大王的多？昔楚灵王剪灭诸邻，威震天下。及其殒命干溪，军中竟无有垂悯之者，以人皆怨之故也。今大王虽有功于朝廷，而百姓实无颂德者，愿大王力图救补末路，慎勿恃势自矜也。妾敢决国中人与大王仇者，尚恒河沙数，伏愿大王力补前衍。若逞一时之威，过兴杀戮，则结仇愈甚，更非大王之福也。”三桂听罢默然，惟心中依然未释。凡服役藩府及随从左右的，固选用心腹；即委官调吏，亦非心腹人不遣。

即由部中准发赴任的，仍多截回，以是京中已生疑忌。且地方督抚，遇事必奏报入京，惟是云南省里的大吏，凡有事提奏，必先呈吴王看过，然后拜折。

惟吴三桂凡有一事不欲奏报者，皆令搁置不行，故云南省内奏报绝少。至于国库出入，却自三桂到滇以后，未曾报过入京。因是朝廷更为疑忌，以为平西王之封，不过故崇其爵号以酬勋绩，若举云南全土使三桂认为己有，将来尾大不掉，实在可虞。便大会廷臣开议，欲撤回三藩兵权。

时康熙帝即位，人甚聪明，故谓诸臣道：“本朝定鼎，以吴藩三桂及耿、尚二王立功最多。今天下太平，四方无事，徒糜餉项，既非所宜，且吴、耿、

尚三王若坐拥藩封，兵权在手，设有意外，亦非所以善保其功名。今欲尽撤诸藩，使得休养林下，两全其美，诸卿以为何如？”诸臣听得，皆相对不敢发言，大都惧一经撤藩，实反激三藩之变。故廷臣虽有对答，亦不过模棱两可，皆不敢决定。康熙帝道：“今诸藩虽有恪守臣礼，惟亦有藐视朝廷者，想诸卿亦有所闻。今若稍存姑息，必养痍成患，不可不慎也。”诸臣听已，虽觉此言甚是，惟终不敢赞成。康熙帝此时见诸臣情景，料必有为难之处，意亦稍转。便议先派大员，借巡视地方之名，觐看吴藩三桂举动，然后决夺。

诸臣亦以为然。此时吴三桂之子在京，已招为驸马，探得这点消息，即暗地以朝廷欲撤藩之意报知三桂，使早自设法。正是：只为藩王多跋扈，反教天子起嫌疑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陈圆姬遗书谏藩邸 吴三桂易服祭明陵

话说朝廷立定主意，特派员以巡视地方为名，侦察吴三桂举动。时吴三桂之子既在京中，即以这点消息，驰书报知三桂。不料三桂之子，时虽为驸马，但朝廷不过借此羁縻三桂之心，实则常惧其父子间互传消息。果然自提议撤藩之后，即事事关防吴驸马，故其驰报三桂之书，亦为其妻所得，呈诸朝廷。幸其书尚劝三桂勉尽臣节，是以朝廷亦不过问。单是吴三桂在云南，未尝不忖悉朝廷用心，已事事提心吊胆。

那一日夏国相独进藩府，谒见三桂。礼罢，国相道：“某得京中消息，知朝廷有撤藩之意，不过以大王兵权在手，未敢决行耳。大王将何以处之？”

吴三桂听了，似不大惊心，反向国相问道：“卿何由知之？”夏国相道：“有赵良玉者，奉部文来任大理府，恐被大王阻不能赴任，故托亲朋致书于吾，请吾为之尽力。吾因与谈及京中近事，赵良玉即以告吾，吾料此事甚确，大王总须留意。”吴三桂道：“既有此事，何以不见吾儿报告？以吾儿身为驸马，又在宫廷行走，苟有此事，当必知之。但无论如何，撤藩此举实朝廷所必行，所争者迟早耳。”夏国相道：“既为大王所知，某亦何待多言？”吴三桂道：“孤今日始悔误之于始也。自借兵入关以后，为朝廷驱除闯、献，平定各省，陈师缅甸，并成大功。某不过以当年不允以兵力下江南，已为朝廷所忌，故立大功以固朝廷之心耳。”言已，又叹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：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今天下太平无事，安用吾辈耶？！”夏国相道：“大王之言是也。丈夫贵自立，苟不能俯首降心，自当早为之计，此则大王所知矣。”三桂笑道：“孤之得幸全者，只恃此兵权未去耳。若一旦解去兵权，恐欲求俯首下心，而亦不可得。孤与卿等这颗头颅，谁复能保全耶？孤亦思之熟矣。人以为孤为沉缅酒色，实则孤本欲借此韬光养晦，以糊涂废事或能释朝廷之疑

心。今既欲撤孤兵权，断不能敛手待抽也。卿为孤之心腹，卿以实言相告，幸勿泄漏。”夏国相道：“大王此言若于十年前行之，天下唾手而定。若行诸今日，须计万全方可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孤更有一言，为卿所未识者。当借兵入关之际，见朝廷大反前言，孤已大纵疑惧，已与耿、尚二王有言，此后须同心协力，共同保全，毋令后世笑孤等徒作小人也。耿、尚二王亦以为然，故早已歃血盟誓，孤若有举动，彼必能相应。但轻举妄动，实为败事根本，须待人心愤激然后行之，否则事必无济耳。卿料吾军可与同事者，究有何人？”夏国相道：“马宝为人勇谋足备，且与吾等大有同心，可以大任。此外将士，对于大王皆畏威怀德，无所不可。惜云南地错南边，战马羸弱，或不济用耳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卿言极是。近来战马病毙亦多，川马又力弱，难以为用，此则宜早为之计。今孤有养子王屏藩、王辅臣，方任陕西镇，可令他选西马之最健的，岁进三千匹，绕道由西藏至滇。似此即不患战马不能济用矣。卿盍为孤图之。”夏国相道：“恐事机骤发，即三千匹亦不足用。今不如令王屏藩、王辅臣等，秘密购运良马，第一年须运五千匹，以下岁进三千匹，习以为常，自可以源源接济矣。”三桂道：“孤今诸事惟托卿与马宝二人任之，孤惟不改常度，以缓朝廷之心。若稍迟一年，吾军准备亦妥矣。”夏国相乃领诺而出。

自此三桂惟日在野园中，与诸姬环戏。时圆圆方多病，三桂新得一爱姬唤作莲儿，本姓王氏，年方十七，姿容艳丽，态度幽闲，尤精文翰，字体矫劲，不象女子的，诗文尤脍炙一时。三桂特嬖之，与宠圆圆无异。每于夏日，三桂携之共游荷花池，莲儿练裳缟袂，立于九曲桥边，特饶雅致，三桂比为出水芙蓉。三桂又搜罗滇中名士，置诸幕府，以收物望。每于公暇，三桂以幅巾便服召诸名士宴会。及酒酣之际，三桂亲自■笛，宫人以次和答，高唱入云，即令莲儿与诸名士濡笔为诗，互相唱和，以铺扬其事。座中无不兴高采烈，即大呼赏赉。不多时，已见珠玉金帛罗列满前，宫人互为攘取，三桂相顾大乐，并先取以赠莲儿。莲儿得之惟贮诸箱篋，绝不耗用。三桂独问其故，莲儿道：“妾自承恩宠，凡膏粱文绣皆大王所赐，妾得此额外赏赉，亦何所用？姑积存以待大王留饷战士。”三桂听罢，更为欣慰。自此赏赐宫人，亦不复如前挥霍，因为莲儿一言所动，故留有用之财以充军实也。莲儿见宫人惟事奢侈酣乐，颇不以为然，独与圆圆相得，每呼圆圆为姊。自圆圆病后，莲儿不离左右，且为亲侍汤药，圆圆谓莲儿道：“吾留此席以待妹久矣，但风流有限，必有阒寂之时。君王溺于晏安，后事尚不知何似。妾将就木，或不再见凄凉境况也。”言罢而泣。莲儿道：“吾君性情严厉，妹子承宠未几，药石之言，不敢乱进。吾姊从大王于患难之中，以至今日，宁不能一言？妹子日见君王与夏国相、马宝三人密语于园中，意日来必有事故，不过不敢过问耳。”圆圆道：“姊

亦言之久矣。但姊虽有言，虽未触大王之怒，究未回大王之意。今行将就木，古人说得好：“我躬不阅，遑恤我后”，断不敢复赘一词也。”莲儿道：“姊言误矣。姊终不幸长辞人世，但随侍大王已久，岂忍坐视？或借一死以感动大王，固未可知。且姊有遗言，亦足使妹子等得为后来借口，以进谏大王也。”陈圆圆亦觉此言有理，便令准备笔墨，特挥一函，以告三桂。并嘱莲儿道：“此书必待吾死后方可呈发也。”莲儿领诺，遂扶圆圆于病榻中，移就案旁，圆圆乃濡墨为书。时圆圆以春风无力之身，既经久病，又劳文思已是气喘声颤，粉汗如珠而下。莲儿为之调护备至，费时颇久，其书始成。书道：伏以大王起家武功，世受明恩，父子相继，得专■政。在先朝厚泽深仁，至矣尽矣！天祸朱明，闯、献迭起，神京破陷，龙驭宾天。大王当国破家亡之际，只坐视以贻误事机。迨事势不可为，始借力外人，以伸一时之忿，此大王之深误也。当敌军既进，神京亦亡，国号迁移而有天沉地惨之变，大王不于此时号召人心，以佑明室，复为敌驰驱，马足纵横于汴梁、川、楚之间，爰及缅甸。此时此际，明裔固亡，汉祀亦斩，此又大王误之又误者也。大王既树不世之勋，以开国元良为封藩开府，南面称孤，荣亦极矣。乃大难甫平，猜嫌遽起，古人所谓“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”者，其在此乎？今大王如欲保功名，存富贵，自可自卸兵权，终老林下，宁受万年之唾骂，犹得一日之安闲，此范蠡与大夫种之事，可为前车也。然或嫌疑未释，则孤身远引，其势益危。大王苟不能低首下心，抑亦早为之计，迁延累日，噬脐之悔，岂复忍言。今大王唯溺于晏安，不知发奋，萧墙之祸，将有不可胜言者。语曰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，愿大王勿河汉妾言，此则大王死里求生之机会也。伏唯大王图之。

书罢，喟然叹道：“古人称美人为倾国倾城，实则人主自倾之，于美人何与？褒姒足以危周幽，而后妃反足以助文王。妾承大王之宠久矣，今幸早十年，若是不然，恐大王设有不韪，后世将以妾为口实矣。”言罢，泪如雨下。莲儿再三抚慰。是夜圆圆遂歿。

侍者奔告三桂，三桂听得大悲，乘夜前往圆圆妆台，抚尸大哭道：“此天丧吾美人也。”旋命在商山寺旁营择吉穴，为安葬圆圆，并征集工役数百人，大兴土木，真是壮丽堂皇，无美不备。或有言陈美人不应葬在寺旁者，三桂道：“陈爱姬生时每欲削发为尼，孤欲以此遂其心志也。”经数月后，大工始成。后人有《题圆圆墓》曲，以纪其事。曲道：

滇城山河势泱泱，胜地尤推商山寺之旁。

美人一死须吉穴，俾得岁时荐馨香。

难得美人知大义，洞明种族与兴亡。

沐承恩宠深且厚，濒死未尝忘君王。

君王太息美人死，伏尸痛哭泪不止。
春犹未老红颜尽，天胡先夺美人去。
美人一去将何依，聊为美人营吉地。
美人生小好修斋，择穴无如商山寺。
法饶钟鼓寺中声，将为美人品超度。
自古美人伤迟春，君王晏安犹不悟。
唯此美人知爱君，况感君王恩宠遇。
一死犹陈药石言，犹冀君王一回顾。
古云倾国皆美人，唯此美人忧国步。
君王为哀美人死，大兴土木营坟墓。
岁时俎豆须荐馨，特为美人彰异数。
世远年湮墓渐荒，但见晚烟迷古树。
我来凭吊欲欷歔，不堪回首商山路。

自圆圆歿后，三桂后宫不下千人互谋争宠，唯三桂独宠莲儿。且除莲儿而外，更没一人向三桂进谏一言者，故三桂唯留连酒色，日事笙歌，所有政事俱付之夏国相及马宝。三桂又有二女，乃择部下少年有谋勇者，招为东床。

其长女许配郭壮图，次女即配与胡国柱，故郭、胡二人，当时实与夏国相及马宝同掌事权。一面催王屏藩、王辅臣速解战马，以备举兵。三桂又借言筹边，令夏、马、郭、胡四人增募兵卒，大有待时而举之势。

那三桂阳则放弃政事，阴则准备兴兵，宫内唯莲儿颇知一二。三桂并嘱莲儿道：“孤若有所谋，慎勿令福晋知之。以伊子犹在京中，朝廷已招为附马，恐福晋以爱子之故，必阻孤所为，是误孤大事也。”莲儿领诺，皆不敢以三桂之心轻泄。故三桂以为自己所谋，除一二心腹外已无人得知。不提防，章京玉顺早窥伺三桂举动，已密奏京中。即京中自提议撤藩不果，早已特派使者赴滇侦察。

那日三桂听得朝廷派使者来滇，使者已抵贵州。吴三桂以为遣使到来的用意，只欲窥探自己的举动，已令部下各员，如使臣到来，须周旋唯谨。不料朝廷之意，以遣使巡边为名，若使臣只直至云南，必启三桂疑心，乃令使臣由贵州绕道，先行入川，然后由川入滇，复同时派出使臣多名，并巡各省，以掩三桂耳目。唯京中各大臣，以三桂直视云南为己国，命官置吏不由朝廷，不久必然为变，不如令三桂移镇别省，如三桂肯从，便无反心，倘三桂闻命不肯移镇，便是反形已露，不可不防。朝廷亦以为然，时清康熙十一年也。

唯三桂在滇蓄志反正已久，因目见旧部或老或亡，半归凋尽，乃择诸将子弟及四方宾客，凡资质颖悟者，都令学习黄石素书及武侯阵法，并于暇日，练

骑射习准头。一时少年之士，凡谈兵说阵的不可胜数。所收士卒，又皆孙可望、李定国之旧部，皆耐战健斗，故兵力雄于一时。三桂并借安不忘危之说，日日令马宝、夏国相、郭壮图、胡国柱等训练兵马。那时所虑，只是粮饷不足。三桂早已招徕商贾，资以藩府资本，使广通贸易，借兴商之名，以实府库。又以辽地产参，利尽东海，唯其余药材多出巴蜀，便严私采之禁，以官监之，由官收其材而鬻之于市，犯者论死。于是滇川精华尽归藩府。三桂那时已知国富兵强，唯以时日待人心思变。

那一日，使臣已由四川入滇，三桂特令部下诸将往接，自己亦出郭相迎，阳作改容加礼，先迎使臣至馆驿中。忽相连又听得朝廷已特派使命，奉诏谕到来，新使将已到境。三桂听得大疑，自忖：来使以巡边为名已至滇省，如何又有一使到来，究是何故？一面与心腹将士相议，一面又发部下往迎新使，一同到了馆驿中。新使开读诏谕，三桂依然拱听。诏道：平西王吴三桂，昔以闯、献不靖，乞师入关，有功社稷。自是南征北剿，懋著勋劳，厥功尤伟。朝廷论功行赏，特封为平西亲王。今西南既定，以该亲王郁处滇中，实属用违其长。唯国家藩篱，尤在东部，特以平西王吴三桂移镇关东，并加世职，俾资镇慑，以卫国家。该王任事向来忠奋，此次闻命，必能慷慨成行，以无负朝廷之委任。命到之日，宜凛遵，再膺懋赏。

三桂接了诏谕，仍不动形色，即向新使说道：“此朝命也，安敢不遵？候部署各事，即奏报起程日期矣。”言罢而退，先留心腹部员款候两使。三桂回藩府后，即召夏国相、马宝商议此事。三桂道：“朝廷此举，只欲调虎离山。孤遵命亦死，不遵命亦死。孤若死则卿亦难独生也。为今日之计，只宜于死里求生，诸卿计将安出？”马宝道：“大王所以幸全者，只恃兵权，此大王所知也。大王若能以全滇之地，百万之众，甘受缚于人，请好自为之。如其不然，便当速谋自立。某等虽不才，当为大王效力，即肝脑涂地，方称本心。”夏国相道：“此计已决，马公不必再为此言，但不知人心何如耳。不如以诏谕发表，看人心如何，然后计较。”马宝道：“人心若不以大王移镇为虑，又当奈何？”夏国相道：“滇中官吏将弁为大王心腹者，十之八九，谁不唯大王之马首是瞻？且与大王相依为命。今不过假此诏敕以震人心耳。”

三桂道：“夏卿之言是也。凡谋大事，以人为主，趁人心奋激之际，何患所谋不成？”便以移镇之诏告示部下，果然全藩震动，皆以为三桂一去，诸将皆不能保全，无不怨愤不已。三桂知人心可用，乃密与马、夏二人计较。夏国相道：“今吾等举兵滇蜀，所在皆有阻隘，终不能全进也。不如谋至中原，然后举事，据心腹以至指臂，长驱北向，即可以逞志矣。”三桂深以此计为然，便不动形色，依然拜诏受命，款待新使，敬谨不已。

那三桂却与夏国相、马宝、郭壮图、胡国柱阴勒部将，部署士卒，届期即发。先定以郭壮图留镇云南，应付粮草，计点库款，以连年广通贸易，大有赢余，皆准备应付。时两使皆不知其用意，以为三桂既已受命，必无变志，故唯催三桂起程，并道：“朝廷以关东重要，不能假手他人，故以重任付王爷。目下即宜速发，勿再延缓。”三桂听已，亦唯唯答之。及逾多日，仍未起程，两使乃始为都督，间亦凌辱其将吏。那时将吏纷纷奔告三桂，三桂更激言道：“彼奉朝廷使命，不可抗也。即今本藩移镇关东，即是与诸君生离死别，孤固不知死所，即诸君自孤去后，亦未必独存，以朝廷疑忌既深，所以至此。彼悖使命以凌辱诸君，在诸君唯有隐受之耳。”诸将皆奋然道：“某等随大王出生入死，乃有今日，朝廷既不念前功，反加猜忌，某等宁死，断不能受辱也。”言罢，皆力请三桂不可移镇。三桂复阳言朝命不可抗违，以怂动人心。时使者仍未见三桂起行，乃再为催促。三桂以诸将不从为词，并道：“若过逼太甚，恐诸将难制。本藩当以善法处之，无不允从。今唯求尊使假以时日，暂缓行期耳。”两使仍不知其意，反信三桂之言，为酌议改期起程。

三桂知人心已动，那一夜即在藩府中置酒高会，与诸将大宴。酒至三巡，三桂道：“今将与诸君别矣。三桂以一武夫，得为朝廷建立大功，皆诸君之力所致。孤不忍舍诸君，即诸君亦不忍舍孤也。今当与诸君更尽一杯，以表离情。”说了，复亲自向诸将轮流把盏。当三桂说时，诸将已人人感动。又值茶前酒后，气概益豪，至是乃更为感激。那三桂把酒之后，复回至座处，向诸将发叹道：“老夫与诸君共事近三十年，皆已甘苦备尝，方有今日。今四海升平，国家无事，朝廷已无所用于吾与诸君等，行且远矣，且未知廷意何在，聊尽今日之欢，与诸君话旧，此离合死生皆难逆料。譬如一兔，所能自存者，只靠其窟耳，一落平地，人人得而捕之。故孤与诸君，他日得相见与否，未可知也。”诸将听得，皆为泣下。

时有杨健者，武勇过人，吴三桂收为义子，时人呼为十三太保，三桂倚为腹心。至是令杨健领劲卒守卫藩府，诸将此时已皆喻其意。凡三桂平日心腹之人，亦皆已约期待变。及使臣更催迫三桂，三桂即复会诸将，名为劝行，实则激变。当诸将齐集，三桂即道：“行期已迫矣，此次更无可缓。朝廷之严谴固不可逃，然不意使臣之驱役老夫，一至于此。诸君行矣，毋徒自取辱也。”诸将闻使臣驱役之语，无不大怒，即齐声奋然道：“行即行矣，彼何相逼为？”三桂复故意慰之曰：“吾再三思之，此实朝廷之意，诚不可缓。”

使臣安知孤与君等有如何苦衷？以朝意所在，故不能不催迫也。然诸君之得以处此土，以有其家，以享富贵，伊谁之赐？在诸君，必谓有许多汗马功劳方有今日，然朝廷之意不为然也。朝廷以诸君一衣一食，皆其所施恩。若违抗

诏谕，是不爱其性命耳，诸君当细思之。”诸将至是皆稽首道：“某等得有今日，实邀殿下之洪福耳。”三桂道：“此恐未必然也。”诸将又道：“然则果出朝廷之恩乎？”三桂道：“此言正是。但亦未必尽然。孤以昔日受先朝厚恩，待罪东游。以闯贼为乱，特召孤入卫神京。孤以闯贼既破京禁，计不得两全，乃乞师本朝，期以雪君父之仇恨。幸天能垂鉴，闯贼即灭。继平滇蜀，皆奏大功，相将栖息于此。然今日之富贵，孤与君等皆先朝余荫耳。故君陵寝犹在于此，今将远行，理应祭此。”原来三桂自进兵阿瓦，取永历帝以归，已将永历帝后缢死，由贵阳府自殒，即将永历帝后蒿葬在云南城外，故三桂如此说。当下诸将听得，皆再拜听命。三桂见诸将已从己意，即择日祭谒明陵。并下令道：“如祭故君，须以故君之衣冠往谒也。”诸将亦唯唯听命。

到那一日，即与诸将共诣永历陵前。三桂先服明朝衣冠，自夏国相、马宝以下，皆一律穿戴明装，共至陵前。三桂并指其首谓诸将道：“我先朝曾有此冠乎？”又指其身道：“我先朝曾有此衣乎？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诸将闻三桂之言，皆互相观看其衣冠，见三桂泪下沾衣，诸将亦一齐伤感。三桂见诸将感动，即含泪对诸人道：“孤今日不得已之苦衷，尚难向诸君缕述。然孤此心此意，他日诸君必知之。孤今日将羞见先陵也。天乎！何牵孤至此？”

言罢，又向诸将道：“孤今日易服祭谒先陵，皆诸君所目睹。人不可忘故君，亦不可忘故国也。诸君其预图之。”诸将听得，皆为应诺。正是：昔已借兵残故国，今何易服祭先朝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北京城使臣告变 衡州府三桂称尊

话说吴三桂服明朝之服，率诸将往祭明永历皇陵，并谓诸将道：“诸君不可忘故国，亦不可忘故君。”诸将无不应诺。三桂复道：“后天起程，当重会于此。”说罢即回藩府，立即催使臣先行起程回京。一面布置各事，以其婿郭壮图留守云南。并下令属员道：“老夫耄矣，行且戍边，唯军旅之事，以升平以来久失训练，明晨当于郊外大阅，违者即按军法。”

到了次日，清早起来即响动鼓角，整齐队伍，军容甚盛，先抵郊外。三桂披挂铠甲，坐骑骏马，直驰郊外而来。中央挂大旗一面，三桂在马上默祝道：“如我此次得成大事，有至尊之望，须射中红心。”连发三矢，皆中的，三桂大喜。但念自己栖闲已久，恐三军以为老耄，须以武力示之。时场中先设一案，三桂先下马坐定，凡长枪大戟，画甲雕弓，环列左右，以示声势。

令人准备各项武器，三桂复飞身上马，独驰骤数回，每一回即飞马上，接一件武器，运动如飞，风驰雨骤，英武绝伦，三军皆为色变。操练之后，三桂下令，明日起程，都在郊外取齐。

一夜无话。次早大军环集，诸将亦全装贯甲，先期而至，次后三桂到来，即率诸将再诣永历皇陵。三桂并穿方巾素服，在陵前再拜痛哭。自夏国相、马宝以下，皆随之而哭，伏之几不能起。三军亦均感动，同时下泪，哀声震动远近。三桂至是，知人怀异志，即命前队先行，自拥大军继后而行，由郭壮图率诸官送至城外。三桂囑道：“云南之事，尽以委卿。”郭壮图道：“某当竭力以图尽职，愿大王前程万里，早慰人心。”言已而别。三桂由是起程，每日只行二三十里，即已驻扎。约数日后，即称病不起。

时地方官吏皆知三桂必有异志，那两使臣虽然先行起程，仍沿途逗留，以窥三桂动静。那时见三桂拥兵不动，乃互相计议，以三桂此次移镇，果其心志无它，自可待命归朝。今既拥大兵而行，其意已不可测；又托故不进，显然必有异心，计不如告之抚臣，使催促之。计议已定，乃会见抚臣，力请催促三桂起程。那时抚臣王之信，亦以三桂移镇本有朝命，如何好抗？乃亲往见三桂道：“大王此次移镇，本遵奉朝旨而行。朝廷亦以关东事情紧急，唯大王力足以镇之，故有是命。今使臣之意，以为大王早到一日，关东必多一日之益，迟到一日，关东即多一日之危，愿大王以国事为重，力疾起程，实国家之幸。”三桂道：“关东本无事，不过朝廷不谅老夫之心，为此调虎离山之计，是疑我也。然老臣尽心王室，疑我实误矣。老夫果不遵命，必不到此。无论关东有事与否，老夫必去，奈为二竖所侵，稍暇时日耳。”抚臣再劝数四，三桂仍作此语，抚臣无奈，乃回告两使。那两使复亲至三桂榻前，催促词色甚为严厉。三桂仍坚卧不起，日唯延医诊脉，以掩人耳目。

到了那日，诸将会集，齐至三桂榻前问安。三桂道：“孤此病乃心疾也，药不可为矣。”诸将道：“大王心疾，究从哪里说起？”三桂摇手叹道：“孤曩者负恩明室，引敌入京，虽成勋业，至今犹耿耿于心。自是披坚执锐，身经百战，为国家开拓疆土，扫靖狼烟，是孤虽有负于明室，而已有大勋于本朝也。章皇帝不以老夫为不肖，赐以藩封，载在盟府，垂十余年，始有今日。今朝廷以我移镇，是疑我也，疑我必杀我矣。吾与诸君共事三十年，实不忍遽别诸君，故暂且盘桓于此，庶得与诸君再叙耳。”诸将听罢，即忿然道：“大王究有何罪，而朝廷乃欲杀之耶？某等感大王恩遇，断不忍舍大王，愿大王明以告我。”三桂道：“此易知耳。关东实无别事，何用移镇？此次调离老夫，必有深谋。在两使臣必知之，故敢藐视老夫与诸君也。且抚臣，一外使耳，老夫虽不德，实为藩王，而乃凌逼至此，是抚臣亦先知廷意矣。今前队虽至湖南，而老夫尚在滇省，即如此虐待，一旦孤身入国门，即一夫之力可执孤以付廷尉，此时老夫岂尚有生路耶？”诸将听罢，皆各怒发冲冠，谓三桂道：“大王既知此行利害，岂除敛手待毙而外，更无他策耶？”三桂道：“此难

言也。孤只误在当初，至今日唯委命于人耳。然孤所虑者，破巢之下必无完卵。孤若死，恐诸君亦不能久耳。唯孤可死，如在诸君必不可死，以孤得诸君之力以成功名，位至藩王，富贵已极，死复何憾！所难堪者，诸君耳。现使臣凌辱之状，彼回京后必劾及诸君，以诸君汗马数十年，官不过一阶，骑不过一匹，乃亦无罪被祸也。孤岂无情，常为诸君是念。唯今日已无可如何矣！”言罢泪如雨下。时马宝在旁，早会三桂之意，即攘臂道：“看使臣光景，不杀吾等不止。使诸君如无罪仍甘心受辱，弟复何言？若马某则断不能敛手待毙也。”

说罢，各人皆道：“我们亦断不肯遽死，愿大王有以教之。”夏国相道：“诸君不必躁急，凡事须从长计议。今日非我们负朝廷，实朝廷负我们也。以我们汗马功高，既不蒙体谅，又以猜疑见杀，人非土木，谁能忍耐？今日之事，唯有反耳！唯有反耳！”三桂急自掩其耳，离座而起曰：“再休乱言！免累及老夫。”那时三桂虽如此说，但心中见诸将如此，已窃自欢喜。唯诸将听得三桂之言，哪里肯听？都忿忿而出，各人互相传布，都谓吴王此行，必不能免，吴王若死，朝廷必斩草除根，连自己也不能完全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互相嗟叹。马宝见人心大动，反向部下说道：“今日若死里求生，唯有反耳。奈吴王优柔不断，且畏首畏尾，意欲敛手就捕。不知朝廷此举，大负我们，即我们今日举兵，后世犹当相谅。奈大王不听，实为可惜，不知诸君之意若何？”那时军校皆奋然道：“我们心志已决，便是大王不从，我们亦反矣。”

马宝道：“大王久着威声，究不如得吴王为之主，更易成事。不如逼大王，使不能不反，较为好策。”三军听罢，皆以为然，便一声呼喝，约有千数百人，直拥至抚臣行衙，把府衙重重围住。直进衙里，先寻抚臣王之信，一见即骂道：“负心贼，助桀为虐，凌辱大王以及我辈，我当教汝先死也。”抚臣王之信听了大惊，正欲逃往，已是不及，被马宝军士赶上，一刀两段，先结果了性命，即割了首级，呼啸而出。回营后，大喊道：“抚臣欲谋杀大王，并及我辈，我们已诛之矣。朝廷负心，不念勋劳，反谋杀戮，今日之事唯有作反，能从我们者，可即来。”是时使臣凌辱及抚臣威逼，皆已传遍各营，又自三桂哭陵之后，军心已变，各军一闻此语，都踊跃愿从。即由为首的持抚臣首级往见三桂，三桂见了，伪为大惊，顿足大哭，以头抢地，几至失声。即谓诸人道：“抚臣乃朝廷命官也，尔辈如此，是杀我也。朝廷必然加罪，孤岂能免乎？孤固不能幸生，即一家三百口，亦同时不保，恐尔辈亦不旋踵而俱尽也。昔日无事，犹欲杀孤，况今更杀抚臣乎？”说罢，更放声大哭。诸将齐道：“大王不必介意，唯有反耳！吾等决无悔心也。”三桂听罢，即霍然起坐，谓诸将道：“事势至此，已无可如何。诸君不欲举事则已，既欲举事，立即便行，不宜因事以取祸也。”诸将闻言，皆应声动地。三桂便部署诸将，先令囚执两使

，并令以抚臣王之信的首级祭旗。其妻闻变大惊，急驰至军前，抱三桂之足大哭道：“大王此行，杀吾儿矣。”言时以头抢地。因三桂之长子在京，方为额驸。那时三桂听得，亦动起父子之情，随之下泪。随谓其妻道：“孤亦不得已耳。欲存吾儿，必杀吾身。且为诸将同情相逼，以孤若见杀，诸将亦不能苟存，故不能以吾儿一人，而误诸将性命也。”诸将闻言，亦为感泣，交相劝慰，其妻始含泪而退。当下传令，囚执两使。

独新使王新命早知三桂必反，乃预先逃遁，不得被获。时已逃至衡阳，听得三桂举兵之耗，大惊道：“吾早知之矣。彼若安心遵命移镇，何至拥大兵而行？然不料其反之速也，吾幸不及于难。今吾若不入京报告，更待何人？”便驰赴入京，加紧邮驿，日行七百里，计程五昼夜，已抵京城，直赴兵部衙门告变。当到兵部衙门时，已神昏气厥，扑到大堂之上。部吏见他装束，知是使臣，又看他邮驿到来，如此情景，知必有事故，乃即报知兵部大臣。那时兵部大臣听得，立即出堂，令扶起王新使，进以汤药，问其原故。

王新使气喘言道：“三桂反了！抚臣被杀了，使臣被囚了。”只说得这数句话，已不能再说下去。徐徐又说道：“今三桂已传檄四方。吴军已将到湖南也。”兵部大臣听得，立即奏知朝廷。那知朝廷得知此事，真是异常震动，立召诸军机大臣商议。以吴三桂久经战阵，部下能员极多，且他的羽翼又遍布各省，固不难望风响应，故得了此耗无不惶骇。有献议以吴三桂的羽翼遍布各省，须先行除去的；有献议以京中大员多三桂旧交，恐其互通消息，宜先谋除绝根株的。唯康熙帝以为不然。因如此办法，反致人心激变，事更难定，便立意一面发兵调将握守险要，所在戒严，以待三桂；又拜川湖总督蔡毓荣为大将军，防守四川、湖、广；再以赖培为大将军，防守长江一带，并降谕各省督抚提镇，以固疆土。这谕一下，各省都如风声鹤唳一般。康熙帝并谓诸臣道：“往者前明福王、桂王、唐王，各割一方，朕犹不以为意。若三桂尚有大勋，人心所系，部下雄兵百万，皆是能战之士，实不可不防。”

因此便有亲征之意。奈廷臣皆交章谏阻，故暂作罢论，唯仍须看三桂动静，然后定夺。

且说三桂自举兵之后，即传告四处，欲鼓动人心降附。唯自觉难于措词，左思右想，乃委曲其说。凡各省大员平日与他有往来的，都布告自己起兵原由，那布启写道：平西王吴三桂为布告事：昔先朝不幸，闯、献为殃，以至宗社沦丧。本藩方待罪边陲，未遑援救，负罪良多。自念满洲僻处东辽，久荷先朝之覆庇，应重友邦之谊，念切同仇。故本藩欲除逆安邦，聊效秦庭之哭，冀稍尽报国之忱，用是借兵入关，俾清妖孽。乃前方拒虎，后即进狼；既去元凶，又来大敌。盖本藩在秦晋报捷之日，即满人在燕云践位之时矣。乃以羈縻之

术，封本藩为平西亲王，本藩此时徘徊歧路，仰天徒哭，欲受命则此心有愧，欲反动则军力已疲，不得已乃隐忍须臾，冀图后举。乃大难甫平，彼即为斩草除根之计，隐谋所在，杀机已露。伏唯本藩昔负前明，上无以报国家，下无以对黎庶，一死亦复何惜？顾老夫虽耄，犹冀赎以前愆，忍以此大好河山，弃付他人之手？爰纠集旧部，罗致英雄，共起雄师，俾伸大义。凡尔臣贰，爰及军民，皆皇汉之同胞，尽前明之赤子，自当共表同情，并伸义愤。檄到之日，祈各来归，共膺懋赏。

自此布启发表之后，闽省耿王，粤省尚王，皆从令反正。那贵州提督李本深，本为孙可望劲将，自降清之后所向有功，乃得保为贵州提督，平日已与吴三桂互相往来，至是听得吴三桂布启，先已归附，举兵同反，其余各省响应的尚多。那时三桂已行抵衡州，见四方响应，心中窃喜。唯诸将以既举大兵，不可一日无主，纷请三桂即位称尊。在三桂本欲先立明裔，以饰人心，唯于缅甸一役，颇难解说，因此乃有称尊之意。正是：方奉北廷移别镇，又思南面作真皇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建帝号吴三桂封官 受军符蔡毓荣调将

话说吴三桂既有称尊之意，即与各心腹大将夏国相、马宝、胡国柱等计议。三桂先说道：“孤此次首倡大义，志在反正。诚如诸君所言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今为大局计，诸卿有何高论，不妨直说。”胡国柱道：“大王此举，名正言顺，故檄文一发，人心响应。独惜明社既墟，至今二十年，纵朱家或有遗裔，均已匿迹销声。况且亦无从得其真确，又何由得明裔而辅之？大王若必欲访寻，恐假姓冒名者纷至沓来，此时更难处置。为今之计，不如大王权摄国事，以号令四方，较为上着。”夏国相道：“胡公所言亦是。但目下人心思明，故我兵一举，各自归命。若一旦反其道而行之，人心向背固未可知也。然事在创始，非有英明强干之主不可以有为，故即能访得明裔，亦断难及大王之英武。故大王权宜行事，亦是上策。”马宝道：“二公之言虽有至理，唯亦有见不到处。盖今日人心，非尽思明也，思中国耳。且我等必求明裔而辅之，于缅甸一役，亦难解说。今大王英明神武，名正言顺，以举义师，拥雄兵百万，上将千员，若北向以争天下，谁敢抗者？故依某愚见，宜自即帝位。然后励精图治，选贤任能，大事固不难定矣。成败在此一举，大王宜立定大计，毋再游移。”吴三桂听罢，心中大喜，却又故说道：“孤此举本无利天下之心；奈不得已耳。既是明裔难于查访，愿诸君更举贤者，孤当力效前驱，决无退志。”言罢，夏国相、马宝、胡国柱齐说道：“英明神武，智勇足备，声泽及人，方今谁有如大王者？愿大王勿再多让，以误事机。待大王即定之后，国家有神圣文武之君，士卒有敌忾同仇之气，彼纵有强弓劲弩，精骑善射，焉能抗我耶

？”三桂此时已心满意足，仍谦让道：“既诸君如此推戴，孤亦不敢固辞。今孤权摄大位，若他日得有贤能者，抑或得朱家英明真裔，然后再议，可也。”说罢，即令夏国相选择良辰吉日，以郊天即位。时在康熙十二年也。

吴三桂已年逾六旬，唯精力未衰，其一种豪气，亦无异少年。又念向来所向无敌，此次实视中国如在掌中，以为人心既归，一举可定天下。怀了这个念头，今见为诸将推戴，自然欢喜。即令改常德治为行宫，暂备湖南为建都之所，待天下既定，然后重返北京。又令在衡州府衡山县筑坛，祭告天地。

以宫殿本用黄瓦，今只改一府衙为宫殿，自须变易旧观，唯时候仓促，急不能办，即由黄漆涂之，草草将事。至于皇帝冠服，仍学明朝装束，亦赶紧备办。由夏国相、马宝、胡国柱三人会议，建国大周，改元利用。即以康熙十二年为大周利用元年。

那日清晨，吴三桂即令王屏藩与王辅臣共图甘肃。去后，又拜夏国相、马宝为丞相，总理军国机务。夏国相进道：“清朝定鼎已近三十年，各省布置渐归完善。今我兴师，须分扰各省，使各路并进，方易得手。”吴三桂道：“卿言是也，朕之遣将先入四川，即是此意。”夏国相道：“即拔一四川，恐亦未能制彼之死命。方今苏、浙、闽、粤为精华所萃，宜一并遣将入闽、粤，若耿、尚二王与我会合，各起兵北上，则大事定矣。”吴三桂听罢大喜，即封其侄吴世宾为官定国大将军，以其婿胡国柱为金吾卫大将军、武英殿大学士，并令胡国柱遣李本深收取西川。胡国柱进言道：“李本深昔为孙可望劲将，转战各省，于四川地势形图尤为熟悉，用之可谓最得其人。但四川一省地理阻隔，且中国雄兵猛将多聚其间，恐只靠一李本深尚难得力，不如择良将以为之辅，方保万全。”吴三桂深以其说为然，遂并封其侄吴之茂为西蜀大将军，使与李本深共图四川，若既得四川之后，即进窥秦、陇，自西而北，以会控京师，与各军相应。计议已定，即择日即位。

是日冠冕旒，衣龙袍，登皇帝位。各将皆以次朝贺，山呼既毕。三桂自念此次得为皇帝，实出诸将拥戴之功，且将来用兵，皆赖诸将之力，自宜厚其封赏，以结其心。时凡三桂的心腹党羽，皆闻风相应。三桂遂封王辅臣为镇西大将军，封王屏藩为征西大将军。以李本深为首先响应，乃封本深亲军金吾卫大将军，使领本部兵五万人先行入川。复封其侄吴世宾亦为亲军金吾卫大将军，以本部人马沿湖南下广东。复遣部将马承荫会兵广东，与吴世宾会合进取。自平南王尚可喜歿后，清朝即以其子尚之信承嗣平南王爵，仍驻广州，掌理藩事。三桂并为手启谕尚之信道：孤昔与令先君贤王待罪东陲，嗣以国家多难，闯、献搆乱，宗社既危，始相与借兵入关，冀图恢复。乃我方告捷，敌已入京。孤与令先君方徘徊歧路，痛哭流涕，以无功国家而负罪明室也。当此之时

，势颓力竭，既不能倒戈反正以报先朝，遂赧颜并污先命，受爵为藩王。令先君曾与孤言，谓苟有机会，勿忘明室，乃口血未干，令先君遽殒。孤徬徨滇蜀，孤掌难鸣，近十余年矣。维思北朝分茅胙土、赐爵封藩、世袭罔替之语，载在明府。乃孤则残喘苟延，令先君则墓门未拱，而北朝已为德不终，遽兴撤藩之议。夫撤藩云者，即杀机所伏也。孤等何罪？因功见忌，因忌见诛。烹走狗而藏良弓，于斯为甚，乃令先君九泉之下亦将不瞑。孤自念有生数十年，既负明室，又负国民，意欲图抵罪，死里求生，乃履霜坚冰，首倡大义。幸天尚爱明，人方思汉，义师一起，四方向附，指日大好山河复归故主。伏望贵王仰承先君之悃忱，感念明朝之德泽，举兵来会，以宁社稷。则新朝论功行赏，贵王将世世子孙永开藩府，此国家之福，亦大王之幸也。方今北朝猜忌既生，杀机遍伏，孤念切同仇，感怀先谊，用告大王。以大王精思慎虑，必有以自处也。唯大王图之。

尚之信得书之后，正自踌躇，唯当时北京朝廷以广东地方重要，自听得告变之后，已特令承袭定南王孙延龄领兵四万往扎广东。又加广西提督马雄，为帮办防务副将军，调兵到广东协守。盖北京朝廷亦惧尚之信与吴三桂相应，故特调孙延龄及马雄以监督之也。故尚之信心中即欲附从三桂，唯惧孙延龄、马雄等不从，实多不便。且念马雄一人不打紧，只怕孙延龄部下兵多将广，若得他同心归附吴王，是闽广一带皆势如破竹，天下不难定也。因此，便亲到孙延龄行营，故以言相试。当相见之际，先寒暄了一会，尚之信先道：“今吴王举兵，自号反正，贤王断他将来局面如何！”孙延龄不知尚之信之意，只直说道：“吴王号召，人心如响斯应，吾甚惧朝廷难与相争也。”尚之信道：“若吴王成事，我们又将何以自处？望贤王教我。”孙延龄道：“不如观其动静，再商行止。”尚之信道：“贤王此言未尝不是，唯今吴王传檄远近，人心动摇。今又吴世宾、马承荫领兵十万，横行两粤，事机已迫，恐不容我等观望也。”孙延龄至此，已略会尚王之意，即道：“贤王有守土之责，孙某当唯贤王之马首是瞻。贤王若有主意，不妨相告，吾两人义同心腹，断不泄露也。”尚之信道：“某实告君，以吾先君子与令先王皆与吴王并起关东，以有功朝廷，乃赐封藩府。闻朝廷实主撤藩之议，以吴王最强，故先制吴王，而后吴王有此一举也。吴王若亡，吾等亦不独全，此贤王所知矣。今吾等若应吴王，于朝廷目下虽为不忠，惟于国家未尝不顺，愿贤王思之。”

孙延龄道：“此论正中吾意，迺闻朝廷诏至闽中，令耿王出镇江西。唯耿王有不从之意，看来耿王亦将归附吴王也。且就今大势观之，北朝势将休矣，吾等反正，亦在此时。但不知马雄意见如何耳？”尚之信道：“若马雄一人，吾力足以致之。且吴王来将马承荫，本与马雄为兄弟行，亦不患其不从也。

今请与歃血为盟，彼此同心，欲行共行，欲止共止，各无相背。贤王以为何如？”孙延龄听得大喜，遂与尚之信歃血为誓。

歃誓既毕，尚之信道：“今贤王既已同心，料无反悔。唯今福晋为太后养女，认为公主，于朝廷受恩深重，某恐其阻贤王之行也。”孙延龄道：“贱内虽为太后养女，然以势相凌，故夫妻间时多反目。吾为孔王之婿，入嗣为定南王，人方谓某为以妻贵者，其实耻之。吾此行固不以告人，亦不以告吾妻也，贤王不必多虑。吾所虑者，不知贤王将何以处马雄耳。马雄向为先孔王部将，与某亦不相能，若见马雄时，慎勿言吾与贤王共谋此事也。”尚之信领诺而去。

正回至藩府，忽报马雄来见。尚之信道：“此天赐其便也。”便屏退左右，即请马雄入内。茶罢，马雄先说道：“今三桂令吴世宾、马承荫统大兵前来，不日将抵端州，不知大王以何策御之？”尚之信道：“某正为此事大费踌躇，因恐军心或不受调也。”马雄道：“贤王何出此言？”尚之信道：“吴王此举原为撤藩之议所逼，吾等部下皆诸藩劲旅，须知撤藩之说即所以灭诸藩。朝廷此说，实以激变人心。故吴王檄文一发，诸藩响应。吾昨夜微服巡视军中，见军人皆有怨言，谓朝廷本欲剪除藩将，故吴王出而反正，今又率我们以对敌吴王，是助朝廷以灭藩也，吾等本效力于藩府，今乃使我们倒戈，自相鱼肉，吾等死也不甘心，这等语。因此本藩大觉为难。将军若有良法，愿乞赐教。”马雄道：“有这等事？某一概不知。大王曾有见过孙延龄否？不知孙某意见若何。”尚之信道：“孙公木偶耳，毫无决断。今可与谋者，唯某与将军耳。”马雄道：“然则贤王既先得风声，必有高见，愿乞明言。”尚之信道：“吴王此举，其名固正，其言亦顺，故一经号召，四方响从，某固惧不能抗之。且我军心难用，若强之使战，势将倒戈而向，是吾等即不死于吴军，亦将死于我军。即幸能苟存，朝廷亦将乘撤藩之势，以兵败见诛。是某与将军一进一退，皆死无葬地矣。”言罢，叹息不置。马雄大为感动，乃奋然道：“大丈夫贵自立，既若此，吾等不宜敛手待毙也。吴王来将马承荫与某为兄弟行，某且先观其举动。倘不得已，当从吴王以图大事。且吾等亦大明臣子耳，返本归原，国人犹将戴我。虽朝廷欲行加罪，然以吴王大势既成之后，朝廷亦无如某等何也。”尚之信听罢犹豫，马雄道：“彼此密谋，安有泄露之理？但须得一归附吴军之路。今如大王所言，是孙延龄与我们相反矣。彼在粤中窥我等左右，实为不便，不如杀之以为进见之功。大王以为何如？”尚之信道：“某亦素恶孙延龄者，唯吴王初起，凡从附者多多益善，待某先见延龄探之，挟他与我们同事。彼若允从，此时虽有嫌疑，亦当消释，以顾全大局。如其不从，杀之未晚也。”马雄亦以为然。尚之信遂要共誓。去后，尚之信一面告知延龄，言

马雄同心，愿亲见马雄，共议大事。那时延龄听得，以为马雄愿见，我不妨前往；那马雄听得，亦以为延龄先来，我不妨款洽；已皆在尚之信意料之中。

那日尚之信便亲到延龄军中，向孙延龄道：“马雄已与我等同心矣。今请贤王过马雄营中，共商大计。”孙延龄道：“吾与马雄虽昔日同隶孔王麾下，然自结怨以来素无来往。吾位则承袭藩王，而秩则势如驸马，且承命为大将。今马雄不来见我，焉有我先行屈驾之理？”尚之信听已，笑道：“贤王果不出马雄所料也。”孙延龄道：“吾何为不出马雄所料？”尚之信道：“马雄谓贤王度量浅狭，性情偏急，伊本欲亲来拜见，唯惧大王不肯接延，反于同谋之事致生意见。吾乃力辩其非，谓大王宽洪大度，于前事概不介怀。

吾当亲见孙王爷，同到麾下商议。故某之请大王亲到马雄营中，乃吾之意，非马雄之意也。且今日既同心反正，是以大局计非为一人计也。况马雄本先愿来见，即大王先往，又有何屈辱之处耶？愿大王思之。”孙延龄听罢，觉得尚之信言之有理，且自己亦不宜为马雄看破，便道：“大王之言是也。某即与大王前往便是。”尚之信大喜，便与孙延龄一并望马营而来。到时，马雄得尚、孙二王齐到，以为孙延龄向与己不睦，今亦亲来先谒自己，当为十分荣幸，立整衣冠迎接。到密室里头，彼此茶罢，尚之信即重申前议，彼此归附吴三桂，共图大事，三人自无不同心。即商议停妥，由尚王回达吴三桂，由孙、马二人派员往迎吴世宾、马承荫两军。

那时三桂所发吴、马二军，方行抵浔梧，忽得孙延龄、马雄派员到来迎接，并尚王亦已归附，好不欢喜，立即报知三桂。三桂道：“孙、尚二王来归，吾无忧矣。”立即与夏国相计议，仍封尚之信为藩王，依旧在粤管理藩事。孙延龄亦仍封藩王，待天下定后，再分茅胙土，世为藩府。至于马雄，则封为东吾路大总管，得掌军权，并专征伐。一面催吴世宾、马承荫速入广州，会合孙延龄等，进征各郡。留尚之信在粤应付吴、马、孙、马各军粮草。

又以马雄本系广西提督，熟悉广西情形，并调马雄安抚广西各郡县，然后进军江西，会同北伐。分插既定，又一面将孙、尚二王及马雄来归之事，布告各地，为劝降计。

早有消息急驰报入北京，那时北京政府不听犹自可，听了眼见两广地同时失去，即再集廷臣会议对待之法。时大将军公爵图海正留京中，亦与会议之列，即献议道：“今三桂声势既大，各省为之响应。两广既为彼有，恐闽中耿王亦不尽可靠也。且陕西一带王屏藩、王辅臣，皆三桂之假子，年年为三桂由北边运马，沿西藏入滇，岁购三千匹，以应军用，是三桂逆谋蓄之已久，即王辅臣、王屏藩与之同谋亦非一日。臣惧屏藩、辅臣二人不久即反，是川、陕亦为彼有矣。三桂既以云南为根据，若东南则两广、闽、浙，西北则四川、陕、甘

，彼皆据而有之，三桂复由中央沿两湖而进，我若分头抵御，必防不胜防。

”图海甫说至此，康熙帝道：“朕欲调将先至闽中，以监视耿王，复遣将赴陕以防王屏藩之变，诸卿以为何如？”图海道：“此时赴陕，恐亦不及，且亦无济。陛下不见孙延龄乎？授为藩王，待之不谓不厚；认为额驸，爱之不为不亲；朝廷方倚之以监视尚王，彼反为尚王所用俱归三桂。故调将监察，仍非得计也。臣以为各省响应，只惑于三桂复明之说耳。今三桂僭号称尊，人心必大不如前。不过既已归附之，又惧朝廷之见罪，乃无可如何耳。臣料各省人心，必视三桂盛衰以为进退。人心即复归朝廷矣。”康熙帝道：“卿言诚是。然卿视诸将中，孰可以为三桂敌者？卿可举之。”图海道：“以臣所知，莫如川湖总督蔡毓荣，当三桂入川之后，毓荣为三桂所辱，因是积不相能，故蔡毓荣万无归附三桂之理，此一层可以放心。且毓荣卓有韬略，久经战阵，多著勋劳，声望又足以济之。若授以重权，济以重兵，厚以粮草，假以时日，臣料蔡毓荣必能收功也。”康熙帝听罢，大喜道：“卿算无遗策，何惧三桂耶？”便拜蔡毓荣为靖逆大将军武信侯，令带本部人马，并助以吉林马队，共大兵十万，移镇荆楚上流，以御三桂。并令图海为招讨大将军威武公，统兵十万，以为后援。又令承顺郡王统兵为南北救应。那蔡毓荣受命之后，并奏请以提督杨捷为副将军，统水师，驻长江以为犄角，俾共御三桂。康熙帝亦从其请。正是：已见吴王称帝号，又升蔡督总兵权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迎马首孙延龄殒命 卜龟图吴三桂灰心

话说朝廷当时将出师与三桂对敌，三桂知得消息，却与左右计议道：“吾知朝廷必以兵权付蔡毓荣也。因朕自义师一举，天下响应，北朝见孙、尚二王突然归朕，自料用人甚难，惟见毓荣与朕有仇，故放心任用。今以毓荣统兵，以图海为后援，是以全力对联也。毓荣、图海久经战阵，号为能将，此行不可轻敌。朕将镇定两广之后，亲破蔡毓荣。若毓荣既败，图海亦无能为矣。”左右听得，皆祝道：“陛下神算不可及也。”三桂便传谕与孙延龄、马雄，使回驻广西，俾免后患，兼应付粮草。一面使丞相马宝督兵与蔡毓荣相持。

原来蔡毓荣亦惧三桂，与图海互商，以三桂部下向称劲旅，其将夏国相、马宝亦皆文武足备，智勇双全，亦不敢轻视吴军，须细观吴军动静，方敢进战。并道：“三桂一举数省齐附，大势已震动。此行若稍有挫折，吾军心更为瓦解矣。”图海亦以为然。故蔡毓荣只扼守岳州，暂行驻扎，待人心稍定，布置定妥，然后交绥。马宝亦扼守洞庭，待吴三桂到时方行出发。是以两军相持，如停战一般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孙延龄与马雄本来不睦，自同附三桂之后始复有往来。忽得三桂之谕

回扎广西，孙延龄大喜道：“广西乃吾向来食采之地，吾亦乐观故土也。”

便与马雄领了本部人马，遄往广西。濒行时往辞尚之信，那尚之信道：“君等亦乐回广西否？”孙延龄道：“此吾所愿也。”尚之信道：“吴王此策大误，恐天下士从此去矣。”马雄道：“大王何以见之？”尚之信道：“吴王初举，乘此人心归附之时正宜速进，乃坐踞湖南，久未北上，使北朝得为之备，此策已非。今两位以战功致通显，号为能将，本应用两位为前驱沿闽浙而北，与各道齐进，则收功较易。若广西僻在南阳，自吴王既得湖南，是北朝与广西声气久已隔截。又广西左邻云南，又毗广东，更在湖南之后，断不为吴王后患。况广西久已归附，何劳劲将驻守？乃不使两位先立战功，反用诸广西幽闲之地，窃为吴王不取也。”马雄道：“大王此论甚高。惟吾等既受诏命，不能不行，待到广西后以利害告知吴王，再作计较。”便辞了尚之信，与孙延龄回军广西。不知三桂之意以北朝方调孙延龄与马雄至广东，今特调他两人回广西，看他是否受调，即知他是否真降。及闻延龄与马雄已奉诏起程，三桂乃封孙延龄为临江王，又封马雄为步军都督。马雄心滋不悦，以两人一同归附，而延龄爵在己上，大不满意，谓左右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我不降矣。”左右道：“凡事论权不论爵，将军位为都督总管，是延龄一日在东，即一日受将军节制也。”马雄意稍解。自此凡有公事至延龄处，皆用令箭，延龄心亦不服。那一日与马雄相会，谓马雄道：“吾两人初本不睦，今以吴王反正之故，致两人共事一方，实出意外。”马雄道：“若非君先到吾帐中，亦恐无面商之日也。”延龄道：“虽然，然将军不欲见吾，吾亦不往见。将军惧吾不为延接，因不敢见吾，故吾特亲谒将军，聊藉此袒怀以示将军耳。”马雄听罢愕然，已悟悉为尚之信所掇弄，惟默然不语，特心中已深嫉延龄。又恶其爵居己上，自是乃有杀延龄之心。

原来孙延龄之妻名孔四贞，为定南王孔有德之女。初曾育于吴三桂府为三桂养女，当有德在桂林阵亡，其子庭训亦已见杀，时朝廷因有德歿于王事，又悯有德无嗣，乃以四贞收养宫中，太后认为养女，封四贞为和硕格格。及四贞年已十六，太后欲为择配，四贞自称有夫，不能另配，盖有德生时，已将四贞许配孙延龄矣。太后得知，便下诏求得延龄，由太后之命成为夫妇，赐以大第，在西华门外。并赐延龄为和硕额駙。当有德歿后，以线国安代统其众。惟是孔王藩府久虚，乃以孔四贞掌定南王府事，以延龄世袭一等阿思尼塔番。那孙延龄美丰姿，晓音律，又长于击刺，体魄矫健，能趋九尺屏风。独不喜读书，凡遇有章奏，唯令幕友诵之，并令斟酌可否。若与人交际，性独和平，尤有容人之量，故朝中大老亦多喜之。那孔四贞亦美貌多才，独性殊骄傲，自以身为太后养女，又掌藩府，不免轻视延龄。延龄自然不悦，惟以四贞为太后养女

，仍有所畏忌，只得貌为恭谨，以顺承其意。那四贞因此复喜延龄，凡出入宫闱皆誉延龄才德，因此太后亦善视延龄，其恩宠与亲王无异。四贞不知延龄之计，以为延龄性情柔顺易于制服，故藩府事无不专决。

延龄心更不平，自是延龄有谋夺藩府权柄之意。当本朝康熙五年，四贞面奏家口众多费用浩繁，请就食广西，即有旨交亲王、贝勒、诸大臣会议，皆以为可。遂有旨：以线国安向统定南王旧部驻防广西，特以年老休致，以孙延龄为镇守广西将军，并进上柱国光禄大夫、和硕额駙，并掌定南王府事。四贞亦随任，以和硕格格仪卫同行。朝廷又封四贞为一品夫人。惟四贞自念，以和硕格格已居极品，今忽封夫人，显然以夫致贵，反滋不悦。疑延龄居中播弄，故夫妻之间复积不相能。

时有戴良臣者，本为四贞包衣佐领，颇有才智，常欲大用。适延龄部下应设都统一员、副都统二员，有旨由孙延龄选用，故戴良臣自荐欲充此职，又荐其亲串王永年。孙延龄皆不允。良臣无法，乃转谋于四贞。那时四贞正欲自己多用心腹以制延龄，遂力行强荐，始以王永年为都统，以戴良臣、严朝纲副之。惟延龄自任用戴良臣后，那良臣每事专断，尽夺延龄与四贞之权。

于是广西一地，尽知有都统，不知有格格与将军。至是，四贞亦悔为良臣所卖，夫妻间复相和好，共诉于朝廷，陈述良臣等不法。惟良臣等三人亦共劾延龄，以故朝廷特令督臣金光祖按查其事。那金光祖却与严朝纲为至戚，反左袒三都统，而谓延龄御下失宜。不料朝廷不信，复令大臣按问。时三都统皆惧得罪，遂合力运动，故大臣亦不直。延龄遂有杀良臣之意。会吴三桂举兵，朝廷惧广西诸将不和必致僨事，乃调延龄移镇广东。及三桂以书招延龄，那延龄自以昔受制于其妻，后受制于部下，朝廷又不分皂白，眼见三桂势力已大，便与尚之信同降三桂。未几，以三桂之命回镇广西。以权位之故，延龄又与马雄不睦，由是延龄欲杀良臣，并杀马雄。惟四贞见延龄已归三桂，即以书达延龄，然后自归京师。其意以为，延龄如败自己不与同谋，可留清朝余地；若延龄可以成事，则夫妻情在，亦可以自全。那延龄亦知其意，不为相强。惟广西此时已尽附三桂，戴良臣等亦恐见杀，故又谋求容于延龄。

延龄大喜道：“此獠合当扑杀矣。”乃阳为周旋，并请王永年、戴良臣、严朝纲及其部下十三将校至府中会宴，名为商议共辅大周，以图立功。戴良臣等不知其意，以为泯却前仇，欣然赴会。那孙延龄却先伏刀斧手二百人，酒至半酣，掷杯为号，刀斧手齐出，遂尽杀戴良臣、王永年等，只逃出朱瑞一人。

那朱瑞本属苗人，甚有膂力，见主将被杀，欲为主将复仇，且惟谋杀延龄而苦无奇计。恰马雄亦欲除去延龄，乃密召朱瑞与谋，并道：“如此如此，可以杀延龄矣。”朱瑞大喜，一面依马雄之言，自去准备。那马雄却以密函飞告

三桂，举发延龄将反。那函道：自陛下倡举义旗，四方向附，以人人有思明之念，即人人有爱国之心。臣与孙延龄皆大明臣子，何忍自外？生成故首同归命新朝，冀效驰驱，稍赎前罪。不意延龄阳为归附，阴怀不轨。以孔四贞为延龄正配，日前已束身回京。当延龄归附新朝时，四贞固未尝进谏，在明朝必以延龄夫妻为同谋，使延龄而果真心归附，则四贞必非明朝所能容矣。复有王永年、戴良臣、严朝纲者，曾任明朝都统，近欲归附新朝，力请臣为之先容。臣以延龄名位较隆，使延龄代奏。乃延龄挟诈以杀王永年等并其部将十三员。夫杀降者以阻归附，立心已不问而知。证以孔四贞可以宴然回京之事，情迹显然。是名为新朝驰驱，而实为明朝效力。若不及早察觉，后患何可胜言。臣以国家大计，虽与延龄交厚，亦断不敢壅于上闻。惟陛下察之。

吴三桂得书后，即与夏国相计议。国相道：“孙延龄向与马雄不合，此次同时归附，不过为尚之信所构成。今马雄之言，恐有诈也。”三桂道：“他援引两事为证，延龄实无可自解的，安能不信？”夏国相道：“闻马雄以延龄爵居己上，心怀怨望，不可不防。且延龄夫妇向不相能，其妻念明朝私恩，即舍延龄以回北京，皆意中之事，亦不可不察。愿陛下勿因此以杀延龄，致阻归附者之心也。”三桂道：“戴良臣等曾托李本深援引，欲归附我朝。及本深入川，延龄回桂，始改求延龄荐引。今他必杀王永年、戴良臣、严朝纲等，其暗为清朝助力可想而知。今若不除，后必为患。”便不听夏国相之言，飞谕吴世宾与马雄会商，除去延龄，以绝后患。吴世宾得令，即函商马雄。

那马雄听得，自然大喜，即遣朱瑞赴世宾军中为助杀延龄之计。朱瑞即以马雄所授之策，先集苗丁数十人在城外埋伏，吴世宾即扬言入桂林城与孙延龄有事会商。延龄不知其计，正乐得与世宾会晤要诉马雄之短，便亲自出城迎接。乃吴世宾到时阳与为礼，孙延龄方下马之际，朱瑞率苗丁突出，共斫延龄。延龄犹呼“有贼”，与朱瑞相拒。拔剑力斩数人，势已不支。朱瑞道：“贼即汝耳。”并力与延龄相斗。毕竟延龄众寡不敌，即行毙命。吴世宾令割取延龄首级，用木匣盛贮，使人送往马雄。一面表告三桂，并叙朱瑞归附之心。三桂大喜，即封朱瑞为总兵，以吴世宾有讨延龄之功，即以临江王之爵爵之。又以马雄首行举发，乃封马雄为安国公兼金吾卫大将军。

当吴世宾将孙延龄首级送到之时，马雄好不欢喜，即令人开视，掀髯向延龄首级笑道：“延龄，汝昔为定南王，今为临江王，固一世之雄也，顾也有今日耶？”说罢正扬扬得意，见延龄首级突然睁目张口，跃然竖起，其头直扑马雄身上。马雄大叫道：“延龄杀我！”即时咯血遍地，已不省人事。

左右急为救醒，惟汤药叠进，皆无功效，且合眼即见延龄。但初时心中尚不敢言，只推说自己卧房有鬼物为祟，以迁于别室。惟一入门即见延龄睡在房

内，再迁一处亦复如是，迫得马雄无法，唯令妻妾婢仆每夜轮流环守。唯仍见延龄怒目而视，即有时马雄熟睡，仍在梦中发呓语，大呼“饶命”。家人大为忧心，加以家人迷信，共作为延龄索命，只不敢明言，每日只设法祈禳。

奈马雄的怪病依然如故。家人设法亦延聘过什么茅山道士，开坛捉鬼，却全无影响。每天唯不离汤药。医家都道这病奇怪，无不束手。

那一日马雄稍欲行动，便着人扶出大堂聊作散步。忽见孙延龄在大堂上据案而坐，马雄一见即大惊倒地，自呼道：“我孙延龄也。吾以私仇杀王永年等，是诚有过，然王永年、戴良臣辈，不过以广西既失自惧见诛，只勉强求附，非真降也。吾妻与吾向为反目，彼背我回京亦意中之事。汝马雄以一时猜忌之心，屡以令箭调吾，吾位为王爵，犹且忍之。今汝犹不自悔，挟诈杀我，我虽死断不令汝独生也。”言讫，犹伸拳动足。逾时，七窍流血，登时殒命。时吴世宾尚留桂林，闻得此事，也迷信孙延龄是冤魂不息。细细详查，知得孙延龄与王永年、戴良臣私仇甚深，即与马雄亦向来不睦，且夫妻间亦积不相能，故查知四贞回京为延龄所不知，其杀王永年等，亦无意阻其归附。因此心中亦愤马雄，奈他已死，亦属无法。惟有把此事始末告知三桂。

三桂见了，叹道：“早从夏国相之言，不至如此。若不昭雪延龄，是阻归附者之心也。”乃开复孙延龄临江王爵，改封吴世宾为靖东王，并夺马雄爵职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吴三桂自在衡州即位，即派马宝领兵北行与蔡毓荣相拒。吴三桂即欲亲征，意欲一知此行何如。因闻衡州山岳庙有大龟甚为灵异，三桂欲一卜其前程，遂与诸大臣同往。胡国柱谏道：“今大兵已起，无论龟卜如何，譬如箭在弦上，不能不发。卜之而吉，不过徒快一时；卜之不吉，反足丧沮心志；断不能视其吉凶以为进退也。以陛下倡义反正，成败固不必计，惟当奋勇向前而已。卜龟之事，愿大王勿行。请挥军长驱北行，以定大事，此国家之福也。”吴三桂听罢愕然。夏国相道：“胡驸马之言甚是。古人虽有龟卜之事，然与陛下地位不同。以陛下今日，唯有进而无退，龟不过水族一无知物，焉能倚以为行止？设卜而不吉，三军之气从此馁矣。”吴三桂此时亦觉胡夏二人之言有理，但心中志在平定一统，传世万年，故欲一占其灵异，仍不听胡夏二人之言，只说道：“朕非信此无知水物，不过人传其灵异，朕且往觐之耳。”说罢即率诸大臣前往。到时，先以中国地图置诸神座前，叩拜之后，默视龟之所向。但见那大龟蹒跚而行，四处循走，终不出长沙、衡、永间。已而复由贵州至云南而止。三桂又复再祷，那大龟三复如之。三桂见了，大为失色。正是：空逞狼心思大位，顿教龟物沮雄心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据陕西王屏藩起事 逼洞庭夏国相麇兵

话说吴三桂因在山岳庙卜验龟图，见那大龟蹒跚行走，终不出湖南、云、贵之外，心中大为失望，徐摇首叹道：“孤初举义旗，四方归命，区区无知之物乃不许我乎？”时胡国柱在旁进言道：“此龟如何行走，臣始终未见之，盖臣不信如此即足以验吉凶也。昔臧文仲居蔡，孔子犹以其乞灵于无知之物而讥讽之，况陛下位居至尊，与北朝抗衡，共争天下，岂能视此以为进退耶？愿大王勿以此为念，立即回驾，号令三军，长驱北上，此国家之福也。”夏国相亦道：“臣固言之，龟本无知之水族，设卜如不吉，反令人心沮丧。凡卜验吉凶之事，不过出于愚人之迷信，以陛下英武崛起，奈何亦信此耶？诚如驸马之言，宜速号令三军，早安天下。以陛下起事，虽四方响应，然兵威未伸。今蔡毓荣已阻距岳州，续增军实，若旷日持久，是如使蔡毓荣竖子得徐为之备耳。愿陛下思之。”时吴三桂听了，心中本迷信龟物，因人人传其灵异，心中已迷信在先，又见那大龟蹒跚盘旋总不出长沙、衡、永，亦殊奇异，自不由不信，惟有勉强镇定人心。乘胡、夏二人言罢，即道：“诚如二卿之言。今朕即位未久，福建、两广俱已归命，是已为朕有矣，乃大龟总不出湖南，是先已不验，朕奈何迷之？朕一时不明，几误大事，自后当勿复尔。”

说罢，即命驾回宫。诸大臣亦相随而回。

三桂即令人打听蔡毓荣军情。时蔡毓荣正在岳州与吴军相距，三桂已得马宝回报，蔡毓荣军势颇锐，队伍亦甚齐整。于是三桂手下诸大臣之意，皆欲立刻与毓荣决个雌雄，以为旷日持久则毓荣守御必密矣。三桂道：“朕固未尝督兵北上，毓荣亦未尝督兵南下。我军惧养成蔡军锐气，彼蔡军岂不惧养我军锐气耶？朕料彼军必有所惧也，朕当亲自征之。”即令于次日到郊外操兵，取齐各路起程。操军后，三桂回到宫中，身体颇不畅快，难以出战。

心中正自抑郁，忽接李本深由川中奏报，自进军而后，已拔夔州，并下重庆，现已进攻成都，指日可下。三桂览奏大喜，即与诸臣计议道：“本深此西征势如破竹，今已直进成都，甚慰朕望。以四川向称险塞，号为沃野，自古帝王多藉以建都。今湖南为四战之地，无险可守，朕欲率师入川，先取成都，以为基本，然后西出秦川，与朕义子相应，共取长安。握险自固，先立于不败之地，以与北朝相争，诸卿以为何如？”夏国相道：“谁向陛下献此策者？”

吴三桂道：“此孤之本意，非他人所谋也。”国相道：“昔刘邦东避西楚，刘备北让曹操，故不得已而先据四川一地。然当时帝都犹在长安，故进战犹易。今局面已不同矣，四川僻在西隅，守险则有余，进战则多碍，其地势然也。然自刘邦以后，藉四川为家而可以一统大业者曾有几？陛下于此细思之，可以了然矣。”三桂道：“语有之，能守而后能战，根本未固而急务战争

，此苻坚之所以败也。”夏国相道：“此不同也。自来开创王帝，皆以马上征诛得之。若徒择险自守，不图进取，此取亡之道耳。以陛下英明崛起，乘此人心响应之时，速宜分道进兵，即足制彼死命，若反退而自守，人心必馁。馁则散，此时何堪设想？”胡国柱亦道：“夏丞相之言是也。四川总为要地，臣愿统兵为李本深后援，成都可一鼓而下。陛下即令能事者，分兵下九江，扼长淮，以绝北朝运道，并合闽粤之师，以扰江南。陛下即率诸将以全军渡江北向，则蔡毓荣、杨捷之师不能驻足矣。臣复由成都趋长安，会合屏藩、辅臣二军，以趋三晋，即顺承王与图海二军腹背受敌，岂能与陛下抗战乎？愿陛下毋贪一时自守也。”夏国相又道：“如驸马所言三路并进：九江一军，沿淮扬以趋齐鲁；成都一军，会陕西以扼三晋；陛下以亲征为中路，制两河以共趋北京。彼若分道抵御，亦穷于应付，风声鹤唳，人心自摇，安见中土不能恢复乎？且我军旧部皆齐鲁幽燕之士，思乡念切，一闻北上必踊跃争先，此理之自然者也。臣虽不才，然以驸马谋勇足备，又属至亲，其所进言必有裨大计，成败之机在此一举，愿陛下从之。”三桂听罢，沉吟少顷，复道：“卿言亦是。然四川一地南迤云南，北毗陕、甘，又足以节制三楚，非朕不能了此事。今两策并行，就催马宝进兵，一面使人知会耿王，另遣能将先趋九江，以进会合，以扼长江之险，然后分道并进，可也。”夏国相复道：“马宝虽为能将，究不如陛下亲征，尤壮声势。今成都将下，一李本深已足，何劳陛下大军？”三桂道：“诸卿不必多言，朕已筹之熟矣。”便不听胡、夏二人之言，即留夏国相暂住湖南筹办各事，并令国相遣将分出九江。

一面又遣将往助马宝，速行进战。自却指兵入川，并以胡国柱与夏国相总理一切机宜。

三桂以为安插既定，遂安心入川。及将到重庆，李本深已攻下成都，三桂中道闻报，大喜。左右皆谏道：“陛下亲自入川，不过欲取以为基业，惧本深力不足以拔成都耳。今成都既为我有，李本深以乘胜之师，军势正锐，定能择才守川，再行入秦。陛下不如飞谕本深，使四川平定后直进秦陇。以陕甘地方有王屏藩、王辅臣及吴之茂等，若本深与之相合，军力已自有余，是川陕一带无劳陛下过虑也。今不如回军疾趋荆州，截攻蔡毓荣。若毓荣一败，大势定矣。以陛下离湘之后，军气恐不如前，苟不幸湖南复失，大局震动。陛下当细思之。”三桂听罢，默然不答。回转后帐见了爱妃莲儿，面容依然不展。莲儿细问其故，三桂以先后各人谏阻入川之议告之。莲儿道：“各人主见既同，必是良策，陛下可以从之。”三桂道：“湖南有马宝、夏国相、胡国柱共事一方，安有不了之事？岂朕三良将亦不能敌一蔡毓荣耶？是湖南不足忧也。朕欲以四川为都，今成都虽下，诸事尚当措置，故不容朕不亲往也。”莲儿道：“妾

只女流，安知大计？惟陛下择可而从耳。”

次日三桂复行起程。将到成都，李本深亲自率属来接。三桂急与本深相见，即道：“此次入川，势如破竹，为朕定帝都，皆卿之力也。”就封李本深为平凉王，令他再进秦陇。本深正乘胜得意，自不肯辞。一面由三桂告知王屏藩，举兵相应，李本深一面打点出兵。三桂唯有率领百官修饰宫殿，以壮观瞻。直以成都为大周帝都，建设百僚，所有各路人马凡奏报事件，都径达成都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王屏藩自从每岁与三桂运马三千匹，已深知三桂之意，又见朝廷已实行撤藩，若三桂一旦失势，连自己亦难自存，故一意要听三桂举动，以为相应。自得三桂在衡州即位一报，已跃然欲动。但须得三桂消息，方可行事，况又虑独力难成，故猝然未发。及见成都已下，不禁窃喜道：“成都既下，吾已无内顾之忧。吾举兵，此其时矣。且吾为周王之子，人所共知，北朝以兵权付吾，使镇西陲，而独不关防我为周皇内应，此北朝之失算也。意者天假大周以一统江山之机会乎？吾不举兵相应，是逆天也。”正计议间，忽报大周金吾卫吴之茂来见。屏藩接进里面坐定，屏藩道：“吾知周天子已以足下为大将军。今金军到此，有何见谕？”吴之茂道：“周皇已密封吾兄为镇西王，令吾兄举兵入凤翔，以截图海之后，吾兄以为何如？”王屏藩道：“此策亦是一着。吾当先行报知吾弟辅臣，使先据阳平关，以扼要道，吾即率师而东。就屈将军为前部，将军能俯从否？”吴之茂道：“彼此皆为国家，有何不愿？然吾意欲候李本深到时方一同进取。”王屏藩道：“将军所见甚然。惟将军大兵已到，满城注目。今城中啧啧人言，已知吾必为周皇内应。益以将军既到，焉能再候？所谓箭在弦上不能不发，今即宜进兵。如本深既到，即会议分道进兵便是。吾今即与辅臣一同举兵，先据凤翔以撼河北，有何不可？”吴之茂听了，深以为然，即令三军改换旗帜，立刻行事。

时王屏藩方驻固原，凡营下将校，哪一个不是屏藩手下？自屏藩倡起附从三桂之后，即向诸将演说道：“清朝天子待吾与诸君等非不深厚，只惜为德不终，天下甫平，即生撤藩之议。吾与诸君等皆为藩府旧员，若藩府且遭撤废，行将借事以斧钺加之，吾等更有何倚赖？是使吾等不能不急图自处也。方今大周天子已郊天即位，以四川为都。不过数月间，自四川以至南六省皆为周有。图海、蔡毓荣号为能将，且不敢进战，大势已可知矣。故东南各省，望风投顺，天心人事已尽属大周。吾等处不得已之时，须为自存之计，自应应天顺人，附周以图不世之勋。既可以免目前之杀戮，又可以为开国功臣，此断不可失之机会也。”诸将听罢，皆道：“吾等愿从将军，唯将军之命是听。”王屏藩大喜。王屏藩又道：“诸君如能俯从吾议，自当始终如一，不宜中道反悔。吾

等与大周天子共起于患难之中，他日大事既成，必不辜负吾辈，断不至始用之而终忌之也。”诸将道：“吾等顶踵发肤皆出大周天子之赐，今又蒙将军不弃加以勉励，敢不戮力同心？如将军仍有思疑，愿与将军歃血共誓。”王屏藩听了，更喜不可言，即与部下将校一齐歃血，立即起兵。

是时陕西全境已非常震动，都知王屏藩早晚必然为变。早有提督王进宝驰驿飞报入京，又一面飞报与顺承郡王及图海，催取救兵防备，奈总不见应。

时王屏藩部下已有兵五六千人，又加以吴之茂兵到，声势更大。举兵后，旗帜上都写着“大周镇西王”五字，先据了固原。附近各府县，皆望风响应。

先令吴之茂直出凤翔，王屏藩留部将镇守固原与王辅臣相应，自统大兵亦随后进发，思直指河北，以扰顺承郡王及图海之后。自陕西既反，西北各省全境震动，风声鹤唳，都道中国一统江山将尽为三桂所有，人心惶惶。图海得此消息，自念非即行进战以求得一胜仗，必不足以镇定人心，便立催蔡毓荣进兵。那时三桂手下大将马宝正在前军，知成都已下，陕西将应，人心震动，此时正是开战机会，即催胡国柱率军相助，并与夏国相妥商，一面准备水师，薄洞庭湖而进。以部将王胜忠统领舟师，自统陆军，以吴凯祺为前部，直进岳州。胡国柱另率一军，西入荆州，以分毓荣军势。

原来国柱是清朝举人出身，生平最嗜诗赋。凡临风觅句，观景题词，虽在军中依然不辍。当分军时，谓马宝道：“待吾下了荆州之时，蔡毓荣军心必乱，将军乘势攻之，破蔡毓荣必矣。”马宝亦以为然。惟胡国柱领兵之后，日惟吟诗，左右谏道：“此次隔荆州不远，不久即到军中。战期已近，愿附马留心军事。”胡国柱道：“吾未到军中，已先算拔取荆州之计，岂待此时方能筹策？今吾往取荆州，除马将军外，无有多人知者，汝等不宜多言，惟率军直进可也。荆州守卫空虚，吾一举可得，此亦足以通川湖消息。蔡毓荣不做准备，是其失算。今与诸军约，限今夜衔枚疾走，直抵荆州。吾日间不假声息言，不过惧风声泄漏，使人知我将取荆州耳。若猝然临之，安有不胜？”

左右皆道：“驸马神算，不可及也。”胡国柱即率军起程疾进，惟马宝待胡国柱起程后，约计将抵荆州，即挥军进发。

时蔡毓荣接得图海催促进兵之令，即与诸将筹策。忽左右报称马宝军中已隐隐移动，毓荣道：“成都既陷，彼军必进。”即传令诸军，分头防备。

说犹未了，又报周将马宝舟师沿洞庭湖而进。时清将杨捷亦分舟师防守岳州，统领杨坤正领小军与周将王胜忠对敌。是时正八月天气，正战间，南风大发，王胜忠乘风大进，矢石交飞。王胜忠更乘顺风飞发火箭，杨坤水军各船多有着火，尽皆失利。在前敌的见船已着火，多凫水而逃，在后的亦望后而退。

杨坤撑持不住，大败而逃。周将王胜忠更乘势急进，清帅蔡毓荣听得，急令杨坤退至下流，而令陆军严守岸上，不得令周兵登岸。传令后，忽又报周将马宝已领大军来攻岳州，诸将纷请出战。蔡毓荣道：“水军已败，人心已惊。彼乘胜而来，其势必锐，有言战者斩。”诸将道：“图海公已有令催战，今大敌当前，自不敢出，何也？”毓荣道：“图海远隔，未知敌情，何必拘泥？如敌军迫近，只以坚壁矢石拒之，不得遽出。”正说间，又流星马飞报祸事，荆州已被周将胡国柱攻陷去了。诸将又向蔡毓荣请分兵以救荆州，毓荣亦不从，并道：“三桂反后，六省齐陷，何止一荆州？得失原不足惜，若必分兵，彼乘我军移动必急进猛击，是无岳州也。岳州既失，敌必长驱而进，何以御之？诸君无得多言，只坚守营垒，违令者斩。”诸将听罢，皆悻悻而退，以蔡毓荣为畏葸。正是：欲率诸军迎大敌，反疑主帅畏他人。

要知两军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张勇大战王屏藩 郑经通使吴三桂

话说周将马宝以本部大兵直压岳州，清将蔡毓荣不从属下将校之请，不允出兵，只令各营以矢石相拒。及闻荆州失守，亦不往救，诸将皆悻悻而退，然心中究竟不服。时马宝方分数路而进，直薄岳州城外。诸将复向蔡毓荣请发令出战，毓荣依然不从。诸将道：“相持数月未能一战，恐自此人心去矣。”

毓荣道：“三桂党羽遍于各省，其从三桂者，多属三桂党耳。承平以后，我军久疲，万不能与三桂敌。故吾唯日事训练，养精蓄锐以待之。今彼以精锐来，我又值小军既败荆州已失之际，军心动摇，战必取败耳。今彼军若不能得志，明日必然再攻。若再不得志，军心必馁，吾因而乘之，无不全胜也。以今日人心动摇，若勉强一战，设有差池，是长江各省皆举而归三桂。吾此行为各省所观望，胜负所在即各省人心去就所关，又焉能猝尔言战？昔赵将廉颇以二十万之众，犹固垒以却白起。李牧亦拥数十万之众，且坚壁以却垣猗。以廉、李二人实古之良将，非不能战也，卒以不战收功。盖敌人声势浩大，而我军尚怯，必须有以却敌人，使军心知敌之无用，而后可以言战也。”

诸将听罢，始恍然大悟。蔡毓荣即令三军奋力拒敌。毓荣又亲自巡阅，督诸军奋勇相距。马宝连攻岳州不下，尽以矢石向城中发射，城内蔡军亦以矢石相还，两军互有损伤。

时驻扎襄阳清总兵杨嘉来，方扎岳州城后以为犄角。那杨嘉来本李本深姻亲，早得本深书札，劝令归周。杨嘉来遂乘岳州危急之时，先通周将马宝，至夜分仍不收兵。因蔡毓荣以马宝来势太锐，尽移精锐于南城，以拒马宝。

忽到二更时分，后路北门忽然火起，毓荣军中大乱，以为马宝调军偷过岳州城后掩进城中放火。毓荣欲移军回救，奈马宝依然猛攻西南门，矢石如雨

，前军不能调动。毓荣又疑城中有人内应，急令满都统巴尔布率军抚谕城中，并行救火。不想说又未了，军中已报称岳州城西北两门同时陷落。蔡毓荣无法，欲率军巷战，奈军士纷纷逃窜，立杀数人犹止不住。忽见前头一路人马拥至，毓荣认得是杨嘉来旗号，只道嘉来杀进城中来救。谁想赵军行近时，矢石乱发，毓荣方知杨嘉来已变，急领兵望东北而逃。将出城门，正遇杨嘉来。毓荣骂道：“朝廷待汝不薄，何遽反耶？”杨嘉来亦应道：“吾非反也，谁学汝既得富贵便忘故国耶？然吾曾受将军私恩，理宜酬报，今请速行出城，吾断不相逼也。”毓荣大怒，欲拔箭射杨嘉来，突闻后路军声大震。原来马宝已攻进城中，独率亲军，一马当先，要拿蔡毓荣。军中大叫：“不要令蔡毓荣走出。”那时毓荣不敢恋战，只杀条血路而逃。杨嘉来亦不相逼，故毓荣得杀出城外，直回武昌而去。马宝遂得了岳州，即救灭城中余火，重赏三军。又表奏杨嘉来，升为中路大总管。马宝谓杨嘉来道：“岳州已下，军声大振，皆将军之功也。然毓荣未死，战祸未已，今后若遇此人，切勿放过。”

杨嘉来听得，便将自己纵去蔡毓荣之事不提，即以本镇襄阳归附。计是役，马宝已取荆州，拔岳州，降襄阳，军势更张。惟以军士疲战累日，即暂行休息，然后商议渡江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蔡毓荣逃回武昌，扼城自守。计点败残军士，已折去万人。随后湖南清提督桑额、巡抚虞宸先后奔到武昌。蔡毓荣责道：“战时不见来，败后才奔到，自湖南失陷后，两位究何往耶？”桑额与虞宸齐道：“吴逆三桂至衡阳僭号，敌军即满布湖南，猝不及防，无从拒敌。及走至彝陵，又遇荆岳相拒，道途阻隔，故今日才能到来请罪耳。”毓荣听罢，无奈，即以此次战败及桑额、虞宸奔到情形奏知朝廷。并一面飞报图海，一面整顿人马，再图拒敌。

时周将马宝正欲乘胜进攻汉阳、武昌，忽探得图海已派大队人马至武昌助蔡毓荣拒战。原来图海自催令毓荣进攻之后，防前军不足以与马宝相抗，故续调旗兵二万名并吉林马队二千名。恰到时蔡毓荣已退守武昌，马宝听得以蔡毓荣、图海特调来旗兵二万、马队二千，军声复振，未便即进，即自行准备。于岳州城外濬濠三重，设陷坑鹿角，以拒步骑。于洞庭口攒立梢樁，以拒舟舰。而澧州、石首、华容、松滋等处皆布重兵，以为声援。复于洞庭湖督造船舰，以张水军声援。布置既妥，又领将军龚赞龙领本部人马往取九江，扼长江要口，以分清军之势。去后听得清朝已令贝勒尚善为定远大将军，助顺承郡王以攻岳州，以安亲王岳乐为远安大将军，直出九江，又以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，统镇江一路，以应武昌。周将马宝听得清军大至，一面商诸夏国相，调新降各将前贵州巡抚曹申吉、前云南提督张国柱，各统本部人马到岳州助战。因此两军又复势力相敌，各自布置。故目下两军权且罢兵。

且说王屏藩，自与吴之茂起事而后，三桂又在四川发令，吴世麒领兵入秦相助，故王屏藩即定计以三路直出晋汴。早有消息报到图海军中。是时清朝已改调图海为征陕大将军，凡贝子以下俱受节制。图海接谕后即统兵入秦。

惟是王屏藩反后，陕西官兵已纷纷逃窜，独提督张勇一军得图海将令往扎凉州，严勒队伍，候与屏藩决战。王屏藩听得，却谓吴之茂道：“张勇久在关陇，熟悉地方，又向耐于战阵。今彼还死心塌地以助敌人，若我一离秦中，彼必为我后患，不如先除之。”吴之茂道：“我军若不离秦，终是划地自守。今图海已奉命入秦，恐我未破张勇而图海已至，彼将合而谋我，我必穷于应付。若一出晋汴，是我军已如翱翔天外，彼即分头防我，亦防不胜防也。”

王屏藩道：“兄言亦是。然后患未除，张勇必扰我之后矣，是终不能进战也。我意欲以讨平张勇之事委诸王辅臣一军，但不知王辅臣消息如何。今不如先破张勇一军，以吾三路之众而破张勇一人，想非难事，终不至留一后患也。”

说罢，便不从吴之茂之议，直望凉州进发。清提督张勇亦准备应敌。会提臣王进宝亦奉顺承郡王之命，领兵入陕会战，定议以王进宝分军守城。时王进宝有部将朱芬，力请充当前敌。原来朱芬之父名朱国治，曾任云南巡抚，三桂举兵时，初却阳为从附，后欲窃遁，乃为三桂驻滇留守将军郭壮图所杀，因此朱芬从王进宝军中、志在报仇，故奋勇请战。王进宝力壮其行，令带兵三千为前部，而以部将夏应雄领兵三千紧守凉州。进宝即与张勇共分两路应敌。张勇以总兵赵良栋为前部，离城十余里分布大营，以待来军。

且说周将王屏藩领兵望凉州而来。将到时，听得城外已有兵驻扎，即谓吴之茂道：“吾兵惧其撻城固守，我即难于急进。今张勇已扎城外，是欲求战矣，固我所愿也。”吴之茂道：“敌军在城外屯扎，虽是求战，亦是以逸待劳。今我军不宜疾行，只宜缓进。”王屏藩深以为然，默计明日即到战场，即传令各军休息。以五更造饭，卯刻起行，约到巳牌时分，已离张勇军不远。

屏藩道：“张勇与吾有旧，吾当以礼招之。如其不从，战犹未晚。”便立刻挥了一函，差人送至张勇处。那书道：自与将军判袂，忽近十年。各事一方，未遑祇谒，缅怀旌钺，良用怅然。独惟昔年驰驱北朝，同事秦晋，仆回思以一介武夫，未谙大义，沉迷猖獗，为敌驱除，用残宗社。举目山河，已非畴昔，良足悲也。十载静思，爽然若失，夙夜疚心，夕惕若厉，益催人老。今以鬓发累累，渐归斑白，方以将军犹仆耳，同入迷途，何时普渡？虽已显荣于一旦，难逃责备于千秋。来日无多，从何忏悔？得毋将军与仆有同病之感乎？此闻将军衔命西来，跋涉千里，方知故人精神如昨，用增欣慰。然将军之心则勇矣，窃恐将军之举动犹未然也。当闯、猷搆祸，神京沦丧，忠勇之士顿地伤心

，于是乎有借兵东邻之举。

乃大难未已，版图已失，义始利终，遂为敌有。大宝既移，中原板荡，二十年来，皆忠良饮恨之秋，烈士椎心之日也。大周天子以戎行崛起，圣神文武，欲洗前羞，乃倡大义。数月之间，西南各省次第归命。自藩府王公以至督抚提镇，皆以为重见日月，千载一时，争先恐后，以相从附。彼若而人者，其见地岂不尽如将军？而不意将军乃至今未悟也。三藩勋业最隆，乃大难甫平，撤藩议起，此将军所知矣。狡兔既尽，走狗必烹，即将军末路功名与三藩媲美，恐亦无以自全。将军独不熟思审处，宁不惑乎？夫潘美亦周季之能臣，改而佐宋朝基业；刘基亦胡元之进士，反而建明代殊勋。之二子者，功业烂然，光芒史册，彼非不知从一而终也，顾弃暗投明与国家大义为不可灭耳。

新朝轻罪重功，奖降纳附，故尚之信、耿精忠、孙延龄之辈俱赐王封，李本深、郑蛟麟、杨嘉来、吴之茂之徒各膺斧钺。是以群策群力，黽勉从龙，而将军必昧义自行，冒险为梗，毋亦以老夫虽耄，勇气未衰，聊以尝试，用求特异。然以承顺王之威徘徊梁汴，蔡毓荣之盛仓皇武昌，盖唯光复旧物实应天时，既有其人，足征国运。将军老成稳练，上察天心之变，下覩人事之成，若不急谋自处，亦可怪矣！方今相国夏公、元戎马宝，挥军北向，以角其前。

本藩三路直指东驰，并犄其后。天人交应，谁与抗御！恐将军廿载盛名一朝扫地，是诚可惜。前情未断，旧谊犹存，敢布区区。倘蒙知机，当郊迎十里，并赐藩府，用显将军。伏惟自爱。

张勇接此函后细看一遍，即对左右道：“王屏藩此函，直欲我归附。一来免费兵力，二来又可多我一支军助力故耳。”左右道：“将军意将若何？”

张勇道：“函中亦殊动听，然吾却不要中他的计。他来意只欲先礼后兵，必得我回书然后定夺。今图海公已领军起程西来，吾却缓缓答复。待两军交战时图海大军已到，彼必中计矣。”便令将带书人暂行留下，一面与王进宝布置军事。总兵赵良栋进道：“缓缓答复，彼不省悟，不如依书中之言阳为归附，诱王屏藩到来，一鼓歼之。将军以为何如？”张勇道：“屏藩老于战阵，必不致中计。目今不如伪为索封高位，然后归附，以缓之，可也。”便一面复函王屏藩，自称：“要封赏王号，待札文诰命到了，方肯迎降。”这等语，即遣来人回去。屏藩听得，与诸人计议。吴之茂道：“此诡计也，直欲缓兵耳。彼必有大军将到，故延缓以待之。若必听其言，是大误矣。”王屏藩道：“此言亦是。各降将无不晋封，张勇何至不能相信？只是张勇性最朴直，果其真欲师附，而我遽尔用兵，是绝降者之路也。”吴之茂力争道：“张勇之言，必不可信。元帅若不进兵，我将独进矣。”王屏藩便从其言，督令各军齐进。传令吴之茂先攻王进宝一军，令云南土司陆道宪领苗兵主部五千独争凉州，自引大兵

用郑蛟麟为前部，协力以攻张勇。

时张勇在军中，听得王屏藩进兵，乃道：“彼知吾诈也。”一面传谕各营分头迎敌。不想布置未定，吴之茂一军先到，直压王进宝阵前。并下令道：“诸君受周皇厚恩，吾军以此次为进战之始，宜各图奋力，以立首功，各有重赏。”诸军闻令，奋勇前进，矢石如雨。王进宝不能抵御，三军往后便却。

阵外本筑长濠，吴之茂却率军薄长濠以进，王进宝弃了前营而走。张勇听得进宝一军失利，急分军救援。去后，忽报凉州已被陆道清率军围困，特来求救。张勇听了，一时慌了手脚。旋又见王屏藩大军已到，前锋赵良栋奋力抵御。无如王屏藩来势既猛，军士又养精蓄锐，且乘吴之茂一军得利，军心更奋，于是四面环攻。赵良栋亦奋不退后，两军喊杀连天，互有伤损。适黄昏时分，大雨如注，两军权且罢兵。张勇计是日战事，颇为失利，将校伤五十余人，军士折去二千有余。自恐寡不敌众，二来又军心不定，便与王进宝计议道：“城池几陷，战又不胜。幸有大雨，不然不堪设想。今为我军计，宜固守凉城，以免失地之罪。一面分大兵在城外驻扎，以为犄角，只图固守以待大军，是为上策。”诸将皆以为然。即以朱芬、赵良栋两军回守城中，张勇与王进宝各以本部在城外分东西驻扎，每军筑一大营，并以数十小营，并又每营环绕，筑成坚垒。外筑深阔长濠，以图固拒。复差人急催图海救兵，以备援应。

单说王屏藩回军后，谓吴之茂道：“苟非大雨，破敌必矣，然此一战亦足令敌人胆落。近闻平凉一带，有土人起事，聚众甚多，惜无远大之志耳。我若既通平凉之路与之相合，即鼓其气而用之，直指东驰，以十余万之众横行晋汴，谁能抵御耶？”吴之茂道：“我军须急攻平凉者，正为此耳。”到次日，吴之茂复主进兵，王屏藩便令以后军为前军，并下令：“凡攻城攻寨，于初到之时即奋力猛进，毋得疲缓，以养敌人之力。若平凉之路既通，吾无忧矣。”遂以吴之茂全军会同陆道清攻城，王屏藩以全军与郑蛟麟攻张勇营垒。定计第一日以前军进攻，第二日以后军进攻，轮流更替，不得停歇，以攻破为止。三军得令，鼓噪而进，皆并力攻扑。那张勇与王进宝，亦竭力守御，第一日不能得手，王屏藩欲张勇出战，以图破敌，乃使军士搦战，张勇不出。周兵百般辱骂，张勇亦置不理。诸将校有请战者，张勇一概却之，并道：“如图海公未到时，有言者斩。”惟督军实力守御。王屏藩、吴之茂连攻三日，皆不能得手。屏藩正在焦躁，忽探马报称大将军图海已到了。

原来图海正督军前行，约百里即到凉州，已见张勇来人催救，知道平凉危急。图海听得，大惊，急调吉林马队三千飞行，即催大军前进。到时，平凉已危，即率军与吴之茂一军先战，之茂见图海已到，不知人马多少，不免失措。城内又以矢石相拒，王进宝更遣朱芬由城内冲出，以应来军。两军混战一场

，各自收兵。图海以远来疲惫，亦不敢追击。图海看过地势，即令乘夜建营，并谓张勇道：“众寡不敌，非将军死力则平凉危矣。”便于布置定妥后，即奏奖张勇、王进宝等，并升赵良栋为提督，统兵独当一面。自此两军连日交战，皆互有胜败。王屏藩见不能得手，尚须再筹良策，只得与诸军退守固原，再候大军。

今且说吴三桂自领兵入川，既拔成都之后，巡抚罗森森、提督郑蛟麟、总兵谭洪等纷纷投附，然后分将四出。自见岳州一军未能通过武昌，甚为焦虑。适夏国相奏至，力主弃滇之议，即以滇中精锐调赴岳州，疾行北进。惟三桂意自不舍，以滇中为自己根本，十余年经营，不忍弃去，寻思军士得手与否，不在弃滇与否，自计只得岳州一路进兵，必难制敌人死命，便欲得闽浙一路，沿江苏直趋两淮，较为直截。只可惜耿精忠归降后，总不进兵，不如派使臣入闽，并通台湾郑经，会同北伐，岂不甚好？想罢，便发谕夏国相，缓行弃滇之议，先择人使闽、使台，会兵北进。夏国相得谕后，即令尚书王绪入闽。

原来台湾郑经，乃郑成功之子。当郑芝龙背明投降大清时，其子郑成功为日本妇田川氏所生，以其父降清有违国家大义，便不计家庭私事，自行入台湾。即据台湾一地，以图恢复。成功歿后，其子郑经继立，亦屡与清廷搆战。惟互有胜败，故吴三桂并欲郑经附从，即藉其兵力以为己助。及王绪奉命，自不敢怠慢，先行入闽，即谒见耿精忠。耿王亦知其来意，先言道：“闻岳州一战，马宝都督大为得手，不知近日陕中有何军报？”王绪道：“正为此事来见王爷。以清朝尽率精锐以拒我师，今陕中虽未得消息如何，然以敌军悉聚武汉间，终不能御马宝一旅之师，其力亦可见矣。然敌人重防武汉，而忽略江淮，若王爷能率大兵薄苏杭而进，谁能御之？今王爷既树降周之名，却观望不愿发兵，清朝亦当为大王罪，周皇反必为大王怪。与其敛手待罪，何如奋勇图功？大王岂不知自审耶？”耿精忠听罢，深以为然，即与王绪会商出师之期。王绪道：“吾尚须入台湾，待与郑经商妥之后，大王以一军应江西，以一军沿浙江而进，吾亦使郑经出师直捣苏杭以北向，使与大王并进也。”耿精忠便派员导王绪入台湾。

时郑经自承父业已出兵数次，然终不能通闽浙之路，正欲乘三桂起事扰动南北之际乘间出兵，忽听报吴三桂已派使臣到，当即以礼迎接。王绪甫到殿上，郑经即升座，先向王绪责道：“三桂引敌入关，正当赎罪。今既建复明之义，何以忽窃帝号耶？”王绪听得，觉此人实在利害，即答道：“大周天子此策，亦权宜之策耳。今虽然称帝，犹未立储君，亦以起义之时不可一日无主，明裔散失，又不能遽得英明者而立之，故出此计耳。”郑经听得，明知其伪，但不必过诘，乃再言道：“吾守台湾已阅两世，尚不敢自称大号，以未忘明室故

也。公卿到来，将欲何为？”王绪道：“昔延平王虎踞台湾，转向闽浙，直捣淮扬，声威大振。惜当时人心既靡，清朝又得以全力御之，故不及克竟其成。今大王以壮年嗣位，国民方翘首瞩目，以为将振先世之殊威，复有明之大业。乃国内不见旌旗之色，国外不闻钲鼓之声，岂坐以待亡耶？方今大周已起，清军疲于奔命。大王若悉数精锐，直指淮扬而进，则耿王亦必为君后援，是天下不难定也。事成之后，大王固不失藩王之位，又可以成先世之功，忠孝两全，功在一时，名垂万载，何大王不悟也？”郑经听罢，觉王绪之言甚为有理，即道：“卿言是也，孤将听卿。”遂谕令百僚，以礼款待王绪。即与诸臣议，复派使臣随王绪至周订约出师之期。正是：为谋故国从周主，要出雄师抗敌军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王辅臣举兵戕经略 南怀仁制炮破吴军

话说郑经既从王绪之言，愿出兵相应，便遣施继为使臣随王绪渡闽入周，并晤耿精忠，会订各事。王绪本在湖南军中，不便久离，先将入闽入台各事报知三桂。时三桂闻郑经从附，不胜之喜，惟又闻郑经遣使入周，显然是使命往来，如两国平等一样，反为不满。一来欲耿精忠及郑经从速发兵，若往来闽蜀，必旷日持久，便飞谕夏国相接晤施继，并即降谕，封郑经为藩王，即令台使无庸入蜀。那时夏国相接得三桂由驿驰到之谕，即留施继不必入蜀，因军情紧要，只令就近商议。夏国相以大军全聚湖南，实非长策，当置酒款待施继时即道：“吾军初起，各省皆应。只岳州与平凉两战，而敌军已胆落。若能同心协力，不患我国山河不复，为中国所有也。”施继道：“今相国之意若何？”夏国相道：“吾只望贵处出师，直捣淮扬。无论得手与否，皆足分敌人之兵力。若闽王耿精忠能出师相应，以一军直出苏杭，以应台湾之师，复以一军分出江西，扰彼各郡，吾亦必沿江西而进。各路同时北上，敌人虽有百万之众，焉能拒我耶？”施继道：“相国之言足见高论，弟回去当为吾主言之，必有以报命也。”夏国相道：“今各事紧急，不敢再留老兄。他日事成，当与老兄作太平之会。望回去后，早订出师之期，则可矣。”施继即辞了夏国相而回。

原来郑经之意，心中不忘明室，其顺从三桂，不过欲乘间出兵。今忽闻封自己为藩王，郑经心中已是不服。自念己意只乃心明室，今忽然以自己为藩王，自反当自己是个归顺的降王，可不是忘了明室？一来对明室不住，二来又对先人不住，这却如何使得。看来若因三桂之命忽行起兵，显然是个三桂的顺臣了，因此之故，于起兵一层亦从缓议。那耿精忠亦见台湾未曾起兵，自己亦待台湾兵起方互为势力，始易北进。惟有先发一军，先向江西，以应夏国相之兵而已。今且按下慢表。

单表陕西一带，自清帅图海到后，与屏藩大小数十战，互有胜负。惟王屏藩已退保固原，只望李本深兵到然后再进。不想李本深中道染疾，遂缓了行程，故王屏藩又惟有靠王辅臣为应援。时清朝方令大学士莫洛为经略大臣，拥重兵将入西安。不想那西安将军瓦尔喀，不待莫洛兵到，先已欺敌出兵，入汉中，并略保宁。王屏藩听得以瓦尔喀连兵汉中，兼及保宁，于己军与王辅臣声气隔绝，实在不便。乃发兵以一路潜出略阳，以断其水运。又令郑蛟麟领军直走栈道，以断其陆运。瓦尔喀果然水陆交困，没奈何退至广元驻扎。

时军中已缺饷两月，瓦尔喀与诸将计议，欲以进为退，先攻王屏藩，以通平凉之路。总兵王怀忠道：“军粮既缺两月，军心已是惶恐，若再出军，必然哗变矣。”瓦尔喀道：“如不出兵，今莫经略未到而援应已绝，又将奈何？为今之计，断不能坐以待毙。惟于死里求生，除进兵以外，已无他策矣。”

便决意进兵。定议一出栈道，一出略阳，并攻王屏藩一军，以通固原之路。

王怀忠又复谏道：“以图海大军，合诸张勇、王进宝、赵良栋，不下大兵十万，又皆能战之员，且不能大挫屏藩，吾欲以饥病之卒抗之，安能取胜？”

瓦尔喀道：“兵法有云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三军既值穷困，焉有不奋力者乎？汝莫多言，吾自有主意。”说罢，便不听王怀忠之言，即决意速进。王怀忠怏怏而退。

不料军中自缺饷两月，皆有怨言，乃闻王屏藩分军略阳及栈道，以断水陆运道，军心更惊。只由王怀忠力言退保广元，只系静候运饷，不久将到，因此稳住军心。不提防自瓦尔喀进兵之令一下，军心皆愤，都道：“退保广元，既言静候运饷，又云不久将到，今何以忽然要离广元进兵？可知粮饷将到广元之说，皆是假话耳。且两月不发饷，如何能战？”军中你言我语，互相传说，都道：“不能枵腹从公。若必进兵，怕不是战死，亦要饿死。”故一时哗噪起来。由王怀忠几番抚慰，终是不从。时瓦尔喀正定明日进兵，忽听军士哗噪，王怀忠劝谕不从，不觉大怒。立传令杀了数人，以为以杀示威。

不料军心更为不服，反溃变起来。王怀忠制之不住，反谓王怀忠以巧言相骗，故王怀忠部下四千人，反先行溃散，怀忠制之不住。那时军心既变，瓦尔喀即领卫队从间道逃回西安。

惟提督王辅臣，本三桂养子，久有附从三桂之意，且欲与王屏藩相应，联合东征，只以经略大臣莫洛将到，西安军又方得手，未敢猝举。忽闻王怀忠军变，瓦尔喀已逃，乃大喜道：“此天助大周以予我成功矣。”言时，以手加额。即派部将李之伦阳言抚驯溃兵，尽收王怀忠之众，赏以粮食。那逃军以饥饿之际，忽得温饱，已感激王辅臣不尽。辅臣深知其意，更示以恩义。

分属部将向逃军说道：“周皇此举，全为大明国家之计，故天必助周也。昔周皇借兵入关，本以靖闯、猷之乱，不料敌人即因而覆我国家。周天子奋越戎行，欲洗前愆，并与臣民共图复国，是以待人皆开诚布公，待将则优其爵赏，待兵则优其粮食。能战之卒，亦不次升迁。故每遇战时，周军必一以当百，又安能拒敌之乎？今吾军中亦非粮饷足备，以月支数金，犹不应期，军士之苦极矣。王提督深为恻悯，故不敢劳动三军。当尔等溃散之先，王提督已知军士无粮。不聚尔等，必然逃散；因逃散之故，又必然见诛；故收留尔等，全是一片慈心。不料经略莫洛、将军瓦尔喀，反谓尔等为变，责王提督不应将尔等收留，反将王提督加罪，且勒限王提督将尔等杀戮。王提督意殊不忍，抵死不肯承命，要为汝等保全。然尔等勿忧，王提督宁愿被罪，断不肯为此不义也。”这一席话，说得逃军人人愤怒，皆道：“王提督既为我等保全，我等愿为王提督效死，虽肝脑涂地，誓无悔也。”王辅臣见军心如此，一发得意。到次日，已打听得大学士经略大臣将抵宁羌，即向诸军道：“莫洛统兵将抵宁羌，以我收留王怀忠叛卒，欲治我罪也。又遣贝子鄂洞继进，焉能御之？如三军能用吾命，尚可早谋，否则，不堪设想。吾若被害，三军亦不能苟存也。”军士听得，皆奋然道：“既缺我们粮饷，又逼我们苦战，不能，又加之杀戮。安有此理？今大周正强，吾等附周以图功名，有何不可？岂可守此以待杀乎？”王辅臣心中大喜，便道：“汝等既有此心，吾可为汝等成全。吾初时亦欲事一而终，今逼吾至于此极，亦莫可如何，惟有与汝等共生死耳。但今日附周，须要立功方可。不如待莫洛未至，出计破之。若不然，恐莫洛与鄂洞齐到，便不能抵御矣。”诸军听得，皆踊跃愿从。王辅臣至此，军中仍树大清旗号，惟阴勒诸军准备吴周旗帜。密令部将李之伦、王光邦各领精兵三千，各到宁羌，择要地埋伏。一面使人报知莫经略，告以汉中保宁兵变，汉中已陷，催莫洛星夜前来救应。去后，王辅臣复分路伏兵。

时莫洛接得王辅臣报告，知道汉中既失，陇右俱危，乃叹道：“辅臣本三桂养子，今独留心王事，真忠臣也。”遂催兵趲程。王辅臣亦率师迎接，更密告王屏藩，使邀攻鄂洞。那莫洛方使人打听王辅臣仍竖大清旗帜，更为心稳。那日正过宁羌，已近日暮，莫洛见山路狭迫，树木丛杂，正生疑心，忽报王辅臣大军已在前头接应，已离此不远。莫洛见过此便能与王辅臣合军，便不复畏惧，只顾进前。忽一声号炮，左有王光邦，右有李之伦，两路杀出，万矢齐发，都向莫洛军中射来。王辅臣又督兵进杀，倏忽间王辅臣军中尽换大周旗帜。莫军大惊，只发矢还射，惟不知王光邦、李之伦、王辅臣人马多少。王、李二军又只是埋伏暗射，无不命中。莫军既不见王光邦、李之伦人马之面，矢皆虚发，无可如何，因此大败。莫洛急令退避，直退至平阳之地，方结营待战。一

面飞奏王辅臣军变，一面催贝子鄂洞领兵前来救援。不料鄂洞听得王辅臣反清助周，又益以王怀忠部下之众，声势既大，已有畏心，不敢前进。

那时王辅臣听得莫洛已经退军，乃与左右计议道：“莫经略以战场失利故以急退，彼料我必追，以求一战也。然彼以孤军深入，不虞我军反戈相向，诚为失算。然我若追之，必中彼计。惟不先破莫军，又必为我巨患。以鄂洞大兵离此不远，待鄂洞到时，我无能为矣。今宜间道疾趋，绕至莫洛军前夹击之，彼必大败。莫洛既败，鄂洞亦不敢进矣。”便令王光邦、李之伦休要卸甲，从小路偷过莫洛军前进兵。王、李二将得令，不敢怠慢，即率军前行。

时正夜分，王、李二将令军中不要举火。至莫洛军前时，已有四更天气，远望一带，灯光万点，正是莫军人马。王、李二将各举暗号，即望灯光发矢乱射。时莫洛亦自留心防人掩袭，故令军轮流值守。奈在夜里，不知周军在于何处，故军中只受攻击，无可抵御。少时，王辅臣军亦到，矢如飞蝗。莫洛连中数箭，登时殒命。自莫洛死后，正是一时无主军投散，有降的，有逃的，不计其数。计此一场战事，莫军中将领死伤十余员。王辅臣将亡卒一一招抚，军声大震。贝子鄂洞更畏缩不敢前进。王辅臣见鄂洞不来，亦不复进，惟乘势经略各郡。自是汉中、羌宁、广元、保宁一带，俱为吴周所有。三桂闻报，即发银三十万犒赏各军。王辅臣即与王屏藩会合，并连栈道，略阳、固原俱是周军屯扎。王辅臣更与屏藩计议，以王屏藩再出平凉，以攻图海，自己要领兵取西安，免了后患，然后直进。至于清军，自莫洛既死，大为震动，早由西安将军瓦尔喀八百里加紧由驿驰报入京。那时清朝听得，好不惶骇，即发谕旨至顺承郡王与图海及瓦尔喀等，将保宁引回之兵及夷陵赴援之兵皆回集西安。又令兰州驻守各营赴延安驻扎，以厚势力。以贝子鄂洞及陕督哈占阶拥兵不发，以至莫洛被戕，即行革职留任，以观后效。一面旌恤莫洛，一面责成图海收复各郡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清朝自莫洛死后，已大为震动。三桂又催促各路乘胜攻击。自图海追了王屏藩之后，北京并未曾得过一次捷报，军机中人甚为焦虑。时大学士明珠方在政府，正为军情忧虑，那日恰有西洋人南怀仁来见。那南怀仁本精于天文之学，从欧洲来到，志在传教。后清朝以其精于天文，就任用了他在钦天监办事。因中国人向来迷信天象，以为此次三桂起事，其成败如何必有天象示告，故不时向南怀仁询问。当下南怀仁见了明珠，那明珠即问道：“此次吴三桂起事，势甚猖獗，足下观此次战事，究竟如何？”南怀仁道：今日之不胜，只由人事，非关于天意也。我军承平以后，久经疲惫，三桂养精蓄锐以待时，又以花言诱动军心，故乐为死战。以疲惫之卒当死战之士，谁能御之？某观中国军械，皆窳败不堪使用。幸而三桂亦无利器，否则更不堪设想。若以吾欧洲利

炮御之，欲剪灭三桂实如反掌。”明珠听了，大喜道：“你们西洋大炮，足下能制之否？”南怀仁道：“某自幼亦曾入炮厂执业，此种利炮，某实能制之。但恐鞭长莫及耳。”明珠道：“若制此种利炮，约需时日几何方能制就呢？”南怀仁道：“视夫工匠多少与器械齐便否耳。”明珠道：“既有此种利炮，无论如何亦当制造。纵不能收取急效，亦当能为将来准备。足下只管行事，取需款项，当令户部随时给发。”南怀仁领命，即绘定制炮形图。恰当时广东、澳门久为西人来东居留之地，凡西洋商业中人运货东来者，皆屯集澳门。亦有时以洋船往还津沪。南怀仁更于此等西洋人有谙悉制造者，皆延之为助，分头赶铸。又以在北京制炮运往各省，殊多转折，即请明珠于未为三桂所踞之省会，分设制炮厂，分配洋人驻扎厂中制造。由是设一厂于扬州，以应苏杭之用；设一厂于河南，分应陕西、湖北之用。召集工匠数千，日夜兴作。惟制造不能计日可成，以三桂军势既锐，复由南怀仁献议，先往澳门购买大炮数尊，先运至上海。适安亲王岳乐正出九江，就以新购西洋大炮数尊移至岳乐军中应用。

自制造西洋大炮这点消息报到三桂军中，夏国相适驻守长沙，自念此种西洋大炮必为己军之害，乃留部将扼守长沙，自己即令大军径出江南，欲直捣扬州，先夺炮厂。即一面催促耿王起兵，自领大军沿醴陵而进。果然势如破竹，由醴陵直陷萍乡。吉安知府文秀直奔城而遁，夏国相乃直入吉安进发。

夏国相复遣部将高大节，引五千人从间道先攻饶州，以为犄角。两军会合，并取南昌。那时安亲王岳乐已由九江直抵袁州，闻夏国相分两头而来，屯兵城中不敢遽进，志在西洋大炮一到，方敢出师。夏国相遂乘机传檄，各郡纷纷投附，署南昌巡抚将军希尔根亦弃城夜遁。夏国相既得南昌，声势大震，岳乐更不敢出。忽报西洋大炮已购到数尊，岳乐便以马队为中军，另抽步队二千人列为大炮队，以旧日之炮杂以西洋大炮，离袁州而来。正是：只因利器能催敌，自令先声足慑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高大节智破安亲王 夏国相败走醴陵县

话说安亲王岳乐，因江西紧急，又值西洋大炮已购到数尊，即领军离了九江，望袁州进发。又以周将夏国相、高大节分两路而来，恐孤军不能抵御，复咨请简亲王喇布移镇江之兵为后援，会师追捣。先有细作报入夏国相军中。

时夏国相正与高大节同驻南昌，听得两王军到，国相却与大节计议道：“吾等初进江西，岳乐且观望不进，是彼犹畏我也。我得一南昌，于敌无损，不如弃之以破安、简两王。彼两军既破，则望风而解，不患江西不复为我有也。”高大节道：“某本武夫，本不敢妄言方略。但得一城守一城，将疲于奔

命矣。今敌军已悉数精锐而来，西自平凉，南自武汉，皆不能通。若能破简、安二王，沿江宁而进，料武汉之敌军亦退，即可长驱大进。苟只图保守，万一旷日持久，人心尽变，是前功亦废也。诚如相国之言，即能坚守南昌，敌人将合兵攻我，反客为主，反受吃亏耳。相国之言是也。”夏国相道：“将军骁勇善战，可领本部兵马并及部将，从小路抄过袁州，吾且权守南昌。料安、简二王必争来攻我，我即退兵。敌军必来追赶，将军却抄出其后以邀击之。彼二王皆纨绔子弟，以亲见任，一闻腹背受敌，必无主持，因而破之实如反掌耳。”高大节领诺而去。

且说简亲王喇布，自领兵到了镇江，实未经一战。忽闻安亲王岳乐咨调合兵，乃不得不行。及到九江，依然逗留观望。那岳乐日盼简王到来，以厚兵力。惟久候依然不到，便连番催促。简王喇布没奈何，只阳允进兵，仍缓缓而行。夏国相听得，谓左右道：“凡畏敌者必争功。我若充南昌，彼必齐进矣。且岳乐若不进兵，高大节一军亦无所用也。”乃决意退出南昌，拔队离城，望萍乡而退。岳乐听得，即飞报简王道：“敌人闻我两军俱至，已弃城遁矣，宜速即进，毋失机会。”简王得此消息，自念领兵而来未有寸功，今南昌空虚，若乘机而入，即是克复南昌，此功不小。说了，左右皆以为然。

简王即令诸军立出，昼夜不停，务以先入南昌为上。更怕岳乐夺了头功，乃亲自督队。果然兵不离甲，马不停蹄，先到了南昌，全无阻力。比及岳乐至时，简王已到了南昌多时矣。岳乐心甚不悦，以为简王夺去自己大功。正欲诘责，那简王已有文书到来，约请安王岳乐直趋萍乡。岳乐部将伊坦布谏道：“简王以南昌空虚，乘机先进以夺我头功，今又欲以我军直进萍乡，是战事则吾军当之，功劳则彼受之矣。然夏国相由醴陵直抵南昌，未尝挫失，今忽然尽退，恐其中必诈，不可不防也。”岳乐道：“简王既进南昌，吾军亦到此间，未尝遇险，料夏国相必无狡计于其中。彼之遽退，或者武汉一路马宝失败，已为蔡毓荣所乘耳。闻蔡毓荣与马宝已经十数小战，马宝颇为失利，故吾料夏国相退兵，必因此故也。今所宜计者，只吾军宜直进否耳。”伊坦布道：“吾军虽进，然江西设有军警，简王必守南昌不住。那时吾军反被人要截，将无退路矣。”岳乐听罢，亦以为然，因此踌躇未决。忽然接得袁州急报，知周将高大节领兵数万，已将抵袁州。岳乐听得，大惊道：“似此是前有夏国相，后有高大节，吾军危矣，不如回军为上。”伊坦布又道：“简王争功，只属私愤，今却不必计较。宜一面告他以袁州有警，吾军已中道折回，令他固守南昌，以为声援。若南昌不守，是江西全失矣。”岳乐便一面知照简王，一面回军。那简王听得，已吓得魂不附体。当初只道得了头功，今日反受了危险，如何不惧？又不敢遽尔离城，惟下令闭城紧守，自不消说。

单说高大节本部人马阳称数万，实则只有八千。那高大节生平骁勇耐战，又善能以少击众。自行抵袁州之后，逆料岳乐必然回军，乃与诸将计议道：“当岳乐离开袁州时，若简王喇布仍留半军驻守九江，吾军断不易得手。今彼悉为我夏丞相所料，不计利害，但要争功，以全军坐困南昌，岳乐又同时俱进，使江西上游空虚无备，是彼失算也。今岳乐若闻我军反出其后，必星夜回军，却好中计。”言罢，乃嘱副将韩大任道：“离此数十里有一座螺子山，山如螺形，树木丛杂。且山下平原绝少，只是溪涧纵横，支河错落，并无战场。足下可领千人先伏山上。岳乐回军，必经此间，待其至时，排枪劲矢一齐施放，岳乐必不能抵御。且彼所恃者，数尊西洋大炮耳，大炮仰攻甚难，吾军必获大捷，足下之功不少。”又嘱部将吴用华领军千人，离螺子山十余里择林木深处埋伏，等韩大任军中号炮响应，即行杀出，以为接应。又嘱部将李雄飞道：“岳乐虽不晓军事，但他军中必有经事之人。若到螺子山，惧有埋伏也。足下领军千人直过螺子山十余里，阻山立营以待之。彼若见有伏兵，必来攻击，足下当引军即退。彼以为伏兵已过，方放心直行。待至韩军得手，然后掩出可也。但立营须阻山隘，以避他大炮，方为要着。”又嘱韩大任，于清军到时先发号炮，以告诸军。各人领命去了。高大节又派部将多名，或领千人，或数百，为游击之师。高大节却统中军，留一半于袁州，阳言将出九江，却亲自领兵为各路救应。分拨既定，正是：准备窝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

那时岳乐自听得袁州有警，以江西上游已失，自己孤军深入实非良策，便星夜回军。那日黄昏以后，将行抵螺子山，伊坦布进道：“螺子左扼山岭，右阻溪河，地势甚险。若有伏军，必难抵御，不可不防。”岳乐道：“高大节全军方争九江，以图进取。以九江为数省咽喉，乃四战之地，宜其在所必争。彼何暇留军此间耶？”正说话间，忽前军探马报道：“前头已有伏兵，但旌旗不多，人数甚少耳。”岳乐道：“果不出伊坦布所料。以些少伏兵，何足忧虑？且已为吾军所见，亦无用矣。”乃急令前军攻之，并移炮队往攻。

当岳乐军来时，周将李雄飞即与接战。甫一时间，雄飞即敛军而退。岳军正欲追赶，岳乐急止之，并道：“彼伏兵既退，若追之反恐中计。今当乘胜过了螺子山，此后更无虑矣。”遂催促军士疾行。

恰当螺子山，已近夜分。岳乐心怯，谓左右道：“此地甚险，不如驻扎一夜，明早方行为上。”伊坦布道：“岂驻此一夜便无险乎？以我愚见，三军既已到此，速宜趲路。若一经驻扎，军心必馁。且敌人若有伏兵，虽驻扎亦不能免害也。”岳乐听罢，深以为然。以事已到此，已无可如何，只令军士举火乘夜急行。忽到初更时分，突闻山上炮声响亮。此炮便是号炮。时岳乐军已且行且惊，到此时闻炮声震地，更魂飞魄散，不知所措，一时哗噪起来。岳乐正欲

制止之，忽然枪声乱鸣，箭亦齐发，如飞蝗一般。岳乐欲令军士还击，又不知敌军在何处，惟山上矢石齐望火光射来。岳乐急欲回军，伊坦布道：“今即回军，安知后路不更有埋伏？由今思之，前之伏兵只诱敌耳。今进前与退后，其路程皆一也。不如冒险前进，较为上策。”岳乐无奈，只令一面进前，一面向山还击。怎奈由下攻上，绝不中要害。周将韩大任更令军士一齐发起，岳军死伤甚众。岳乐只督军士冒险前行，践踏尸首而过。有逃亡的，皆落河边鳧水，欲逃过对岸。惟韩大任军中矢弹已及于河面，故岳乐逃亡的军士，虽鳧水之际，亦难防避弹子，遂亦多死于水中。岳乐虽见军士逃亡，亦不能制止，惟有与诸军死命奔逃。伊坦布已先死于军中，岳乐亦被伤数处。及甫过了螺子山，那死不尽的残兵心魂甫定，忽然炮声响亮，已有周将吴用华截出。岳军见了吴周旗号，已心胆俱裂。诸将面面相觑，皆相谓道：“军士固皆惊魂未定，战马亦多被伤难行。人虽不畏，马亦难战矣。似此，如之奈何？”岳乐道：“吾一时不细，误中奸计，至今惟决一死战耳。吾位为至亲，三军亦八旗人物，断不能屈膝以降也。”诸将道：“三军逃命时，器械辎重已委弃不全。即新购的西洋大炮，亦付之中道矣。空拳搏战，焉有胜理？”岳乐道：“此处溪河较狭，且水势不深，吾军虽败，尚存万余人，不如以军中物具杂泥石投诸河中，填河而避之。过此之后，即绕道先奔鄱阳湖。以鄱阳湖尚有水师屯驻，可往依之，尚可徐图恢复元气也。且袁州既为贼将高大节所据，吾亦不能通九江之路矣，居此亦无他法。”诸将听罢，皆以为然，即令军士各就地挖土泥一包，一齐投诸溪中，杂以军中笨重器具。

幸河水不深，煞时河中已如平地。那时吴世华见岳乐不进，正前来发击，韩大任、李雄飞亦从后赶来。岳乐即令军士齐遁，也不敢还战。诸军如丧家狗，恨不得爷娘多生两条腿，各自没命的跑。时周将韩大任、吴用华、李雄飞，皆令军中向岳乐军人丛处发射。岳乐军死伤甚众，惟死命奔逃，遗下器械辎重无算。韩大任亦不追赶，只令收军。计是役杀得岳乐军中人人丧胆，个个惊心。总兵及副都统死伤数名，其余将校死伤数十名，军士则三停折了两停。

凡降的、逃的，韩大任皆收置军中。其余死者，尸骸层叠，只令军士掘土掩之。其得西洋大炮数尊，余外器械粮食不计其数，即班师回袁州报捷。高大节喜道：“此一战足令敌人胆落矣。”于是论功请赏，以吴用华夺得大旗两面，且击毙岳乐部将总兵两名、都统一名，遂录为头功，请赏以金吾卫大将军之衔，以提督请补。韩大任不悦，谓左右道：“黑夜之战，矢石乱发，枪炮交加，安知敌将死于谁人之手？吾在山中指挥各路，敌将多受夷伤。战后计点场中，以死于螺子山中为最众，安见我韩某不应得头功耶？若无我一军挫之，敌人以全力争趋，恐吴用华亦不能抵敌也。”自此日有怨言。或有告知高大节者

，高大节道：“吾与大任实执军权，当藉此以鼓励部将，何必争功？且大任据螺子山为营，又在黑夜之中，是只有彼军攻敌，断无敌军攻彼也。吴用华实当敌军来路之冲，既能斩将搴旗，录为头功，安得不宜？”因此高大节对于韩大任之怨望，惟诈不知，诸事仍与韩大任商酌。惟大任意未释然，思倾陷大节。

会三桂驸马胡国柱回镇长沙，因夏国相出征，三桂以长沙为四冲之地，兼因应岳州、荆州及江西各军，非有重员驻镇长沙不可，故以胡国柱当此任。

大任本国柱之甥行，国柱以其骁勇，深爱之。故韩大任一闻国柱回长沙，即喜道：“吾知所以泄吾愤矣。高大节一任，惟吾足以代之也。”乃为书献谗于胡国柱，谓螺子山一战本足以擒岳乐，乃各路游击之师高大节既中道撤回，且高大节又拥兵不发，故岳乐得逍遥遁去，闻岳乐阴与高大节相通，许大节封侯之位，今高大节拥兵袁州，迟疑观望，即原于此，等语。胡国柱听得，以韩大任之说为然。一面催夏国相再进江西，一面撤高大节回长沙，往岳州助战，反令高大节以兵权交于大任。大节听得，吃了一惊。即回复国柱，谓军事得手，方将直进江南，岳州有马宝主持，兵力已足，无用再助，等语。

国柱大怒，乃益信大节拥兵抗命，韩大任之言更觉可信，立发令由驿驰大节军中，立令即行交代。高大节犹以为坐失机会，嗟怨不已。来使道：“将军尚在梦中耶？韩将军乃胡驸马之姻党也。胡驸马才略优长，而偏听任性的是其最短。韩将军既言于先，已如先入为主，将军虽有百口，焉能分辩也？”

高大节至此时方知为韩大任所卖，乃叹道：“今后国家大事，将断送此辈之手矣。”乃请韩大任入帐，谓之道：“胡驸马有令，以军权付于将军。吾与将军本无意见，方期同心协力，共成大功。今某以得胜获咎，诚非所料。吾之迟迟未进者，殆欲夏丞相既进南昌，后劲既坚，方好长驱大进耳。九江为数省咽喉，乃四战之地，战守皆非易事，将军勉之可也。”韩大任时有惭色，一言不发。高大节交代既讫，即随带亲兵再回长沙。

韩大任自代高大节领了全军之后，即提兵直入九江，欲长驱大进，更不待夏国相兵到，以为后援。夏国相退到醴陵，甫接得高大节军报，知道清将简王及将军希尔根，因图争功已先进兵南昌，又在螺子山一战已大败岳乐，得了全功。夏国相喜道：“今番江西一省才安稳为我所有也。”是时夏国相仍未知胡国柱有撤回高大节一事，即督兵复由醴陵直出萍乡，复向南昌进发。

原来简王及军将希尔根，自听得岳乐败于高大节之手，即弃城而遁，故夏国相到时殊不费力，已复得南昌。正欲知照高大节，使直出九江，自己直出鄱阳湖，以断清朝水师接应，并蹙岳乐之后，一面又催闽王耿精忠，将人马折回，直出浙江，分三路而进，忽报高大节已被撤回，今以韩大任代领全军，已望九江去了也。夏国相跌足叹道：“大任虽勇有余而谋不足，可以任偏裨，必不

足以当重任也。今偏师轻进，即为失算矣，其败可立待也。不知谁人主意，撤回高大节，一误至此！”说犹未已，已报高大节使人赍函来到。夏国相就在案上拆开一阅，书道：大节以一介武夫荷相国委任，又蒙大周皇帝恩宠，虽肝脑涂地，方称本心。奈以不善将将，虽胜犹辱也。大节与韩大任同受节钺，自昔同心戮力，所向有功。自螺子山一战，大节以吴用华当敌军来路之冲，独能斩将搴旗，故录功首，方欲借此鼓励偏裨，不意因是而大任积成怨府，谓大节阴与岳乐往来，故拥兵袁州，观望不出。胡驸马不察，立撤大节军权。大节若不交代，恐斧钺随之矣。大节奉职无状，夫复何言？今闻大任已督兵前进，欲从九江渡过左岸。以清将杨捷老于戎行，大任非其敌手。且岳乐虽败，犹有劲旅数万，配以吉林马队，未可轻视。今岳乐退驻鄱阳湖，与水师相合，声势复张，是江西内患依然未清也。相国兵力若未到南昌，岳乐不难蹶大任之后，杨捷亦可角其前，是大任即不败杨捷，亦当败于岳乐矣。相国老谋深算，为国家大局计，将何法以善其后乎？谨此布达。区区伏惟荃察。

罪将高大节顿首

夏国相看罢，叹道：“高大节真将才也，吾不敢以武夫视之。今日局面，吾不能复出鄱阳湖矣，须望袁州进发，以援应大任也。”便下令三军，直趋袁州。

且说岳乐自败走后，退至鄱阳湖。不多时简王及将军希尔根亦奔到。二人见了岳乐，已有惭色。岳乐道：“两位忽然至此，得毋南昌已失守乎？”

简王不能答。岳乐道：“吾与君于朝廷位为至亲，观天下大局如此，正当同心协力，以图肃清。今前事可不必多说，惟图此后奏功，更不宜以前事芥蒂也。”简王至此，顿首伏罪。正说话间，已报驻长江水师提督杨捷已有书到来，谓韩大任已代高大节为帅，将直行渡江，吾知所以破之矣，惟夏国相若知韩大任轻进，必观兵袁州、九江一带，以为声援，可以择伏要而破之，等语。岳乐看罢来信，深以为然。时清朝方以董卫国为江西总督，带兵五万前赴南昌。岳乐即与董卫国商议，令董卫国先领军直趋南昌，以截夏国相之后。

岳乐复与简王及希尔根，率人马直入袁州，以截国相。时国相不知董卫国已到，只留兵二千驻守南昌省城。行至中途，听得岳乐与简王及希尔根同出袁州索战，夏国相惊道：“简王乃惊弓之鸟，岳乐亦败军之将，今一旦尽出，袁州得毋救兵已至乎？”时部将郭壮谋，乃郭壮图之弟，方从国相军中，乃进道：“吾虽至此，甚忧。南昌设有敌警，恐区区二千人必守南昌不住也。”

国相道：“公言亦是。今不如折出鄱阳湖，以图进取。”郭壮谋道：“相国所言亦是一着，但设有差失，是与韩大任两军俱败矣。”夏国相道：“此大任误了我也。苟知大任轻出，吾断不令耿王回军。”正议论间，忽报清朝已令

董卫国为江西总督，已带兵五万直赴南昌去矣。国相叹道：“董卫国如此神速，必非简王可比。彼必争萍乡以断吾后路。萍乡若失，彼将直出湖南，是大局亦震动矣。不如退兵。”遂令三军齐退。

且说安王岳乐与简王同出袁州，知道夏国相中道折回，便令诸将追之，并谓诸将道：“夏国相在三桂军中号为能将，当乘其失算之时，并力追之。”

乃留希尔根驻袁州，以要韩大任之后，自与简王并力追来。时夏国相亦虞岳乐以屡败之余，必奋勇求雪前耻，又恐为董卫国所截，乃令急趋萍乡。原来董卫国亦欲急争萍乡，一路惟以先复南昌为根本，以为南昌唾手可复。不料到南昌时，直延数日南昌方下。因吴元祚为夏国相部将，方领二千人扼守南昌，亦惧国相为董卫国所截，故死力坚持数日。及听得国相将到萍乡，方弃南昌而遁。及奔到萍乡时，国相亦全军俱到。吴元祚具述前因，夏国相道：“非公死守数日，则吾军俱危矣。今董卫国必领兵来争，吾军不能独当两面，须扼醴陵，阻湖南要道方可。然吾若尽弃萍乡，则岳乐与董卫国必长驱大进矣。不知谁人敢暂守萍乡，吾自有计可以拒董卫国也。”郭壮谋道：“某愿以死当之。”夏国相大喜，乃令郭壮谋与吴元祚共驻萍乡，夏国相仍望醴陵而退。正是：方见吴军能破敌，莫言清将总无人。

要知夏国相后计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韩大任败死扬子江 高提台大战大觉寺

话说夏国相留郭壮谋吴元祚共守萍乡，自行退兵，回醴陵而去。战将谭洪向国相问道：“相国既回醴陵，复留二将扼守萍乡，此何故也？”夏国相道：“我若全军俱退，彼将乘势直捣湖南。用军之道，全在一鼓作气而已，因失算而中道折回，军心即馁，焉能再战？我若全军俱败，必湖南震动，大势将为瓦解。吾之必留二将以扼守萍乡，即为此故。”谭洪又道：“如相国所言，是相国以全军在江西且不能一战，独留郭、吴二将，又焉能拒敌？得毋陷郭、吴二将于危地乎？然则相国谓将有计以破董卫国，又何故也？”夏国相又道：“吾之失算者，在不知撤回高大节耳。吾以为大节能军，且在战胜之后，军声既振，当可前进。且大节持重历练，必待吾军到时再商行止。俟吾先撤耿王之兵，使改道沿浙江而进，吾却直趋鄱阳湖，而以大节直出九江，共分三路，渡长江以窥金陵、淮阳。彼敌将杨捷虽扼守长江一带，必然顾此失彼。岳乐如惊弓之鸟，亦断不能济事，吾故为此计耳。今韩大任轻出，杨捷固不难邀而破之，而岳乐又得董卫国一军以为之助，诚非我所及料。今则非再用高大节不可也。岳乐轻进而无复远图，若郭、吴二将能死守萍乡，使敌将不能轻入湖南，吾调高大节入江西以断岳乐之后，则敌军必退矣。”

言已，又道：“高大节一战，敌人胆落。若再入江西，彼仍以我为诱敌。

且大节乘胜，军心必奋，故可用也。”谭洪听罢，无语。夏国相即将高大节被诬及韩大任轻敌妄进各情，咨报长沙胡国柱，又请任用高大节再带兵入江西。

又语胡国柱道：“马宝既拥重兵，应急图进取，只被清将蔡毓荣扼阻，不能大进，宜益兵助之，以图大举。若旷日持久，非我国福也。”胡国柱至是乃知为韩大任所误。

原来胡国柱本有才略，惟是三桂招为驸马，执掌大权，意颇自满。虽回镇长沙，只有调兵檄将，与清冲锋陷阵，出生入死，大不相同。故虽闻夏国相之言，只催动马宝进兵，并不肯自往岳州前敌。时马宝与蔡毓荣势均力敌，大小数十战，只有胜负，终未能再取寸土。马宝亦屡催胡国柱前来助战，奈胡国柱终不肯自出，只派员带兵相助而已。但胡国柱虽因贵而骄，惟素崇拜马宝、夏国相二人，故闻夏国相之言，自愧无以对高大节，乃欲再令高大节往代韩大任，即撤韩大任回湘，以治其罔上争权、贻误军情之罪。乃即请高大节至帐中，直说道：“今接夏丞相来书，具知将军冤抑。大任竖子误国非轻，某悔之晚矣，他日当治其罪，为将军泄愤也。今欲再劳将军往代大任，代统其众，以图进取，愿将军毋以前事为念。”高大节道：“弟受国厚恩，方图死报。得驸马明白，于愿已足，今以驸马所委任，何敢多辞？但闻韩大任已出九江，将渡江北向，恐弟到时，已全军皆溃矣。以大任勇虽有余，实非将才足为杨捷之敌手。则某此时，又焉能代统其众乎？”胡国柱道：“然则将军之意，如何乃可？”高大节道：“夏丞相之意，欲某带兵重入江西，以壮声援，此处相离不远，或犹可及。以韩大任之胜负虽非可知，惟未尝不能稍资臂助也。”胡国柱又道：“将军之言诚是。吾今拟拨精兵二万，令将军疾行，将军当相机行事，力顾大局，慎毋以前嫌介意也。”高大节笑道：“驸马得毋尚疑大节乎？某蒙委任，断不敢有负大德。”遂领了精兵二万人，星驰电卷，疾进江西而去。

且说董卫国自进了南昌，即派兵入萍乡，欲向湖南而进。探得萍乡尚有周兵驻扎，欲候岳乐到时方敢进战。乃与部下计议，幕府来则安道：“夏国相老于戎行，今未见敌形，先自急退，其中恐有诈也。”董卫国道：“某亦虑此。彼全军在江西，何至畏敌？且虽然退兵，又不尽退，尚留大兵扼萍乡要道，亦属可疑。国相有谋，断不留兵故立险地。吾之不敢遽进，正为此耳。况吾军初到南昌，自离京以后昼夜奔驰，三军尚在喘息之间，稍有差池，恐不免胜而后败。今惟有分守要道，以防周军窜进，然后待安王到时，再商行止耳。”来则安听罢，大为赞成。这点消息报到郭壮谋军中，乃与吴元祚计议道：“董卫国忽然不进，殆惧我有谋也，今更当用计以疑之。”乃将各营故为移动。郭壮谋又使人遍布谣言，谓福建耿王已得夏国相之令，因董卫国已到南昌，将复行领兵入江西等语。董卫国听得，更滋疑虑，日惟盼岳乐兵到，故目前惟各守要道

，权且罢兵。原来岳乐与简王领兵到袁州后，本欲留简王驻兵要九江之下，即自行带兵南来。惟得杨捷文报，请以全力截韩大任，待破了大任之后，然后以全军入湘。故岳乐只令董卫国暂勿轻进，反领兵望北而行。

且说韩大任自代高大节将兵，即统兵北上，一路并无拦阻。又听得长江左岸清朝兵力尚空，便欲急渡。探得杨捷水师多半屯于长江上游九江一带，原不大防备，乃谓左右道：“前者大将军马宝，曾派员分出九江，惜以岳州战事方急，中道折回。今吾至此，方知九江易取也。高大节无谋，迁延不进，大失机会。古人有言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吾渡江以后，当望北而进，即足以分敌人驻武汉兵力，则马宝亦易进兵也。”部将吴用华道：“九江为数省咽喉，敌人焉有不争？今乃不设守备，让吾独进长江，要又无守护，恐有奸计，不可不防。”韩大任道：“杨捷急援武昌，不暇南顾，岳乐等亦争功南下，此处空虚，无怪其然。汝如此多疑，何以用兵？”便不听诸将之言，出资募集民船，速渡对岸。不提防清国长江水师提督杨捷，已派员沿途侦探韩大任行动，却将所领水师各船，或扮作鱼船，或扮作商船，埋伏兵马。另咨调陆军埋伏左岸，却另择能战各水军船只，择芦苇深处埋伏，日不扬旗，夜不举火，待韩大任渡江时击之。又故购船只应韩大任所募，大任不知是计，及见已募得民船，即促令过江。

韩大任既不知杨捷定计，见募得民船，不胜之喜。又不听诸将之言，仓猝前进，即率领各军分头下船。又飞函禀知马宝，告以渡江将先据镇江而进。

以为敌军听得自己渡江，必然震动，马宝可以乘势进扑武汉地方，心中自以为得计。不料各军渡江，甫至中流，各船家却翻扑水中。大任实无防备，故船家俱得泅没入水。韩大任此时已知中计，急令军士驾船，欲驰回右岸。突见各船渐渐下坠。原来船底先已凿开，只用板轻轻盖回，自船户没入水中之后，已开了船底机关，自然沉下。这都是杨捷预先布置，却择善水的船家冒充民船船户，韩大任全无计较，即自行渡江，故恰好中计。当下韩大任军中见船已渐沉，一时哗噪起来。不多时，已见杨捷的水师船纷纷出现，满布江中，矢石交飞，枪炮齐响，皆望韩军打来。韩军此时如何能敌？有跃入水中凫水而逃的，有呼天叫地的。大任所领军士，皆滇黔旧部陆军，向不知水性。

自各船大半沉没后，军士只飘泊水中，时大任的坐船虽未沉溺，惟杨捷军中枪箭齐发，韩大任已中数伤，惟匿不动。杨捷却督率各军，追向大任的坐船围攻。忽然船上正中一炮，船身已破。韩大任自知不能倖生，即拔剑自刎。

军士见主将已死，其未沉的船只只有投降。杨捷见大任全军已无还拒之力，亦令军中不再发枪，准令周兵投降，所有凫过右岸的，亦不再追赶。余外泅在水中及溺毙的，尸首布满江中。辎重器械，亦随江飘荡。杨捷令军士一一打

捞，所获无算。统计韩大任所领人马不下二万余人，逃生的不及十之二，其余或溺毙，或被擒，或投降，已全军倾覆。杨捷不费多时，并无损伤，已大获全胜。自此一战之后，周军意气为之一沮。杨捷由驿报入京。是时，清朝康熙帝正议亲征，听得杨捷在长江一捷，始罢亲征之议。即加杨捷少保官衔，并不究简王及希尔根弃城逃遁之罪。复奖赏岳乐及董卫国二人，即降谕催令各军乘胜南下。

安王岳乐得谕之后，即会商简王及卫国，合兵分路前进。以简王及希尔根从江西东路而下，以防耿王福建之兵。董卫国就近先行，而自行督兵为后路。正部署军事之际，忽探马飞报道：“胡国柱复用高大节为帅，领军二万人，号称四万，已复向江西来了。”岳乐听得，谓左右道：“由今观之，杨捷之胜实出天幸。胡国柱殆亦知大任必败，故复以高大节代韩大任也。若大任渡江稍迟数天，高大节一到，兵权即不在大任手上，断不由大任作主，高某亦断不肯遽行渡江也。大节为人骁勇善战，既有谋又谨慎，敌将夏国相倚为长城。今彼复入江西，局面又当一变矣。我若全军南下，得毋高大节反要我后乎？不如驻兵以待之。”都统明阿进道：“周军分道四出，忽来忽去。苟一闻周兵复出江西，我便不敢南下，是我永无南下之日也。设周兵忽进江西，忽回湖南，我若视其进退以为行止，势将疲于奔命矣。兵法有云：宁致人而不致于人。若只为人牵制，此兵家所大忌也。今若驻兵以待，是高大节一日不到江西，我即一日屯兵不能进退。劳师糜饷，实非良策。愿大王思之。”

岳乐道：“吾所惧者，中夏国相、胡国柱等奸计耳。如君所言，亦有至理，君主见若何，不妨明说。”明阿道：“今日之策，惟有直走萍乡耳。我若得萍乡，将长驱直入湖南。蔡军可由上游而下，吾军却由下游会进长沙，直捣敌人巢穴。那时高大节纵能纵横江西，又将何用？王爷若仍有疑心，亦只合分军留驻袁州，以为后援。若以全军驻扎，迁延不进，非某所敢言也。”岳乐听罢，仍犹豫不决。明阿又道：“此外亦有一策。吾军奉命而来，志在征伐，不如先令董卫国直走萍乡，我却探实高大节来路，督兵往迎，以求一战。终胜屯兵此地也。”岳乐道：“倘耿王复进江西，又将如何？”明阿道：“尚有简王及希尔根，两军尚驻江西，以为游击。即放心远进，无忧矣。愿王爷勿再思疑。”岳乐道：“我全军且惧不能独当敌人，若又复分军，实非良策。不如以全军候高大节一战，以雪全败之耻可也。”时岳乐全军正驻扎袁州上游，遂回军望西北而行。

且说高大节领军二万人，却令分军为二队，以一路由平江过义宁，自统一路由浏阳过新昌，共趋奉新县，以撼南昌省会。时部下诸将以区区万人军力本不为厚，故多不赞成分军之议。原来高大节善能以少击众，故不从诸将之意

，并以平江一路由副将胡国梁统之，并嘱道：“吾到新昌时，若不遇清兵，吾将绕兵北向。将军到义宁，若遇敌人，休与急战，若不遇敌人，可直趋奉新，以窥南昌。吾自可以为援应也。”胡国梁领命后，即提兵东行。那时高大节一军既过浏阳，探得岳乐正驻军袁州上游，遂令军士疾进。部将谭进宇道：“袁州下邻萍乡，不如改道萍乡而进，与夏丞相一军合，较为稳着。”

高大节道：“吾昔破岳乐，未尝亲抵岳军之前，今日奈何反下萍乡？今惟有直走新昌耳。且岳乐若闻吾至，必自回军求与我一战，断不敢深入也。诸君休再多言，待破敌后，与诸君同唱凯歌。”便督军直望新昌而去。

那日正行近新昌，已近日暮，那地名唤做大觉寺，即令军士扎营。忽探马报称，安亲王岳乐已回军，正望西北而来，惟行程甚缓，计明日可以到此间矣。高大节道：“果不出吾所料也。彼行程独缓者，盖惧军力疲惫，为我所乘耳。吾先到一天，正好教军士休息，明日却好教他中计。”便一面飞报胡国梁一路，改令暂住义宁，以免简王及希尔根两军拦下，一面将本部人马一万人分为两停，待岳乐一军到时，乘其喘息未定，即以两停人马轮流攻战。

又于每停之中，各分为十队，每队五百人，使岳乐应接不暇。分布既定，并令偃旗息鼓，专候来军。

原来安亲王岳乐亦沿途打听高大节行程，并谓左右道：“高大节由浏阳进兵，必争新昌一路，志在牵制南昌，使董卫国不能急进，以助彼夏国相进兵也。吾当先争新昌，以断高大节之望。”说罢催军疾行。部将明阿问道：“王爷此次回军，初时行程甚缓，至此又令疾进，何前后互异耶？”岳乐道：“缓时欲养兵力，急时欲争要地故也。”明阿听罢，即不复言。军行将抵新昌，尚未得高大节驻军何处的实耗。岳乐即喜道：“新昌必未失也。”即传令到新昌驻扎。徐见居民纷纷逃走，却言周兵已过大觉寺，已望北而行，并言此处已离周兵不远。岳乐即传令直走。时已近夜，岳乐见于前次螺子山之败，不敢夜行，即令军士下寨。夜里令军中轮流值宿，以备不虞。果然自夜至晓，全无敌军动静。不提防天甫黎明，军中起来，只见各处一带山林，皆是高大节的旗帜。岳乐军中见了，已如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正是：终夜未曾闻敌耗，侵晨竟已碎军心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高大节愤死九江城 吴三桂亲征松磁市

话说岳乐军中于翌晨起来，见四围山林树木中尽是周兵旗帜，始知高大节已先到此间，军士皆魂飞魄散。因螺子山一战，军中皆知大节的名字，更互相畏葸。岳乐即传令军中，急进新昌。忽然喊声大震，高军已分十数路，卷地杀来。每路人马不知多少，岳乐军皆无心恋战，惟互相逃窜。岳乐制止不住，然

犹故作镇静，即号令军中，分头接应。怎奈高大节军锋甚锐，又蓄力已久，皆奋勇前进，直奔岳军。高大节又选精锐百骑，自为前锋，疾驰而出，直奔岳乐，皆英锐莫当。岳乐不能抵御，先自望后而退。岳军见主将已逃，亦纷纷溃走。那高大节初时本分两停人马，志在轮流接战。今见甫行交绥，岳军即退，已无容轮战，即令十数路一齐追赶。并下令军中道：“岳乐此去，必走新昌，与南昌衔接，望得此与董卫国联合也。”便分军二千人，使部将高琦领之，打着自己旗号，从间道先到新昌城，一面飭军士从上游横贯而追。

那时岳乐自奔逃之后，欲避出重围，即与周兵混战，却令军士还枪向后抵御，且战且走。一面令明阿领五千人，先争新昌，分为犄角，并护南昌要道。高大节亦知其意，转令军中放开重围，让岳乐走出，只衔尾赶来。十数路不住环击，令岳乐无从混战。高大节一头追赶，一头下令招降，故岳军散去愈众，岳乐大愤。及奔至一座小山，令军中就地阻山为营，再与高军混战，忽流星马飞报祸事，那都统明阿欲奔新昌，被高大节分军截击，都统明阿已阵亡去了，所领五千人，尽降高军去也。岳乐听得，心胆俱裂，不觉叹道：“大节不死，吾不得安。”正说间，高大节已率百骑驰至。岳乐护兵有吉林马队二千名，即下令护兵道：“彼汉兵也，汝等降亦不得生，速宜死战。”

护兵闻令，一齐奋发，矢石齐下，大节不能进，军势稍却。岳乐即率军与高军混战。还亏高军十数路杀来，岳乐终站立不住，望后复走。高大节复追二十余里，天色已暮，权且收兵。计此一战，杀得岳军七断八续，人马死伤甚众。岳乐令军士不要住歇，直望南昌而走。

时董卫国听得岳乐败北，即引军来救，同进南昌省城。高大节听得岳乐已有救兵，亦不再追赶，先引军据了新昌。一面向胡国柱、夏国相二处报捷，并请国相进兵。不料夏国相默计高大节已过江西，即引兵已复出萍乡，仍望南昌进发。高大节得有消息，即与夏国相会期共攻南昌。时清将岳乐既败，部下只存残卒万余人，董卫国亦只有二万人，但自高大节两战，人心胆落，南昌城内居民，日传高军将至，省垣必陷，故纷纷迁徙。人心动摇，军心亦馁，且互相逃窜。董卫国道：“昔日乘一鼓之气，不能遽入湖南，大为失算。今军心如此，固不能战，亦必守南昌不住，不如避之。”岳乐道：“简王尚拥重兵，惟屡次观望，劳师糜饷，使我奔驰数年毫无寸功，能不愧死？”徐又道：“昔以完全兵力犹不能御敌，今既败之后，兵无斗心，外无援力，焉能用武？即坐守此间，亦不能独当两路之冲也。”便与董卫国计议，率领人马，携取库款，弃南昌而逃。高大节复思夏国相既进江西，即谓左右道：“岳乐、董卫国等坐守孤城，一军不能当两路之冲，必弃城走矣，吾当截之，勿令其再养元气也。”正欲派兵时，已得有岳乐弃去南昌的报告，即叹道：“彼逃诚速，今追之亦不及

矣，真可惜也。”部将吴用华道：“岳乐自领兵以来，未尝得一胜仗。吾军与战二次，皆溃。今虽逃去，亦不足虑，将军何故为之叹息耶？”高大节道：“非也。岳乐虽非能将，然性情勇毅，其志不因败而惊，气不因败而馁。今日虽败，明日复来，不可不防。若简王喇布、将军布尔根等，吾直视之如儿戏耳。”说罢，左右皆为叹服。

时胡国梁所领一军已到新昌。高大节暂留胡国梁驻扎新昌，欲亲进南昌省城，与夏国相面商进兵之法。忽接得夏国相来扎，着高大节领兵先夺九江，以免敌军得准备防守，并言自行领兵夺鄱阳湖，即制造水师船只，以备渡江之用。时夏国相又催令耿王进兵，并调水师提督林兴珠领内河水师，会于鄱阳湖，故约高大节于本军夺得鄱阳湖之后，一日渡江。高大节得令不敢怠慢，即提兵直往九江，沿义宁而进。时韩大任既死，其弟韩元任尚在胡国柱军中，元任即大节军中胡国梁之婿。元任既愤其兄之死，以高大节直沿平江过新昌，不肯先出九江以救大任，故数短大节于胡国柱之前。且此次大节得胜，胡国梁只另领一军先赴义宁，故不与其功，遂向左右道：“高大节以我先出义宁，以义宁既不用战争，又不用攻守，实置我于无用之地耳。若以我为无用，既不宜以我分领一军。且驻扎义宁，虚延时日，由湖南即直趋九江，或犹可以救韩大任也。”因是积有怨言。

那时清将安王岳乐以屡败于高大节，心中正愤，忽探得大节军中将帅不睦，于是布发谣言，谓大节坐视韩大任不救，且屯兵于义宁、新昌，不截击岳乐及董卫国，使岳乐二人得全师而遁，实大失机会等语，传遍江西。胡国梁即飞报胡国柱。时国柱听得，以前者误听韩大任之言，致撤回高大节，已贻误于前，故闻国梁之言，亦不敢轻信。惟韩元任日在国柱之前数短高大节，且谣言所播亦有道理，不由胡国柱不疑，便驰函力责高大节，责以既不应虚留义宁一军不救大任，又责以不应放过岳乐，自后须竭力从公，勿以私仇害公事等语。大节听得，意殊不乐。自知又为人所构陷，大为抑郁，遂致得疾。

乃与左右计议，以本军既进，若以主帅得病中道折回，敌人必乘机交攻，非为良策，便讳病不布，力疾先进九江，时清将简王及希尔根正驻九江城，因听得高大节已到，即弃城而遁。高大节即进了九江城，威声大震，附近州县纷纷降附。自是高大节疾益加剧，所有医药俱皆无效。自惧一旦弃世，必致贻误军机，一面报知胡国柱使人接代，俾得卸去兵权，解任养病，一面又驰函报知夏国相。函道：弟自复统师干，重进江西，仗国家之灵，所向克捷。岳乐远遁，遂抵九江。得接胡驸马函报，责以勉力国事，毋以公事发私仇。窃惟韩大任锐意渡江，弟即先进九江亦难得及，且无以破岳乐一军，则南昌之道梗塞，弟所以由平江先入新昌者，此耳。弟唯不敢轻敌，以简王尚扼上游，不得不

分兵先驻义宁堵截者，亦非有他意也。驸马见责，弟方龟勉以图，何期二竖遽侵，不能视事。设因疾不起，反贻误军情，厥罪尤重。已函报驸马派员交代，俾得解职养病。他日若藉鸿庇，兹克将痊，当复叩马前，重受驱策也。区区之意，除请命胡驸马之外，谨具函报告下情，以报知己。伏惟钧鉴。

夏国相得书，知道高大节得疾之由，不胜太息。即与胡国柱函商，派员接代。唯时高大节病势已日深一日，自知不起，乃以军符印信交副将胡国梁执掌。越日更吐鲜血不止，遂歿于军中。自高大节歿后，江西一带军事又复多变动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陕西一路，王屏藩自退至固原，王辅臣自戕莫洛、破鄂洞之后，即与王屏藩合兵，互为犄角，欲通平凉之路，先扑西安。将军瓦尔喀弃城夜遁，辅臣遂入西安，声势大振。三桂先发白银二十万犒军，又以王爵赐封辅臣，故王辅臣益为尽力。以王屏藩屡扼于图海一军，便欲与屏藩合兵共攻图海。

时屏藩与图海相持，势力悉敌，大小百战皆不分胜负，两军互有死亡，又互有增兵。相持年余，屏藩终不能越平凉之路，已欲舍去平凉，改道扰凤翔而进。及闻王辅臣合攻图海之计，即与王辅臣计议。辅臣道：“以将军本部，已足与图海相持，图海且不能得志。若益以弟处一军，可以摧图海而有余。图海若败，余子皆不足虑矣。”王屏藩道：“此言甚是。但图海老将，若见稍有失利，惟率军死守，必不轻战，吾故无可如何耳。且其部下，如张勇、王进宝、赵良栋，皆骁勇耐战，虽不能当我两路之兵，然彼未尝不足以自守也。”时吴之茂在旁，亦道：“在此相战一年，终不能奈图海何，军心亦已气沮。若徒在此搏战，必无济于事。愚以为另分一军，能越出图海之后，以趋山西，则图海必望风而退矣。”王辅臣道：“若以一军先绕道山西，似为良策。然兵少则不足于用，兵多则此间已失一大军，从前所得之土地亦将复失，又将奈何？前者周皇已发李本深领军入陕，惜本深因病中道折回，遂无有继进者耳。今不如奏知周皇，派兵绕道入晋，较为得计。”王屏藩听得，大以为然。乃会奏三桂。三桂览毕，拍案起道：“朕自入川以来，不征久矣。今小儿辈不能了事，非朕亲征不可。”便大阅师徒，下谕亲征。共领二十军，计共八万人，择日起程，望松磁市进发。正是：已见诸军难胜敌，又劳三桂再兴兵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走固原王辅臣投降 夺荆州蔡毓荣献捷

话说吴三桂接得王屏藩奏报，便要亲征，向松磁市进发。时清朝康熙十三年，吴周改元为昭武元年，于成都大营宫室，又增封各官，仍以云南为故宫，衡州为改元即位之地，已定为都会，至是又经营四川，谓为新都。三桂既以内事委付大驸马郭壮图，兼守云南故都，而自欲往来于四川、湖南，以为因应

。初时以国权付诸驸马胡国柱，欲以军旅之事付诸夏国相及马宝二人，即欲深居简出。及见王辅臣、王屏藩、吴之茂、谭洪等均不能通平凉之路，即集成都诸臣计议。三桂道：“长安为古来建都之地，重关叠险，可以自立，此朕所必争。叵耐图海孺子，阻朕大计，欺朕儿辈，以塞平凉之路，此朕所最愤也。昔朕驰驱戎马，图海尚为朕副，诸事尚由朕指点。今欲为逢蒙杀羿耶？吾必手刃之，以雪朕愤。”诸臣听罢，齐道：“以陛下战必能胜，攻必能取，纵横天下二十余年，谁不望风而溃？今若亲征，必能早定大事，此国家之福也。”三桂听了大喜。即转进后宫，向爱妃莲儿具述亲征之故。莲儿道：“自陛下入川以来，久不与军事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宜及早平定大事。陛下春秋已高，若再事迁延，且国事不知若何，更恐将来继位者，无复如陛下之英雄，则国事殆矣。即有诸臣能事，何若陛下亲见其成？况陛下先声夺人，此行一出，军心亦定，是天下不足平也。故以妾愚见，亲征为是。”三桂道：“汝妇人且知大事，然朕岂有不知？朕初起义，六省俱下，遂及成都。今朕久未亲征，军事即多挫折，故朕意已决。所不能舍去者，卿耳。”莲儿道：“陛下戏言耶？陛下此行，必能了事，即不复再亲戎马之劳，妾亦得长侍左右矣。”三桂道：“后日之事，由后日言之。然朕目前，焉能遽离卿也？”

莲儿至此自忖：三桂必要与自己同行，己若不肯时，必不肯出征；自己若去时，又恐致碍军事。乃转一计道：“妾自幼怕见烽火之烟及枪炮之声，且又不曾见过战事，妾焉能随陛下于戎马之中？愿陛下毋以妾一人误国家之大事。”三桂道：“何误之有？卿虽随军，朕自有法处置，不劳爱卿费心也。”

莲儿又道：“妾闻妇人在军，兵气不扬。陛下不必如此，请以国事为重。”

三桂听已，笑道：“卿何见之浅也！古人且恃娘子军以取胜，古来女将立功，犹且不少，安见妇人在军便误兵事耶？”莲儿道：“陛下此言差矣。此乃古之女将军，妾实非其类也。”三桂道：“昔韩世忠为宋名将，每战必以红玉跟随，卿何不效之？”莲儿道：“妾自问无此效力，恐误陛下军事。”三桂道：“卿若不同行，朕惟有罢亲征之议，断不能委卿于他人之手，使冷暖不知，饥饱不闻也。”莲儿道：“陛下痴耳！陛下身居九五，玉食万方，妾承恩宠，使令满前。陛下即爱妾，亦何所顾虑耶？”三桂道：“无论如何朕断不舍卿而去，卿勿多言。”莲儿至是又忖：己若不去，三桂必不出征，惟有应允同行。三桂大喜，即下令校阅师徒。以李本深病势已渐愈，乃用为前部先锋。共大小将校数百员，领大军十万，出成都而去。

早由百官送出城外，三桂谓百官道：“烦诸卿为朕整理内事，待朕平定天下之日，当回来与诸卿作太平宴也。”百官听已，皆呼万岁。时吴三桂之意

，先欲扼松磁，而以舟师陈列虎渡口，以为犄角，并截荆州上游大兵，以断清兵咽喉之道。遂分派大将王会、洪福二人，分掠谷城、郧阳等处，以为声援。然后自统大军，斜望东北而进。

早有消息报到图海军中，图海道：“三桂此行，欲扼我之后也。我此时当求先进，彼军一败，则吾军在陕西再无所碍，吾即可长驱入蜀。若待三桂兵到，彼声势更大，不可为矣。”乃以部将张勇、王进宝，分两路先趋西安，以击王辅臣一军；自统大军进发；另遣部将赵良栋、朱芬等，分军牵制王屏藩一路。分拨既定，立即拔队起程。

时王辅臣听得图海军到，便知会王屏藩应敌。惟左右皆谏道：“图海向以持重老我师，今忽然出来，必有原故。或周皇已经出师，故彼急于求战，战如不胜，然后退兵耳。我不如以其道还治其人，深沟固垒，以图自守。彼求战不得，而周皇大兵又持其后，图海必败。图海既败，即平凉之路可通，亦可长驱以出晋阳，此最上之策也。”王辅臣听罢，不以为然，并道：“我军屡攻图海，皆被图海坚持，终不能决个胜负。今彼到来，岂可放过？吾将以一战克之。若旷日持久，实非良策。”乃一面知会王屏藩，告以出师，使速为接应。唯王屏藩已接三桂明谕，知道三桂已经起兵，本不欲即战，不料图海此次出兵非常迅速，因料王辅臣、王屏藩若彼此互商，必执持重稳着，便求战不得，大非所宜，故催令赵良栋、朱芬一路先进，自己亦鼓励三军疾行，并道：“王辅臣初从三桂，未尝少挫，必轻于一战。实则吾反惧屏藩，不惧辅臣也。此行破辅臣必矣。”

时王辅臣既拒众臣之谏，将所部人马离城望东而进，单迎图海，而以部将吴雄，领军守城。心中既轻视图海，一军已全没准备，只求急战而已。清将图海行至中途，谓王进宝道：“王屏藩用兵较王辅臣略为谨慎，必派兵往援辅臣，可于半路要击其救兵，彼见兵已失，军心必落矣。且王辅臣若败，必走固原，以求庇于王屏藩。汝可领兵斜向固原一路，兵缓缓而进，以向屏藩所发救兵。若破其救兵之后，可回军以截王辅臣。既不与辅臣相遇，亦可前去助战也。”又谓张勇道：“王辅臣尽提大兵前来，西安城内必然空虚。汝可以轻骑绕道，抄出王辅臣之后，以袭西安。若既得西安，辅臣必立脚不住。即西安不下，亦可散布谣言，以犹彼军心也。”二将领命去后，图海又调贝子鄂洞一军前来会战。去后，即率兵疾驰。

行抵虎山墩地方，已与王辅臣相遇。那王辅臣以图海远来，便急欲开战。

忽接王屏藩来书，力言急战之不利，惟必派兵来援等语。那时王辅臣仍以屏藩之言为非，并谓左右道：“屏藩畏事如此，宜其转战经年尚不能通平凉之路也。”言罢，正在督战间，忽报图海一军现依山结阵。王辅臣道：“彼军扎

营既定，攻之即难，不如从速求战。便号令诸军，鼓噪而进，直逼图海前营。惟图海初犹不动，辅臣乃併力攻击。图海谓诸将道：“我扎营未定，而彼军来攻，守无可守，不如应之。”便传令诸军混战，自晨至午喊杀连天，尚未分胜负。正酣战间，忽左路纷纷溃退，原来贝子鄂洞已引兵到来。前因经略莫洛被戕一事，鄂洞受了严谴，此次更为奋勇。王辅臣此时已战了多时，不能胜图海一军，料难再当鄂洞之众，心中颇为悔怯。但念此一次为生死关头，仍力督军奋勇抵御，并望王屏藩救兵到来接应而已。

不料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军中已传西安失守，军心大惧，一时纷乱起来。王辅臣方杀数人，并传令道：“吾离西安时，已留重兵守御，西安城池坚固，安能便下？汝们休信谣言。”王辅臣虽如此说，争奈军中多是西安人，正不知城池是否失守，各有父母兄弟家人妇子，方不知死生存亡，如何不挂念？故皆无心恋战。不想西安失守之信，愈传愈紧，军士多有哭泣的，战力大缓。图海及鄂洞乘势攻击，王辅臣虽然奋勇，奈军士已互相溃退。时王辅臣正欲暂退西安，奈叠来报告，皆知西安已陷。原来张勇先派一千人潜进城中，那守将吴雄以为王辅臣尚在前敌，料敌军不能猝至，故守备亦缓。清将张勇乃乘机令军士改装混入，及至攻城时，在内呐喊助威，城中周军不知清兵何时进城，一时慌乱，张勇乃乘势拔了西安。吴雄惧王辅臣见罪，已自刎而死。这点消息传出，王辅臣知西安确已失守，不禁心胆俱裂。计思前敌不能抵御，西安又不能回去，因王屏藩有发兵相援之报，乃率败兵迳奔固原。

时图海一军已占领虎山墩，即分两路，一路以贝子鄂洞先趋西安，一路则自将所部，追逐王辅臣。图海并谓诸将道：“王辅臣以勇略出于一时，三桂认为义子，付以重任，若能破之，则屏藩亦将胆落矣。今乘彼穷蹙之时，幸勿放过。诸君立功，在此一举。”言罢，诸将皆乘一胜锐气，踊跃而进，直蹶辅臣之后追来。

时王辅臣亲自断后，且战且走，犹望与王屏藩的救兵相遇。约行走数十里，已近入夜，忽见前途尘头大起，疑是王屏藩的救兵。原来王进宝得了图海之命，要阻截屏藩援应，那王屏藩又被赵良栋及朱芬牵制，不能移动，已派出吴之茂领兵五千人往援辅臣。甫至途中，已被张勇探得行踪，用埋伏计袭破吴之茂一军，复领兵而回，正遇辅臣，故辅臣误以为屏藩的救兵，又在入夜，不能分辨。正自心喜，忽来军行近，枪声齐响，皆向辅臣军中攻击。

王辅臣大惊。随见探马报道：“此非王屏藩救兵，乃敌将张勇引军来截去路，吾救兵已为张勇所败矣。”王辅臣此时见前后受敌，即欲自刎。惟念三军性命系于自己，若有一线之路，亦当相持，乃移军斜向一山驻扎。

少时图海与张勇两路俱到，将山下团团围住。王辅臣惟令三军草草结营

，准备矢石，以图撑拒。图海与王辅臣几番冲突，终不能登山。图海道：“辅臣虽败，犹死斗如此，真勇将也。若非先破西安与破彼救兵，恐此次胜负正未可知矣。”便令三军再攻。一连日夜，不能得手。图海乃令军士四围截缉，以断王辅臣水道。辅臣乃谓军中道：“吾军中多王怀清旧部，以前日兵变之故，吾乃抚而用之，图海仇恨深矣。汝辈若降，皂白不分，必尽为图海所杀。今惟有竭力死守耳，不久必有救兵驰到，便是生机。即或不然，本帅亦与诸军共死于此，断不独自生还，以负三军也。”三军闻言，皆为感泣，故死力相拒。奈隔两日之后，水道俱困，粮亦渐尽，仍未有外援。王辅臣乃自领一军，先行欲冲突下山。惟图海人马众多，终不能冲出，又复上山屯歇。眼见诸军多有渴毙的，有饿毙的，王辅臣束手无策。

时正在焦灼间，忽报图海使人送书至。王辅臣听得，已知图海来意，不觉长叹一声，然后把来函拆视，函道：辅臣将军麾下：将军本沐本朝恩泽，只听吴三桂一时之煽动，阳受父子之情，遂订君臣之分。舍现有之富贵，而冀立不可知之功名，此稍有识者，所不为矣。而将军弗悟于前，复乐为尽力沉迷，猖獗以至于此，此某所以为将军惜也。然前辙已往，来轸方馱。将军以勇盖三军，以孤军独当数路。血战数日，危而不变。将军即念吴氏笼络之亲情，惟时局至此，外援既绝，犹复撑斗，将军亦可以告无罪矣。将军勇略为某所爱，倘能自悔迷途，遐登觉岸，束身来归，当表奏朝廷，如前录用。弃瑕奖美，固朝廷所乐为。既能为一己留有用之身，复能为三军救垂危之命，仁至义尽，为将军计，莫善于此。即将军不自惜其死，如三军何？倘将军不以仆言为河汉，某亦不忍故尽其力，惟将军图之。

王辅臣看了，意复踌躇。原来图海于战时已服辅臣之勇，今见其身处绝地，犹能临危制变，鼓励三军，一发敬服，故甚爱之。且欲于辅臣降后优待辅臣，以为之倡，故以此函相劝。时辅臣本有待屏藩来救之心，不料王屏藩亦被敌军牵制，虽那时清将朱芬已被屏藩枪击阵亡，奈何赵良栋善能用军，王屏藩终不能取胜，方自顾不暇，焉能更顾辅臣？是以王辅臣日盼救兵，如望解倒悬，奈救兵依然不至。又为图海一函所感动，即与左右计议，以定降否。惟部下诸将，皆面面相觑，不复置词，惟俯首而已。王辅臣道：“吾已知诸军之意。以吾一着之差，以至于此，吾罪固重，然安忍祸及诸军？”乃函复图海，如允不杀降，即愿相投。图海自无不允肯。王辅臣即率众投降。

辅臣甫至营门，图海即亲自出接，即谓道：“将军此战，实生某敬服之心。”辅臣逊谢后，图海却点辅臣军中，辎重已尽，粮食乏绝，降兵皆有饥渴之色。图海乃命赐以饮食，并谓部下诸将道：“辅臣军粮既尽，水草亦乏，而军心依然不变，可谓善于用兵。古之良将不及也，吾甚敬之。”自此优待辅臣

，并问以攻败屏藩之计。辅臣不答，随道：“人生所重者，知己。三桂视我如子，屏藩视我如兄，焉有子弟可以攻其父兄之理！且吴氏旧部，皆惯战劲旅，恐不能猝取。愿公毋轻视之。”图海听罢，默然。随表奏告捷，并请优待辅臣，以为来者劝。遂率兵自取固原。忽报赵良栋、朱芬往攻王屏藩，被屏藩坚壁相拒，不能取胜。朱芬并已阵亡，并请援助。图海道：“屏藩果不易攻也。吾军已疲矣，今宜抚恤各郡，稍休士卒，再行进取。”便令赵良栋暂行退兵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吴三桂已至松磁，时前部先锋李本深又复患病，三桂只得再令送回成都安置。时三桂方遣将分兵南略均州、南漳，以通兴安、汉中之路。那日正用晚膳，恰报到王辅臣兵败欲走固原，即被数路围困，水源困乏，粮食俱尽，王屏藩又被敌人牵制，不能相救，以致辅臣已降。三桂听得，面色突变，双手打战，杯箸俱坠，半晌不能发言。徐徐道：“辅臣与朕有父子之情，今且如此，人心难固矣！何天不助我也？”又叹道：“辅臣虎将，今以资敌，安能有济乎？”言罢，口吐鲜血，遂以致病不能视事。左右皆请回军，吴三桂道：“朕不易到此，疾病时所常有，何至因此即退耶？”左右遂不敢言。

奈三桂病势终未痊可，诸将皆为顾虑，恐敌军一到，势不可为矣，又再请三桂回军。三桂道：“若胡国柱、马宝、夏国相、李本深，有一人在此，朕断不回军也。今真无如何矣！”言罢，长叹一声，即令全军先返成都。惟前遣出分掠兴元、南漳、郧阳各路，暂不撤回。以壮声势。

这点消息报入清将蔡毓荣军中，毓荣即集诸将计议道：“周将马宝本属能员，今久踞岳州，不能再越一步，天之不助吴国，亦可见矣。三桂直出松磁，实欲踏平晋、汴，今又因病折回，军心必馁矣。吾自受任以来，未立大功，不过以顺承郡王观望不前，惧无后援耳。今有此时机，且不能不进。况三桂已留兵分掠各郡，若任其得胜，后患更多，尤不能不急进也。荆州为川、湖咽喉交通之地，三桂得此，实足西顾成都，东顾长沙。今当先取荆州，以断彼交通之地，则彼军首尾不能相顾矣。”便令巴尔布、硕岱、珠满等，各率兵五千人，分道直取荆州。又令杨捷统率水师，直驶上游，以为水陆并进。

分拨既定，并嘱诸将道：“敌兵在荆州城内不及万人，尚无准备，今宜疾趋，使不能为之防备，则荆州唾手可定也。”诸将得令，一齐奋发。时周军因蔡毓荣许久不出，不大留意，胡国柱在长沙本兼理各路，又日事饮酒赋诗，故荆州全不提防。敌人猝至，遂使蔡毓荣得收其功。正是：守城既已无奇策，来将何难奏凯歌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弃岳州马宝走长沙 据平凉屏藩破图海

话说清将蔡毓荣令巴尔布、硕岱、珠满、杨捷等，分水陆两路共取荆州。

巴尔布却令珠满领五千人握长沙通荆州之路，以防长沙救兵，自与硕岱并杨捷直趋荆州而去。时长沙城内只有周将马应麒驻守，所部约有五千人，不意清兵猝至，适又卧病，故全未准备。比至那日黄昏时分，忽闻城中喧闹之声，早有守城将士飞报前来，道是敌军大兵。马应麒闻报，大吃一惊，从病中跃起，急欲向长沙告急，惟四门已被困得铁桶相似。马应麒只得扶病而起，督军守城，竭力抵御，以待外应。惟城中人马虽少，然守御甚力，巴尔布等几番猛攻，终不能下。巴尔布却谓部下道：“蔡都督以此任委诸吾等，若不能复一荆州，何望恢复数省？且以四路之众，而不能克一荆州城，亦貽人笑。今志在城池必下。惟攻城之道，宜于初到之时鼓励锐气；若旷日持久，敌人救兵环集，不可为矣。”乃令各路各选壮士千人，以五百人持攻城之具，以五百人各执火箭，随攻随射，猛扑而进。杨捷又发炮助攻，不分昼夜，喊杀连天。城上守兵虽能抵敌攻城，却不能防避火箭，故守城军士不能立足，都却退而下。巴尔布正攻北门，乘城上守兵却退之际，直逼城下，一面猛攻，一面射火，又一面叠土而登。及至城上时，以火器当先，刀枪随后，一声喊进。城守人马并未准备防火，皆不敢近，清兵早破了南门，复乘机纵火，居民大乱。马应麒虽不能支持，仍率兵巷战。不料清将硕岱愤居民附从周将，逢者便杀，居民皆仓皇奔遁，呼男唤女，哭声震天，又被火器猛烈，民房多已着火。马应麒叹道：“为吾一人失机，貽累满城百姓，吾何忍偷生天地耶？”

乃径奔回衙中，先杀其妻，并杀其女，然后自刎而死。时部下见主将已奔，皆倒戈愿降。硕岱所部犹自不舍，依然乱杀。还亏巴尔布及杨捷两人，急为戒止，准令各军投降，并救灭城中余火，安抚城内居民。一面飞报蔡毓荣，报告捷音，一面留兵荆州城内。复分兵于城外，以为犄角，再候蔡毓荣号令，以定行止。

且说蔡毓荣自发兵袭取荆州之后，早料巴尔布等出其不意，必能得手，即调兵往取岳州。时周将马宝统率全军，叠经进攻武昌、汉阳，皆不能得志，大小不下数十战，互有胜负。但那时虽依然往攻，独不见蔡毓荣调将出战，乃与部下计议。杨嘉来道：“驻守岳州两年，不能进取尺土，积时愈久，蔡毓荣筹防愈密，岳州之无用可知矣。不如弃之，复沿九江而进，散蔡毓荣历年筹防之局，从新进取，实为上策。且江西一地，经高大节再破岳乐，乘胜之威，更易得手也。”马宝道：“周皇初意，欲沿两湖直趋大河南北，以应川陕之兵，故岳州为必争之地。奈屡次渡湖，具不得天时，使蔡毓荣得以徐徐准备，而悉锐以防。我军势如骑虎，已难于遽下矣。吾今日非不知岳州难以用武，奈长沙、衡州皆吾军根据，一旦弃去岳州，不啻自撤藩篱，稍有差池，何堪设想？此某所以屡筹不决也。”杨嘉来道：“胡驸马亦世之良将，顾安坐长沙，惟饮酒高

会。如其不然，适锐以求一猛战，犹不至顿兵耗日也。今舍九江乘胜可以进取之机，而长驻岳州无用之地，窃为元帅不取。”马宝道：“吾亦曾分军先出九江，奈以不能得手，中道撤回。今我全军方惧不能独当蔡毓荣，再无分军之理。正惟胡驸马如此，若全撤岳州，如湖南全局何？”

部将谭洪又道：“某虽在此，甚忧荆州。若荆州一失，川湖交通皆断，即岳州、长沙，亦肩背单寒矣。以荆州守卫空虚，蔡毓荣旬日不出，必有别计，不可不防。”马宝深以为然。

正议论对付之策，忽探马飞报：荆州已失，守将已自尽，我军已大半降清矣。马宝听得大惊。杨嘉来道：“荆州已失，川湖消息既断，此时不特岳州无用，恐湖南亦震动矣。”马宝道：“从前蔡毓荣之不敢遽攻岳州者，惧长沙发兵，沿荆州以掩其后也。惜胡驸马拥兵不动，坐误大计。今蔡毓荣连日不出，不过专听荆州消息耳。彼若已复荆州，更无顾虑，吾料彼军直出矣。”

说犹未了，见军中震动，前军报告道清兵大至，速宜拒敌。马宝听得，速发令道：“昔日我攻清兵，蔡毓荣惟以逸待劳，守而不战，今我军当如其道以施之。彼见无懈可击，必领兵而退，那时别作计较。”诸将听得，无语，以马宝之策，不大谓然。马宝乃再道：“吾非惧蔡毓荣者，不过事前未有布置，不能即战耳，诸君请勿多疑。”说了便令水师提督林兴珠谨防洞庭，以防清将杨捷水师之侵入，一面令诸将严守。果然彼攻此御，喊杀连天，一连日夜蔡毓荣不能得志。马宝谓左右道：“凡攻坚只靠初时锐气，今经一日夜我尚无损，蔡毓荣不能为矣。”

不料正说间，忽报称林兴珠未到时，清将杨捷已领水师袭进洞庭去。马宝听得，一时慌乱。左右道：“洞庭若失，彼若以舟师渡陆军，以攻长沙，更分兵沿荆州而进，则长沙亦危矣。今不如退保长沙，较为得计。”马宝道：“退兵自是正策，但退亦不易。因彼全军来攻，我若退时，彼将蹶我之后，追奔逐北，我军必大受残伤矣。吾已有计在此，不烦诸君顾虑也。”乃令三军一面抵敌，一面掘土取泥，使壁垒益加高厚，即渐缓其抵御之力，待敌军攻近时，始还枪抵战。夜则熄灭灯火。如是两日，蔡毓荣见马宝将壁垒增高，不料马宝即退，又恐难攻下岳州，心中大为忧虑。即传令移荆州人马先攻长沙，一面又令杨捷以水师兵船渡陆军过湖，以截马宝之后，因此一连日夜不出。马宝见得蔡军忽然不出，乃谓诸将道：“蔡毓荣必将渡兵过湖，攻我后路，或迳攻长沙，是以不出。吾退军，此其时矣。”乃令三军仍将旌旗虚竖，一队一队陆续退出。

约两日，蔡毓荣计期荆州之兵料已起程，且渡湖之兵亦料已登岸，乃悉锐猛攻岳州城外周营。只见马宝营中，只有旌旗，绝无动静。渐进渐近，始知全

是空营。毓荣乃叹道：“古人有以进为退者，今马宝直以守为退，瞒过吾矣，真能将也。”蔡毓荣言罢，即传令进岳州城。左右皆以为不可，并道：“马宝坚持近两载，焉有骤弃岳州之理？恐悉聚城中，以诱我们进城耳。”

蔡毓荣道：“弃犄角而守孤城，马宝必不出此也。彼加增壁垒，正为退计。彼料我必攻长沙，故出于此，又何疑乎？”于是率兵齐进岳州，并飞檄荆州，撤回径攻长沙之众。诸将皆谏道：“吾军正当乘势而下，何以反退？”蔡毓荣道：“非尔筹所知也。马宝全军未惫，势力尚雄，且又能军，更加以胡国柱之众，岂能擅取长沙乎？前之移调荆州一军，不过以马宝未退耳。今则长沙为周军精锐所聚，非合各路之力，不敢窥之也。”便令三军固守岳州，并与荆州一路相联一气，以防再失。一面奏报收复荆、岳二州，一面会商岳乐，为会取长沙之计。

且说马宝率兵退至长沙，以军情渐渐吃紧，即会商胡国柱，整顿长沙防务。又报知夏国相，告以弃去岳州，请夏国相筹固根本，再寻机会，然后进取。一面又报知成都，奏陈弃去岳州之故。时吴三桂病才渐愈，听得岳州复失，不觉长叹道：“朕初起事，不过数月间六省齐陷。乃转战经年，何反不如初也？今陕西既已失利，湖南又复吃紧，朕将奈何？”说罢，不胜慨叹。

时爱妃莲儿在旁，即进道：“历来帝王开创，皆经许多挫折，然后能成大事。

以汉高祖雄才大略，其手下又多谋臣勇将，且树诛讨无道秦之名，正是名正言顺，天与人归，乃既危于荥阳、成皋，又危于鸿门，终于一战成功。今陛下虽偶然失意，犹未及汉高在荥阳之甚也。以陛下文武兼资，今病已渐愈，不久必当就痊，即能再复亲征，以图大事，何必灰心如此？”三桂听已，道：“卿言亦良是。以妇人犹有此见识，不负朕恩矣。今湖南新挫，未能再起。王屏藩性情沉毅，临事有断，必足以当图海。朕当先令屏藩进兵，朕若稍愈，必再出发矣。”说罢，即召提督马雄图领精兵万人，往助王屏藩，并催王屏藩从速进兵，以通平凉之路。马雄图得令，即领受三桂敕谕，领兵入陕。行时，三桂嘱道：“生力军一到，屏藩一定举兵，卿可兼程而往。但至时，去固原尚隔两日路程即当留养军力，以应王屏藩之用。屏藩更事已久，不劳多嘱，但嘱体朕心而为之。卿等不负朕，朕必不负卿也。”马雄图即领命而行，并由驿先驰报王屏藩，告以新兵将到，并告知行期。即辞成都，沿德阳过昭化、广源，直向陕西进发。

是时马雄图所领精兵，一来防为敌军要截，二来又防是缓了行程，即迤西取道白马关而进。故一路路程安稳，行程迅速，并无阻碍。不一日，已到秦安县，计去固原已是不远，且又东近平凉，便依三桂所嘱，缓了行程，以养军力

那时王屏藩已接得马雄报告，知己领新军到来，料知三桂必催自己出战，乃与部下计议。吴之茂道：“王辅臣英雄耐战，昔合其力犹不能得志于图海，今我军势既孤，即增万人，亦未见兵力雄厚，尚非图海敌手也。孙子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愚意以为苟非同皇亲领大军而来，必难了事，望元帅思之。”谭洪道：“我所争平凉之路，而图海亦悉力以阻平凉。今不如留马雄图新兵扼守白马要道，以固西川根本，然后我军舍平凉一路，绕道而南，应汉中之兵，以再趋凤翔，出图海不意，以扰河北，究为稳着。不知元帅以为然否？”王屏藩道：“此皆非长策也。兵不在多，在夫能将。王辅臣虽败，而图海不敢正视我军者，以我军多是秦陇中人，习于强悍而又久历戎行，向称耐战故也。若谓绕道而南，合汉中兵力以取凤翔，似为稳着，然军行既远，图海岂有不知？是横竖与图海战耳。以地理而论，则我军在此，较图海为尤胜。是舍此他图，仍非长策也。”吴之茂、谭洪听罢，道：“元帅之言甚是，但将以何计处之？”王屏藩道：“吾前此之失败者，以专力趋于平凉一路，故图海亦能悉力相拒。今彼既复西安省城，必注重西安，我却调兵以争平凉，有何不可？”

正议论间，忽报马雄图新兵已到，都在城外驻扎。王屏藩即令新军先行扎营，并请马雄图来见。马雄图即往见王屏藩，宣布三桂所嘱。屏藩道：“周皇之意，吾已知之矣。”说罢，并以所计向雄图说知。雄图道：“末将初进此间，情形不熟，只能受元帅驱策耳。”王屏藩便令马雄图领新军万人，移东绕道，潜出镇源，以绕平凉之后；再令吴之茂领本部人马，由西路先取隆德，夹攻平凉；王屏藩自居中路，直向平凉进发。谭洪扼守固原，以拒贝子鄂洞之兵，以免后顾；又嘱咐马雄图、吴之茂督率军士迅速驰走，俾出图海不意，以制其死命。分拨既定，各路人马一齐起行。

且说图海正回驻平凉，已听得屏藩又复增兵，遂与诸将计议。以为屏藩不日必然出战，一面传令西安，嘱贝子鄂洞紧顾西安省城，如王屏藩尽提固原之兵前来，可分兵乘间袭取固原，以要其后路。传令已毕，复大集各路将官王进宝、张勇、赵良栋等，会议应敌。王进宝道：“我料屏藩未必遽出。自辅臣降后，彼军已孤，今之增兵正欲助守耳。”赵良栋道：“此说不然。彼军起事，志在进取，安有不出者乎？”张勇道：“吾所忧者，西安耳。鄂洞人马尚少，恐屏藩乘间取之也。”图海道：“王张二将之言，皆非也。当王辅臣尚未附周之时，王屏藩以孤军力争平凉，未尝少怯。今王辅臣虽降，而屏藩一军未损，且复增兵，安得不出乎？若西安一路，敌人必不注意。彼盖视西安为囊中物，若能破我军，何忧西安不下？故屏藩虽出，必不复争西安，其必向我军求战无疑矣。”不料图海与诸将正议论间，已报到王屏藩引军大至。图海此时犹不

大着意，只说道：“果不出吾之所料也。”一面筹议应敌，一面着人再探王屏藩此来随带有何等将官。去后，已接连报到道：“王屏藩自统大军，前部先锋乃马雄图、吴之茂也。”原来王屏藩本派马雄图、吴之茂分兵，分略镇源、隆德而进，此次于先锋队独打马、吴二人旗号，盖欲图海不注意镇源、隆德两路也。果然图海听得，谓诸将道：“马雄图即新领增兵之人也。吾闻屏藩军中，以吴之茂、谭洪为健将，列为左右护队。今独遣吴之茂，料他留谭洪扼固原，是屏藩精锐悉聚于此矣。”于是令王进宝、张勇各领本部人马，分应屏藩两路前军，自居中路，而令赵良栋所部为游击之师。

分拨既定，屏藩军已到，就地与清军混战。图海惊道：“彼军新来，应有布置于先。今急求混战，其中可疑。”左右皆道：“屏藩此来，行程甚缓，必有他谋也。”图海听得，猛然道：“是矣。彼将绕平凉之后，故缓其行程，以待应兵也。”不想说犹未了，早报到镇源已经失守，敌将随后来也。图海急撤游击一军，令赵良栋先当镇源一路。不多时又报到，隆德已失守，敌军分两路而至，以夹攻平凉，为首大将，乃马雄图、吴之茂也。图海大惊道：“然则屏藩前部，必无马、吴二将。彼必打马、吴旗号者，欲我疏于镇源、隆德二路耳。屏藩却瞒过我也。”言罢，便欲再移张勇一军。忽然屏藩引大军猛扑，图海军中队伍全乱。王屏藩此时已知图海不虞自己猝至，未曾准备，故有此慌乱，即乘势攻之。图海军中哗然大震，还亏图海与张勇及王进宝皆久经战阵，尚能制下三军。张勇、王进宝二人，已知此战必然失利，惟是身先士卒，奋勇抵御。两军相距，不及二里，弹石如雨而下。屏藩前部已稍却。

王屏藩大惊，见图海军中如此锐战，也疑镇源、隆德两路有失。但到此时，自料一经退后，必至全军覆败，乃亦复身先士卒，奋勇攻扑。两军喊杀连天，忽然见图海左军在西南角上，已纷纷溃乱。原来吴之茂已由隆德杀至，图海军正被王屏藩牵制，不能移动，吴之茂遂直进猛击，故图海左军为张勇所领者，皆望后而奔。王屏藩至此，已知吴之茂一军已自得手，即乘势蹙之。张勇以前后被敌，全军大败，并王进宝亦不能立足，一并溃散下来。王屏藩即领全军并力追赶，并下令道：“如得图海者，当赏万金，并奏封上爵。”周兵闻令，人人争先，要捉图海。正是：只因周将谋先定，几使清兵命不全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弃江西国相退兵 走广东尚王殒命

说话王屏藩乘图海退时，率军追赶，并下令如有杀得图海者，即获重赏，故此人人奋勇，清兵如何抵御？惟有各自奔逃。图海见周兵两路蹙追，恐平凉有失，乃令王进宝殿后，独当吴之茂，而已则亲自当王屏藩一军，即令张勇先行回守平凉。并向张勇道：“王屏藩累岁经营，志在通平凉之路。盖自平凉

以外，庆阳、正宁一带，其守将多系王屏藩党羽，以为平凉一通，则足与各路联合，指东而趋，秦晋皆非吾有矣。将军宜并力守之。”张勇道：“屏藩来势甚猛，必布置在先。鄂洞虽守西安，势已孤立，吾甚忧之。”图海道：“固原去西安尚远，屏藩之力，必不及此也。”张勇道：“汉中久为周兵所踞，固不难于进取。且吾闻武功、扶风一带，亦有周兵分驻，此皆西安咽喉之路，若合而制西安一路，何忧不能？今我军此败，非如寻常小挫，声势已难于恢复。若并鄂洞一军亦归败北，是吾国在秦陇之兵力，已一朝丧尽矣。不如设法宁弃西安，以保全鄂洞一军，尚可徐图再举也。”图海道：“将军之言诚为上策，即能守西安，亦无裨大局，诚不如弃之。”便发令由驿驰报鄂洞，急弃西安，即移军长武，以为声援，兼顾凤翔一路。去后，即令三军且战且走。

张勇当先欲进城中，忽见城北一带尘头大起，远望已见一支人马，捲地追来。早有探马飞报道：“镇源已陷，敌势甚锐，不能抵挡。来将乃新领增兵马雄图也。”张勇听得，即谓部将道：“休要理会，先据城中可也。”不想说犹未了，马雄图一军已相离不远，即放枪向张勇轰击，清兵更乱。原来马雄图一军，皆川陕健儿，惯在山上行走，故既陷镇源之后，即如飞而至。

这一支又是生力军，张勇以溃败之际，焉能抵敌？故清兵去城中尚隔二里，已纷纷逃窜。马雄图却分军一路追逐张勇，一路先来争城。时王屏藩与吴之茂又蹶后而至，图海此时直已没法。但见军士呼天叫地，没命的乱窜。图海料知平凉难守，且诸军如惊弓之鸟，纵然再驻平凉，亦无所用，乃改令诸军俱弃平凉，望长武而逃。

那时王屏藩见清兵乱窜，料图海必立脚不住，仍与吴之茂、马雄图分三路尾追。并下令道：“图海在清国军中号为能将，扼我平凉，降我辅臣，势如猛虎。今当其陷落平凉，速宜制其死命。若纵之归山，必噬人矣。三军当雪屡劫之仇，立不世之勋。如能杀得图海，封王之位不难致也。”于是鼓励三军，奋勇直追，万枪齐发。屏藩更下令降者免死，于是清兵在后的多有投降。屏藩一面招纳，一面猛走，并令军士放枪向败兵丛中攻击。

那图海正走之间，忽座下马已中一颗弹子，登时仆地，把图海掀翻下来。

恰部将王振标在旁，急扶起图海，以己马让之骑坐。王进宝先护图海杀出，并谓图海道：“我只顾退，彼只顾追，彼料我必无救应，必然不舍。我败军纷窜，难以顾及。主帅为三军所系，速图自保。”说罢，乃令骁骑数百辅以吉林马队，先保图海直透重围。还亏有此一着，图海幸免于死。周兵虽勇，终不能制图海死命。只见清兵除降者之外，死伤枕藉。沿途累尸，屏藩军士追时，且践尸而过。直追一日，将近长武，见图海又已去远，屏藩方始收军。

计是役，清兵死伤者万余人，降者万余人，将校死伤者不计其数。王屏藩

大获全胜。一面奏知三桂，一面留吴之茂一军，更拨部将十余员，协守平凉。

并令马雄图驻扎附近，以扼守要道。即大令将士给资犒赏，屏藩却向诸将道：“吾久居秦陇，熟知地势，部下健将劲旅又不可谓不多，乃转战经年，始通平凉之路。自是清兵失其隘要，吾军进取尤易，吾意周皇闻之，必喜形于色，诸君必获重赏也。今图海此去，必扼长武，然后再复增兵，以图恢复。以其精力丧尽，非增兵不能再举。然吾已有法处之矣。”便飞咨汉中一路，直出凤翔，扰岐山、扶风、武功一带，以增西安。复令谭洪以固原本部抚收各郡，再令马雄图分军北掠庆阳一带，以孤长武之势。分拨既定，自行传檄各郡县，为招徕计。以军士苦战之后，暂令休兵，然后再进。

且说图海领败残人马，奔至长武。见追军已退，方始心安，谓左右道：“吾自用兵以来，未尝狼狈至此。今军力已十丧七八，料难再举。”言罢大哭。诸将齐来慰藉，图海道：“此次之败，皆属吾过。以吾不料屏藩骤出，未有布置于先也。然胜不足喜，败不为忧。昔者辅臣未降，屏藩兵力如昨，吾犹能降辅臣，制屏藩，今敌人既少辅臣一军，反能胜我，以吾既降辅臣之后，军心已骄耳。自后诸将宜勤攻吾过，以匡不逮，庶乎有济。若不然，举全国将为吴三桂有矣，何止平凉一地乎？”王进宝道：“现在敌患已深，将如何处置？”图海道：“鄂洞一军，兵力未损，吾借此亦足以支持，然吾惧三桂复出也。待吾与鄂洞相会之后，再作计议。”便一面以败残兵马挑选精锐，尚有万余人，以张勇、王进宝、赵良栋各统三千，分驻要害，自居长武驻守。余外军中伤者、弱者，均遣发回籍。次日贝子鄂洞已到，所部不下二万人，图海即与之联合。因此军势稍稍复振。赵良栋请借此兵力，以雪平凉一战之耻，图海道：“此尚非可战之时也。”遂咨报顺承郡王，请增兵二万，以扼秦晋门户。即函请蔡毓荣及岳乐，共趋长沙，以阻三桂北上。

时清朝亦以西路一军久无大效，以长沙、衡州为三桂根本，即令岳乐急趋长沙。岳乐乃集诸将计议道：“江西一地，屡得屡失，大费兵力。敌人欲踞此以与福建相通，故江西为其所必争之地也。今蔡毓荣已复岳州，敌军必顾长沙大局，若敌人精锐悉聚长沙，恐单恃毓荣一军亦难了事。若以我军共趋长沙，亦是一着。”董卫国道：“如王爷所言，则我军之在湖南者兵力甚厚。然若江西复为敌有，恐敌人将东连福建，西应湖南，以拊我之背。我将困于一隅，亦非长策也。今不如仍率兵南下，沿江西以窥湖南，较为上策。”

岳乐亦以为然。乃具奏以入湖南一道，仍沿江西而进。即请简亲王喇布及将军希尔根，领军先赴湖南，以壮蔡毓荣声势。岳乐即令水师提督杨捷扼守长江，以防敌军偷渡。自率大兵，用董卫国为前部，望南进发。先陷了南康，直指瑞州、临江二处。岳乐仍欲先进南昌，并绝饶、赣，以断福建交通之路。

董卫国谏道：“福建一路，细思之，殊不足虑。耿王从三桂数年，出兵未尝越境，其志可知矣。若辈之从三桂，志在复明耳，及见三桂僭号，已大半灰心，不过以得罪朝廷，未能反正。我若逼之，反迫其为三桂效死力而已。南昌非可守之地，不如冒险前进，以撼湖南，犹冀得一制其死命。以我军聚于湖南者既多，即冒险，亦无大碍也。”岳乐以为然，乃率兵由袁州直趋萍乡。

时周将夏国相已得马宝报告，知马宝已弃岳州，并回长沙，特请夏国相共顾湖南根本。夏国相听得，乃叹道：“吾国将才兵力，未尝逊于敌人，乃军务难窘如此，实在可叹。且马宝为世之能将，竟不能越岳州一步。今蓟、岳二州，以次得而复失，长沙大局又不知如何，设有差池，吾在江西亦复何用？今不如退兵，共保湖南根本，然后会议大计，再图进取可也。”正议间，忽报岳乐已统大军乘势南下。夏国相听得，更惊道：“岳乐一旦猛进至此，得毋敌人已制湖南之死命乎？吾至是益不能不退矣。”乃急传令郭壮谋、胡国栋二军，以次渐退，先扼醴陵要隘，以阻由江西入湖南之路，然后自率大军，陆续退入湖南。

时马宝以夏军既退，若并聚于长沙，则势力反孤，急与夏国相、胡国柱计议道：“我军全聚于长沙，彼将合而攻我，我必吃亏。今不如分道驻守，以湖南粮饷足备，亦足支一年有余。一面请诸周皇，由成都直发大兵，分扰郟阳以迄樊城一带，即足以牵制蔡毓荣。而此处即竭力以拒岳乐，方为稳着。”

夏国相道：“军兴以来，转战经年，粮项渐竭。自今以往，应为持久之计策。某思得三策在此：一为扩充两广、川、湘、云、贵盐运，以增急利；一为招集工人开采川、滇矿产，大举鼓铸，以为日后之需；一为遣人入粤，与尚之信商量，推广鱼盐之利，以为后援。财力既充，军气自壮。如若不然，恐今日之失意不足忧，而将来之竭蹶乃大可患也。”胡国柱道：“夏公三策，皆所应行。然吾惜军兴以来，军事诸多棘手。耿精忠与郑经，阳有归附之名，而未尝认真出师一助，使江淮一带，敌人不费一矢，甚可叹也。”马宝道：“胡驸马为国至戚，若发此言，军心馁矣。历来开创，皆经艰难挫折，方告成功。今区区之失，何足介意？天下事求之在人，不如求之在己。郑经与耿精忠，其得力与否，不必再言。今当依夏公三策行之，再图战守可也。”于是以夏国相一军扼守浏阳、醴陵一带，马宝与胡国柱自守长沙要道，郭壮谋守西北上游，以阻荆州来路之冲。令胡国柱回军衡、永，以固根本。一面以军情奏报成都，请三桂调兵郟阳，以趋樊城一带。并请依夏国相三策，速开办矿产，推广鱼盐，以储库款。复派尚书王绪，入粤知会尚之信，冀扩充两粤鱼盐之利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尚之信自归附三桂后，初本锐意欲助三桂共成大事，自孙延龄被杀之后，颇不谓然，以为三桂轻于杀降，心颇失望。故初时曾与台湾郑经相通，并

及耿精忠，欲联合闽广各省，挥军北上。自此见耿精忠与郑经不大出力，遂亦不免意怀观望。时朝廷以三桂既踞湘、赣，台湾、福建亦阻隔不通，深以两广为虑，仍欲笼络尚之信一人。以为既赦之信之罪，则三桂仍有两广一带为后虑，耿精忠亦可观感，不难舍吴周复行归附，实一举两得。乃派员入粤首赦尚氏之罪，封之信为宣议将军。在之信本不欲再附清朝，但此时不免有从违不决之意，故亦受宣议将军之职，惟依然未背三桂。及王绪到时，之信仍以礼相接。王绪先将来意说明，尚之信即责道：“延龄只为马雄所构陷，自附从吴氏以后，本无失德，忽然见诛，为降者不亦难乎？”王绪道：“闻延龄当日只为其手下人所害，以苗兵出其不意而杀之耳。事或由吴世宾不善意防闲，然终非周皇之过。故事后悔之，且为延龄哀恤矣，何大王犹介意于此事耶？此诚某所不及料也。”尚之信又道：“周皇起义之始，志在复明。及兵到衡阳，即僭居大位，复明者固如是乎？”王绪此时，自知之信之所言甚是，但不得不设法辩明，即答道：“周皇初亦访求明裔，奈不得其人。以国事不可无人主持，乃权居此位，将来自有办法。今大事未成，大王遽为此语，某窃为大王不取。”尚之信至是无词，乃款王绪于密室中，共商大计。

之信把上项事情及清朝封为宣议将军之事，一一向王绪细述，并道：“今清朝复以将军莽依图出师广西，由广东而进，其意监视我也。目前莽依图火牌已到，欲令我从，广西宜去与否，吾尚未决。”王绪道：“既莽依图欲令大王从征，大王不妨相从，即乘间劫杀莽将军，以破之，实为妙着。”之信深以为然。乃与王绪相约，名为逐王绪于境外，阴则实奉其计而行。

数日后，莽依图已到，不知尚之信计，相见时惟宣示清朝德意，已有旨，复封之信为平南王，令尚之信从征。之信慨然相从，即部署人马。时广西为周将马承荫驻守，之信先与马承荫相通，然后领人马起程，莽依图全然不觉。

先是尚可喜藩下有张伯全、张士选者，素党于尚之孝，不悦于尚之信之为人。尚之信惧其泄漏，乃召张伯全及张士选到衙中，托称有事相议，欲执杀之。惟二张大惧，不敢见之信面，即闻令先逃至莽依图军中，告发尚之信为变。莽依图不听，并责二张道：“如之信真心从乱，则出兵多时矣。前此乃之信一时之误，今已反正受职从征，尔何得谗间主人？”因是不从二张之言。二张见莽依图不从，自知留粤不得，乃逃至京中告变。莽依图乃与尚之信一同起兵，望广西而行。

时亦有王国栋者，为旗人逃仆，之信爱之，倚为心腹，更保为都统。又有沈上达者，乃江西优童，之信宠之，所有藩府家事俱为沈上达所掌握。若王府护卫张祯祥，之信亦皆宠之。初则三人结为一党，继则以王国栋既为都统，威福自恣，反凌虐张、沈二人。张祯祥大愤，欲合沈上达并攻国栋，为国栋知悉

，即遣告知沈上达，谓祯祥谋夺藩府家政之权，由是上达亦嫉祯祥。

祯祥势孤，益怀怨望。时尚之孝欲代为平南王，方谋搆陷其兄之信，即阴与张祯祥交通，张祯祥遂党于之孝。会王国栋与沈上达共争一女伶，终为王国栋所得，沈上达亦愤国栋，恨不从祯祥所言，至是乃复与张祯祥来往，尚之孝遂并收沈上达为心腹。当张伯全、张士选逃至京中举发之信，清朝乃令侍郎宜昌阿赴粤查办，王国栋即在被查之列。王国栋大惧，乃以金钱之力，极力与粤抚金隽交欢。金隽许以勿党之信，将来将功抵罪。故自尚之信离广东后，所有私人尽皆变志。

当之信起程入广西时，幕下李天植谓之信道：“抚公金隽外容虽与大王交欢，然日与之孝往来，恐非大王之福。”尚之信道：“王国栋现统藩兵，何必多虑？”李天植道：“国栋等小人，恐不足靠也。”之信道：“吾向以恩结之，彼有天良，必不负我。”因此之信全不介意。及到广西，之信乃约周将马承荫攻莽依图之前，自己即于中谋杀莽依图。奈马承荫不能依期而至，尚之信军中举动先已漏。之信知事无成，即率本部奔还广东，欲先杀粤抚金隽，然后尽率旗兵，以截莽依图之后。不料甫回广东，即为王国栋所缚。正是：

附周空具冲天志，回粤先登断首台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郭壮图饰时修古塔 夏国相倡议弃长沙

话说尚之信阴通周将马承荫，谋攻莽依图不克，知事已泄，即奔广东，欲先杀却巡抚金隽，尽调旗兵以截莽依图之后。初不意回粤有变，当至端溪，李天植复谏道：“大王既离广东，现在不知广东情形如何，不如缓进。待探过事势，然后进城，方为稳着。”尚之信道：“我既回东，莽依图必驰报金隽，乃宜昌阿设法制我矣。此行断不能缓也。”李天植道：“吾所虑者，王国栋等耳。彼谄事大王，究为底事？不过欲藉大王之力以得一高官。沈上达、张祯祥二人，又只博大王之宠任，以厚敛金钱耳。宵小之徒，变幻最易。今彼等高官厚资皆已如愿，应不复记大王矣。”尚之信道：“汝言诚过虑。吾附三桂非一日矣，不闻王国栋等即为我害，何至今日乃疑之？”李天植道：“彼一时此一时也。大王昔日威震广东，威权独握，谁不慑服？今此次回粤，为失意而还，彼辈已多疑虑。况又有巡抚金隽及钦差宜昌阿同在广东，皆谋以对待大王。而令弟之孝，又日谋倾陷大王，以期袭王位，此诚不得不虑也。”

尚之信听罢，默然不语。但念王国栋未必遽变，且惧莽依图先到广东，为先发制人，仍主急回羊城，便不从李天植之言，即率三军急回城去。到时，早有人报道：“王国栋已率旗兵前来迎接矣。”尚之信大喜道：“王国栋果非负我者也，李天植何过虑耶？”说未已，已见王国栋下马迎候，尚之信与握手甚

欢。尚之信并密询王国栋道：“自吾离广东而后，金隽、宜昌阿等有何举动乎？”王国栋道：“无举动，闻宜昌阿将次进京，金隽则惟盼大王捷音耳。”尚之信听罢，并不思疑，遂并马入城。之信又谓王国栋道：“藩府旗兵，何时可以征集齐备？”王国栋道：“权在大王，欲速则速。不知大王言此，有何用意？”尚之信道：“先臣误前明遂亡，吾心实未尝忘明室，欲一赎前人之愆，故附从三桂，此尔所不知也。吾到广西后，谋攻莽依图不克，今当尽起旗兵，尽杀金隽及宜昌阿，以截莽依图之后。但事须速举，迟则反受人制矣。汝为吾心腹，当助吾一臂。或有疑汝不足靠者，顾吾不之信也。”

王国栋听罢，半晌乃答曰：“吾从大王久矣，今日犹有疑我者耶？特吾亦不复计较。只如大王所言，旗兵亦易征集耳。旗兵久受藩府厚恩，断无有不从命者，大王可以放心也。”言罢，已到城中。时王国栋所领的人马，皆拥护前行，之信本部反在后面。李天植深以为忧，欲赶上观看。不意王国栋早授意手下，以扬鞭为号，甫到城门，即一声呼喝，国栋护兵一齐动手，把尚之信拿下，立即缚之。尚之信欲挣扎时，奈众寡不敌，早已就缚。即厉声曰：“吾何负于汝？奈何为奸细耶？”王国栋道：“此抚军及钦差之意也。”言罢，不做理会，即蜂拥直进金隽衙门。后路人马犹多有不知，惟李天植见前军王国栋的人马飞驰入城，情知有变，乃留兵在城外，先带一小队赶进城中。

知道王国栋已押尚之信至金隽衙门，复派兵将城门紧守。李天植正欲到抚衙问个底细，不想钦差宜昌阿及抚臣金隽已异常神速，即刻会同讯问，以诘究尚之信通周背清之事。尚之信初不自承，惟王国栋、沈上达、张祯祥三人，交口指证其事。王国栋并指曰：“之信欲起兵谋杀钦差及巡抚，以截莽依图归路一事，一一坐实。”尚之信自知难免，乃向王国栋等三人骂道：“吾待汝们不薄，何转眼不识，反陷吾耶？”王国栋等三人，默然不答。惟张祯祥稍有悔心，闻尚之信之言，面为发赤。宜昌阿便欲将尚之信押下，再究同谋之人。王国栋恐被藩兵要劫，乃向宜昌阿道：“尚之信劫父自立，久拥兵权，藩下尚多腹心。若假以时日，之信不难脱矣。”金隽以为然。宜昌阿乃即令押尚之信至市曹斩决。故尚之信自被掩捕，以至斩首，不过半日间，多有不知。

自尚之信既杀之后，李天植知得，即具函至抚衙诘问尚王之罪。王国栋复指天植为同谋，宜昌阿欲一并治之。金隽道：“尚王既杀，藩兵尚在天植之手。藩兵多有受尚氏私恩者，天植不难煽而为变，反为后患。不如缓之，再作后图。”宜昌阿亦以为是，乃宣布尚氏罪名，并慰覆天植，令其解散藩兵。天植道：“吾生为尚王亲信，受恩已重，不得不为之报仇。”乃向藩兵宣言：“尚王罪不至此，只为三数小人忘恩搆陷耳。”藩兵闻尚王被杀，多有哗然。李天植乃复至函金隽，略道：尚王通周之事已在前时，既已归正，岂宜复构其狱

？谓其欲举兵以截莽依图之后，乃王国栋一人之言耳。忘恩负主，复构而致之死地，罪诚重矣。钦差与中丞等必欲庇之，其如人心何？这等语。宜昌阿乃与金隽酌议，知道藩兵已愤，若真个激变起来，终是不可。

乃与李天植往复函订，愿斩王国栋、沈上达、张祯祥三人之首，以谢藩兵，须李天植解散兵权，天植应允。金隽乃将王国栋、沈上达、张祯祥三人，谓为献谗陷主，即同押赴市曹斩决。可怜王、沈、张三人，藉尚之信之力得图富贵，反以陷尚之信而死不旋踵，亦可为忘恩背主者戒矣。

是时，金隽把王、沈、张三人已经斩首一事函告李天植。天植听得，即谓左右道：“宜昌阿与金隽之必杀王国栋三人者，以惧藩兵为患也。彼欲得吾而甘心久矣。主仇既报，吾事已了，吾敢贪生乎？”言已，又谓藩下将校道：“吾主之志虽大，然三桂非成业之人也。自后汝等不宜妄动。”言罢即拔剑自刎而亡。初时宜昌阿、金隽只望王国栋等既杀之后，李天植即为解散兵权也，不料到天植更能自尽。故听得天植之死，反为感动。以天植义不忘主，至为可敬，乃并请为之封赠。自后藩府兵权，乃移归尚之孝管理，并奏诸以之孝承袭平南王爵。之孝力反之信所为，屡出师入广西，以助莽依图。

自是吴三桂那里，又多两广后患。计先后失长沙，失岳州，今又失尚之信，三桂军中大为震动。马宝、夏国相等，以云南为起事之根本，前军有失，饷项艰难，乃飞报云南，须认真筹款接济。

时三桂大驸马郭壮图在云南驻守，接应各路饷项。自前次军粮紧急，已增采五矿，又广通贸易，以资税饷。但人马既多，需饷浩大，徭役又重，以故民多怨言。自先后接得弃江西、退岳州及尚之信败亡之耗，知道国事艰难，人心更骇。以两广为庾富之地，尚王既死，三桂实去一大助力，恐自此云南征赋更重。故云南人士，此时谣言更多。郭壮图深以为虑，乃谋所以镇定人心。时方重修归化寺，寺中住持弘念方请诸郭壮图助资重建。那寺本建于明朝成化年间，日久渐已颓废。弘念知郭壮图欲粉饰人心，乃诡称佛祖降言，将佑大周兴基，江山不久光复，请增拓禅林，以彰灵应。时则王屏藩大破图海之捷音方到云南，各处人士举国若狂，皆酬资相助。因此大兴土木，不数月间，大工即已落成。郭壮图更请三桂仿行封禅之典，粉饰承平，志为盛事。

并封弘念禅号，并为碑文以纪其事。那碑道：昆明五里有山，曰金马。晋人常璩著《南中志》，称其中有山神光影。

汉宣帝乃遣谏议大夫王褒祭之，殆即其地焉。自大明太祖皇帝崇尚佛教，敕天下郡县各建寺门，故成化时恪遵祖制，遂建寺于金马山，名归化。嘉靖间又复修之，置田罗僧，以供象教，于是乎有归化寺。然而前驱昆池，云霞蒸蔚；后拥呼马，斗杓悬干。右俯城雉，朝市肩摩；左瞰平皋，塍畔鳞集。

此则滇郡之胜地。是以殿庑精舍，香厨鸟台，与夫古木奇卉，根干盆峙于其间。胡为而坊欹，而山门颓，而大殿倾圮。俯仰兴衰，不禁有今昔之感。方今皇周肇兴，大事将成，迭沾灵应，非重加修饰，何以答护灵光？适住持弘念，持一纸以乞疏，将欲重整殿宇，高其门若坊，以复旧观。而左都督巴公乐轩，内府总兵官高公德轩，乃不介而孚，相与弁首，以图厥成。第军需孔亟，正供维艰之际，安必其人有余资，向法门以作福田者。特请留守将军云南总督驸马郭公简臣，内府右将军张公弼吉，内府后将军赵公子远协助之。

自是赞成者亦实繁有徒。未及期而所谓殿与门若坊，丹刻翼飞，轮奂立见。

是虽众心共悦以竟其成，实由一二人贵志殫力，鼓舞善念不倦，乃有如此。

夫天下事莫难于创，而莫难于继。每见夫辟草莱、披荆棘以结构一刹，层轩延袤，飞阁逶迤，顾而成之，如出反掌。及依旧规嗣遗绪。以施补葺于胜概，或百计图维，反力不副心，如负重登高然，何哉？岂古今人不相及，其视物我之轻重交战于胸中而不能自力耶？抑世有治乱，事有缓急，承平则道愿斯宏，扰攘则自顾无暇，不无性命身家之累，条于中而罔恤其他欤？然创逢人主之好尚，而又祸福死生之说以悚其私人之趋事就功者，常喜而速。继遭世故之变迁，奔走公家，虽知佛有不舍之擅，无缘之慈，而无见效于目前，遂不免以梵言为末务。故创者欲大宫室，饰法相，其功甚易，继者非太平无事，不能无废乎前业。今独能相鼓励底厥成者，因由于佛法无量，灵应及时。

然亦赖有不计治乱，精进一心之释子也。若弘念者，其近是。是以记。

大学士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林天擎撰文

三韩八十居士徐魁书

留守将军兼云南总督大驸马郭壮图

世袭将军何进忠内府右将军张国勋

内府后将军赵永宁左都督巴克勇

张国忠张光祖等

大周照武三年仲冬上浣住持僧弘念立

时归化寺落成时，郭壮图、林天擎并奏知三桂，称为谕勅重修。三桂并派林天擎、郭壮图，恭代诣寺拈香，以答灵祥。复加尊佛法，如封泰山禅梁父故事，弄得云南举国若狂。当兴工时，云南文武官员各捐资财，更拨库帑，大兴土木。又于落成之后，郭壮图欲请封赠弘念禅号。惟林天擎以为不可，并道：“国家财用已迫，而战事机势复不如前，此后实心筹划犹恐不及，若徒务虚名，终属无当。驸马为国至戚，休戚相关，即周皇陛下侈务虚名，驸马犹谏之

。君子实事求是，不宜如此。”郭壮图道：“某非不知也，以人心震动，事即难为。此举诚粉饰欺时，吾亦不得已而为之耳。”林天擎道：“驸马既知如此，自当着实设法，以抒前敌之忧。粉饰一时，岂为长策耶？”正议论间，忽胡国柱、马宝、夏国相军报驰至，以岳州失守，江西已弃，尚王已死，两广湖南势皆危迫，速募新军以助前敌，急扩运道以裕饷源，等语。

郭壮图听得，乃叹道：“胡、夏二公精于谋略，久为周皇所称许。马宝亦李定国劲将，降归而后，久立战功。之三人者，皆一时之能员，何今日亦颓困至此耶？”言罢，与林天擎互相嗟叹。惟有回复长沙，宣告云南财政竭蹶情形，只有尽力筹划而已。

时胡国柱与马宝俱在长沙，而夏国相却扎在浏阳。清兵已面面趋向，皆欲会攻长沙。马宝即谓胡国柱道：“今大局已危，当会议长策，以抒目前之急。驸马与国休戚，当振刷精神也。”正说间，夏国相已至，马宝即与计议。

夏国相道：“今吾等数人悉聚于湖南，而敌人更无后顾，亦悉力以向。长沙当数面之冲，实非长策。以其只有抵御之力，并无进取之能，终亦难于久持也。”马宝道：“前者之失，计在于进兵太缓，后者之失，计在于守老湖南。而川陕之军，又不能长驱大进，以分敌人之力。故敌军悉聚于此间，其势既厚，我即难于争胜。今则更形竭蹶，若大势既去，即徒保长沙，亦无当也。”

夏国相道：“此说极是。以某愚见，不如弃去长沙，分道进兵。此后虽得城池，亦不必设兵守御，但长驱北上，则敌人或穷于应付，而我军终有得手之处。若徒守此间，只事拒守，无能为矣。”胡国柱道：“二公之论极高。弟自奉命驻扎长沙，未尝征伐，反徒耗精力耳。今当请诸周皇，力主弃去长沙之议，使敌人累军经营以攻湖南者，一旦落空，反改而御我，岂不甚善？”

夏国相道：“但恐周皇注重长沙，恐请命而行必不从也。”马宝道：“夏公之言亦是。但未得周皇之命，谁敢弃之？恐亦徒受责备耳。”胡国柱道：“不如分为二策。先请诸周皇，力言长沙危险，驻守无用。如周皇能出大兵直趋汴梁，自可以解长沙之危。否则，非弃长沙不足以转危为安。看周皇如何主意便是。”马、夏二人皆以为然。便把所议情形，驰驿奏报成都而去。正是：人谋虽在空筹计，天意难回反促亡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出郧阳三桂殒天 陷敌营莲儿绝粒

话说胡国柱、夏国相、马宝等，以请弃长沙之议奏知三桂。三桂那时觉胡、夏、马三人意见皆同，料不为未见。但湖南一省，费许多兵力以支持至于今日，若一旦弃之，实为可惜。且惧一经弃去湖南，是岳州既失，江西又亡，人心不知弃去湖南的原因，反以为湖南又复失守，必致大为震动，那时人心既去

，大局更不可问矣。想到这里，便把弃去湖南之议大不愿行。又看胡国柱等奏词并称，若不允弃去湖南，必须成都出发，大兵直趋汴梁，以要清兵之后，然后可以挽回等语，自念军兴以后，军事一向得手，自从自己久居成都，今岁不战，明年不征，即战争竭蹶至此。从这里看来，是自己亲征之事必不可免，因此便大集诸臣会议。时李本深已经病故，故各大臣俱无主裁，惟各于弃湖南之事多不赞成。因大半不知战法，只以为湖南一省怎好轻弃，因此皆主张勿弃湖南。三桂便决意亲征。退后即进宫里，以此事告知莲儿。那莲儿亦主张三桂亲征之说，并道：“胡驸马及马、夏二公，亦未必主张舍弃湖南，不过欲陛下亲征耳。以陛下神威，不患亲征不胜，如是不特湖南可保，且大事可成。得失之机，在此一举，愿陛下速行。”三桂深以为然，即令约会诸军，以备出发，并以莲儿从军。莲儿初犹欲辞，三桂道：“前次亦与卿从军，不过朕已得病回军，卿究未尝误朕事也，卿其勿疑。”因此，莲儿恐自己不去，三桂必不出。三桂既得莲儿同行，心甚欣慰。先以亲征之令，颁布陕西、湖南以振励两处军心，并留降将罗森镇守成都。

那罗森本清朝四川巡抚，时未设川督，并以王屏藩领川陕总督之名，兼应四川。复以亲属吴永年、吴炳光驻守成都一地。那时三桂年已六十有六，更事既久，凡事不肯冒险而行。故虽然亲征，仍先固成都根本，然后起程。

一面令罗森照运军饷，即率大兵十万，以郑蛟麟为前部先锋，并大将王会、洪福、林天柱、谭延祚等数十员，望郟阳进发。大将王会进道：“今湖南势在危迫，而陛下不进湖南，何也？”三桂道：“兵法在攻其所必救。昔孙臆围魏救赵，卒败魏兵。朕今将绕出蔡毓荣之后也。”诸将听罢无语。

大军既出成都，远近震动。因三桂老于戎行，向为清兵所畏。惟自进成都之后，颇事酒色，后宫美女至数十人，一切政事皆委诸臣下，惟事娱乐，故人心渐变，以为三桂以开创之主且如此颓丧，不久必败。及闻此次亲征，无不骇异。清朝诸将亦惧三桂，自听得三桂出征，即欲于三桂未至以前先破湖南，以绝三桂之望。于是安王岳乐会同董卫国先踞萍乡，以撼浏阳；蔡毓荣即率诸将由荆、岳二州分攻长沙；贝子尚善亦与水师提督杨捷由镇江先出长江上游，以攻洞庭；三面齐进。时周将水师提督林兴珠，方驻洞庭扼守。

尚善以林兴珠穷而相投，不可深信，意欲诛之。杨捷道：“杀降诛附，古人所戒。彼以岳州既失，孤军无援，其投降乃出于至诚，何必疑之？且优待林兴珠以为来者劝，亦计之得也。”尚善无词。杨捷即请提奏录用林兴珠，仍令领带水军。自此尚善一军，亦得协力以攻长沙矣。

且说吴三桂与诸将直统十万大军，迳趋郟阳。军行时，一面使人持令箭驰调汉中人马，分略扶风、武功一带，以壮王屏藩声势，一面调王会、洪福各统

五千人，从间道先趋襄阳，以分敌兵。待大军将到河南，然后移襄阳之兵直走樊城会合，以图北伐。分拨既定，三军奋勇赶行。自三桂亲征之议为清将所知，顺承郡王即以大军退驻开封，图海亦调将军穆占先领军万人速趋湖北，以厚湖北兵力。旋即分头飞奏入京。时清朝君臣听得，康熙帝即欲亲征，惟诸臣力谏。适西藏达赖喇嘛有奏到京，谓三桂如肯乞降，可优礼待之，以释其心。康熙帝看罢，怒道：“三桂今日断无乞降之理。然为彼一人，扰及全国，朕必不能曲赦之也。今诸臣皆惧三桂，岂三桂有三头六臂耶？彼一战未必便能到京。而彼年近七旬，行将就木，朕决不畏三桂也。”正言间，忽贝子尚善奏报已克洞庭，并降了林兴珠。诸臣齐道：“彼人心已去，三桂将无能为，不劳车驾亲征矣。”康熙帝乃罢亲征之议。即分头飞谕顺承郡王、图海、岳乐及蔡毓荣，赶速进兵。

且说周将王会、洪福奉三桂之命，往袭襄阳。濒行时，三桂嘱道：“襄阳为汴鄂来往咽喉之地，然自蔡毓荣夏入岳州之后，已全军南趋，顺承郡王闻我军将至，又回驻开封，是襄阳一地，必守卫空虚。吾军此行，可一鼓而下。但两位将军须分为两军，以一军入城，以一军留外驻扎，以为犄角，则敌人虽有救兵驰至，亦不至受困也。如襄阳既下，可飞报前来，朕自有法以处之矣。”王会、洪福领命，欢喜而行。即分为两军，各统五千人，驰向襄阳进发。

时襄阳一地，有清总兵李占标驻守，部下仅三千人，且以为南有蔡毓荣，北有顺承郡王，共两路大军援应襄阳，万无一失，故绝不防备。单是图海曾飞报顺承郡王，以三桂一出，须重防樊城一带，故顺承郡王亦只拨兵马五千人驻守樊城，而以襄阳一路地属湖北，只咨请蔡毓荣分军防守。不想顺承郡王的军札尚未到蔡毓荣军中，而王会、洪福两军已到。即有探子飞报李占标道：“周军大至矣，奈何？”李占标听得，绝不准备，并道：“王屏藩厄于图海，夏国相厄于安王岳乐，马宝厄于蔡毓荣，今三桂大军又只向郟阳进发。试问有周兵从何大至？休得造谣，以乱军心。”乃说犹未了，忽流星马又飞报，周兵已将近城。李占标此时已半信半疑，即披挂上马，驰出城外一看。

奈未至城楼，那时守兵已一齐哗噪。因一来不知周兵人马多少，二来周兵猝临，主将号令未有，故一时慌乱起来，倒互相逃窜，以致居民震动，多有望东而逃者。原来周兵恐襄阳有兵固守，乃兼道而行，时已直薄西南两门，矢石分施，枪炮齐发。城中只有守兵三千，又要分守各门，如何拒敌？李占标见兵士已逃，居民又窜，城中呼声震地。李占标自知不能挽救，仍自传令紧守，却私自遁回衙中，携了家眷，带了二三十名亲信勇丁，直奔城先遁。先逃至樊城，只诈称周兵人马大至，不能守御，以图掩饰。是时襄阳守兵知主将既逃，更无主脑，惟有举城投降，即大开城门，迎周军入城。王会即留洪福一军驻扎城

外，自行领兵入城。一面安排居民，一面报知三桂，听候行止。

且说吴三桂大军到了郟阳，即大集诸将，置酒高会。三桂道：“朕初时欲直趋汴梁，然顺承郡王一孺子耳，固非吾敌，图海又为王屏藩所牵制，必不能救援，是汴梁乃吾囊中物耳。独蔡毓荣一军，为吾军劲敌，蔡虏不死，南部不安。朕待襄阳捷音一到，当先分兵会同襄阳得胜之兵，南陷武昌，以制蔡毓荣。则马宝诸将，因此复苏，朕亦得专力北方，再无后顾。”说罢，诸将皆呼万岁。正饮间，忽报湖南有军报飞至。三桂大惊失色，诸将道：“陛下何必失惊，或者胡驸马捷音来也。”三桂就令呈长沙军报上来，即在席上拆阅。却是长沙报称粮草已困，云南不见运到，特请设法援助。三桂道：“向来湖南一军只靠云南接济，四川一路却接应陕西。今长沙粮道不济，即令四川帮助亦恐不及，却怎生是好？”正说着，忽又报蔡毓荣尽移荆汉大军以逼长沙，岳乐又由江西入湘，攻浏阳甚急，故长沙极危。三桂听至此，正自嗟叹，又忽报称贝子尚善会同水师提督杨捷已克洞庭，水师提督林兴珠已投降去也。吴三桂听得，大叫一声，吐出鲜血来，立行晕倒。左右急为救醒，乃徐徐叹道：“土地将失，人心复去，大事已矣。朕将奈何？”左右皆劝道：“昔陛下起义之初，只有云南一省，乃奋袂一起，各省随附。今湖南虽危，未必即失。纵或湖南失去，仍有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及陕西之半，势力尚雄于初起之时也。若以我人物多众，则林兴珠之降，如太仓少一粟，无关大局。陛下何必灰心如此？”吴三桂道：“彼一时此一时也。初时起义，人心向附，其势自顺。今转战经年，士气已堕矣。势短粮绌，朕所自知。故宁愿当时少得一城，不愿今日稍失一地。若林兴珠虽非重要人物，然兴珠随朕久矣，朕待之如子弟，且委以水师全权。今日一旦负朕降敌，可见人心已不如前也，朕安得不惊心乎？”大将郑蛟麟道：“昔王辅臣声威十倍林兴珠，虽在陕降敌，而一王屏藩即足以破图海。愿陛下放心，臣等愿竭力，国家何争一林兴珠乎？”三桂道：“辅臣之降，出于不得已，且为敌人所畏敬。今林兴珠真负国也。朕非为一林兴珠惜，只为人心惜耳。”说罢，仍叹息不置，又复咯起血来。左右亦不欲再言，以扰其病躯。正欲扶三桂退下，忽报襄阳捷音已到。三桂听得，稍露喜悦的面色。但方才一连咯血二次，已面色青白，精神不支，只由左右扶着，欹在椅上。部将林天柱进道：“陛下适因湖南警报，殊过于忧虑。不知失之东隅，亦可收诸桑榆。无论长沙为我大军所聚，未必即失，但观襄阳之捷，是湖南虽失，我军亦可北进，陛下当即发谕起军北上。想顺承郡王，一纨绔子耳，必非陛下敌手。得据汴梁，以临北京，将势如破竹。成败之机，在此一举矣，愿陛下振奋图之。”时三桂于林天柱所言，亦欲有所答语，但觉头晕喉梗，不欲多言。郑蛟麟见三桂如此情景，不免着慌，即使左右扶三桂退下。诸将亦不欢而散。惟各自私议

，以襄阳既下，足以振动军威，多欲瞒着三桂病情，分兵出发。各部将均推郑蛟麟作主，郑蛟麟道：“此次为主上亲征，与寻常出军不同。若在别将，就可代他行令，至于主上之兵符印信，谁能代之？某断不敢为也。今且多候一宵，看主上情景如何，再作商议。”部将谭延祚道：“设有差池，是大周不幸也。”各人听罢，唯摇首叹息。

不料吴三桂退后，精神更惫。时在郟阳，正借清国镇署为行官。是时三桂已觉困极，只为军事在心，又不能稳睡，只有爱妃莲儿在旁伺候。但见三桂病势昏沉，甚为焦虑，速延医士诊治。服药后仍无起色。忽然三桂张目向莲儿问道：“朕今年几何矣？”莲儿道：“陛下只宜宽心静睡，醒后病势自退，不必多言以劳神思。”三桂又叹道：“朕恨不起事于十年以前也。”说罢，双目复闭，惟终睡不着。一来年纪已耄，二来又数年溺于酒色，体魄极弱，已经两次咯血，如何支持得起？约至二更时分，又复摇首而叹，口中复咯出血来，沾染枕褥。莲儿再催医师治理，依然无效。医师道：“治此症，宜先撇尽愁思，方能调理。陛下国事甚重，切宜宽心。”说了，不见三桂答言，医士遂退出。莲儿不离左右，知三桂目虽紧闭，心自明白，即心生一计，唤左右侍儿环集，故说军情。或说已有军报马宝大破蔡毓荣，或说夏国相大破岳乐，欲以娱三桂之意。不想三桂素知莲儿能忖己意，且言之太过，三桂不特不信，反以为湖南更危。惟口虽不言，心更增虑，整整一夜不能睡着。

比及天明，病势益增。三桂自知不起，即谓莲儿道：“朕将与卿永诀矣，卿将奈何？”莲儿听罢，忍不住泪，已呼呼而哭。徐道：“陛下须保重御体，以国事为重，毋但为一妇人计也。”三桂道：“噫！汝识见犹胜于朕耳，朕死迟矣。”莲儿听至此，更为大哭。徐又道：“陛下但注意后事，若藉国家之灵，病当立退。设有不幸，妾当随金棺而回奉安。陵寝之日，妾必随英魂于地下也。妾受陛下厚恩，非此不足以图报。且为妾一人而误陛下大事多矣，又焉忍偷生乎？”说罢，椎胸大恸。三桂此时忽像回光返照，神思忽觉清醒，遂向莲儿慰道：“此朕自误，于卿底事？”正说着，忽侍儿报称，诸将入来问安。三桂随谕令延诸将进来。莲儿即拭泪闪在一旁，诸将乃鱼贯而入，为郑蛟麟、谭延祚、吴应祺、吴国宾、吴用华、何大忠、林天柱、张国柱等，皆鹄立于三桂卧榻之前。三桂举目遍视诸将，不觉双目垂泪。郑蛟麟先说道：“陛下玉体如何？臣等极为盼望。愿早占勿药，以靖中原。”三桂此时，欲强起与诸将说话，惟四肢疲弱，终不能动。郑蛟麟道：“陛下不必过劳，倘有圣谕，臣等拱听。”三桂乃复睡下，呜咽言道：“朕此后恐不能与诸卿出军矣。”郑蛟麟道：“陛下何出此言？吉人天相，不久当自痊也。”三桂道：“朕觉神思恍惚，身体不宁，喉中哽咽，时复晕眩。朕已年逾七十，得此重疾，焉能永保？然

生死亦常耳，独惜国事未定遭此不幸。朕固误国，亦恐误诸卿之前程也。”诸将齐道：“陛下何出此言？臣等受国厚恩，当以死报，愿陛下自重，以维系人心。”三桂道：“朕将不起矣。朕误数年光阴，以至于此。此次亲征，本欲扫荡中原，诸卿等与朕共作太平之宴。今若此，夫复何言？以大事未了，不得不以一言相托。”郑蛟麟道：“陛下有何明训，伏乞直言。”三桂道：“昔朕长子在辽东所生，已在京不幸为敌所害。惟次子尚幼，今当国家多事，非赖诸卿之力，断乎不可。”郑蛟麟道：“臣等虽肝脑涂地，必不负陛下也。”三桂又道：“胡国柱、郭壮图为朕至戚，必能尽忠报国。夏国相与朕论交最久，马宝向为李定国之勇将，自归朕以后，朕以心腹待之。此四人者，文经武纬，识略冠时，且心地忠硬，举义复国乃其素志，必能仰体朕心辅朕子以图大事。今南北相隔，不能面嘱，朕当以遗书一道烦诸卿转告朕意。”诸将听罢，皆挥泪答言：“谨遵明训。”三桂又道：“云南向称瘠苦，然自通商业、兴矿产，利源大增，朕因以为根据。四川乃天府之国，地势隘阻，田土优肥，户口千余万，民殷国富，士饱马腾，可资大业，皆勿轻弃之。湖广四战之地，只利于进取。今长沙危迫，势将不支，然云南实阻黔桂，可以无虞。特荆州为由湖入川要道，不可不争。若得之，可以固四川门户，亦可以为湖南声援也。屏藩在陕，足当图海。若汉中荆州以及黔桂门户，坚持即可以保川滇，然后以大军北趋，天下尚可图也。”郑蛟麟道：“陛下断事明见万里，臣等当以此意告知郭、胡、夏、马诸公，以成陛下之志。”三桂忽自叹道：“朕亦愚耳。数年蹉跎岁月，自误至此，乃欲藉后人以竟其志耳！”说罢，长叹一声，又复垂泪，诸将交相慰劝。三桂即令进笔墨，由左右强扶而起，草了遗书一通，嘱交郭壮图、胡国柱、夏国相、马宝四人阅看。写竟，精神已不支，又复倒睡。强向诸将劝谕一回，却令诸将暂行退出。郑蛟麟等遂遵令而退。莲儿复至榻前，三桂时默无一言，惟眼中垂泪，向莲儿似有依依之意。莲儿亦俯首而泣。

少顷，三桂乃道：“朕果致死，卿将何依？”莲儿道：“陛下不必为妾计，妾固有以报陛下也。适闻陛下嘱谕诸将，后事已无可虑。但大军已至此间，究竟此大军如何处置，在妾愚见，当违陛下大事，仍令诸将出军为是。”

三桂道：“所有能将俱在湖南，其次亦在陕西，此间无有当此重任者。若勉强出军，反遭挫败。此军为精华所聚，若有差池，全国震动，是以难也。

“三桂至此，复省起一事，乃传谕郑蛟麟、谭延祚复入。当郑、谭二人复至时，三桂乃嘱道：“朕若不讳，宜暂勿发丧。谭将军宜会合襄阳得胜之兵，与王会、洪福共取荆州，以固四川门户。敌人不料朕猝死，荆州可唾手而得。若郑将军可率诸将领大军陆续回去也。”谭、郑二人拱手领命。三桂又道：“愿诸卿努力前程，朕不能多嘱。”言罢，以口指心而歿。亡年六十九岁。论者以三

桂置君父之仇于不顾，只为圆圆致引敌入关，复锄明裔于缅甸，及反正而后，又唯日事酒色，今岁不战，明年不征，坐待困毙，其忧愤而死，固有由也。后人诗叹道：

君父深仇且未知，谁教兵马渡京师。
十年重镇称能将，一哭邻庭为爱姬。
称号否留天子障，衔仇羞过伍胥祠。
圆圆歌罢人何在？只有莲儿尚可儿。

自三桂歿后，诸将即秘不发丧，莲儿亦唯暗中饮泣。郑蛟麟乃遵三桂遗嘱，令撤回襄阳之师。令谭延祚领本部人马会合王会、洪福往取荆州，俟荆州既得之后，好传遗诏于长沙。一面赶购金棺，先将三桂大殓。将大军十万，反旆成都。令大将吴应祺、吴国贵领一万人马，护三桂棺柩先行，郑蛟麟与诸将共统大军为后路，并保护吴三桂随营家小，向四川而退。

且说清国大将图海，自败于王屏藩之后，再陆续增兵。以元气未复，只紧守要塞，并未与屏藩大战。及听得吴三桂以大兵十万亲征，直趋河南，深恐顺承郡王非三桂敌手，河南若亡，陕西亦将不保，乃令大将赵良栋领兵五万，沿汉中东北而下，以要三桂后路。时赵良栋以总兵积功荐升提督，并授为靖逆将军，权力故在图海之下。图海甚倚重之，特令当此大任。赵良栋道：“大将军所委，断不敢违。但闻三桂大兵十万，号称二十万，此行恐不足与抗，望大将军指示机宜。”图海道：“兵法在攻其所必救，今三桂以四川为根本，若以大军先趋四川，三桂必撤兵西还，此孙臆围魏救赵法也。若三桂一经退兵，彼人心胆落矣。待三桂退后，将军相机而行可也。”赵良栋领命而出，即号令诸军，整齐队伍，起程沿咸阳、兴平而下。大军已至紫阳，一面使人打听三桂人马行程。

时郑蛟麟领大军在后，陆续向四川而回，也不知赵良栋领命拦截，只催军前趲。赵良栋亦不知三桂已死，以至回军。及探马飞报，有周兵大队不下十万人直向四川而行。赵良栋诧异道：“三桂本出河南，何以未经交绥，即自退军，得毋设此疑阵，以诱我耶？”便改装带了随从人等，亲自打听。但见周军军容惨淡，士气不扬，即回谓诸将道：“周兵果退矣。正不知何故退兵，吾当待其过，尽从后击之，可获全胜。”一面分拨人马，届时出战。

时郑蛟麟所领大军已过去大半，忽闻紫阳上游似有人马。郑蛟麟道：“若有之，必是清兵。然不久必入川境，不必多虑，只顾前行便是。”莲儿道：“现在军有退心，士无斗志，若有埋伏，料难抵御。若此军稍有挫失，精锐尽矣。将军为国司命，请统大军先行，妾请以小队扮作先皇，多设旌旗以为疑兵。敌人以为先皇尚在后军，必向后军攻击，则大军可以安稳奔回。妾一妇人

，死不足惜，即以妾一人而保全十万精锐，亦国家之福也。”郑蛟麟不从，莲儿因强之。郑蛟麟无可如何，只得留莲儿在后，陆续而退。莲儿乃乔扮三桂，从后而行。

忽行至日暮，鼓声大震，上游无数人马出现，皆清将赵良栋旗号，周兵无不惊惧。赵良栋望见周营后军黄伞，以为三桂果在后军，暗忖道：“若拿得三桂，大事平矣。”乃亲率精锐，直向周兵后路攻来。这会分教绝世佳人随军失陷，千秋烈女绝粒捐生，遂成一段佳话。正是：欲救大军随阵后，却教烈女陷军前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吴世蕃继位衡阳 夏国相退兵黔省

话说清将赵良栋以为吴三桂必在后军，且拿得三桂，大事可定，实为不世之勋，便督兵直攻后军。时小数周兵皆一同溃走，莲儿自知不免，亦故为惊慌，杂于军中而逃。赵良栋见周军前队直走，不顾后军，心颇思疑。但见后军周兵人马极少，若三桂尚在，可不必理他前军。又念：“三桂若果在后军，何以前军置三桂于不顾？”皆不免疑虑。唯至此安排既定，亦惟有先围后军而已，即率人马把周兵的后路小队围定。莲儿料前军已去，乃谓随从军士道：“徒死无益，汝曹可以降矣。”于是随从军士皆降。

时近入夜，莲儿即欲自刎。转念虽可一死，恐赵良栋以拿三桂不得，必追前军，计不如暂待之。正悬忖间，清兵拥到，将降兵尽驱入营中，并捕莲儿。清兵知不是三桂，急报知赵良栋，令先押被捕者至前，一问其原委。及至时，乃是一娇娆女子。赵良栋一见，活是一个美人，虽在惨难中，不失闭月羞花之貌，心中大爱之。乃喝问道：“汝是何人，敢冒作吴三桂耶？”莲儿道：“周皇陛下已由前军去矣，妾乃其侍儿也。”赵良栋道：“三桂既已出军，何以遽退？”莲儿道：“周军自有良谋，非妾所知，或藉此以诱将军之追耳。”赵良栋半信半疑，心中欲令莲儿为己所有，但军士在前，不便多说，乃令先押至后帐。此时莲儿不能走动，心中无限悲感，求死不得，偷生又不忍，惟于无人处以眼泪洗面，亦时以笔墨消遣，聊以解愁。

日者赵良栋独至莲儿房内，莲儿方午睡。赵良栋见他案上有诗数首，即取而观之。题为《不得见》，共诗三首。诗道：

弱柳飘今日，名花异去年。
君王不得见，妾命薄如烟。
国事今何若，侬心自糜他。
君王不得见，妾命薄如花。
故国难回首，深宫归未能。

君王不得见，妾命薄如冰。

赵良栋看罢，为之愀然。自忖：“莲儿一弱质女子，竟如此坚贞，实在难得。看来三桂手下，想不少忠臣义士。若三桂是济事的，好容易敌得他？”想罢即潜步而出。

次日复往莲儿房内，莲儿见了大惊，以为赵良栋将图相犯。赵良栋知其意乃让莲儿坐下。良栋道：“昨日观得佳作，已知卿心事。但三桂非成业之主，卿虽矢志，亦徒自苦耳。”莲儿道：“妾闻忠臣不以兴亡变心，烈女不以盛衰改节。妾受周皇之宠，冠诸六宫，今虽失陷，岂忍负周皇耶？”赵良栋道：“吾且问卿，三桂方自出军，何以遽退？”莲儿道：“此周皇之命，非妾所知也。”良栋听罢，亦不再问。又道：“卿清才劲节，吾甚爱卿，卿能相从否？”莲儿道：“妾蒲柳之姿，不足以侍巾幗。且妾已从周皇，若改从将军，是辱节矣。辱节之女，将军何取焉？若蒙盛德，得纵回川，将买丝绣像为将军纪念，有生固不忘大德也。”赵良栋道：“三桂耄矣！倘已不禄，卿将如何？”莲儿道：“愿从诸地下。”赵良栋知莲儿志未可移，只长叹而出。

自此莲儿立定心志，如不能释回，惟有一死。故赵良栋使人送来的饮食，概不沾唇，只称不愿饮食而已。如是数日，已饿极而病。早有人报知赵良栋，良栋听得，意殊不忍，意欲释之，又不忍舍去。乃使人向莲儿说道：“娘子毋自苦，将军有言，将纵娘子回去。然自绝饮食，终难行路。会当遣人送娘子回川，今适未得其便耳。娘子宜自爱，当进饮食，为他日回川计也。”莲儿道：“妾身虽在此，心在成都。赵将军若加怜悯，释妾回川，于就道之日，即进饮食矣。”那人回告赵良栋，良栋以其志不可强，即欲释之。左右有献谗于良栋者，却道：“凡人莫不贪生，何况一女子。彼目前绝饮食，不过要挟将军耳。囚之已久，必自生悔。观洪承畴之降，可以想见。今因其自绝饮食，即释之，是中彼计也。”良栋遂以为然，置莲儿于不理。惟天天仍使人送饮食前往，以为莲儿饥极必思求食。乃莲儿已矢志不移，惟奄奄一息，睡在床上，面色青黄，腰围消瘦，身软如绵，已不能动弹。尚有二三分气息，终不能死去，欲引手自绝其吭，然已无气力握。至十天左右，只觉喉中还留一点气。赵良栋使人视之，见所送饮食分毫不动，细察其脉息，那时亦饮食难进。赵良栋深悔误其性命，欲以参水灌之。那莲儿心上还有些明白，惟将牙关紧闭，水不能下。及至夜分，呜呼哀哉，敢是死了。年仅二十四岁。后人诗赞道：

君王晏驾返川东，谁保雄师伏女戎。

质弱最怜殉节后，卵危况在覆巢中。

三生已负牵牛约，一死犹成汗马功。

蜀帝春魂今在否，啼痕空洒杜鹃红。

自莲儿死后，赵良栋大为惋惜。赵良栋谓诸将道：“吾爱莲儿者，非爱其貌，乃爱其才耳。今尽节而死，吾甚惜之。”便命左右以礼为之厚葬。当殓时，莲儿面色如生，赵良栋与诸将皆为罗拜。后来赵良栋入川，即以莲儿棺柩营葬于夔州，谓为贞姬墓。此是后话，不必细表。时赵良栋以周兵退尽报知图海，请示行止。图海却暂令回军，待攻破王屏藩之后，然后再入川，并令赵良栋即回军陕西而去。

单说谭延祚与王会、洪福同领人马，疾攻荆州。时清兵已尽移大兵会攻长沙一路，故荆州守兵无多，谭延祚却令王会、洪福先攻荆州城地。以王会入襄阳时所得清兵旗帜号衣极伙，即以本军扮作清兵，相机而进。当下王会与洪福先分攻荆州东北两门，荆州城内清将不虞周兵猝至，又以城中兵少，不敢出战，只闭城紧守。谭延祚料他必催取救兵，却于夜分率兵赚城。城内清将不辨真伪，以谭延祚军中尽是清兵旗帜，以为救兵已到，开门纳之。谭延祚率兵一拥而入，遂夺了荆州，杀散敌兵。谭延祚即令王会、洪福暂守荆州城，以待后令。即带了三桂遗诏，并领人马沿石门、常德、龙阳、宁乡入长沙而去。

马宝听得谭延祚孤军到来，必有事故，乃急令接入。谭延祚乃宣读三桂遗诏，各员哭拜既毕，胡国柱道：“先皇遗诏所立次子，乃属庶出，且复年幼。先太子虽在京被害，而先皇太孙尚存，序当应立。昔明太祖既定天下，以长子虽歿，犹嘱立太孙建文皇帝，以嫡庶之序不可乱也。况太孙年已长成，若一旦立庶，反开争位之端。外患未宁，内忧先作，必不可也。”马宝道：“胡驸马之言虽是，然此乃先皇遗诏，谁敢违之？”夏国相便向谭延祚问道：“先皇书遗诏时，将军究在旁否？其时先皇病态又何如？”谭延祚道：“小将此时方与诸将至内问安，此诏却出于先皇御笔，惟病势已危矣。书诏甫毕，旋即晏驾。但尚能传嘱末将，先取荆州以通长沙之路也。先皇在日，以太子在京被害，常诫太孙努力国事，记念父仇。今遗诏并不提及太孙，何以一旦忘之？此亦乱命耳。乱命必不可从。且国有长君，为国之福。以吾之意，当依胡驸马之言，改立太孙以主国事。此为权宜，非故违先皇遗诏也。”马宝至是，亦无言语。胡国柱更一力主张，在座诸将皆无异议。夏国相便令诸将以次签名，改吴三桂之孙。暂令秘密丧事，待新主即位，然后发丧。遂一面令谭延祚以本部人马驰赴云南，接太孙吴世蕃至衡州即位。谭延祚领命疾行。

讣至滇中，上下皆为失色。留守郭壮图即与大学士林天擎商议，即令谭延祚本军兼加派护队，送吴世蕃驰至衡州。

时夏国相、马宝、胡国柱三人方扼守长沙，分内外犄角以抗拒清将。虽清兵各路环集，然周兵守御甚严，经数十小战，清兵终不能得手。夏国相一面将吴三桂死事秘不发丧，待新君即位，然后计算。那一日吴世蕃将至衡州，先由

驿驰报长沙。夏国相听得世蕃将至，乃与胡国柱、马宝商议道：“今皇太孙已到，吾等须至衡州迎立新君。惟长沙地处重要，目下仍须固守。倘长沙一失，衡州亦危，反惊动车驾。故须能守长沙，然后能至衡州迎立也。诸将计将安出？”胡国柱道：“须留一能事者固守长沙，方能赴衡。”夏国相道：“坚忍能耐能却大敌，莫如马将军，此重任非马将军不能当也。”马宝道：“此为国家大事，某不敢辞。但今局面不同，敌军云集，拒之非易也。今请往返以二十日为期，二十日以外，须诸君回此共商大计。”夏国相道：“往返数日，有十余日料理大事，计二十日可矣。”夏国相又道：“胡驸马为国至戚，不可不一行。”便将各路兵符尽交马宝，即与胡国柱起程，望衡州而去。

那日到了衡州，时吴世蕃已先到。夏国相将三桂遗诏及各人改立长君之意，对林天擎等说知。时胡国柱、夏国相带同十余员至衡，林天擎亦随带十余员同至，即会议扶立新主。即以林天擎为赞礼，夏国相为护卫，以后日为黄道吉日，择定辰时，就在三桂旧日行宫即位。立召工役万人，先行赶将行宫油饰一新。夏国相等打点各员，排班俟候。先令谭延祚以本部人马及新来滇兵拥守城外，复以卫队守护行宫。到那日清晨，夏国相即扶世蕃即位。胡国柱率以下各官随班叩贺，皆呼万岁。议定以明年为洪化元年，所有各官俱有升赠。大赦国内，先发喜诏布告新君登位，并发哀诏颁布先皇之丧。凡国内百日内不鼓乐，并谕令夏国相、胡国柱及马宝，以国事未定，即宜辍经用兵。所有军戎大事，宜战宜守，皆由夏国相、胡国柱、马宝三人便宜行事。

夏国相等谢恩已毕，以长沙军情吃紧，新君不宜久居衡州，仍令谭延祚护送回滇。待至滇之后，延祚即领兵入川，以固川防。各人皆以为然。谭延祚即与林天擎共护吴世蕃回滇而去。

夏国相、胡国柱随带哀喜两诏，同返长沙。夏国相及胡国柱至时，恰仅十六日。国相即与马宝计议道：“新君即位改元，势须颁布。恐先君既崩，军心疑惧。湖南又为清兵所聚，必难久守，且有守无战，徒费兵力，不如弃之，仍以川滇为根据，先复元气，后图再举，方为良策。”马宝道：“徒守此间，固知无益。但恐退守云南，则势反孤耳。”胡国柱道：“今军粮告竭，若弃长沙亦难进战，恐除退守滇黔以外，亦无他策也。”夏国相道：“四川天府之地，号为天险，可以自固。滇中左扼曲靖，右阻石门，皆可以固守。

待敌军兵力一疲，而吾元气已复，再图大举，亦无不可。某已思得一策，当以整顿财力为先。宜一面增采五矿，改铸值十值百大钱，以裕军需，并鼓励民气，以图资助。复推广贸易，以裕商民。不久即可使财力充裕。及今图之，犹未为晚。若再遭蹙蹙，势不可为矣。”胡国柱、马宝皆以为然，于是共议退师之计。马宝道：“退亦不易，今当先报荆州，使王会、洪福先行撤兵回川

。吾将领兵独进宁乡、益阳，再折而西，以入贵州。公等自由长沙缓缓而退，彼以我兵力未惫，忽然退兵，必疑我有谋，应不敢尽其兵力也。且吾犹有一意，吾欲公等先回云南，整顿内事，吾仍当驻兵贵州，以阻来兵，方为稳策。若并弃贵州，反成孤立，恐清兵将以各路大兵扼黔桂，以撼云南，恐云南亦危矣，断不可也。”夏国相、胡国柱皆以为然。马宝乃即行分军两路，为前部扬言分掠宁乡、益阳，自己却领大军继进，嘱咐部下若到益阳、宁乡，即撤军望贵州而退。果然清将疑周兵欲通荆州之路，蔡毓荣即分兵往救，惟自马宝起行之后，夏国相即乘夜退兵，直奔长沙而去。正是：数戴用兵徒耗力，一朝弃地急回车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拔固原图海麇兵 走汉中屏藩殉国

话说周兵计撤退，自马宝进兵宁乡、益阳，以进为退，乘机折入贵州。

时胡国柱、夏国相自马宝起程之后，即乘机退兵。胡国柱道：“我今退兵，清兵必乘势追袭，不如虚者实之，于城上仍遍插旌旗，以为疑兵，使清将见之，必以吾军未退，必不敢遽行南下也。”夏国相道：“此计直用不着。若如驸马所言，是直诱清兵来追耳。”胡国柱急问其故，夏国相道：“蔡毓荣合各路之众以困长沙，彼只为围困，而不为猛攻者，盖知吾军在长沙势已疲惫，不久必退，待吾退而后乘之耳。城厢内外，吾军人马数万，旦暮炊烟四起。凡有兵无兵，清将已一望知之矣。是兵少尚能以实者虚之，若兵多则全用不着也。”胡国柱道：“用兵之道，战固为难，退亦不易。今清国四面大兵绕集长沙，吾军若退，又何以保清兵不来追赶也？”夏国相道：“吾已思得一法在此，只如此如此，可以瞒过清将矣。”胡国柱鼓掌称善。夏国相便令三军各拿锹锄，纷纷掘地，泥沙飞扬，滚于空中。然后令诸将一齐打叠起行。到夜深，所有城内城外各军一齐向南而退。早有细作报知蔡毓荣与岳乐等，皆以周营日间沙尘飞滚，必然掘地。既是掘地，必然埋伏地雷，皆不欲遽追，以中其计，蔡毓荣持之尤坚。当部下诸将环集请追，蔡毓荣道：“非汝等所知也。观日间周营动静，必有大事，何必便退？恐不宜即追，追则中计矣。”因此与安王岳乐、贝子尚善及简王知照，暂仍按兵不动。

到次日宁乡、益阳探报回称，该两地并无兵警，只有些小周兵，尚离数里即回军望南而退。蔡毓荣听得，正自疑惑，不一会，又得荆州由驿报到捷音，以周将王会、洪福已弃城而遁，现在已收复荆州。蔡毓荣所得那两路人马同时撤退，乃惊道：“彼真退兵矣，断无各路同时诱敌之理。彼国中必有事故，是以如此。今番马宝却瞒过吾也。”急令人打听长沙消息，见城中绝无动静。急拿土人问之，则称昨夜周兵已退去尽矣。蔡毓荣听得这点消息，急提兵入

长沙。正是前方畏敌，今要争功，同时各路清兵皆进长沙而去。蔡毓荣见城内尚粘有周将告示，是谕令军民守制的，各衙署亦悬挂黄字灯笼，始知三桂已死。复寻土人问马宝退兵的光景，土人具述马宝进兵只为求退，军中掘地装做埋伏地雷的样子，亦只故作疑兵。蔡毓荣乃叹道：“夏国相、马宝皆能者也。若不然，彼在长沙只合敛手待毙，焉能逃去耶？若三桂有为，而又如此有能事者以佐之，则天下大势未可知也。今三桂已死，吾无忧矣。”

便与岳乐相议奏道，以岳乐为亲王，就让岳乐领衔，奏明收复长沙。清朝以三桂踞长沙数年，一旦收复，乃大加赠赏。以岳乐劳师在外已经数载，即令回京休息，而以所部人马由贝子尚善兼统；以尚善晋封郡王衔，加蔡毓荣太子太保一等伯爵；其余各员皆陞赏有差。并令各路从速进兵，乘三桂溃败之时，收回疆土。尚善与蔡毓荣领命后，整顿各路人马，暂行休息，然后进取。

清朝自以收复长沙之后，并谕知图海，示以长沙既复，冀以鼓励西路诸将之心，责令先肃清秦陇，即乘势入川。图海得令，以三桂既歿，川兵必难再出，鄂汴两省可无后顾，乃向顺承郡王部下取精兵二万，并吉林马队五千，驰赴入陕，以壮前军。适赵良栋又引军回陕，图海即大会诸将如赵良栋、张勇、王进宝、孙思克等商议进兵之计。图海道：“吾军败后，屏藩终不能进取。虽经数十战，吾以挫败之师，尚能却拒，是天将亡三桂矣。今屏藩分兵据阳平，扼要道，为平凉声援，亦不能越平凉一步。吾破屏藩，此其时矣。不知诸君有何妙计？”王进宝道：“屏藩大军东至凤翔，西迄秦安，连营相亘。又有吴之茂、谭洪以为左右，欲摧陷之，诚不为易。兵法在攻其要地。探闻周军驻陕，粮道俱屯于鞏阳。某愿以一旅之师冒险深入鞏阳，焚其粮草，据之以分其东西军势。然后以大军压其前，则屏藩必败无疑矣。”赵良栋道：“吾自探得三桂后军数十人，有一人唤做孙年。他有胞兄孙祚，现为屏藩后军营官。孙年谓受吾厚待，无可图报，愿劝其兄立功来归。俟吾军与屏藩交战时，使其兄举火为号，以扰屏藩军心。彼军心既乱，吾以军力乘之，彼复于中为变，屏藩不败何待？屏藩一败，是吾军一举而收复陕西也。”图海道：“二人之言，皆有见地。吾以为屏藩一军久以固原为根据，当先取之，然后望南而下，以制屏藩，实为要着。今当以一军先下鞏阳，留军守把长武一带，却以大军先趋固原。待吾军与屏藩交战，即以孙年行其计可也。”诸将皆以为然。图海即分拨人马，准备行事。

且说王屏藩自三桂歿后，已接哀诏，又接得新君即位，加封为镇西王，以吴之茂为荡西王，谭洪为镇国公，俱列为金吾卫大将军。屏藩等自受封后，益图奋勇，便与诸将商议进兵。吴之茂道：“先皇崩后，人心震动，此一次战事实为重要。某料图海知吾国丧，必乘势求战矣，不如先发制之。以陕西地势险

阻，守则易，进则难，不如转向东南，沿扶风、武功以制长武之后。我全取进势，图海将分头抵御，我却沿咸阳而东，长驱疾行，以抚汴鄂之背。沿途招纳，令良将分兵把守要道，以防图海与蔡毓荣之后。是陕西而东，一举可定也。”谭洪道：“吴将军此策，胜则大事易成，败则只轮不返矣。且吾军远去，图海将袭我汉中，以窥川省，是前军未知胜负，而根本已摇，某窃不取。以胡、夏、马三将聚于湖南，犹不敢轻进，何况我军乎？”吴之茂道：“此不同也。胡、夏、马三将扼于长沙，而湖北、江西俱为敌有，实无可施展，故不轻进耳。若以汉中为虑，可飞函川省郑蛟麟，添兵助守汉中，以固川防，万无一失。今当国事迍邅之际，宁冒险图功。若旷日持久，军心益疲惫，国势益不可为矣。”王屏藩道：“将军之策如韩信之暗渡陈仓，我若行之，必为图海所不及料。因自先皇亲征，中道退兵，图海以为川兵不复再出。马宝及夏国相等既扼于长沙，吾军亦阻于陕西，图海以为更无后顾矣。吴将军之策，实出其不意。与其坐守陕西，以旷日无功，何如冒险一行，而冀大事之立就？故此策准可行之。”有部将李本纯道：“若依吴将军之策，我若少带兵，则无济于事，若尽提本处大兵而往，是已先弃陕西。且人马既众，军行又远，难保敌人不为邀击。可知此策若行，不特陕西既失，即前军胜负之数，亦不可知也。”王屏藩道：“陕西得失，无关大局。即数年据守固原，复通平凉之路，凤翔一带亦隶版图，究无损于图海。今吾轻兵远出，亦不必惧为敌人所知。以彼即知之，以为吾军将出以攻城争地，将分兵御守，然吾固非以求战，而但取猛进也。彼若不分兵守地，而必与吾战，则吾亦可转一策，以夺其城池以扰之，彼亦疲于奔命矣。”言罢，遂不从谭洪、李本纯之议，决意弃陕西沿东南而进。

不意正在分兵，忽流星马飞报祸事，已有固原告急之报，称清兵大至，速求救援。王屏藩听得，大惊道：“今番吴将军之策亦不能行矣。以吾军若出，不特陕西即失，且汉中防守未固，则汉中亦危，吾军更为所蹶矣。似此如之奈何？”谭洪道：“彼既来攻，我当接战。非争固原，欲破大敌耳。前次之失，在图海既败，不乘势以求一大战，使图海得徐图布置，实为可惜。今当悉锐与战以破之。若图海一败再败，必引军而东，不特陕西可以保全，即三晋汴梁之路，亦可通矣。”王屏藩听罢，便率诸将统大军前往。军行时，屏藩并谓诸将道：“图海此来，知吾国新丧，欲乘机相迫耳。成败在此一举，诸君各自努力。”诸将听罢，人人奋勇。屏藩又以清将张勇原与己为厚交，前者曾具书劝降，当授以王爵，惟未见回答，乃再以书召之。张勇接书阅罢，谓带书人道：“吾与王将军为私交，既成敌国，各为其主，公事所在，此后幸勿以私语相往来也。”王屏藩得张勇回答，知张勇无降意，乃大怒道：“彼竟为吾敌效死力耶？且亦轻视吾军矣。今遇张勇，当杀之以泄此恨。”便引军驰行。

大军甫到化平，已见前路尘头大起。急令人探视，则固原败兵也。时周在固原守将为副将陈旺，急至屏藩军前报道：“图海亲率重兵，已取固原矣。某以众寡不敌，莫可如何，今当速谋区处。”屏藩道：“彼进兵是何神速也？今不宜再进，惟驻化平以待之。”乃令陈旺引败残军士为后路，令吴之茂、谭洪分为左右军，互相犄角专待。

图海自亲统大兵拔了固原，一面督兵南下以击王屏藩大军，一面令赵良栋令降弁孙年转致其兄行事，以图内应。并道：“王屏藩老于行军，量一后路营官举火内应，终恐不能奈屏藩何。惟既有内应，即无论如何亦可以扰彼军心，则吾军之进攻较易。以屏藩兵力雄厚，其部下能事者亦多，非此不足以撼之也。”赵良栋得令，密召孙年，着行其计。孙年道：“两军相距，不能以书信往来，须某亲往谒见吾兄。然先须给以凭据，于成功之后有以奖给吾兄，方可也。”赵良栋从之，立予一函，使孙年前往。孙年即密藏此函，逃至周营，自称被捕之后，至今方得逃回，遂由军士引见其兄孙祚。孙年乃将所谋一切，俱告其兄，并道：“今观大势，三桂已死，周室将亡。吾兄当预作他计，趁此立功投降，亦一机会也。”孙祚听罢，信口答之，只称相机图事，即留孙年于营中。孙祚自念：“生为周臣，死为周鬼，岂可改移志向？”

乃将赵良栋之函，往见王屏藩。屏藩道：“汝意若何？”孙祚道：“吾不能以兄弟私情，误国家大事也。”屏藩道：“汝真忠臣也，今当乘机行之。汝回营后，瞒住汝弟，说称吾意不欲接战，只坚壁以劳图海之师，将分军沿凤翔而东，要长武之后，以趋汴梁。即约图海、赵良栋来劫我营，并以举火为号。我如此如此，可以破图海也。”孙祚得令，即回营瞒住孙年，请图海于次夜进兵，允以举火为号，以作内应。孙年即遁回清营报告。图海道：“此策或不可全恃，然无论如何吾亦当进兵。”惟赵良栋深信之，以自己重待孙年，而孙祚又为孙年兄弟，故坦然不疑，即勒令军马，决于次夜前进。

周将王屏藩知孙祚之计已行，乃急令吴之茂、谭洪左右二军，偃旗息鼓，静悄无声，夜里不得举火，惟本部中军夜后仍有灯光。于吴谭二将，各授以密计。到次夜，中军大营仍然万点灯光，彻夜不息。图海观之，以为孙年之策未尝泄漏，并谓左右道：“如敌军哄我劫营，以待中计，必将偃旗息鼓，静悄无声。今屏藩军中整肃如常，是彼未尝知觉也。”便于三更时分，催赵良栋前进。惟仍恐有失，再令孙思克、张勇引兵为后援。时周营左右二军尚在斜后驻扎，当赵良栋到时，鼓噪一声，三军齐进。屏藩军中故作惊惶之状，望后便退。赵良栋忽见后营军中火起，却是孙祚叠起柴草，伪作举火，以疑清兵。良栋不知其故，以为应己，乘周兵退后之时，不及顾虑，即率军前追。

约到十数里，忽然左右喊声大震，左有吴之茂，右有谭洪，两军并力横击

王屏藩复挥军杀回，赵良栋始知中计，急令退兵。惟周兵三路环攻，赵军又在惊慌之际，死伤甚众。还亏孙思克、张勇二军在后照应，听得前军已败，速来救援。周兵追杀十余里，见赵良栋救兵已至，方始收军。赵良栋身被数伤，折了人马三千有余，自向图海请罪。图海道：“彼此皆失，何独将军？此后惟奋力立功可矣。”赵良栋拜谢后，欲捕孙年治罪。不料孙年听得赵良栋中计，自恐不免，已自刎而死。赵良栋初疑孙年与孙祚交通，以陷清兵，今见其自刎，可知错疑了他，不免为之惋惜，只怨自己不细，乃令厚葬孙年。

且说王屏藩自破了赵良栋，计点死伤军士，清兵已折去数千人。吴之茂道：“昨夜之战，若非敌人救兵已至，必捕赵良栋无疑矣。”王屏藩道：“吾亦惜大计小用也。然能令清兵折损数千，亦足挫其势。”乃令厚赏孙祚，并升为副将，一面商议乘胜进兵。吴之茂道：“图海远来，自应速战。今以神速兵力陷我固原，乃自固原而下，竟不急求一战，实在可疑。故吾虽在此，甚忧汉中。”谭洪道：“汉中相隔尚远，图海之兵力未必即能及之。今大敌当前，一经得胜，则万事皆了矣。”王屏藩以为然，乃决议进兵。以谭洪为前部，以吴之茂为各路援击，屏藩自统大军与图海交战。

图海知屏藩必行进战，乃以孙思克领军先行试敌，正与谭洪相对。谭洪一股锐气，率军直前，孙思克亦悉军相距。吴之茂亦乘势夹击，孙思克一军先已败下来。屏藩乘势追赶，忽然东路一支军杀入，乃清将张勇也。屏藩令吴之茂力阻张勇一军，屏藩仍领军冒死而进。清将图海知前军有失，乃与贝子鄂洞齐统中军应援。屏藩转会谭洪力逼孙思克一军，自却以大军与图海应战，并传谕军中：“此次胜败，关系甚大，只要击鼓，不要鸣金。”两军各鼓锐气，喊杀连天。自巳至午，互有损伤，未分胜败。王屏藩乃下令军中：“先进者有功，退后者治罪。”亲自提剑指挥军士，一拥而进，清兵稍却。

皆以周兵悍锐，一时心怯，前部吉林马队马多受伤，左右奔溃。右路孙思克一军，又为吴之茂所乘，清兵尽已失势。屏藩以为得手。

不料正战间，后军飞报祸事，暖阳已经失去，粮道亦绝。王屏藩听得，大叫一声：“天丧我也！”早跌下马来。左右扶起，屏藩几已晕倒，只由部将先保屏藩退回。一时军中以主将已遁，暖阳又失，已断了粮道。那暖阳逼近汉中，屏藩一军多汉中人氏，故听得暖阳一失，不特忧粮草无着，且料清兵必径取汉中，各动忧家之念，如何不惊惶？倒把方才一股锐气，化为乌有。

清将图海在军中，正因军势已却，方自忧虑，忽见屏藩军中有惊惶景象，也疑王进宝一军冒险深入暖阳，必然得手，故王屏藩因此惶乱。忽令赵良栋挥军从左路横击周军，果然周兵渐溃。图海与贝子鄂洞即乘势进攻，周兵大败

前部谭洪身被数伤，犹死命殿后，率人马且战且走。吴之茂知大营已失，急欲移军救援，又为孙思克所蹶，亦救援不及，只一齐退后，遂一同败下。吴之茂知此次一败极为紧要，料图海必然尽力追逐，乃趁自己军中兵力未惫，遂亲自断后，令谭洪诸军先行，并使商诸王屏藩，恐化平一地亦立脚不住，宜速取华亭驻扎。谭洪亦以为然，乃领军先逃。惟图海知王屏藩骁勇能谋，性复能耐战，乘其溃败，欲并力除之，免留后患，乃令军士各备干粮，尾追而下。却令孙思克回应后路，而率赵良栋、张勇两员健将，奋力穷追。图海并下令道：“王屏藩乃吴三桂之虎也，乘其失穴，宜扑杀之。若令养回元气，又留一劲敌矣。若杀得王屏藩者，当赏万金。”故军士闻令，一齐奋勇，周兵惟有望南而逃。谭洪所领部下，听得失了暖阳，已如惊弓之鸟，惟没命奔走。故吴之茂断后一军，反落在后。清将赵良栋、张勇分两路夹击，吴之茂见前军溃走，全无队伍，自己孤军亦难支持，恐反受清兵围困，因此亦无心抵御，惟有急逃。

将近日暮，已至化平，之茂欲先在化平驻扎，挡住来军，使王屏藩得先行整顿。不料清兵已随后蹶至，图海亦惧之茂再蹶化平，却另遣一军绕道先攻化平。吴之茂不能住足，又惟有随前军齐退。清兵大获全胜。直至夜分，月色高升，图海恐失了地势，且夜里又不便进兵，方始收军。计此一场大战，周兵折去不下七千人，若非吴之茂奋力断后，死伤更不止此数。

时图海既获全胜，即令休兵两日，以全军南下，欲乘势以蹙王屏藩。那王屏藩亦知图海必不肯放松，自念既败之后，前军必不足以抗图海。且暖阳既失，恐汉中亦危，不如并弃华亭，共保汉中。吴之茂道：“图海乘我溃败，必蹶后穷追，若至汉中时，恐全军俱没矣。不如吾统本部，力当图海，将军自回汉中，以镇人心。”屏藩道：“将军若能如此，诚忠勇矣。然将军自料能拒图海各路大兵否乎？”吴之茂道：“此则不敢言。但求支持多一天，则将军早到汉中一天，庶稍能整顿耳。”王屏藩以为然。时谭洪方因伤致病，屏藩便与谭洪齐回汉中，留吴之茂一军暂挡来兵。吴之茂乃号令诸军，力言：“汉中未尝失守。今王大将军已回镇汉中，可以无虑。待王大将军到汉中，部署一切，吾军亦退矣，诸军各宜努力。须知吾军暂留于此，正所以保全汉中也。”并发资财，犒赏三军，军士一时振勇。吴之茂惟奋力抵御，缓缓而退。

且说王进宝既拔暖阳，尽烧周兵粮草，即率兵望汉中而下。沿途招纳，声势大振。王屏藩亦知王进宝必趋汉中，故星夜奔驰。先到汉中后，还幸王进宝未到，一面分兵拒守关隘。那王进宝知屏藩既回，亦不敢遽进，暂留以待图海后命，王屏藩乃得着实布置。奈谭洪伤势沉重，甫到汉中，即已殁命。

屏藩正在伤感，忽报吴之茂拒御图海大军，现已被图海各路围困。王屏藩叹道：“吴之茂不能免矣。吾若不救，是陷了吴之茂。吾若救之，又必失了汉中。以吾视师数年，今日乃狼狈至此！”叹罢，不禁吐出鲜血，自知大势难回，便欲以身殉国。正是：数载战争徒耗力，一朝挫败愿捐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胡国柱败走贵阳城 傅宏烈起兵桂林府

话说王屏藩奔至汉中府，听得吴之茂被困，自知欲救不得，诚恐一经往救吴之茂，料清将王进宝必然直压汉中，那时吴之茂能救与否尚未可知，惟汉中已在必危，是更无归路矣。意欲调别将往援，惟谭洪已因伤致病，此外更无别将可当此大任。想罢，不觉欷歔长叹，便遣部将王国兴打谭洪旗号，往救之茂。一面分兵扼守要道，以防王进宝。

原来吴之茂自领兵力拒图海，约守华亭两日，即弃城而遁。惟令军士步步为营，且御且退，于清兵来追，并不与战，只自谋抵御，以图缓缓退兵。

图海观此情景，乃与诸将计议道：“观吴之茂动静，非留兵备战也。想王屏藩听得葭阳已失，防王进宝直下汉中以截其归路，故先回汉中扼守，以备王进宝。其留吴之茂于此，不过缓吾兵力，使吾等不能急下汉中，俾王屏藩得徐图整顿耳。吾等不可着他道儿，以王屏藩固虎也，稍养元气，即能噬人矣。今当各路齐进以捉吴之茂，则吾军南下当势如破竹。”便令赵良栋、张勇、孙思克齐进，三路夹攻吴之茂，图海自引大军，为各路援应。那吴之茂仍用前法，惟缓缓退兵。不想清兵各路大至，把吴之茂围困。那时吴之茂虽欲不战而不能，叵耐清兵人马众多，又乘胜之威，加倍奋勇，吴之茂无法，欲竭力杀出重围。那图海却令军士遍布谣言，谓汉中已失，周兵无家可归，惟降者免死。于是吴之茂军中，纷纷投降。吴之茂制之不得，已见军中星散，自己在重围中又绝了外援，且见清兵已各路逼近，料不能解脱，于是拔剑自刎而死。自吴之茂死后，所有未降军士以主将既歿，亦概归投降，那吴之茂一军，由是全军覆没。图海更令三军，再勿解甲，尽编降兵为后路，率诸将竭力进行，望汉中而下。

时王国兴奉王屏藩之命，打谭洪旗号往援吴之茂一军。甫至中途，已听得吴之茂全军覆没，且吴之茂已经身死。自念本军不足挡图海，况吴之茂已死，全军俱覆，进亦无益，乃折军而回。徐听得图海自倾覆吴之茂，即引大军南下，遂星夜奔回汉中，向王屏藩报道：“之茂全军覆没，吾军已亡，今图海正引大军来也。”王屏藩听得大惊，徐叹道：“此我之失计，陷吴之茂者，即我也。吾负国家，又负之茂，吾罪大矣。”言罢，咯血不止。王国兴道：“此诚国家之不幸。然胜负亦兵家常耳，以将军智勇双全，久为图海所畏，今虽失败

，尚可再图。即汉中难守，亦可遄返四川，为再举计，何必灰心如此？”王屏藩道：“化平之败，吾即欲捐生，犹以一息尚存，当留身以顾大局。今回思用兵数年，周皇以十数万之众付我大权，乃数年未得寸土，反损兵折将，疆宇日蹙，吾何以见川中父老乎？”说罢，又复吐血，左右乃扶入帐中。

屏藩自念吴之茂已死，谭洪又被伤，自己又病势危剧，川中亦不见有救兵赶到，看来汉中必难久守，那时反为敌据，更是千载贻羞。且默察大局，势难再振，若不幸国亡，更何以自处？昔武侯有云：“成事在天，不可强也。”

计不如一死，免致后来受辱。便扶病写书，飞报川中，使速筹战守。一面令人送谭洪回川养病，俾留勇将以备缓急，即遗书以兵符交付李本纯与陈聪及王国兴，暂守汉中，即立志自尽。

忽报图海大兵已直趋汉中，约离此不远。王屏藩听得，即遣开左右，自叹道：“吾死更不能待矣。”即拔剑自刎而死。可怜王屏藩以一员勇将，临阵数十年，卓著战功，秦陇一带土人号为虎将。自归附三桂后，清国大将多败于其手，如歼丞相莫洛，败贝子鄂洞，破图海，通平凉，一如张勇、王进宝、赵良栋、孙思克等清国号为能战者，皆为所困。乃以一着之差，卒为图海所乘，致自刎而终。当时论者，倭为天意，亦王屏藩迁延不进有以自取之也。后人诗叹道：

屏藩称健将，妙策困清兵。
绩自三秦著，名从百战成。
方期摧大敌，遽尔失长城。
月落星沉日，吴周梁栋倾。

当王屏藩歿时，诸将犹且未知。及听得图海大兵将到，李本纯乃与诸将入帐请令，只见屏藩僵睡，枕畔血迹模糊，已吃了一惊，近前抚之，已是死了，正不知何时自尽，各人皆为伤感。转见案上犹有遗书，李本纯观之，知是以兵符交付自己，始知屏藩昨日送书回川，及遣谭洪回川养病，早决计一死。惟李本纯看遗书，只说着自己权领兵符，并未有嘱示遗计，乃与陈旺等议道：“王将军并无一计遗下，某何能当此重任？吾已知王将军之意，彼不忍言舍弃汉中，吾非图海敌手，故亦不忍言战耳。”言罢又道：“今只有两策于此。一则力守汉中，催救兵以为后助。一则惟有先退回川中耳。”陈旺及王国兴等听得，皆面面相觑。陈旺并道：“若能守得汉中，固是上策，但恐救兵未至，汉中已陷矣。以吾军中，实无拒守之力也。”王国兴亦道：“以昔日军威之盛，且不足以抗之，况今军势既弱，人心又如惊弓之鸟，恐十天亦不能支持，又安能待川兵之至乎？故以某愚见，退即后计可筹，守则三军难保。”李本纯听罢，遂决意兵退川中，令陈旺以本部兵马保护王屏藩棺柩先行，令王国兴

为第二路，自己领兵为第三路，仍打着屏藩旗号，尽弃汉中而去。当起行时已近黄昏，仍令军中放起烟火来，以为疑兵，然后乘夜退去。

未几，图海大军亦到，以未知谭洪被伤及王屏藩已死，仍不敢遽进，方与诸将议取汉中。及两日后见屏藩军中寂无消息，使人探知周兵已经去远，遂进兵收复汉中，令暂行休兵，然后商议入川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吴世蕃自继位之后，已回云南，改五华宫为正殿。那五华宫乃永历帝旧日行宫，三桂在滇时加以修饰，颇为壮丽。吴世蕃人颇聪明，惟向来未经军事，故一切大事皆付与诸臣。以夏国相为上柱国左丞相，决理官府机宜。

以马宝、胡国柱为天下大元帅，总理军事。当马宝退兵时，本欲尽行退守贵州。胡国柱人本有才，唯逆料国事难挽，颇已灰心，终日惟以诗酒自娱。其妻谏之云：“驸马为国至戚，先皇大任相属。今嗣君新位，国事未定，人心惊疑，一息尚存，亦宜奋力。若坐观成败，试问破巢之下，安有完卵乎？”

胡国柱乃大感悟，即与马宝计议道：“贵州地形隘阻，虽足以为云南屏蔽，然我愈退让，敌兵愈进。若敌兵既进贵州，云南益形震动矣。查由湘入黔之要道约有两处，一为辰州之展龙关，一为武冈之枫木岭，大有一夫守关万夫莫敌之势。某愿以本部人马分守两要道，而将军驻兵贵州，上应湖南，下应滇守，兼应广西，以为各路声援，并由将军应付粮草。若吾前军却得敌兵，将军却引军由黔而北，专取进势，以邀敌军之后，并为川湘声援可也。”马宝道：“驸马此策诚妙。果驸马戮力同心，某亦不必遽退贵州，可以留助将军，以拒前敌也。”胡国柱道：“此亦不必。以将军一军久疲于战，又在退挫之际，军心不定故也。若吾本部，久守长沙，蓄锐养精，未尝畏敌，故犹可用。待吾军稍挫清兵，则此时将军军心亦振矣。”马宝听得，难得胡国柱一旦如此奋勇，便从其计，先行引兵入黔，沿途布置，以固云南门户。时胡国柱本部尚有三万人，并以夏国相部将郭壮谋留在军中助力。遂以大将吴国贵领兵万人，会同郭壮谋本部，分守枫木岭，而自率二万人马，独守展龙关。

时清廷以安王岳乐久劳师在外，以长沙既复，乃令回京，即改令贝子赖塔前赴湘省，代统岳乐之兵。将军穆占，亦由图海于长沙未下时，派令带兵赴鄂，以壮蔡毓荣之力。正是：军事棘手时则互相观望，及经得手，自然互相争功。先后如简王喇布，将军希尔根，贝子尚善，亦各统重兵屯住于湖南境内，不下十余万之众。时清廷方下诏，令各路齐捣长沙。蔡毓荣以赖塔、尚善、喇布、穆占、希尔根等，皆一时亲贵，诚不敢与之急功，而军机王公，亦欲以大功归于亲贵中人，乃令蔡毓荣回镇武昌，相机沿荆州以窥川省，而令赖塔等分道进滇。于是将军穆占及希尔根由贵州而进，以简王驻扎长沙以为后援，兼筹湖南善后。以尚善贝子收抚湘赣各郡。唯赖塔一军，恐广西兵力单弱，乃由湘入

桂，即由桂进滇。分拨既定，穆占乃与希尔根计议道：“由湖南入贵州约有两要道，一为辰州之展龙关，一为武冈之枫木岭。方今胡国柱独守展龙关，而以吴国贵及郭壮谋驻守枫木岭，以阻我入黔之路。吾与将军各攻一处，待两处俱下，即长驱以入贵州，不知将军于两处之中欲取何地？”希尔根道：“彼此皆为国家出力耳，何必择地？请将军进攻展龙关，而吾以军力窥取枫木岭。待两处俱下，则分道同进贵州。若两处有一处未能得手，即互相援助可也。”于是穆占自取展龙关，希尔根往取枫木岭。

且说胡国柱驻兵于展龙关，那展龙关左右峭壁，其势撑天，余外皆是小径小路。关前一条大路，直通贵州，胡国柱领重兵一部，屯驻关中，分一部在关后，以为后援。复分屯扎各小路，以防清兵偷进。时部将白廷华，为前时孙可望部将白文选之子。自孙可望歿后，即投诸吴三桂，至是乃在胡国柱军中。白廷华以诸降将皆为吴三桂重用，自以向在可望军中年少能战，今在国柱部下屈处下僚，颇为怨望。那胡国柱方以白廷华领兵巡哨各路，以备不虞，而廷华须命回至营中，正方置酒自酌，忽然营中军士失火。及救熄时，已被烧去粮草甚伙。胡国柱大怒，乃重责白廷华，谓其约军不严所致，先夺其官阶，留营效力赎罪。白廷华有心腹部校，唤做李英。白廷华自被夺去官阶之后，其心益愤，乃谓李英道：“吾辈本非懦夫，不过误投大周，乃不能施展耳。然吾等亦自失其机会，便在长沙时以本部降清，断不致寂寞至此也。”

正言间，忽护粮哨弁蒋荣入见。白廷华二人乃以目示意，缄口不言。蒋荣见之，知必有异，乃故以言挑之道：“昨日粮草被火，至今不明失火原因，其间恐有奸细。而吾人徒受责罚，心殊不甘。”白廷华道：“彼此不甘，岂独汝耶。”言罢歔歔叹息。蒋荣道：“吾不欲受此职矣，求公设法遣去。”白廷华道：“汝何以忽萌去志耶？”蒋荣道：“军事当败，每多貽误，吾等能受得几次罪责耶？人生随处可以出头，固不必依恋吴周也。”白廷华道：“汝言诚是。汝有良谋，不妨直说，吾与汝有同心也。”蒋荣至此，乃细细直言道：“吾等设法投清，可乎？”白廷华道：“汝言虽好，但无门迳终是枉言。”

蒋荣道：“留心待之，机会固不尽也。”白廷华以为然。三人乃共同歃血为誓，相约投降之计，各守秘密，以待机会。

时将军穆占方悉兵锐攻展龙关，胡国柱时振刷精神，竭力守御。穆占一连攻了数日，不能得手，只分兵四出巡视山径，窥探小路，欲偷出展龙关之后。惟胡国柱分队四布，所有小路皆有小队守驻，清兵侦探小路的多为所捉。

穆占见又用不着，心甚抑郁。那日尽率精锐再往攻关，令军士准备火器，且攻且进，并以火器掷击胡军。奈胡国柱先已准备水力，火器无功。关口又窄，全不着要害。关上守兵且矢石交下，清兵反溃伤多人。穆占无可如何，又

再领兵而退。国柱见拒御得手，料清兵难以攻进关隘，单防有细作勾通敌人，故特派心腹员弁，不时巡察各营，密为防范，一面闭关自守，以拒清兵。那穆占自退兵之后，见叠次攻关不下，心更焦躁。乃募死士千人，定以赏格，如攻进关隘，各有重赏，若不幸死去，即各给予百金以为恩恤，并奏请以特恩追赠。却令应募之一千人各披甲为前队，每以布袋裹泥土一包冲至关前，叠土成埠，俾偷关而进。又以南怀仁所制西洋利炮运至前敌，攻击关门。号令既定，即鼓噪而进。不知胡国柱早作种种防备，见清兵前队各携布包，即知其计，立令前军于清兵前队未至关前时，即分头放枪猛击。若仍有抢到关前者，即以火器掷下。果然清营中死士千人，被周兵居高临下，千枪齐放，已有一半死于周兵乱枪之中。其余仍不退缩，纷纷冒险抢至关前，被周兵火器交施，尽发在火坑之内。忽然清营炮声震动，已将关门攻毁，穆占乘势率兵猛进。谁想关内周兵亦还炮相击，从关口向外击来较易中，故每放一炮，清营中即波开浪裂，死伤极众。加以关上周兵或放枪，或掷火，尽着清兵要害。清兵无可如何，不特无功，反折伤五六千人。穆占心中甚愤，乃将人马约退十余里，再筹良策。

忽见前营分统祁保求见，穆占便问：“有何事故？”祁保道：“周营中白廷华向为孙可望部将白文选之子，自投三桂后，屈于胡国柱部下，不得重用，心怀怨望，久欲投清，以未得其便耳。今他因日前营中火事，被国柱重责，已决意来归。与部下蒋荣、李英相约，稍有机会，即为吾军内应矣。”

穆占道：“昔赵良栋为孙年所误，致为王屏藩所算，折兵数千人，此举不可不慎。两军相距，防范极严，彼焉能走透消息？此最可疑也。”祁保道：“他部下李英，向在安王部下护粮，与吾为旧同事。昔安王在江西为高大节所败，投诸高大节军中，今乃改隶胡国柱部下，与吾最厚。现李英与白廷华相约，诈为逃出，昨夜至吾军中，具以情告，我因信其无他，将军亦不必多疑。”

穆占道：“方今吾军叠次攻关，皆为胡国柱所挫，正在无法可施，得此机缘，亦是妙策。吾只惧为胡国柱所欺耳。”祁保道：“李英轻身至吾军中，设其中有诈，又将焉逃？惟在吾军善用之耳。”穆占听罢，点头称是，便道：“他若有心来归，固是好事。吾今有一策在此，吾料展龙关要隘，胡国柱守御极严，断难攻下。不如寻出小路，偷出关后反击胡国柱，庶乎可矣。”祁保道：“此计大妙。今胡国柱正防我军从小路偷过，方派白廷华巡视小路也。”

穆占大喜，乃准此行事。祁保回商李英，使回营知会白廷华，设法引本部从小路偷过关后。李英道：“吾已逃出，岂可复回营？除是另遣一人耳。”祁保道：“两军相距，又安能派人前往敌营？是此计终无用矣。”李英道：“吾若

回去，死不足惜，事必泄矣。不如另遣一人，如吾之伪为逃出者，往晤白廷华可也。”祁保以为然。乃选心腹人一名，由李英指以路径，直至白廷华营中，乞为收留。白廷华已知来历，即密与商议。乃具以情告，乞引带小路。

白廷华乃四出分队，穆占亦派人分查小路，遂得与穆占军士相通，约以何时进兵，由白廷华引进。

是时胡国柱视穆占连日不出，料知他因攻关不得，必偷路而过，方诫饬白廷华认真防范。那日胡国柱正在关内计点粮草，忽报敌军大至，已偷过此关从后击来也。胡国柱听得大惊，已知必有内应，忽传令拿白廷华。那时白廷华已不知去向。胡国柱无法，只调兵与穆占拒敌。不想关后敌兵大至，穆占又率兵从关外猛攻，胡国柱背腹受敌，惟有弃关夺路而逃。穆占以困兽犹斗，不欲过逼胡国柱，乃令放开一路，让胡国柱逃走。时国柱方以守关得力，飞报马宝，约以准备，复行进兵，不提防竟为白廷华所算，遂领兵奔回贵州而去。

且说穆占既夺了展龙关，乃录白廷华为头功，优加擢用，奏请以副将随营效力。因是既得白廷华，遂尽知胡国柱军中虚实，一面休兵驻守展龙关，然后再进贵州，一面打听枫木岭消息。

且说周将吴国贵、郭壮谋，以两路人马扼守枫木岭地方。那枫木岭多崇山峻岭，居武冈之下游，左出城步，右出黔阳，皆有山岭为之阻隔。将军希尔根方统大兵沿宝庆而下，但见山势嵯峨，并无平坦大道，且形势掩映，究竟大兵有无埋伏，实难探悉。希尔根因此大为忧闷，谓左右道：“早知地势如此，吾不带兵进来矣。”左右道：“敌兵既住于此，若不攻破此路，恐敌人再养锐气，不难再出以扰长沙，是我南下之兵，仍未免内顾矣。”希尔根道：“若以重兵守长沙，以防敌人再进，然后分兵以取广西、贵州，彼即守此要道，又焉能为力乎？”左右道：“然兵已到此，又将奈何？”希尔根道：“吾到此不易，固无空回之理。且既与穆将军约分道取隘，同指贵州，若我不由此进兵，非徒自误，亦误穆将军也。今此地与展龙关地势阻隔，难互通消息，惟有各图进取耳。”乃将人马择地扎下大营，一面分派军队探看地势，侦察情形，然后进取。去后，先后得探子回报，均道路径冗杂，每至山林中即不辨方向，只探得敌兵分左右屯扎，东西相峙，且各处要道皆屯兵守把，又于各险地设有埋伏，且不时派小队于小路，以防偷渡，故从这里看来，敌人守御实极为严密。希尔根听得，心上更忧虑矣，似此，不知从何进兵方可。若要彰明进战，则路径丛杂，恐遭伏兵所困。故于无可如何之时，分兵三路：以第一路攻取，以第二路防御伏兵，以第三路为援应，陆续缓进。

先是第一路得令先行，约十余里，即见大兵旌旗遍布，分左右环扎。先放一轮枪炮，望敌军旌旗攻击，敌军全无动静。再放第二轮枪炮，始知敌军据险

为营，所有枪炮皆击不着要害。正疑讶间，忽然敌营枪声乱发，弹子如雨点而下，颇有损伤。左右两面亦有枪声应响，知是敌人已有伏兵，但不知伏兵在何处，无可拒御。希尔根知此次进兵无益，急传令收兵。深知此处难以得胜，惟谋得一路以绕枫木岭之后，庶可有济。乃即披阅地图，一一观看，觉枫木岭地方，左右四至八道皆是山脉，已为吴国贵、郭壮谋尽占要害，觉无别路可以进兵。细阅一遍，猛省起武冈下接城步，那城步与广西灵川实毗连之地。那灵川又密通桂林，发一支人马从灵川直出城步，以邀击枫木岭之后，敌势必然瓦解。且敌军只防北路，若广西一路必非其所留意，此举必可成功。便令差官急持文书前赴桂林，使从速发兵。正是救兵如救火，那差官马不停蹄，早到了桂林。

时贝子赖塔一军，亦已行抵桂林府，接得希尔根文报，知道方攻枫木岭不下，自当应援。特以抚臣驻守桂林，不宜远出，便问诸将，谁敢领兵偷出城步。诸将以山岭奇险，不敢领命，惟面面相觑。适桂林知府傅宏烈在座，听得，奋然道：“某虽不才，愿当此任，请假以精兵五千人，当生擒吴国贵、郭壮谋二人，献诸麾下。”赖塔大喜，立令傅宏烈就桂林领兵五千，再由本部接济，拨三千精兵相助，另重新招募二千人，以输运辎重工程，凑足一万之数。赖塔并道：“公谓得五千可以了事，今更凑成一万，以壮公威。想军到之日，即能奏凯，某当在广西专候捷音也。”傅宏烈道：“当此国家多事，卑职久欲充当偏裨，为国家稍尽分毫之力。前者诸公诸多汗马功劳，独卑职在此若安居无事，久深内疚。今蒙大将军委任，方称本心。此行若不能成功，纵国家不加处罚，吾亦无面目以见大将军矣。”赖塔听得，深壮其言。又道：“公忠勇如此，向未能重用，诚为可惜。今当薄具水酒，以壮公行色也。”

便立行治酒，与傅宏烈饯行。甫饮第一杯，傅宏烈即起身辞道：“今尚非饮宴时也。希尔根将军现在武冈，进退两难，望救方急，卑职立当起行矣。他日乱方平息，再领大将军太平宴也。”赖塔听罢，大为嘉许。傅宏烈即辞出，在桂林领了五千人马，并领赖塔所拨三千精兵，另有新招二千人亦已募集。

傅宏烈共领兵万人，申明号令，整肃队伍，誓告三军，即率军起程，风驰电掣，直沿灵川望城步进发。正是：前军见已难摧敌，后路犹能发救兵。

要知傅宏烈此去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康亲王会兵平闽浙 赵良栋奉命取成都

话说桂林知府傅宏烈，承赖塔之命，进兵以掩吴国贵及郭壮谋之后。所部一万人马，倒令衔枚疾走，先望城步进发。惟广西一地，由灵川至湖南地多山麓，行走不易，军士皆有畏色。傅宏烈奋然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汝等不读书，不见邓艾偷渡阴平乎？今此路虽险，仍不及阴平万一。如此尚且畏惧

，何以交战？吾料敌人必不知吾从此进兵，汝等可以放心矣。设有不幸，吾即与诸君共死于此。吾为长官，未必汝曹性命较吾尤贵。今唯进者有功，退者立斩，汝等不要违令。”三军听得，于是勉力进前，皆穿林拨草，附葛扳藤而进。马上官军亦以地势梗塞难以驰马，下马步行，令军士代为牵马。还亏山路虽险，周军并未驻兵防守，故傅宏烈人马全无障碍。登山之后，傅宏烈慨然道：“若敌人以千人驻守山隈，吾军即不能到此矣。幸敌人见不及此，吾军以通行无碍，此吾军之福也。此行必一战成功矣。”三军听得，至是胆气为之一壮。及通过山麓而后，已离城步不远，傅宏烈对诸军道：“城步一地，正压武冈之后。敌兵只防前路，于后路必守兵不多，吾军速据之以为根本。若被敌人觉之，于城步增益守兵，吾军进无可进，退无可退，将全死于此矣。”说罢，即传令进兵。果然城步地方只有千余周兵防守，不过以备转运粮草，全不知傅宏烈带兵忽至，故全无准备。傅宏烈遂督兵一拥而进，驱散守兵，拔了城步。

时吴国贵及郭壮谋力谋拒御希尔根，方谓守御得力，希尔根断难过岭，忽见城步守兵七零八落仓皇奔至，吴国贵大惊，细询原因，方知傅宏烈带兵由灵川偷过城步，以袭自己后路。乃谓郭壮谋道：“今若此，是吾军腹背受敌矣。吾等在此，胜则有功，败者为俘，一息尚存，当效死勿去。今有一策于此，不知将军肯行否？”郭壮谋便问何计，吴国贵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分兵，以一路阻希尔根，一路阻傅宏烈耳。”郭壮谋道：“公言亦是。但恐傅宏烈已掩吾后，吾军心已瓦解矣。”吴国贵道：“傅宏烈一军，由灵川到此，踰山渡岭，辎重多则三军难进，必以步兵轻骑火速疾行，则所携粮草必少。如坚壁以持之，不消两月，宏烈必不能支持。”郭壮谋深然其计，自愿独当傅宏烈，留吴国贵力拒希尔根，各自分其责任。

时傅宏烈已踞守城步，即日即欲进兵掩攻枫木岭之后。惟军行疲惫，将弁纷纷请再行休息一天。宏烈道：“不可。吾军粮草尚少，转运维艰，今惟有出其不意，方可收功，否则吾军反为所弃矣。”正争论间，忽探子报到，敌人知吾得了城步，现已分兵由郭壮谋领兵来攻城步矣。傅宏烈听得，大惊，只令人固守城池，另分兵城外以为援应。并下令道：“吾军至此方疲，未能遽战。今惟有力守，徐图良策耳。”便将一万人马分一半抵御郭壮谋，而留一半轮流守御。及郭壮谋带兵到时，并力往争城步，傅宏烈惟设法拒之。宏烈并下令道：“吾军到此，进则生，退则全死，不可不奋力。”故军士皆振奋。那郭壮谋的军士，又以傅宏烈既袭其后，已不免惊慌，故一奋一怯，相去悬远，郭壮谋人马虽众，亦无可如何。傅宏烈见郭壮谋以二万之众，不能争取城步，心中稍安，便分兵四处巡视，以断周兵运道。凡周兵粮草，时多由贵州输运，被傅宏烈劫了多次，故宏烈军中反粮草充足，周军反已告匮，军心益为惶乱。

早有报知吴国贵，吴国贵叹道：“吾早言傅宏烈间关到此运道艰难，破之实易。若郭壮谋能依吾言，先绝敌军退道，而自保粮草，即不必与争城步，而傅宏烈即全军死于此矣。今我军为主，既不能断客军粮道，反为客军所劫，何以能战乎？”说罢不胜叹息。时吴国贵虽能力拒希尔根，怎奈军中缺粮，所有运道俱为傅宏烈所断，军心大为惊惧。自古道：无粮不聚兵。故吴国贵军士，此时已有私逃的。吴国贵知军心已散，虽勉强死守，亦属无益，更恐军中有通敌投降者，那时反为敌人所据，乃传令放开险隘，出其不意，直攻希尔根。只望侥幸一胜，则军粮充足。不意正欲战时，郭壮谋一军以无粮故，已自哗溃，纷纷乱窜。傅宏烈更乘此机会率兵直出城步，追击郭壮谋溃散之兵。周兵一来慌乱，二来困乏，那里还有心拒敌？故郭军大败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吴国贵见此情景，知本军不特不能进战，即关隘亦不能再守，惟有统率本部兼救郭壮谋残兵，溃围而出。不想希尔根一路知吴国贵既退，料广西一路必然得手，故亦率兵奋进，与傅宏烈不约而同，分两路夹攻。又因山路崎岖，吴国贵此时反不易溃走。希尔根及傅宏烈两路人马，漫山遍野而来，已把周兵围困。郭壮谋先死于乱军之中，故郭军纷纷投降。此时吴国贵虽有谋有勇，已无法可施。自郭军投降之后，连吴国贵的人马也无心御敌，希尔根及傅宏烈又已逼近。吴国贵见军心如此，料难走脱，即多杀军士亦属无用，乃向左右叹道：“吾初守枫木岭时，以为如此险要，守之诚易，断不有负责任。故受任以来，殚精竭虑。独不顾及广西一路，是吾失策。然使郭壮谋能依吾言，傅宏烈片甲不回矣。今以如此险要，拥数万之众，而不能固守，即能冲出重围，复有何面目见人乎？”言罢，即拔剑自刎而死。左右救之不及，敢是死了。

自吴国贵死后，三军无主，乃一齐倒戈投降。希尔根乃与傅宏烈抚定降兵，一面向北京报捷。赖塔贝子乃奏表傅宏烈之功，立升广西巡抚。希尔根乃与傅宏烈计议，仍令宏烈一军，由桂入滇，而希尔根即知会穆占，分道同进贵州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靖南耿精忠自附从吴三桂之后，虽以三桂自立称尊，心殊不满。惟自念既已举兵，必不能求朝廷免罪，计不如阳则与三桂相应，阴则自图大事。若自己可以如愿自不必说，即三桂成事，亦可以受三桂之封号，一举两得，终胜于坐而待死。乃大简师徒，直指浙右。以左军都督曾养性，中军都督冯九玉，前军都督吴长春，后军都督马成龙，及陆路都督马仕宏，水师都督朱飞熊，与总兵俞鼎臣，各领本部分出攻浙。耿精忠统兵在闽，抚定各郡，然后继进。先是攻浙各路人马，次第进发，各路各不下数千人，声势浩大，全浙为之震动。耿兵所过，无不披靡。是时江浙平静日久，武备废弛，故耿兵到时，势如破竹。如台州、温州等处，俱已沦陷。只有守备何敬忠，与曾养性会战于斑竹

岭。然一经交绥，即全军溃退，何守备亦即阵亡，自是更无一将敢出迎敌。于是上虞、诸暨亦不能守，皆为耿兵所踞。全浙地方，皆如朝不保夕。地方大吏，凡文书奏折，雪片似的飞请援兵。由是北京政府乃派康亲王为大将军，及固山贝子与宁海将军，一同带兵赴浙，以拒耿王之兵。当大兵到杭州时，康王与诸将即会议进兵之计。固山贝子道：“耿藩叛后，初已出兵为三桂声援。及三桂僭号称尊，耿藩已有悔志，故观望不前耳。今耿藩兵势既锐，吾若迫与之战，未必即胜。不如宣以朝廷德意，令其依旧归顺，兵不血刃，即可肃清，较为得计。”康亲王道：“非也。当耿藩初叛时，图海亦陈此策。今几经时日，耿藩乃以各路兵力威逼全浙。若再复忍之，彼气必骄，安肯归附？恐全浙将尽为所有矣。”将军宁海道：“王爷之言是也。敌患已深，宣扰之策非今所可用。以愚观之，敌诚易与耳。”康王乃独向宁海问计。宁海道：“今耿藩分数路赴浙，其精锐必尽在浙中，若能破其浙江兵力，即迎刃而解矣。若再惧不敌，可特遣一路，从间道先扰闽中，而以大军角其前。彼惧腹背受敌，不退何候？吾因而乘之，是闽浙一举可定也。”康亲王深以为然。

固山贝子乃奋然道：“吾非惧耿藩者，不过可免生民涂炭即免之耳。今宁海将军既有此计，某愿以本部人马先定浙江，而以宁海将军攻闽，请康王爷以大兵为后应可也。”康王亦从之。乃先令宁海带兵绕道赴闽，一面令固山贝子出战。分拨既定，固山贝子领兵先行。探得耿藩军中以曾养性一路最为骁健，又听得曾养性方驻兵黄岩，总兵刘建中已兵败投降耿军去了，固山贝子乃谓诸将道：“若破得曾养性，则耿藩各路皆溃矣。”于是移兵望黄岩而来。

时耿藩部下诸将，自入浙后，以为所向无敌，全不以为意。及固山贝子大兵驰抵黄岩，乘夜进击，曾养性不虞敌军猝至，措手不及，因此大败。固山贝子既获胜捷，复谓诸将道：“今耿藩部将俞鼎臣，方招集流亡，将行上窜剡溪。若能破之，则彼两路俱败，余军皆胆落矣。”时耿藩各军，方分道并陷浦江、上虞、诸暨、余姚等地，固山贝子更知照康亲王，使派兵堵截，自却率兵直抵剡溪。那时耿藩部将俞鼎臣，方扎营于山野之间。固山以崇山峻岭，地势掩映，屡战无效，乃伪为收军，置酒大会。俞鼎臣探悉，以为固山贝子不能得志，行将退兵，全不做准备。那固山贝子置酒饮至三更时分，乃令参将满进贵及道员许宏勋各领二千精骑，乘夜袭击俞鼎臣，自领大军，随后进发。果然满进贵及许宏勋到时，俞军皆在梦中，即杀入俞军营里。俞军那里能够抵敌？只互相逃窜。固山贝子大兵亦随后到，纵横冲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俞鼎臣顾不得军士，只单人匹马，落荒而逃。固山贝子大获全胜，既复了剡溪，复移兵来助康王。恰可康王接到固山文报，已派副将牟大寅及知府姚启圣等，已分道收复上虞、诸暨，乃合兵做一处，商议再进。

惟耿军自曾养性败后，各路已望风震惧，忽然宁海将军绕道入闽之说传遍浙中，于是耿将如吴长春、马成龙、马仕宏等，以康王及固山两路大兵在前，而宁海复出其后，不免惊惶。便商议各路齐进，以退康王及固山之兵。

曾养性更布告各军，谓：“耿王在闽，虽宁海将军绕出吾后，皆不足介意。今惟有先陷浙江，长驱北上耳。”诸将皆以为然。于是耿藩部下各都督又分道并进。曾养性等连败固山贝子及许宏勋于黄岩，因此黄岩、天台、仙居三处，又尽为耿兵所据。复分道陷宁波，以断康王运道。

时康王三路人马，不下十万，自粮道梗阻，饷项不敷，益为耿军所困。

固山乃遣提督塞白理据桑岭，提督周云龙据白塔，共分两路，竭力抗争，以通宁波、天台之路。耿将曾养性亦遣通将米光佐、米光祖及总兵林冲造水师于小梁山江中，攻陷沿海郡县。由是浙江全境戒严，康王与固山大为忧虑。

固山道：“彼断我粮道，我军惶迫，今惟有速战耳。”及计议，以康王一军赴金华，而固山贝子独进天台。先令副都统伯穆分三路而进，在白水洋一战，曾养性大败，折兵三千余人，遂复天台、仙居。而康王一路，亦令副都统马哈达出道山，提督鲍虎出严州，直攻曾养性部将徐思潮、冯公武等，俱获胜捷，遂复严州。时东阳巨族吴志森，素负人望，曾以乡勇恢复县城，康王闻其名，置之幕下，令其抚谕各地，兴办民团，以助却耿军。而以副都统马哈达统兵陈世凯与民兵并进，亦先后收复温、处二州。固山贝子以耿藩分数路而进，亦知自己人马宜分不宜合，乃令诸将各为一路，分头进攻。然自曾养性败后，耿兵各路亦望风而溃。固山贝子以北兵不习水战，仍取陆路，乃偷出黄岩之后，由土木岭踰茅坪岭而进，前后夹击，大败耿藩部都督吴长春。

曾养性乃拔营守温州，固山贝子仍复进攻。耿部副将米正三等先降，台州之围遂解。固山复乘势再进至沙头岭，先后斩耿部都督吴长春、总兵刘秉仁，降马九玉、张广文等，于是耿兵尽行气沮，各路皆意存观望。独曾养性矢志不移，并下令道：“吾等受耿王之命，倡行大事。以十数路大兵入浙，方势如破竹，只以各路观望不前，遂为固山贝子所乘耳。吾等不可负耿王，惟有始终其事。若各路同心，则寡众之数非弱于敌人也。”既下令后，复约会各路同进。

时固山贝子将抵温州，向诸降将马九玉等问耿军情势。马九玉道：“耿藩诸将虽多猛勇。然类皆因人成事，独曾养性一人最为坚毅，且猛勇过人。若能破得曾养性，则各路不降亦退矣。”固山深以为然，遂设法谋取曾养性。

时宁海将军既抵闽中，而简王又飞令江西之兵入闽相助，故耿王已被困于建阳。曾养性听得方拨兵往救，而以半军握守温州。固山连攻匝月，终不能下。

未几，曾养性往救建阳之兵已为宁海所袭，耿王在建阳仍不能脱。耿王之妻格格，乃率领其子归款，耿王遂降。及曾养性听得耿王已经降顺，方解温州之围，降于固山。自此闽浙遂平。

自闽浙平复之后，而各路大兵又聚于湖南、广西，分道以逼云南。吴周大局，已日愈紧逼。独四川一地，尚完全自固。惟自图海大破王屏藩，既夺汉中之后，成都人心亦知图海一路必下西川，人心无不惶惧。北京军机诸人，以图海劳师在外经历数年，精神劳顿，宜令其休养，乃以顺承郡王在河南顿兵无功，即将顺承郡王撤回，令图海暂回沛梁栖息。并着图海择人统兵取川。

图海乃大会诸将，使陈议取川方略。时王进宝、张勇、孙思克、贝子鄂洞等，皆有指陈，大都欲以乘胜之威，合路猛进，成都即唾手可定也。独赵良栋以为不然，并道：“四川古称天府之国，山川险阻，物力富饶，吴氏据之，诚足以自守。今王屏藩虽败，而罗森、郑蛟麟等俱在成都，此外诸将亦多三桂旧部，久经战阵，不能谓为无将。四川烟户千万，又民性强悍，加以三桂旧部所驻扎，亦不可谓其无兵。自吴氏起兵以来，各处粮道俱取给云南，腴削多则民怨集。唯三桂未尝以腴削苦川民，是彼在四川未及人心离散也。彼既有能将，又有能兵，据地势，得人和，以抗吾师，此彼之利也。吾以兵力征川，少带兵则不足于用，多带兵则饷用浩繁。四川地势险阻，转运实非易事，主客之势，彼犹易设法以断吾粮道。况屏藩久居秦陇，向得人心，若我既得川，而不幸秦陇间复有为变者，将何以御之？此皆吾之害也。以此利害相较，谁谓成都易取乎？若蒙大将军信任，假末将以本部人马，并附以吉林马队万人，并拨一二能事者以为援应，末将愿收复四川，双手奉献。”图海道：“将军洞明大势，必有把握。但往取四川，究竟需何时日方能了事耶？”赵良栋道：“多则两年，少则一载。若善后抚绥，尚不在此期限之内也。若云数月可以了事，此大言欺人耳。以吴氏占据四川已久，人心未去，必须沿途宣布恩泽，然后施以兵力，方可收功。否则，我方进战，川民将起而助吴氏，深入敌境，胜算实非易言也。”图海听罢，深以为然。乃奏请以赵良栋为征西大将军，着以本部人马，另图海军中拨精兵二万人，共足三万人数，并附以吉林马队万人，前往收复四川。又令孙思克以本部人马屯扎汉中，为赵良栋声援，并应付粮草。又奏保张勇、王进宝为殄逆将军，各统本部万人，一同入川，协理军务。一切大小军官，俱受赵良栋节制。并谓赵良栋道：“有如此兵力，已足助将军行色。吾今退屯汴梁，亦足为将军遥助。粮草运送，将军不必多虑。望将军早日成功，某将在汴梁听候捷音矣。”赵良栋道：“某受大将军知遇，即肝脑涂地，方称本心。某此行当龟勉从事，断不辱命以负大将军也。”遂部署一切军事，准备入川而去。正是：已闻南越方平静，又向西川要奏功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赵良栋大战阳平关 杨嘉来败走夔州府

话说赵良栋由图海奏保为大将军，奉命往取四川，而张勇、王进宝大将，亦合兵同进。后来图海以张勇、王进宝资格本高于赵良栋，且赵良栋为天津总兵时，张王二人已任提督，今以赵良栋指陈取川方略实有把握，乃骤以为大将军，权位在张勇、王进宝之上，将来恐致生意见，且在陕战绩，张王二人尤伟，如何倒在良栋之后？乃复奏保以赵良栋为定远侯，张勇为靖逆侯，王进宝为平远侯，名爵相等，张、王二人不必受赵良栋节制，惟战守须与良栋商酌。若张、王以下，概归赵良栋调遣，且予良栋以便宜行事。

当下赵、张、王三人得谕，即由汉中商议进兵。赵良栋道：“吾等当分路并进，若同在一起进兵，敌人将能合而御我矣。”张、王二人皆以为然。

乃定议，以张勇一军沿褒城取道宁羌而下，王进宝一军直踰山抄取巴西，赵良栋乃以本部人马由略阳下游以取阳平关，分三路共趋成都。赵良栋复飞报图海：“以四川幅员广大，吾军深入，在在可虞。且西川又为三桂根据地，布置已久，诚不易战胜，故仍恐兵力不足，特请再派人马扰攻川东，以张声援。”图海亦以为然。并谓左右道：“赵良栋临事谨慎，此行必取西川矣。吾不可不有以助之。”乃特调湖广提督徐治都，领兵万人，沿宜昌而西，直取夔庆，以免良栋等东顾之忧。计此时图海所遣共四路大兵，不下六七万人，齐向四川进发。

且说成都自三桂死后，所有事权俱以谭洪、罗森、郑蛟麟三人相主持。

时谭洪已经伤愈，听得王屏藩及吴之茂已歿，汉中已失，知图海大兵不久入川，乃与罗森等计议。那罗森向为四川正抚，自三桂入川，举城投降，至是乃为上柱国大学士。从前三桂出兵，及王屏藩一路所有粮草皆其一手应付，为人本有些机变。当日闻谭洪之议，乃答道：“由秦入蜀，道路险阻，本不难于拒守，但恐敌人以湖北一路合而攻川，吾将难于应付矣。加以挫败而后，人心惶惶，恐边隅方筹战守，国内即相率为变，此不可不防也。”郑蛟麟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当分为出征、留守两事，另以能将阻夔庆要道，以防湖北之师，方为万全。”谭洪深然其计。一面定议以罗森留镇成都，一面检阅师徒，以备防战。

忽边吏飞报，图海已遣三路大兵由秦入蜀，赵良栋出阳平关，张勇出宁羌，王进宝出巴西。三路人马不知多少，声势浩大，因此飞请援兵。不多时，各路催兵文书已雪片飞报。”谭洪道：“事急矣！吾等当速行出发。”乃请诸罗森，愿与郑蛟麟分当赵良栋、张勇。以巴西一地山脉阻扼，若以兵守之，王进宝必不易得志，罗森以为然。乃令谭洪领军二万，驰赴阳平关，而以郑蛟麟领

军万人，扼守宁羌要道，这两路先行出发，又唤总兵陈旺领军五千人，往守巴西。罗森并嘱陈旺道：“巴西地形岩阻，汝幸勿轻战。若固守此地，王进宝求战不得，不久自退矣。”嘱咐后，三路次第进兵。又以夔州阻湖北之冲，时总兵杨嘉来自湖南失陷后，方回驻四川，罗森乃令本部人马往守夔州。分拨既定，罗森复筹备粮草，以应军前。一面出示镇定人心，复行招募人马，日日训练，以备缓急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赵良栋与张勇、王进宝，分三路同进，声势既盛，皆望风披靡。周将谭洪等出兵时，沿途复接得边吏警报，谭洪知事已急，乃不分昼夜驰至阳平关，急令三军结营，外排鹿角，以备固守，又将人马分布要地，依山傍水，互为联络；并派小队于山僻小路，以防敌军偷渡；又防水陆运道为赵良栋所断，乃令军士先行掘井；又分军二千人在关后，择地屯田以示久守之意；只留少数人马屯扎关上，余外俱分守要隘。部将胡念恩进道：“吾等奉命来守此关，是以守为战。今将军尽分布大兵于关外，未将实在不明。若将军志在求战，则屯田掘井反嫌多事矣。将军此策，究竟是何用意？”谭洪道：“守险不守城，为兵家要道，守关亦然。我若以大兵全聚关内，敌军将谓我必不能攻，可以放心攻我。彼假以时日，即最坚之城，亦无有不下。君不见展龙关与枫木岭乎？胡国柱、胡国贵非无将材，然终不能久守，盖我只图抵御，败敌人将百出其法以困我矣。今吾以守为主，而示以可战之状，正为此耳。”

胡念恩听罢，大为拜服。谭洪分拨既定，再将自己到关筹设防守情形报知郑蛟麟及陈旺，而郑、陈二将亦如己之设法筹备，誓志死守也。

去后，赵良栋一军已沿略阳而下，令三军火速疾行，并下令道：“当急趋阳平关据之。若敌兵先来固守，则此关险固，破之不易矣。”于是三军得令，赶速前往。约离阳平关尚有五十里，即有探子回报道：“阳平关已有重兵把守，守将乃大将谭洪也。”赵良栋听得，心中纳闷，谓左右道：“谭洪向在王屏藩前军，号为骁勇，今到此何神速耶？吾此次失着在出军迟滞。以定议进兵之后，始知报图海公，使分兵由湖北以趋夔庆。而吾军起行后，可以攻州破县，动需时日，方才到此。今以阳平关之险固，又益以勇将谭洪领重兵把守，即欲破之，亦大费力矣。”乃传令安营，唤集诸将商议攻关之计，并谓诸将道：“谭洪守险不守关，深得兵家要着。且其营垒分布，盘旋环绕，似无懈可击。吾今先以兵力攻谭洪中营，看其如何应付，然后定计更进。”

乃分军为五队，以一队固守大营，以两队与谭洪交战，另以两队为左右翼，以防袭击。因谭洪分兵驻险，不下十数路，恐于两军到战时受其横击也。分拨既定，立行出兵。

时谭洪亦知赵良栋将要攻战，只传令各营紧守，待赵良栋退时，然后分道

击之。原来谭洪已传令各营，俱外筑兵垒，以图固守。那日赵良栋率兵大至，周兵只是不出。几番冲进，以枪击之，弹子俱落在垒外，全不着周兵要害。周兵在营里大笑。赵良栋军士大怒，奋勇前进。惟甫经薄进周兵营前，谭洪即传令发枪，故赵良栋军士反受夷伤。良栋传令收军，心中暗忖道：“谭洪以大半军士在关外择险屯扎，我军却近不得关前，终不能攻关。今破谭洪军尚且见难，恐欲攻破关隘更为不易。”便欲学穆占攻展龙关之法，令军士侦察小路。但各处小路俱有周兵，或三四百人，或二三百人不等，分地布扎，不特不能探得，且探路军士每为周兵所害。如是数日，部将米光元道：“彼扎小路之兵，多不过三四百人。不如以兵力乘之，斩此数百人，以通过小路可也。”赵良栋道：“彼小路驻小队，非所以御敌，只藉此以通报消息耳。我若攻之，彼将援兵四至矣。且彼驻险守要，实可以寡敌众。我兵若少，必然无济；若多带兵以攻一小路，敌军无有不知，恐欲歼数百人亦非易事。”

部将总兵何进忠道：“不如以一军阳攻小路而进，若谭洪不往救，即可以小路绕出关后，否则，提兵前往赴援，而我以大军直蹙关前攻之。若谭洪回军，我只因其奔走往还，乘其惫以求一战；若谭洪不回军，我即奋力以通过阳平关隘可也。”赵良栋道：“此计大巧。”乃分兵四大队：以第一队约五千人留守大营，以防袭击；以第二队约五千人往争小路而进；以第三队约万人默待谭洪调兵时前往攻关；以第四队约万人待谭洪赴援小路，若闻本军攻关，必调兵折回，因求与谭军一战。分拨既定，赵良栋复谓诸将道：“此次分兵，只视谭洪调兵往救否以为胜负。若天助我军，谭洪若中吾计，则有三个希望：第一望谭洪若不往救，则乘势可通过小路；第二望前关可破；否则候谭洪赴援后回军往返，此时与战，亦可一胜。既胜谭洪，不患不能破关也。务望诸君，奋勇从事。否则，旷日持久，纵不致败，亦将为谭洪所困矣。”诸将得令，皆奋勇请行。

原来谭洪所驻小路各小队，果如赵良栋所料，只以通报消息。那一日正在营中商议防守之策，忽探子报到，西山小路已有敌军大队来攻，不下五千人。现在本军小队，只据险猛御，速宜救援，迟则恐不能久守矣。谭洪听了，乃道：“救则应救，但其中须有个参酌。赵良栋部下约三万人有余，今只以数千人往攻小路，又不预备后援，俾待通过小路之后以图大进，是其志不在攻取小路也，不过欲诱吾以大兵赴援，彼好于中取事耳。吾不要中他的计。今阳为往救小路，而先伏大兵以候之。”乃遣部将胡念恩领三千人打自己旗号，往援西山小路，却以部将谭延年领兵五千人，在中途接应，并保胡念恩一军，以防掩袭。时韩大任自九江败后奔回长沙，由胡国柱在长沙时遣他回川，至是亦在谭洪军中。谭洪乃令韩大任领五千人为游击之师，另以部将张明领三千人阳为守营

，以诱良栋，谭洪却引万人择地理伏，余外尽数守关。

分拨已定，赵良栋已得报告，谓谭洪已引兵赴西山小路大营，守兵只有三四千人。良栋道：“谭洪大军三万余人，纵使带兵往救，何至仅留数千人守营？其中恐有诈也。”米光元道：“谭洪一勇之夫，有何计较？彼正防我偷过小路，骤闻警报，安得不住？大将军何疑虑之多也？”赵良栋听罢，从之。一面令米光元领兵攻谭洪大营，令何进忠领兵等候谭洪回军，在中途截击，自与诸将为米光元后继，合攻谭洪大营，并乘势攻关。下令既毕，鼓噪齐进。

米光元领兵一拥而进，谭军部将张明即弃营而遁。米光元夺得谭洪大营，复乘势追赶。赵良栋道：“彼未尝交战，即已退兵，其中必诈。”时副将张占标在旁，争道：“彼不料我以大军攻之，直提兵赴西山小路，故留兵已少。

敌将张明，以众寡不敌，其退宜矣。今日不追，实失机会也。”赵良栋仍半疑半信，但三军皆踊跃猛进，不可收拾。

约追十余里，已闻鼓声大震，四路伏兵齐起，敌军中先现出谭洪旗号，赵良栋大惊道：“今番竟中敌人之计矣。”急传令退兵。忽然谭军卷地杀来，韩大任一军亦由东路捲至，万枪齐发，赵军大败。幸赵良栋平日驭军有法，只令军士一面拒战，一面退后。赵良栋却亲自率大军以进为退，反攻谭洪一军。那时谭洪正要与赵良栋接战，故只令韩大任一军追杀，赵军乃得陆续退去。那赵良栋正与谭洪相持间，忽报何进忠一军已被敌将谭延年截击，往袭西山小路一军又被敌军胡念恩所乘，两军俱败矣。赵良栋觉各路同时败溃，心胆俱裂，惟下令退军。谭洪乃与韩大任分道追赶。还亏赵良栋能军，先令诸军望后而退，却以本部殿后，且战且走。那谭洪追杀二十余里方始收军。

谭洪大获全胜，夺得赵良栋营垒二十余座。却传令三军，只毁去赵军营垒，并不屯扎赵营，仍率军而回，依旧拒守险要。韩大任问道：“乘此大胜，正宜据敌人营垒，乘势进兵。将军反要退守，何也？”谭洪道：“良栋部下约三四万人，此败未为大损，幸勿轻视。且吾国非进取之时，吾以兵保关守险，彼不能越雷池一步，旷日持久，敌军不战自惫矣。”韩大任于是无言。时赵良栋败后，计点人马，折兵七千余人，失去粮械无算。乃一面报知图海，以求自贬，一面屯扎大营，待养复元气然后再进。那谭洪亦志在固守却敌，故阳平关一路，两边权且罢兵。

且说张勇带兵出宁羌一路，亦被周将郑蛟麟据守险要，几番攻击，不能得手。欲舍去宁羌望南而下，亦为郑蛟麟所却，无可如何。故那时张勇一军，亦未得志。单是周将陈旺，奉命镇守巴西。那陈旺本为王屏藩部将，入经战阵，最为骁勇，且巴西一地，较阳平关及宁羌尤为奇险，大有一将守关万夫莫敌之势。罗森以陈旺是个能战人员，盖以巴西地势险阻，故令陈旺以本部人马守

之。果然王进宝屡攻不能通过巴西一路，自料徒恃兵力必不能济事，乃欲用计反间陈旺。原来吴三桂未起事之时，陈旺在固原官居参将，时张勇为提督，王进宝为总兵，他三人最为莫逆。王进宝乃心生一计，使人持书至陈旺处，劝陈旺归降。那陈旺初犹未允，对带书人道：“某与王将军在昔日为私交，在今日为敌国，不宜以私函相往还。请致语王公，彼努力进攻，吾努力守御可也。”及带书人回复王进宝，以陈旺言词侃侃，料难如愿。正自纳闷，继思徒以口舌劝降，无怪不就，非喻以情势縻以官爵，必不可。乃再使人送书至陈旺处，力言：“吴周大势已危，以昔日之盛，犹不能成事，何况今日？若不投降，徒为虎虏耳。且以王屏藩之威，犹一败涂地，又何况于汝？今汝国势既蹙，旦夕将亡。某以交情，不忍坐视，如蒙来归，当奏保以提督、总兵之职。”等语。至是陈旺心中稍动，因说到“大局已危”的话，陈旺想起：昔日吴三桂之盛尚且致败，况今日三桂已死，兵威不振，疆宇日蹙，粮械不继，壮士凋零，如何能够成事？终恐不免为囚俘。因此把死生得失之念动于心中，把从前一团忠勇抛去九霄云外。立即回复王进宝，情愿投降，并求王进宝保个提镇地位。那王进宝自无不允。陈旺即将前敌人马调回后路，要让王进宝占据巴西。不想陈旺部下多是王屏藩旧部，多有思念王屏藩誓死报国的，见陈旺调回前军，已不胜骇异，正不知是何原因。忽然王进宝已率军大至，陈旺并不发兵拒敌，那陈旺部下的人就知道陈旺与王进宝函问往还，已变了心了，无不愤怒。便有一人倡言要杀陈旺，即有数十人随着，攘臂一呼，一齐拥入帐中。陈旺措手不及，被部下数十人大呼要杀卖国贼，竟将陈旺琢为肉泥。惟那时虽泄一时之愤，但王进宝已四面攻至，周兵如何拒敌？乃四散逃走。王进宝占了巴西，即沿途招纳。又因赵良栋、张勇两军尚未得手，乃率军先抄出宁羌之后，以应赵、张二军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杨嘉来由罗森派令拒守夔州，那夔州与成都相去甚远，正当湖北入川之冲，地势颇为险要。杨嘉来到夔州后，即准备一切战守之策，又分兵防守要道，以防敌军，布置亦颇完密。惟杨嘉来向在襄阳为总兵，自投降三桂之后，所部多是旧勇，大半为鄂、汴二省之人。当徐治都至时，即遍布檄文，志在解散杨嘉来军心。不料杨嘉来部兵平日过于严酷，故军士已多有怨言，至是见了徐治都檄文，又因吴周国势日蹙，已不免变心。及徐治都人马既到，杨嘉来本欲固守，惟部将张祺道：“吾军尚有万人，势不为弱。若守而不战，是敌人已先立于不败之地矣。夔州一城，又非奇险，守若不济，悔之已迟。不如拚与一战，战如不胜，守犹未晚也。”杨嘉来以为然，乃将本部人马先拨二千守城，其余尽行出城，离城二十里屯扎，以待敌兵。

时徐治都所部约一万五千人，知得杨嘉来志在求战，乃分军绕道先袭夔州

，而以一万人直攻杨嘉来。徐治都先鼓励三军而进，杨嘉来亦率军相迎。

约战一时之久，徐治都且战且进，杨嘉来军士殊不奋力。嘉来大愤，乃身先士卒而进。忽然后军无故自乱。先自杀了部将张祺，并焚烧粮草，然后反戈相向，只有所部中营二千人尚能奋战。惟前敌已至本部，后军又乱，杨嘉来知军心已变，料不济事，遂率中营二千余人溃围而走。徐治都乘势奋击，杨嘉来大败，军士大半投降。杨嘉来领败残人马，欲奔回夔州城固守。不料徐治都自从分兵绕出后路攻城，所有城内军士已开门迎降，接徐军进城矣。杨嘉来没奈何，只得弃了城池，望西而逃。正是：只为诸军无斗志，顿教大将失名城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困罗森五将取成都 逼永兴孤城抗大敌

话说杨嘉来被徐治都所败，欲奔回夔州府城，则城池已先为徐治都所袭，只得弃了夔州，望西而逃。满意欲奔至云阳，据城固守，然后飞报成都，添兵前来相助。惟左右皆以为不然，并道：“夔州为四川第一重门户，敌人只以徐治都一军来争，我以万余之众且不能抗拒。今只留残兵数千，既不及前日人马之众，而云阳一地又不如夔州，更无险要可守，随军辎重亦经净尽，是欲守云阳实无把握。且此处离成都极远，欲待救兵亦已鞭长莫及矣。”杨嘉来道：“川兵精锐尽以防守陕西来路，我以孤军扼守夔州，并无后继。我军若退，徐治都悉力以蹶吾之后，恐成都以东非复为国家所有矣。纵救兵不能久待，亦当飞报成都，使发兵准备也。”乃一面写书，派员加紧驰报成都，告以军情败形，使发后继，然后商议在云阳行止。忽报徐治都已率兵大至，杨嘉来计点部下兵士，只存数千人，料不能守，乃传令并弃云阳，先走重庆，再就地募勇，以图拒敌。乃令军士弃了云阳，不分昼夜，赶至重庆。立即出榜招军，尽发重庆库项以鼓励军士。不想当时大势日蹙，人心已去，约数日只招得三千余人。以新招之勇，又未经训练，且重庆库帑有限，成都项固要接应谭洪、郑蛟麟等军，以罗森一人支应各路粮草，力已竭蹶，故援应杨嘉来项亦不能接续。以时当危迫，又项用不敷，军心更易离散。而徐治都又沿途遍布檄文，单称吴周国势将亡，劝军民人等速行投顺，故人心更为摇动。且日日惟传徐治都大兵将到，于是远近风声鹤唳。

那徐治都人马只万余人，至是又号称四五万，沿途望重庆进发，所过州县，皆望风迎降。杨嘉来心中大为焦虑，惟竭力鼓励军士，誓死固守重庆。

乃偏遇此时军饷不继，军士已积欠军饷一月有余，故杨嘉来一经出示鼓励军心，那军士乃窃窃私议，皆道：“月饷不支，惟只令我们死战，如何使得？”

因皆怀有怨心。杨嘉来知军心难靠，复婉言示劝，谓“成都运饷将到，汝

们可以安心”等语。奈军士那里肯信？杨嘉来无法，不得已乃尽发自己私财，并加之典质物件，又向部将百般挪借，得万余金，每兵先发银两余，以稳住军心。是时新招之勇也感激杨嘉来一片苦心，若旧部中人，则以杨嘉来平日军法过严，愤心依然未去，且此次发饷两余，仍不足一月之数，故仍多怨望。

因此新军与旧部又有意见。

那一日远近震动，都道徐治都大军将到，杨嘉来旧部先逃去数十名。杨嘉来部将张允言大怒，立杀了两人，志在杀一儆百。乃军士乘势哗噪，反倒戈相向，先杀了张允言。即散去大半，余外仍索月饷。杨嘉来知大局难以挽回，不觉长叹一声，泫然下泪，谓部将李长辉道：“吾无面目再回成都矣。然吾为主将，是吾可死，君不可死。吾当领残兵直走成都，告知罗森，速筹准备。”李长辉啼泣领命。杨嘉来乃令李长辉暂行退出，杨嘉来遂即自缢。

李长辉知杨嘉来令自己退出之意，必系自尽，以免自己阻他而已。不多时，果见杨嘉来左右报到，知杨嘉来已死，不觉叹息一番。即打点将杨嘉来尸首营殓。杨嘉来更有遗书，令李长辉将欠饷之事尽行归咎于自己，免军士再碍军情，情殊可怜。惟李长辉不忍，只将旧部遣散，将新募的约四千人，星夜带回成都而去。两日后，徐治都兵到，即拔了重庆。休兵三日，即率兵望成都进发。

且说谭洪握守成都之阳平关一路，自败了赵良栋之后，心中颇为安乐。

因赵良栋一军为敌兵精锐所聚，彼既不能攻下阳平关，则巴西及宁羌一带较为险固，敌兵料更难于得手。乃一面将拒败赵良栋情形告知成都，并报知宁羌、巴西各处，使各皆努力自守。不想巴西一路，自陈旺投降王进宝进兵之后，陈旺虽为部下所杀，但已无力拒阻敌兵，于是巴西一路尽为王进宝所踞。

那王进宝既踞巴西，听得张勇未能攻破宁羌，赵良栋又为谭洪所败，乃改欲接应张、赵两军，即引兵西行，抄出宁羌之后。那时周将郑蛟麟正设法与张勇相持，张勇十余次进攻，皆为郑蛟麟所却。不提防王进宝军已从后掩至，张勇又力攻其前，郑蛟麟既不防及王进宝从后攻来，措手不及，军中大乱，至此又为张勇所乘，乃腹背受敌，一发不能抵挡，于是全军大败。郑蛟麟乃率领人马走保剑阁，并阻广元要道，一面飞报谭洪及罗森，各自防备。惟自郑蛟麟走保剑阁之后，张勇已乘势直撼宁羌。一面与王进宝计议，先飞报赵良栋，便速行进兵。以王进宝先蹙郑蛟麟，以牵制郑军。张勇却领兵反望阳平关来，直蹙谭洪，与赵良栋相应。时赵良栋因为被谭洪所败，正欲设法再进，听得张勇、王进宝两军得手，特来相应，乃大喜道：“此吾军之幸也。谭洪若腹背受敌，焉能久持？吾此次不特可取阳平关，且西川亦在吾掌中矣。”于是部署人马，悉力进攻。

那时谭洪正在关上日日防守，忽听得陈旺勾通王进宝，为部下所杀，王进宝已攻进巴西，乃跌足叹道：“四川休矣！”左右问其故，谭洪答道：“国家待陈旺不薄，何一旦变心至此？今王进宝已进巴西，将绕出宁羌附近，以与张勇相应。郑蛟麟焉能独当两面？若宁羌已失，敌军即掩吾后，阳平关亦不能守矣。若三路同时挫败，则赵良栋、张勇、王进宝三人必同时大进，四川又安能保守？”言罢不胜叹息。忽报赵良栋已引大队人马到来攻关，谭洪道：“此必赵良栋得张勇、王进宝消息，约期共进也。今惟勉尽吾力耳。”

乃依然指挥军士守御。忽又报道：“敌将张勇已引大军从后攻来也。”时军士听得，无不震动。谭洪知阳平关不能保守，急欲自刎。左右上前救之，并道：“将军若死，四川真不可为矣。丈夫处世，为国任事，除死方休。”谭洪以自己心劳力瘁，以阻敌军，今见此光景，大局已危，终不忍为敌人所虏，故欲自尽。及见左右交相敦劝，惟有稍留残喘，见一时撑一时，尽力支持。

乃率领人马弃了阳平关，星夜溃退。直至绵竹，再抚辑旧部，添练新兵，以为成都声援。赵良栋遂率军进了阳平关，顺流而下。复与王进宝、张勇计议，以张、王二军直撼成都，赵良栋乃沿略阳下流，先趋龙安，以阻谭洪卫藏交通之路。张勇以赵良栋本为主将，今取成都势如反掌，欲以此大功归诸赵良栋，乃道：“成都一地，愿将军任之，某可以引本部与谭洪决一胜负也。”

赵良栋道：“吾深知公意。然彼此皆为公事，何必计较？吾愿公与王进宝先破郑蛟麟，则攻取成都可迎刃而解矣。”张勇遂不复辞。赵良栋于是先报知汉中，使孙思克移兵宁羌，俾就近应付粮草，并作援应。然后大军望南而下。

那时张勇、王进宝分左右两路，由锦屏山起程，星夜直趋剑阁。张勇，王进宝沿途抚慰人心，志在解散周兵，故所过并无障碍。已星驰电掣，分道直趋广元、昭化。那广元、昭化两地，守兵无多，至是欲告急于郑蛟麟。惟张、王二军非常迅速，此时已求救不及，惟望风而溃。于是张、王二军不待攻战，已拔了广元、昭化两城。一面稍休士马，部署一切，然后进攻剑阁。

先函致蛟麟，劝其归降大清，免伤百姓。郑蛟麟道：“怒煞我也！吾岂肯屈节者乎！”立毁其书，并逐其来使。张、王二将知郑蛟麟无降意，自然打点进兵。惟郑蛟麟立志虽坚，惟广元、昭化两城实为剑阁屏蔽，自该两城既失，剑阁之势益孤。郑蛟麟见广元、昭化已失，自知剑阁难守，惟仍恃住险要，必欲拒守，一面催促罗森接付粮草。是时已报张勇、王进宝两军大至，郑蛟麟急令各守要隘。部将吴应祺道：“剑阁既孤，不如退守成都。”郑蛟麟道：“若退守成都，则势更孤立。即吾军不幸再败，亦不能退走成都也。敌人以三路之众，若吾军聚于一处，则彼之围困更易，而成都外援亦绝，岂得为良策乎？”

正说话间，部将李本良亦到，报道：“粮草不敷，军心渐变。困末将昨日巡营，固知军中有怨言也。”郑蛟麟听得，乃尽发所有，分给军人。并欲向剑阁殷富人家借转饷项，奈无一应者。郑蛟麟焦躁已极，乃先出一长示，遍贴诸营，首说粮饷将到；次说无论如何誓与军人共死生、同甘苦；三说敌人不足畏惧，此次若非陈旺变心，敌军且将困顿；四说敌人虐待降兵，残酷无理，动辄杀人。郑蛟麟实欲以此言阻三军投降之心，又力赞本军猛勇，以为鼓励。自此示文一出，人心稍定。奈张勇、王进宝声势既大，两军得近三万人之众，复号称六七万，以震人耳目。并沿途布称：“如早日投降，即每人给银十两，概不追究；如执迷不悟拒抗大兵，将先罪其家人。”原来郑蛟麟一军多是广元、宁羌之人，闻此消息，皆为家中忧虑，加以饷道又不能接续。次日成都运至饷项，郑蛟麟先行散给营中。奈人马既众，饷用浩繁，而成都运至者又属无多。郑蛟麟力向部将关说，勉以大义，尽力撙节部将薪资以尽给军人，亦只得一月饷数，余外尚欠一月。军士已不能无怨，郑蛟麟惟竭力以好言抚慰。不想张勇、王进宝已分头大至。那时远近风声鹤唳，或谣传谭洪已歿，或谣传成都已亡，一日数惊，故张、王二军所过，居民纷纷逃窜。因此牵动军心，皆无斗志。张勇、王进宝乃连营于剑阁之前，以困剑阁。

郑蛟麟本欲引军决一胜负，奈号令一出，军士不前。郑蛟麟更使吴应麒为前锋，引军先催敌阵。惟军士已不愿听令，吴应麒大怒，立杀数人，不特不能制止，军士且乘势哗噪。诸将无法制止，即哄然散去大半。是时张勇、王进宝正引兵来攻，郑蛟麟见此光景，知难挽救，不觉长叹一声，潸然泪下。徐即拔剑自刎而死。按郑蛟麟从吴三桂多年，多立战功，及至大局危迫，退屯剑阁，犹死力撑持，欲以挽回危局，其极乃至伏剑而终，可谓尽忠于三桂。然吴氏之天时人事已自去了，一郑蛟麟其奈之何？

惟自郑蛟麟歿后，诸部将无所适从，其部下人马更多逃散。吴应麒等乃率残败人马，弃了剑阁，奔回成都。张勇、王进宝遂进剑阁驻扎，同时赵良栋亦已引兵趋至绵竹。周将谭洪听得剑阁失守，诚不料敌兵如此神速，深恐绵竹亦不能守，乃先退守重庆一带。赵良栋以重庆在成都下游，计不如先破了成都，则谭洪、罗森尽已失其根据，四川即一鼓可定。即知会张勇、王进宝合趋成都进发，乃一并移兵，欲先下成都，然后进取。

时图海亦以四川一省为三桂根据地，惧其势力雄厚，难以急下，已传令孙思克，如赵、张、王三路已入川境，可留些少人马在汉中接应运道，即移兵入川，以厚兵力。故孙思克亦留三千人马驻扎汉中，即领兵沿宁羌而下，以为张勇声援。即徐治都一路，自攻入重庆府，亦驱兵大进，沿路披靡，已直抵宝阳。赵良栋自计，此时自己人马已环集成都，便欲与诸将共分其功。

乃会合张勇、王进宝、孙思克、徐治都四人，与本部共成五路，绕攻成都。

当时罗森连接警报，自陈旺通引王进宝之后，知谭洪、郑蛟麟、杨嘉来先后兵败，已心胆俱裂。故杨嘉来没后，方欲派人往扼守重庆来路，徐则郑蛟麟凶耗已至。及至敌军五路环趋成都，一时风声鹤唳，罗森即大集同僚计议。

时尚书王绪方由云南至成都。当三桂歿后，吴世蕃已升王绪为大学士，自滇中接得王屏藩凶信，夏国相知四川必为敌兵注视，遂连合王绪入川。及王绪到时，谭洪等俱已溃败，至是王绪乃欲并弃成都，回驻嘉定等处，与贵州联络。惟罗森以为不然，并道：“成都为四川省会，若一旦弃之，是全川皆失矣。且弃成都而能进，犹可言也。今只为退守计，而嘉定又非可以久守之地，恐一弃成都，敌军即各路齐下矣。”罗森说罢，执意死守成都。不想赵良栋诸将已一齐拥至，将成都四面环攻。罗森率人马登埤抵御。奈罗森虽然奋勇，惟将校及军士皆不以为然，皆以成都不能固守，窃窃私议。吴应麟向罗森道：“历来欲固守城池者，只望有救兵接应耳。今谭洪各军俱已挫败，再无外援可望，而欲力拒敌人，使其自退，必无是理也。况敌军已通过宁羌、剑阁，方趋成都。彼转军既灵，人马复众，困我固易，恐坐守成都，亦徒费心力耳。”罗森听得，大怒道：“汝欲扰乱我军心耶？我惟有与土俱碎，断不可舍成都而去也。”王绪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某愿杀出城外，驰赴滇省催取救兵，终胜于困守此地也。”罗森听已，乃请王绪领千人速赴云南求救。是时赵良栋等虽环攻成都，然仍放松南路，欲罗森退出以成都相让也，故王绪乘此机会遂出得成都，望云南而去。又打听得谭洪军尚在重庆，复令人赴重庆催谭洪回救。自此罗森益绝意死守。不提防赵良栋五路俱至，俱用南怀仁所制的巨炮向城垣轰击。约攻两时间，虽城内竭力抵御，终不能当得这些利炮，早把外城攻陷了。赵良栋率诸将乘势进攻内城。罗森仍率兵死守，奈城里人心惶惶。那罗森日言谭洪救兵将到，奈总不见消息。且又粮饷益见支绌，城内军士乃人人变心，罗森只要死守城池，眼见敌军又炮火利害，外城陷时死伤无算，于是纷纷要降，多有踰出城垣诣赵良栋军前请降者。时赵良栋亦惧罗森救兵或至，乃以招降示谕射入城内，故罗森部下多已决意愿降。况罗森又不知机变，终日严责士卒，士卒更怀怨望。故当赵良栋攻城最急时，北门守城军士竟攘臂一呼，齐开了城门，迎赵良栋等进城。张勇当先拥入，诸将继进，成都遂陷。徐治都亦相继攻下东门，一齐进城。恰罗森正在西门巡视，听得部下开门迎降，敌军已进城中，料知势不可为，本欲逃出，往依谭洪，又以自己力持死守之议以至于此，实无面目见人，乃拔剑自刎而死。自罗森死后，所有提镇将军以下文武百余员，一概投降。赵良栋一一抚慰之，并招降余兵。赵良栋又出示安民，遂定了成都。一面

奏报入京报捷，一面报知图海，告以成都既下，请示行止。

时北京朝廷以赵良栋等既定了成都，即可乘势复进云南，特以张勇一军留镇成都，并为赴滇之师筹策运道。并令徐治都收抚川中各郡县，若孙思克一军，均留住成都附近，以资镇压，并防范谭洪复起。乃令赵良栋之云贵总督，统兵入滇。以王进宝为平南将军，一同赴滇，办理军务。计如赵良栋、王进宝、张勇，以克复成都晋封侯爵，孙思克、徐治都亦赐封伯爵，以资鼓励。正是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当赵良栋等引入成都时，军队不分皂白，杀人不下数万。因纵火焚烧吴三桂宫殿，并连及民房多家，男女焚毙数百人。居民死于兵表燹者，亦不计其数。无男无女无老无少，皆呼天叫地互相逃窜。及赵良栋出示安民之后，并下令止杀，居民方始安静。自此赵良栋乃打点进滇。

王进宝力主从速进发，并道：“兵贵神速。乘此敌人挫败，正宜乘机进捣，勿使敌人稍养元气。纵夏国相、胡国柱、马宝有惊天动地之才，此时亦挽救不及。若稍缓时日，则胜负未可知也。”赵良栋深以为然，乃立即起兵，望南而下。

时周将谭洪初闻成都已危，乃由重庆起兵入援。至时成都已陷，乃引兵急回，至洪雅驻扎。自此四川已大半平靖，周将只退守云、贵两省。若闽浙一带，耿王既已复行归附，故三桂所有在闽浙之势力已经全失。纵有余党尚附从三桂者，唯经督臣李之方先后用兵，俱已平定。于是川省之赵良栋、张勇、王进宝，湘省之大将军蔡毓荣、将军穆占、希尔根，广西之贝子赖塔及巡抚傅宏烈，皆得专力于云贵方面矣。

且说周将马宝、胡国柱，自从展龙关及枫木岭相继失守之后，已尽退入贵州。胡国柱欲扼守贵阳，并道：“前军方已失利，兵无斗志，且川省又不知消息如何，计不如坐守贵阳，或可以分应川滇两路，亦可以藉此稍养元气也。”马宝道：“敌军且随后大进矣。我固不能援应川省，更何暇稍养元气耶？我愈退，则彼愈进。计不如尽弃所守，长驱再进。若天幸或得一胜，犹可以稍固人心。以我军近来挫败，全在于失守地方，并非败于战阵间也。我军长于战而短于守，自起事至今，大抵皆然。故舍守而战，或可反败为攻。

否则坐困于此，吾未知其可矣。”说罢，诸将多以为然。胡国柱亦不复阻挠马宝，乃决意易守为战，立即进兵。明周兵方驻扎清溪、镇远、龙泉一带，马宝乃部署人马，以胡国柱为后路，乃引大军由龙泉出思南，沿印江望永绥进发。马宝听得永绥一带离辰州府约百里，已有敌兵把守，因那处虽系属湖南边隅，实与贵州、四川、湖北互相毗连之地，故亦驻扎重兵。如都统伊里布、副都统哈克山，均扎城外，而前锋统领硕岱，亦在城内屯守，各路不下三万人，实欲为鄂、川、湘、黔各省声援。自展龙关、枫木岭得胜之后，也不虞周兵

再起。那日已有报，马宝等提兵将到。硕岱等犹不深信，并道：“一战再战，周兵大败，俱已退入贵州，想此时已抵云南矣，安有再至之理乎？”

说罢，殊不注意。不想一二日间传布愈紧，硕岱慌忙与诸将计议，以都统伊里布与副都统哈克山在城外拒战，自己却守把城池，一面飞布长沙及辰州取救。

次日，马宝、胡国柱督队已到，鼓励三军而进，人马数万，势力震动远近。到时先由胡国柱督兵进攻伊里布诸营。那伊里布与哈克山一齐出战，自辰至午，两军正在混战之间，忽然马宝引兵复出横击伊里布一军。当下伊里布军士一来疲战，二来寡不敌众，三来当不起马宝那一支生力军，故立时溃败。哈克山亦不能支持，乃一同败下。伊里布先死于乱军之中，部下纷纷逃窜。马宝、胡国柱乘势追击，哈克山只向后奔逃。时军士损伤极众，亦多有向马宝投降者。马宝恐城内有兵冲出，先率兵直压城外，故哈克山进城不得，只绕城而走。忽后面胡国柱已自追到，哈克山亦毙于胡国柱枪下。一时无主，全军俱散。马宝、胡国柱乃乘势攻城。时简王在长沙，闻警不敢赴援。穆占在辰州，亦不敢移动。马宝遂围困永绥，只硕岱在城准备死守。正在危急之间，不知何故，马、胡二人方围困两日，竟解兵而去。正是：败后竟能兵复振，危时犹幸敌先回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败谭洪赵良栋进云南 间马宝蔡毓荣摆象阵

话说马宝、胡国柱正围困永绥，硕岱死守不得，又不见援兵驰到，正在危急之时，忽然见马宝、胡国柱解兵而去。硕岱正不知其故，自以都统伊里布、哈克山相继阵亡，折兵万余人，敌人正自得手，何以忽退？方疑马宝等回师诱战，又以众寡不敌，更不敢追。惟有报知长沙、辰州等处以敌军既退，一面打探敌人退去的原因。原来马宝、胡国柱进兵时，知大局已危，只欲以战为守。及既得大捷，进围永绥，却听得各路警报。以贝子赖塔、彰泰二人及桂抚傅宏烈，已由广西进窥云南；驸马郭壮图出守曲靖已屡战不利，现只固守不出；而绥远大将军湖广总督蔡毓荣，又率众三万人，与将军穆占、希尔根两路直进贵州，以蹶胡、马二人之后，即夏国相出兵镇守川滇要道，亦不大得手。故云南且已紧急，何论贵州？故胡、马二人益又不能驻足，乃不得不回军。硕岱听得原因，却叹道：“此次三桂举事不成，殆有天意存焉！不尽关夫人事也。其大将不可谓无才，其军兵不可谓无勇。观马宝、胡国柱处屡败之后，人心既惊，粮道又不继，且能以一旅残败之师，损我万余人，斩我健将。苟其初起时亦如此锐进，而三桂又无窃位之心，则当数省陷落之时，人心所附，其胜负正未可知也。惜乎三桂以帝号自娱，画地自守。及既大败，马、胡二将乃欲侥幸一战

，以转败为攻，不亦难乎？自此湘境可以无忧矣。”硕岱说罢，徐又接到蔡毓荣等文报，以大军直进贵州，令硕岱移兵辰州，为接济运道。硕岱乃遵令移兵而去。

且说赵良栋自得旨授为云贵总督，并授勇略大将军之任，与王进宝同进云贵。探得谭洪一军尚在洪雅一带，诱劝地方富户借资，续募人马万余人，因此军势复振。赵良栋乃谓王进宝道：“谭洪为人精悍好斗，且临阵已久，号为劲敌。若彼军势复振，成都不无后患。以成都新定，凡附降之勇尚多为三桂旧人，若谭洪举兵再入成都，城内稍有应之者，则吾等向来心力定化为乌有。即幸成都可保，而彼以大军挠吾之后，吾等亦难于安枕也。”王进宝大以为然。时赵、王两军已到井研，乃移兵反向洪雅而来，要先破了谭洪，然后进滇。计策既定，乃移兵向西，望洪雅进发。

时谭洪续招万余人，连旧日所存人马不下三万。听得成都已陷之后，赵良栋、王进宝等已相率入滇，乃提兵复欲再争成都。令韩大任引兵为前部先锋，穿浦江，过新津，直扑成都。王进宝听得，却欲以兵直趋洪雅。赵良栋道：“洪雅非谭洪根据之地，得之亦无济于事。因我纵取得洪雅，谭洪不能另窜他所也？今日惟有先破谭洪，则川省尽安矣。”正说话间，忽先队米光元带一人进帐，那人却是周将夏国相所委，欲赴西藏与达赖喇嘛相约，请其兴兵犯川，以绕敌军之后者。及道经金沙江，为土司人所获，解赴赵良栋军前。赵良栋细问，那人姓名为林绍忠，乃周大学士林天擎之子。因西藏向来慑服三桂，当三桂未起事以前，托王屏藩岁运良马三千匹，皆赖藏人为之转运。及三桂事起，西藏人亦多为附从，所有川省接应各道粮食器械，实藏人之力居多。即三桂初次由川进兵因病发回时，康熙帝主亲征之议，藏中达赖喇嘛亦曾表奏北京，请再招降三桂，划云南为三桂藩封，如三代诸侯以世守其地，此折为康熙帝所斥。自此，三桂败事，藏人仍未与三桂绝交，故夏国相深知藏人有反动之心。且数十年来彼此往来甚密，此时见川省已失，云南如唇亡齿寒，夏国相乃欲利用藏人以蹶敌之后也。赵良栋细看夏国相书中大意，乃力言战事虽败，兵力未衰，力请达赖喇嘛相助，则一举可以恢复。

又故言北京朝廷对待藏人屡次加兵挠川陕，他日事平，愿割川东之地以实西藏，永扶西藏为自主国，等语。赵良栋看罢，谓王进宝道：“如藏人起而为彼助，则川省必危。吾军被蹶，吾军亦休矣。观于此书，更防谭洪入藏与藏人勾结，益不能不先破谭洪矣。”于是尽移两军，以绕谭洪之后。

时谭洪一路已抵蒲江，赵良栋亦率兵趋蒲江，与谭洪会战。一面飞报成都，使张勇调兵以阻谭洪入藏之道。张勇得报，乃移咨孙思克，引兵趋清溪打箭炉，扼川藏要冲，以防谭洪奔窜。去后，赵良栋道：“三桂与藏人有交，而谭

洪尚在川省，一旦起而联络，心腹之患也。今夏国相所遣入藏之人为吾所获，此天夺敌人，此行破谭洪必矣。”遂以大军离蒲江二十余里下扎。因听得谭洪已知赵王二将回兵，故亦驻兵蒲江，不敢遽进也。故赵良栋与王进宝到时，两军即在蒲江相遇。赵良栋以谭洪所部多是新招之勇，未经训练，志在急战，谭洪亦以赵、王二军往返疲劳，乘其喘息未定，欲急破之，乃令韩大任以本部万人独当王进宝，而亲率诸将单迎赵良栋。并令韩大任且勿先出，待自己亲攻赵良栋时，看王进宝接应，然后击之。

韩大任得令去后，谭洪却以胡念恩、谭延年分张两翼，先直趋赵良栋大营。赵良栋以谭军挟一股锐气，来势颇猛，令军中略避之，只坚壁以待。谭洪督兵扑进时，皆被赵良栋军中抵御。自辰至午，赵军依然不出。谭洪急下令道：“赵良栋一军非不能战也，欲乘我惫耳，宜以猛力乘之。若能破其前军，即可迎刃而解。”下令后，三军一齐奋进，谭洪却亲自指挥。赵良栋见谭军历战两时仍未少懈，乃谓左右道：“彼惧我乘其惫，又退无可退，故奋力一掷耳。军法云：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虽军力未懈，然焉可以久持乎？吾军此时应出矣。”乃挥军直出。早听得王进宝一军已与韩大任相持，乃急令军士猛进，并谓一经破了谭洪，则韩大任亦同时必退，故亦亲自指挥。两军喊杀连天，矢石如雨，互有死伤。惟谭洪一军，仍不少怯。赵良栋道：“谭洪真勇将也。”说罢，惟令以大炮摧之。

原来谭洪平日善于鼓励军心，故每战必然奋勇。奈此次军士多是新招乌合，未经训练，不及赵军久经战阵。且赵军枪炮皆南怀仁手新制的利器，又是洋式，因此势力实在不敌。自赵良栋传令炮攻之后，每巨炮一响，当者披靡，死伤极众。谭洪部将谭延年，见赵良栋巨炮利害，恐不能持久，乃自率一部冒险冲出，直冲赵良栋中营。赵军措手不及，颇有损伤。幸赵良栋平日治军得法，营阵亦严，谭延年虽勇，终不能冲入。唯当谭延年冲出时，谭洪亦乘势率军冒弹林而进，赵良栋军势稍却，深恐阵脚移动，乃令军士不得退后，待谭军扑近时，一齐发枪猛击之。谭军死伤甚众，惟仍不稍退。谭洪以此战为孤注，若再败则无挽回之日矣，故亦主决死战，只令军士有进无退，虽有死伤，亦践尸而进。每次发枪，即跟定枪声，直扑赵营，异常奋勇。怎奈大局已去，只存谭洪一支新募军兵，已无济于事。且赵良栋枪械精利，壁垒又严，无可如何。惟谭军仍无退志，枪声响处，赵良栋臂上中一枪弹，赵军中营，忽然自乱起来。谭洪心中大喜，正欲乘势猛击，不提防韩大任一军已纷纷退后。原来韩大任与王进宝相持之际，早已中炮阵亡。韩大任一军见军中无主，故纷纷溃散，且大半降于王进宝一军。王进宝遂亦乘机移助赵良栋，以夹击谭洪。

那时谭洪一军虽然奋勇，但自辰至暮，血战多时，死伤既多，兵力又疲

，已为赵良栋所制，怎能再顾王进宝一军？于是谭洪大败，率残余人马反望西而逃。赵良栋与王进宝合力猛追，枪炮交施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部将谭延年断后，亦为王进宝击毙，故后队更为纷扰，死伤愈众。王进宝见杀人太多，力言下令招降。赵良栋道：“某非不知杀人太多也，但别军可以招降，惟谭洪所部，断不能招降。以谭洪善能治军，凡舍金钱、问疾苦以结军心者，谭洪优为之，是以军士乐为效力。今日虽降，若他日与谭洪相遇，难保其不变心也。”说罢，惟下令穷追，勿使谭洪再有余气。故军中皆奋力追赶。王进宝谓左右道：“赵将军岂无后乎？多杀固伤天道之和。若惧谭洪能得军心，而惧降军变志，岂谭洪能得军心，吾等独不能得军心也？亦见其一，而未见其二也。”说毕，不胜叹息。惟赵良栋只令三军力追，且追且杀，沿途积尸成丘。统计谭洪所部三万余人，只剩七八千，欲径奔川西，直进西藏，与藏人联合为恢复川省计。及探得已有孙思克驻兵防遏，知不能通过川西，是时韩大任、谭延年俱已战歿，三万人马已折去五之四，乃与胡念恩计议，率残败人马望西南而逃，遁回云南，再作计议。赵良栋乃大获全胜，谓诸将道：“此次胜负只争一间耳。谭洪悉锐相争，其部下复异常奋勇，即死伤层叠犹前仆后起，自军兴以来未见有如此恶战也。若非王进宝先毙韩大任，则胜负不可知，即成都亦不知鹿死谁手矣。”由是重赏三军，表奏王进宝为头功。一面掘土掩埋两军尸首。原来赵良栋一军，亦死伤七八千人。遂将营中调抚伤者，汰弱留强，得回精兵约二万人，合同共进宝一军，共约四万人。

休兵数日，然后大举望云南而去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蔡毓荣大军既移抵辰州，定策即进贵州。适朝旨以将军穆占为威远将军，希尔根为靖远将军，俱归大将军蔡毓荣调遣，要直捣云南。

蔡毓荣于是统率各路并进贵州。探得马宝、胡国柱尚统大兵分扼贵州要道，乃与穆占、希尔根计议道：“马宝、胡国柱既败而后，仍能困守城池，斩我两员健将，可知其兵力仍未衰也。然胡国柱虽有智谋，惟不脱纨绔性质。彼玩泄于强盛之时，而欲奋勇于衰败之后，必不济事。独马宝此人未可轻视，彼昔日与吾相距时，其才力非逊于我也，不过三桂苟安，徒以自误耳。马宝为人，才机警而性稳练，忠国事而得人心，若不除之，云南终不易下也。”

穆占道：“若欲除之，当出何策？”蔡毓荣道：“擒之不易，降之亦难，不如以反间致之。今当派人间道分进云南，布散流言，谓马宝与我等相通，不日将降，且伪为退败，以自蹙其土地，以危国家，故进攻永绥时得胜亦退，云云。以吴世蕃幼而闇懦，一闻流言，必生疑忌。吾今更为书以招降马宝，无论马宝从与不从，既有招降一书以为所布流言证助，则吴世蕃心疑马宝。

疑则杀之，纵不杀亦必招回马宝矣。吾因而取贵州，固易如反掌。即马宝

被疑亦必不能重用，是亦除一劲敌也。”穆占、希尔根鼓掌称是。蔡毓荣乃统大军望贵阳进发。复制浅水拖罟以运水师于贵州内河，不水陆并进。探得胡、马二军分驻遵义、镇远以为贵阳屏蔽，乃使穆占一军取道向遵义，希尔根取道向镇远，自统中军为两路应援，同时大进。

早有细作报到马宝军中，马宝即与诸将计议应敌。忽报敌将大将军蔡毓荣有书到来，马宝只道是战书，立令传进。及来书人进帐里，马宝取而视之，则蔡毓荣招降书也。马宝阅毕，自觉不明蔡毓荣有此来书，若把此书埋没了，便令人思议，不如索性把来书宣布，便对左右道：“蔡毓荣来书，吾意道是战书耳，不料他竟向我招降。以吾受先帝厚恩，又受国重寄，方生死为之，安肯怀二心耶？”左右所得，无不愤怒，皆喝斩来人。马宝道：“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杀彼一人，于敌何损？吾亦不忍过为己欲也。”说罢，复向来书人道：“汝蔡毓荣以招降扰我军心，此等奸计实用不着。本待将汝斩首，姑留汝命可回复蔡毓荣，早晚仔细用兵，勿以吾国偶败便要轻视也。”乃掷还来书，将下书人逐出。那带书人抱头鼠窜而去。马宝乃以蔡毓荣招降一事报知夏国相，俾免中敌人奸计，一面商议进兵。

适云南解到大象五百头，马宝就令驱象为前敌。探得蔡毓荣大军离遵义约有四十里，乃知会胡国柱率队出城迎敌，下令军中以大象为前驱，以锐卒数千随而进战时，鞭象先行，以冲敌营，然后以军士继之。计议既定，是时带书人已回复蔡毓荣，故蔡毓荣已知马宝恃象为前敌，乃谓诸将道：“云南多产野象，以之冲吾营垒，非不可用。幸吾先知之，否则必为马宝所败。”

于是在营外布置药线引火之物，传令：“如马宝来攻营，可敛军而退，然后纵火烧之，象必回奔，反为我用。吾因而乘之，可获全胜矣。”诸将乃分头布置停妥。

次日马宝已领大队人马攻来，蔡毓荣乃令诸将率兵接战。甫行交绥，即伪为退败，望后而逃。马宝率前队军士奋力赶象追之，不及五里，蔡毓荣早把药线引火之物发作起来，火势骤发。那些野象已有些葬在火坑，其余皆转向后面逃奔，反冲马宝本军，队伍全乱。蔡毓荣已率兵杀回，马宝大败，率军向贵阳而走。正是：天心早已亡周祚，象力反成助汉军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战平远蔡毓荣奏功 守曲靖郭壮图败绩

话说马宝锐意进攻蔡毓荣，以野象为前驱，以大军继进，被蔡毓荣以火攻之计，那些野象被火即逃，反冲马宝中军，蔡毓荣即乘势率军追赶。那些野象势力既猛，溃走又疾，马宝军中无法制止，于是大败。还亏马宝平日能军，一见各象反奔时，知是中计，急传令三军分左右成列，让各象奔逃，意欲勒兵

，且战且走。不提防蔡毓荣已率军追至，并下令道：“马宝久经战阵，若与对阵战于山野之间，破之实非易事。今幸彼所用象阵已反为我所用，当乘势蹙之。”于是军士更为奋勇。

是时马宝军中因各象反奔时正分左右，本欲让象向后奔退，不知阵脚早已移动，队伍早已错乱。且自象阵既为蔡毓荣所破，前军已失军心，又不免慌乱。那蔡毓荣平日出军，皆以健卒为前部，此次得令奋追，故乘马宝前军溃散之时，蔡毓荣前驱已随象追至。马宝措手不及，已无法抵御蔡军中兵，惟有互相逃窜。马宝急传令望贵阳而逃，一面又派人驰飞马报胡国柱一齐退军，先扼贵阳要道，遂陆续溃退。蔡毓荣不舍，惟率军穷追。那蔡毓荣性又好杀，且追且击，马宝军士死伤既众，沿途尸积。马宝无法，急率亲军三千人死力坚持一阵，以待诸军先逃。将近日暮，已奔至遵义城，意欲入遵义稍驻。惟蔡军已随后蹶到，欲进遵义不得，惟有弃遵义而逃。蔡毓荣以前军疲战，令先入遵义驻守，余军悉数追袭。并下令道：“数年用兵，尽在此举。乘马宝溃败之际，勿令其更有驻足也。”三军得令，奋勇赶行。蔡毓荣又以贵阳为贵州省会，若被胡、马二军入贵阳驻守，则战事又需时日，乃令希尔根率本部人马绕道趋攻贵阳，以夺马宝、胡国柱之根据。

那时胡国柱自听得马宝兵败，令他先退贵阳，亦拔队齐退。蔡毓荣、希尔根皆令军中随带干粮，务至贵阳方始收军。正是乘胜之威，人人奋勇，比及胡国柱到贵阳时，希尔根人马已先到半日。胡国柱不能直进贵阳，亦不料趋攻贵阳的只希尔根一军，以为蔡毓荣大队已到，乃大惊道：“敌军竟至贵阳，人何精锐至此？”说罢，左右皆为危惧。胡国柱故不敢进贵阳，只望西而逃，冀与马宝合兵。那时马宝亦料蔡毓荣必先争贵阳，故令胡国柱一军先退，扼贵阳要道，以为胡国柱已至贵阳，故溃退之后，恐自己若再入贵阳，是与胡国柱共困于一隅，其势反孤，须得一驻扎之地，以与贵阳援应，故亦不退入贵阳，直至平远下寨。不多时，胡国柱亦已奔到，马宝乃大惊，各诉溃散原因。原来胡国柱只道蔡毓荣全军俱到贵阳，故只望与马宝合兵，马宝只道胡国柱已回守贵阳，故另守一处与贵阳犄角，彼此误会，致令蔡毓荣不事攻伐即得了贵阳。那时贵阳又守兵无多，被蔡毓荣一鼓驱散，即直进城内。

乃令穆占、希尔根在城外驻扎，传令休兵三日，然后前进。

单说马宝、胡国柱败至平远，具表告入云南。时云南大为震动，吴世蕃更为疑惑。以马宝、胡国柱皆一时健将，部下人马亦多，且皆百战之卒，前能在洞庭岳州与蔡毓荣相拒多年，今乃一败至此，并贵阳重要之地亦弃而不守，实在可疑。因忆起蔡毓荣有向马宝招降之事，又因云南谣言四起，都道马宝有了异心，遂决意招回马宝。又以胡国柱虽为驸马至戚，仍恐其与马宝共事已久

，恐他通同一气，遂发谕弃召回马宝、胡国柱二人，令夏国相、高起隆、王会前往平远接统军事。夏国相见谕大惊，急入朝诘问其故。正至朝门，恰见大学士林天擎，夏国相道：“马宝夙娴韬略，久经战阵，今虽偶败，必可支持。若胡国柱亦才略素优，前虽放弃苟安，今已发奋用事。吾料彼二人一日在贵州，即一日敌军不能进云南也。”林天擎乃把吴世蕃疑及马宝一事说了一遍。夏国相听得，乃仓皇入朝，谒见吴世蕃，力请收回召还胡、马二人之命。吴世蕃道：“吾见马宝屡败，恐其人地不宜，故召还之耳。”夏国相乃谏，不必误听谣言，以中敌人反间之计。吴世蕃沉吟半晌，乃道：“以卿前往，其才亦不在马宝之下也。”夏国相道：“然论臣之才不及马宝，但以郭驸马出守曲靖，臣恐兵力尚单。敌将以贝子赖塔及贝子彰泰与巡抚傅宏烈三路之众，恐不能当之。臣方当前往曲靖耳。”吴世蕃道：“即以马宝改往曲靖，亦无不可。”夏国相道：“往返需时，易误军务。且彼此接代，亦不如仍资熟手也。”吴世蕃听得，惟有不答。夏国相又道：“此举为存亡机关。马宝从先皇，披荆斩棘，先皇以为柱石，愿陛下勿轻疑了。”说罢，叩头再四，力行劝谏。吴世蕃只是不从，惟令夏国相赶速与王会、高起隆起程而已。夏国相无奈，乃流泪而出。知吴世蕃之意不能挽回，乃传令郭壮图固守曲靖，将政事概令林天擎与王绪主持，与王会、高起隆赴平远而去。

单说马宝至平远日夜守备，以军虽屡败，还幸各皆用命，以为大局虽危，尚可挽救，故与胡国柱尽设法守御。忽报吴世蕃以夏国相、王会、高起隆代统其众，不觉大惊，急谓胡国柱道：“朝廷疑我等矣。主少，国家多难，奈何？夏国相非无才略，然一易生手，调遣皆难，此局危矣。”胡国柱道：“主上如此，枉我们日夜辛勤耳。然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待夏国相至时，何不相与密商，俾我等始终其事较可也。”马宝道：“公言虽是，然朝廷必因此增疑矣。夏国相忠而多智，本无不可，唯高起隆为先皇义子，以亲见用，其欲得此兵权久矣。公言恐用不着也。”正议论间，已报夏国相、王会、高起隆已领小队驰至。马宝即令接进里面，各诉别后之事。夏国相唯相向而哭，马宝亦哭。夏国相谓马宝道：“吾军虽败，军士犹用命，且能将，尚望可以转移大局。今如此，将不可为矣。冲锋陷阵，临危决胜，我不如公；整肃百僚，接应饷道，公不如我。吾到此，殆不得已也。”马宝道：“尊意吾已知之。以弟等连战皆败，弟方自愧。如论公高才，正合接理军事，但恐一经易人，调遣即难耳。”胡国柱此时力争不宜交代，夏国相道：“吾亦欲如此。但恐主上更疑，内难将作矣。”王会道：“时已迫，交代即宜速交代，否则，吾等亦当速回也。”遂商议多次，皆以交代为宜。马宝及胡国柱便将兵符印信尽行交付，并将军中要务一一指明，以告继任者。复召集诸将，不复言吴世蕃见疑之事，惟言须

往曲靖，只嘱将校军士俱宜听夏国相等号令。于是马宝、胡国柱乃即驰回云南而去。夏国相等方一面通飭各营，不要传布马宝回滇之事，一面训练人马，打点军务。

不想以夏国相、王会、高起隆代马宝、胡国柱之说，已为蔡毓荣所知，乃召诸将集聚计议道：“马宝与胡国柱被召回滇，吾计已行矣。今以夏国相等代之，虽国相之才不下于马宝，然军事重要，一易生手措置即难。昔廉颇为赵将，无攻不取，无战不胜，及为将于魏，即郁郁不得志而终。可见古来良将且易地则不同，况夏国相等乎？今吾等须从速进兵。若假时日，则夏国相守马宝成法，而加以己之见地，容易部署停妥，此时破之即难矣。”诸将听罢，皆以为然。蔡毓荣乃仍令穆占、希尔根为左右翼，自统中军望平远进发。早有消息报到夏国相军中。国相谓左右道：“敌人殆知马宝已离去此间矣，故乘势以兵力蹶吾也。吾等初来，诚不利于战，然今则虽欲不战而不能也。平远一地，无险可守，若恃久守之策，反以取困耳。”于是王会及高起隆亦分张左右两翼，以抵御穆占及希尔根，自己仍统率中军与蔡毓荣对敌。

分拨即定，蔡军已到。

那时蔡毓荣正乘夏国相初来接代，志在急战，以为彼军既易生手，部署必不停妥，此行破夏国相必矣，故大军到平远时，与周军仅距十余里，蔡毓荣即传令穆占、希尔根，以两翼先出，万枪齐发，其势极猛。夏国相见蔡毓荣中军不动，料知蔡毓荣待两翼先战，而以中军待己之移动，故亦以王会、高起隆二翼先出抵御，自留中军以待蔡毓荣。不想周兵虽勇，究竟主将生手，调动总不能灵通，故大为蔡军所乘，时蔡军又乘胜之威，故进如潮涌。夏国相看看两翼人马王会、高起隆已渐渐抵敌不住，自忖蔡毓荣实候自己移动，如果自己引兵往援左右两翼，必更为蔡毓荣所乘，不如直扑蔡毓荣中军。那蔡毓荣一军分毫没有吃亏，只奋力接战。两军攻力悉敌，不分胜负。惟左右二翼王会、高起隆两军，已渐渐不支，早为穆占、希尔根两路所乘，已望后而退。夏国相自此乃慌了手脚。蔡毓荣更下令道：“吾左右两军皆已获胜仗矣，吾中军不要落人之后也。”于是三军闻令，更为奋勇。夏国相军中一来因左右两翼俱败，更为心慌，二来蔡军乘胜之威，夏军如何抵敌？乃一同败下。夏国相自思此败，必贵州全失，云南更为震动。但此时已不得不退，若勉强撑持，那穆占、希尔根两路必乘势夹攻，更为不了，但引人马望东而逃。

蔡毓荣传令军中，速行追赶，并谓左右道：“夏国相亦一劲敌。幸我两翼兵先能取胜，否则胜负未可决也。今当夏国相既败，可尽力追之，云南唾手可得矣。”遂率诸军齐进。先令部将米元亮领一军入平远，余外尽数追赶。夏国相本欲复进平远，惟蔡毓荣已随后追至，乃并弃平远而逃。沿途死伤山积，蔡

毓荣依然不舍，不分昼夜赶至威宁。夏国相仍不能驻足，统计折了八九千人马，还亏夏国相自行断后，否则后路投降者不知凡几。因是尽失贵州，引残败人马望云南退去。蔡毓荣大获全胜，将人马暂驻威宁，犒赏三军，再望云南进发。

且说贝子赖塔、贝子彰泰及广西巡抚傅宏烈各统大军由广西进云南时，吴世蕃年尚幼，一切国事政治则委诸夏国相、林天擎、王绪，军政则委诸夏国相、郭壮图。自赖塔等将由广入滇，凡滇边将士已纷纷告警，乃以驸马郭壮图出守曲靖。那郭壮图为人本有些韬略，故三桂以女妻之，号为驸马。自三桂起事，以郭壮图为云南留守，一切经理滇事及应付粮草，郭壮图皆殚心竭虑。至是乃出守曲靖，所有布置规划，皆告知夏国相。自夏国相往代马宝，自此边事皆由郭壮图主持。那曲靖隔广西不远，前面阻山脉，颇为险要，即郭壮图经理亦颇完善。当其出镇，夏国相嘱道：“敌人将大举由桂入滇，曲靖要道，以将军为国至戚故以相委。以将军勇毅有才，固足抗敌，但时局已迫，为将军计，自应主守不主战。今方分道往结藏人，使藏人出兵以扰四川，吾等合力以防黔桂。先行坚守，伺隙以破之，大局尚可挽回也。”原来郭壮图生平最服夏国相，故此次出镇诸事，皆向夏国相禀承。及至曲靖后，日日训练人马，拊循士卒，规度地势，以求完密。故贝子彰泰屡欲入滇，皆为郭壮图所挫。及郭壮图听得夏国相往代马宝，即叹道：“国将亡矣。马宝虽败，尚足以拒蔡毓荣。以夏国相一日在滇，尚能临机制变，使士卒用命，以扶危局。今夏国相既去，人心益离散，敌人亦因之大进矣。”言罢，不胜叹息。

惟有次第分布守险。

忽报赖塔与傅宏烈率军大至，郭壮图急与左右计议道：“前者彰泰一军，吾不以为意。今敌人挟三路而来，我必不易守。且纵能守之，彼不难舍曲靖另攻他处，亦守不胜守也。计不如奋勇与之一战，以决胜负。若能一胜，尚可获数年之安也。”左右皆以为是。适后路又解到野象数百头，郭壮图乃列为象阵，以为前军。部将武安时谏道：“昔马宝曾用象阵，致为蔡毓荣所破。今驸马何故效之？舍兵力而乞灵于野兽，窃为驸马不取也。”郭壮图道：“昔马宝之败，不过先行泄漏耳。象力最猛，势所难挡。吾以之冲其前，而以兵力继其后，仍非不恃兵力也。”遂选派劲卒为前军，拥象先进。候赖塔一到，即行进攻。

且说赖塔兵迎曲靖，但见树木丛杂，山势崎岖，谓傅宏烈道：“此等地势最易中伏。”傅宏烈道：“我军众而彼寡，不必用奇兵。所惧者，彼以奇兵制我耳。今当先毁树林，使敌军无所用其埋伏，然后分道明攻，破敌必矣。”

赖塔从其计，乃传令军士，凡见森林丛树皆焚之。时在野里，适郭壮图探

得赖塔、傅宏烈并军初到，欲先发制人，遂定计于夜里分五道人马，悄悄劫营。

各道皆以大象百头为前驱，各穿森林而过，直逼赖塔等大营，不期各道人马将到时，正值赖塔传令焚烧森林，火光冲天。各野象多有从马宝军中转解前来者，故一见火光，无不惊惧，纷纷向后奔窜，反冲军士。即军士亦以为敌人有备，故五道周兵皆哗然震地。早惊动赖塔军中，起来探视，观林中火光，望见有兵马逃走，知道是敌军前来劫营，因见火光而退。遂率大军追赶，于是郭军大败。正是：天意已移难破敌，火光无意反成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破长围七将定云南 赏战功朝廷颁谕旨

话说郭壮图以象阵为前，乘夜前往劫营，恰遇贝子赖塔等正焚山林，以避伏兵。那些野象因见火光而退，赖塔乘势追之，郭壮图大败。赖塔道：“敌兵只欲劫营，其大营人马尚未动也。今乘其败以蹙之，彼不及措手。否则迁延日久，敌人将再图守御，然后远合西藏，近联缅甸，以抗我师，为患正长。望诸君勿惜此苦，为一劳永逸之计也。”于是诸军得令，一齐奋进。沿途枪炮交施，那些野象一闻炮声，更为惊溃，只是发足奔逃，如何制止得住？因此反冲击郭壮图大营。郭壮图见势不佳，料敌不过，但恐全军皆遁，更为赖塔等所乘，乃令各部将领大半人马先逃，自己却令中军在林木深处埋伏。时赖塔正拟穷追，傅宏烈进道：“今在夜深之际，敌人之退是否为真，尚未可知。若一旦中伏，是反弄个不败不止，须要提防。”彰泰道：“彼劫营之兵既已大败，野象又反冲其大营，即孙吴复生，亦难站定，吾决郭壮图必真退矣。昔公以踰山渡险以袭枫木岭之后，何其胆壮！令何反怯耶？”傅宏烈道：“吾非怯也。所怯者，敌虽真退，恐一有埋伏，何以御之？故不得不防耳。”

赖塔道：“今若不追，大失机会，以吾军之众，何惧一郭壮图耶？”乃以傅宏烈在左，彰泰在右，自己居中，分三路蹶追。

约追十余里，傅宏烈见林木丛杂，心中早有所怯。正踌躇间，忽鼓声大震，深林内火把齐明，早有一军杀出，为首大将正是郭壮图。傅宏烈大惊，急令军士勿得惊扬，以本部暂缓前追，竭力抵御伏兵。惟赖塔、彰泰二军，听得右军中伏，皆一时失措，都移兵往救傅军。于是郭壮图人马得缓缓退去。

郭壮图以伏兵杀出时，只道出其不意，可以制傅宏烈死命，不意傅宏烈早已提防及此，故与周兵混战一会，傅军略有损伤。少时赖塔、彰泰已分军来到，郭壮图自知不敌，且前军退回的又不见杀回相助，亦只得引兵而退。这一次只损伤了傅宏烈些少人马，且止住赖塔、彰泰二军不复穷追，俾前军得从容退去，亦不幸之幸。

次日赖塔大集诸将计议道：“古云穷寇莫追，傅宏烈早已有言在前，我一时不信，几至大败。若郭壮图有多路埋伏人马，而前退的若又复杀回，则吾军正未可知也。”傅宏烈道：“昔吴三桂以数省之地，百万之众，且不能北渡，今已穷蹙一隅，决不能为患矣。故吾军今日断不能行险也。云南为三桂之根本，布置早已完密，惟假以时日，会合各路以困之，方可。若以孤军轻进，恐一遭挫败，彼即元气复充，人心复定矣。”赖塔、彰泰皆以为然。

于是知会蔡毓荣及穆占、希尔根等，并令间道先报赵良栋，以会趋云南。各路皆步步为营，不复行险，以防意外。去后，赖塔令诸路陆续进兵。

且说郭壮图败后，弃了曲靖，奔回云南府，把兵败情形告知吴世蕃，将人马屯扎归化寺一带，以图固守。马宝、胡国柱已回到云南。马宝即进谒吴世蕃，叩头流血，乃言道：“臣等以国势方危，方竭力抵御敌兵，不知陛下召臣何故？”吴世蕃此时以马宝既离贵州蔡毓荣即进滇境，夏国相往代马宝而赖塔即进攻曲靖，至此已悔之不及，故闻马宝之言，无言可答，乃道：“朕并无他故，不过欲卿往援曲靖耳。”马宝道：“此非陛下本心之言。臣经营黔湘多年，虽当危急，尚可以拒蔡毓荣。得夏国相为郭驸马后援，亦足以固守曲靖。今一经移动，必两者皆失矣。此必有进谗言于陛下者，故疑及臣等，以误此大局耳。”吴世蕃此时亦无言可答，马宝又道：“臣等随先皇出生入死，以受国重寄，即肝脑涂地称本心。若臣等仍有可疑，更有谁人可信乎？”

吴世蕃道：“今不复疑卿，请卿马首东行，为朕固防曲靖可也。”正说话间，郭壮图已报曲靖失守，吴世蕃登时变了面色。马宝、胡国柱惟相向流涕。吴世蕃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将何以处置？”胡国柱道：“藩篱既失，近逼滇京。时局如此，即诸葛复生，亦难为谋矣。”马宝道：“吾惧贵州一路亦必同失矣。以夏国相虽有才，然为时不及，一易生手，布置调遣两者俱难故也。”

果然，说犹未了，已续报夏国相、王会、高起隆兵败，蔡毓荣正督兵向云南来也。吴世蕃听罢，登时泪如涌泉，力请马宝设法。马宝道：“恐此已不及谋矣。今于无可如何之中，筑长围以固五华山，盛屯一年粮草，以数万之众，卿保一时。既先令人卑礼厚币分途入藏，请藏人起兵以夺四川。待平复中原之后，许以川、陕、云南西偏之地，以实藏疆，并许其自主。一面谕以满人将来必加兵卫藏，且以此次藏人先服我先皇，满人必谋报复，使藏人知惧，相与同仇。而复利之以自主，及实之以疆土，必或为所动，将起大兵，以扰四川。吾或可于此时，稍图生气。否即藏人不允起兵，吾亦可暂逃藏地，再图复举也。”吴世蕃道：“朕欲西奔缅甸如何？”马宝道：“必不可也。缅人向服朱明。自永历帝逃缅，我先皇时在藩府，不合加兵缅人，以生缅人恶感也。今欲依缅人，恐其以待永历帝者待诸陛下，又将奈何？且缅人如龙性难驯，不足靠也

。”说罢，胡国柱亦以为然。吴世蕃即从其言。

正说话间，大学士林天擎、方光琛及尚书王绪同入。吴世蕃见林天擎三人面有忧色，急问：“外间有何事故？”林天擎道：“顷得西北军报，大将谭洪自川省败后，欲径奔藏地借兵，每为赵良栋所扼。后则欲奔回云南，赵良栋复困之。今赵良栋正统大军入滇也。”吴世蕃道：“似此则遣人入藏亦难矣。”马宝道：“时局至此，真天亡也。谭洪能抗大敌，且忠贞辅国，虽危不变，乃误于陈旺，而川省即失，此非战之罪也。今敌兵分三面环趋云南，而我以穷蹙一隅，苟非有外力相援，断难支此危局。今惟有多发专差，分数道入藏，纵赵良栋能截其一，亦不能截其二也。”此时吴世蕃惟马宝之言是听，急发五路文书，分途赴藏，乞请援师。又明知缅人无用，亦发函通告酋长，力言云南若亡，大清必发兵入缅，谕以唇亡齿寒之义，望缅人或肯相助。去后，吴世蕃惟向马宝及胡国柱二人道“朕诚不德，以误事机，诸卿皆国功臣，忠贞体国，望勿记朕之前愆，看先皇面上，为朕力支危局。凡事皆可便宜行事，措置如何，不必问朕也。”马宝、胡国柱二人，此时唯叩头流血。明知大局难挽，唯誓以身殉。乃辞别吴世蕃，流涕出宫。

马宝乃与胡国柱计议，先将五华山旧日之永历帝行宫，从前经吴三桂修饰者，预备为吴世蕃行宫。一面召工役数万人，先筑长围，环绕五华山之四隅，深沟固垒。围外之长壕，阔逾一丈，深至丈余。围外又加铁网，以避弹子。又由昆明池引水以灌注围外长壕，以防火攻，复通水道于围内。内营更于围垒多掘池井，以防断水。准备五万人马，固守五华山。盛屯一切粮米粮粟及干粮等，以准备两年需用以上。再于五华山择地屯田，以免绝粮之患。

至此一切布置，专恃与藏人援应。

原来吴三桂自起事以后，藏人早与交通。即至危时，犹输进粮械于川省，以为资助，故马宝恃之最深。自将五华山规划布置后，又示谕境内，以鼓励人民。还亏夏国相、马宝二人平日治民有恩，是以云南虽危，民心依然未变。

是滇人皆思念夏国相、马宝二人，乐得相助。因是时四隅告急，财力久已竭蹶，故不得不向民间募集饷项。自经马宝出示，鼓励人心，于是富户巨商皆多乐为捐资，因此粮械依然充足。马宝遂谓胡国柱道：“时局虽危，然民心如此，依然可用。苟得一路援兵，未尝不能转败为功也。今敌兵虽众，然可惧者只赵良栋、王进宝、蔡毓荣、傅宏烈三数人员耳。若赖塔等亲贵之徒，不足惧也。叵耐未知藏人消息如何，至为可惜。”胡国柱至是，恐藏人未必出兵，即出兵亦恐不及，乃请谕各土司起兵。马宝亦以为然，便遣人劝各土司起兵相助。又奖励民间兴办民团，以为助力。一面令郭壮图拒守五华山外，以固藩篱，一面再筹妙策，以断敌军粮道，为实行坚壁清野之计。

且说大将军蔡毓荣，自与穆占及希尔根两人既定贵州之后，即引兵蹶夏国相等之后，直进云南。适接得贝子赖塔来书，约以会同各路合兵捣滇。是时赵良栋与王进宝二军已屡逼谭洪，所有谭洪数千败残人马，已七零八落，再不能通入藏地，已引千余残兵径回云南。故赵良栋王进宝二军亦直进滇境，由永善下鲁甸，直抵者海司。即于此时接得赖塔及蔡毓荣文报，约以合捣云南，赵良栋道：“知谋之士所见略同，蔡毓荣正与吾意暗合也。”遂一面回复赖塔及蔡毓荣，约以神速进兵，恐旷日持久则夏国相有谋，马宝多智，郭壮图、谭洪、胡国柱有勇，不难会合缅藏以为援应，则收功愈难。蔡毓荣等皆以赵良栋之议为然。适是时图海已移兵南下长沙，蔡毓荣等更无后顾。时正康熙二十年三月，大兵已分三路合逼而进。赖塔、彰泰与傅宏烈等军已进至嘉利，蔡毓荣与穆占、希尔根却进驻嵩明，赵良栋与王进宝亦进至富民地面。一路势如破竹，至是已合逼云南府。

时夏国相、马宝及胡国柱昼夜经营御敌，奈敌兵势大，不能抵挡，惟合退至云南府城，复派员四出运动外应。故一时降将马承荫再起事于广西柳州，以扰赖塔之后，谭洪部将鼓时亨再起事于川东，以扰赵良栋之后。还亏川中兵力尚雄，足以镇定，所以鼓时亨一军不能得手。惟马承荫一军一经在柳州起事，广西已全省震动。幸图海既驻长沙，乃分兵下桂林，而赖塔闻警，亦遣傅宏烈回军，因是广西亦复镇定。马承荫已走死泗城，故赖塔亦免了后顾，唯与蔡毓荣、赵良栋等专力云南，均齐各路俱进。

是时已是四月时分，天气炎酷，北地人马不惯南方瘴气，颇多不服水土。

将军穆占欲移军避暑，以为吴世蕃穷蹙至此，必不能再兴，欲待秋凉然后合围。蔡毓荣道：“不可。吾等既到此地颇不容易，敌既穷蹙，岂可令其复养元气？凡事得失成败每争一间耳。况吴世蕃不打紧，须重视夏国相、马宝二人。彼若稍有时日，不难整顿也。”是以决意进兵。希尔根乃谓穆占道：“蔡毓荣为汉员尚且如此，吾等何可自深以惜。”穆占为然，因此立行进取。赵良栋、王进宝、赖塔、彰泰共分四路，分头并进。时云南地方既瘠，粮食亦尽，虽民心尚依念马宝、夏国相等，惟此时已无可如何，故临安、永顺、姚安、大理等郡县已先后附降。蔡毓荣等遂乘势直进，直逼云南府。复定议蔡毓荣一路抽出希尔根一军，由川进滇，一路抽出王进宝一军，以抚循各郡，余外俱围云南府城。夏国相乃与马宝计议道：“今屯扎五华山，虽布置完密，然困而自守，以望敌人之退，其势难矣。须分兵四出，或足以扰敌人而固云南府城也。”诸将皆赞成此论，遂以夏国相、谭洪、王会、高起隆等各领本部人马，冲突而出，以扰川省。先后陷泸叙、建昌、永宁、马湖诸府县。夏国相之意，当时以为得两云南不如复得一四川，因不特地势险阻可以有为，且交通藏人亦复利

便故也。

自夏国相等图扰川省之后，赵良栋以为虑，乃令王进宝复顾后路。再驰驿飞报张勇、孙思克，以兵力捣截夏国相等，余即进逼云南，并知照各路，以无论如何须先破云南府，彼根据既失，各将安逃？即成流寇，扑灭亦易耳。

因此各路攻城愈急。幸赖马宝、胡国柱、郭壮图设计死守。时贝子赖塔，以此次出军每着皆落傅宏烈之后，欲一雪其耻以争头功，于是奋勇扑进。郭壮图百般拒御，奈赖塔军中虽死伤千余人，仍不少却。攻围一月，陷其外垒。

赖塔在左，彰泰在右，依然猛攻。那长围距城尚远，故外垒虽陷，未能攻及城垣。赵良栋知赖塔已破其外垒，乃鼓励三军与蔡毓荣并进，力踰三军，马宝仍不少却，依旧拒守。赵良栋乃传令军中，布楼船排筏于昆明池，欲以断内城接济，乃仍令一面攻城。不意两军攻守数月，内城并无缺粮消息，水道相继不绝。赵良栋无可如何，乃函知蔡毓荣，说道：“敌殆准备死守而先盛屯粮草备水道也，欲困之难矣。今历攻数月，士卒损亡数千，可以想见若旷日持久，彼外援一到大势更难，今惟有奋力扑攻耳。”因此复率军猛进。

至十月中旬，胡国柱先为赵良栋军中击毙，虽世蕃大惊。见赵良栋、蔡毓荣已破长围，攻逼城垣，乃与马宝计议，再割地求藏人发兵。不料此书又为赵良栋所截。吴世蕃乃知危迫，即调夏国相、王会、高起隆等回军。夏国相此时料知滇京已危，即欲入川亦势不及，惟有双眼垂泪，与王会等回军，惟以死自誓而已。时正望云南府回来，复与高起隆计议，欲从后袭赵良栋一军，以救云南府城。不料吴世蕃差人往召夏国相时，其人竟为王进宝所获，并搜获其书。王进宝即将带书人斩了，另派心腹人员伪为吴世蕃所差委者，往见夏国相。故夏国相等回军，及欲袭赵良栋后营，皆为王进宝所悉。那王进宝即报知赵良栋，依着夏军来路，预伏人马以击夏国相。果然夏国相兵到时，即为赵、王二军所袭。王会先死于乱军之中，夏国相欲自刎，惟念既以死自誓，亦须一见吴世蕃之面，乃与高起隆引败残人马约五六千人，绕道奔回府城。不意高起隆见势将亡，早变了心，已阴款于赵良栋。那赵良栋即令其谋杀夏国相，故高起隆为杀夏国相，就在夜里乱起来。还亏夏国相平日最得人心，当高起隆引亲兵乘夜杀进时，夏国相的护兵不令其进帐，且大喊道：“夏公忠以报国，恩以待人，汝辈奈何从贼乎？”言犹未已，高起隆的亲兵早散去大半。高起隆大怒，欲冲进夏国相帐中。于是夏军的护兵一齐抵御，乃砍高起隆为肉泥。夏国相叹道：“国家将亡，宜有此等怪象。今高起隆死矣，何若死于国，犹流芳千古乎。”说罢，知高起隆已与赵良栋有约，恐其外为应，乃立刻领残兵奔回。惟赵良栋、王进宝已乘后蹑追，夏国相不敢恋战，没命奔至城垣。赵良栋乘机猛击。还亏谭洪接应，救得夏国相进去，而城中外垣已陷了十余丈。良栋欲乘势直入

，得谭洪死挡一阵，赵军进势稍却。

唯谭洪身被数伤，是夜亦即殒命。

自谭洪死后，人民益为惶骇。且兵粮虽足，惟城内居民尚多，被围日久，亦已食尽。马宝不得已，分军粮以济一时。然因此民心稍安，惟军粮渐少。

是时将官亦逐渐凋落，惊慌何可胜言，日望藏人救兵不至，君臣唯相对而泣。

由是军心益惧，皆怨吴世蕃不应召回马宝，以至一子错全盘皆乱。故世蕃听得，更惧为军人所害，急召郭壮图入保行宫。胡国柱以郭壮图独当一面，不可移动，奈吴世蕃不从，胡国柱愤极，悻悻回寓，即咯血而终。自此王会、高起隆既死于城外，胡国柱、谭洪亦死于城中，只余夏国相、马宝、郭壮图三人，虽智勇双全，此时亦鞭长莫及。赵良栋乃与各路昼夜攻击，直薄城下。

两军血肉相薄，相持数月，周兵益疲。至次年夏间，粮草皆尽。且归化寺一带，自郭壮图退保行宫，兵力益单，早被贝子赖塔、彰泰攻陷。

是年秋七月，桂抚傅宏烈斩马承荫于柳州，桂乱悉平，故傅宏烈复带兵入滇。自攻下归化寺后，五华山势已孤立，加以赵良栋、蔡毓荣不住攻击，延至十月，城中食尽，南门守将方志球阴与蔡毓荣相通，即献南门，放蔡军入城。由是诸君齐进。甫报到南门失守，吴世蕃及郭壮图先已自尽。夏国相与马宝引心腹亲兵直行冲击，欲杀一二敌将，然后自尽。不料蔡毓荣已下降者免死之令，军士多已投降。马宝部将张祺大怒，立杀降者二人，于是军中哗然，反倒戈相向。蔡毓荣更下令，杀得夏国相、马宝者，赏以万金。于是蔡军一涌向前，万枪齐发。马宝恐被擒获，先行拔剑自刎。夏国相急引亲兵望西奔来。忽前面敌兵纷纷拥至，正是赵良栋大兵，枪声响处弹子如雨而下，夏国相即身被数伤，立即毙命。未几大学士方光琛驰到，亦被击死。赵良栋乃与蔡毓荣尽降周兵，直望五华山追来。所有护守行宫的军士，皆已投顺。

赵、蔡二将先将人马分扎五华山上，并管束降兵，各带健卒千人，欲直进吴世蕃行宫。未几，贝子赖塔亦到，乃相将同入。只见一人伏尸而哭。赵良栋大喝道：“大军至此，尚不降耶？”那人听得，却拿起一飞锥向赵良栋打来，然后拔剑自刎。还亏赵良栋眼快，那飞锥掷个落空，却击中背后护兵一人，立时倒地。良栋即率亲兵上前，欲拿那人，已是自刎死了。细视其人，乃吴世蕃的大学士林天擎也。因听得吴世蕃已是自尽，故进宫来欲殓葬世蕃尸首，以免为敌兵屠戮。不料正哭一场，赵良栋已到，遂不及殓葬吴世蕃，即及于难。赵良栋并令亲兵琢林天擎为肉泥，复割吴世蕃首级，以备回京献俘。徐即与蔡毓荣赖塔再进里面，但见宫女、宫监在后园林树中投环自尽者，不计其数。余外有投井的，有服毒的，男女尸首层叠于后宫。赵良栋见得，喟然叹道

：“妇人竖子且捐生殉国亡，王宫内无一降者，可见人心尚非从我也。使三桂父子励精图治，勇于进取，天下谁属，固不可知。乃有此固结之人心而不知用，徒苟安佚乐，自取败亡，岂不可惜哉？”说罢，令军士将宫内各宫监、宫人尸首收殓埋葬。又见云南人心固结，以连年被兵，乃请款赈济穷民。并将国相、马宝等戮尸。又函吴世蕃首级献俘，一面奏捷入京，报告肃清，酌留兵驻滇以办理善后，然后班师。

时朝廷听得云南已平，先令户部发帑五百万以赏军士。计有功诸员以图海、赵良栋、蔡毓荣、王进宝、张勇居首，孙思克、李之芳、傅宏烈、赖塔、穆占、希尔根、硕岱、彰泰、徐治都、杨捷、姚启圣、施琅、吴兴祚等次之，俱受上赏。又以军兴以来，诸大员多有失机僨事，至是乃降旨罪之。诏道：当吴逆初叛时，即选满汉精兵，命顺承郡王勒尔锦统之，计程三月可至荆州。乃不乘贼远来马疲守备未固之时渡江扼险，挫其锋锐，俾贼得以其暇，据守湖南要害，犯我夷陵江西，分我兵力。耿精忠、孙延龄、杨嘉来相继变乱，劳师数载，无尺寸之功，惟安坐以索督抚司道之馈送。其贝勒尚善、察尼、鄂鼐等共攻岳州，奉命以舟师断贼饷道，动以舟楫未见风涛不测为词，迨长沙大兵已进，尚不乘机夹攻。又简亲王喇布迟留于江右，贝子鄂洞失机于陕西，若非朕运筹决策，力饬水师会取岳州，饬岳乐江西兵进取长沙，饬图海陕西军速复平凉，则疆宇几不可问。教师糜饷，误国病民，情罪重大，在他人尚不可原，况王贝勒等与国家同休戚之人乎？所有顺承郡王勒尔锦、简亲王喇布、贝子鄂洞，着议政王大臣悉举太祖太宗军法严行议罪。

自此旨一下，由王大臣议得，皆予削爵籍产，或拘禁有差。其余逗留失陷岳州之都统珠满，失陷太平街之前锋统领伊勒都齐，敌退营空饰报克复都统巴尔布，岳州敌溃不能邀截之辅国公温齐，调援永兴数月不进之额驸将军华善庆，屡次败溃诈病回京之觉罗舒，怒及左都御史多诺、兵部侍郎勒布等，皆治以失溺之罪。又以此次军兴，糜费数载，乃令户部量改盐课，酌增杂税，以为弥补。又以此次军报每多迟滞，又令兵部于驿递之外，每四百里置笔帖式、拨什库各一，以速邮传。凡甘肃西边五千里，九日可至；荆州、西安五日可至；浙江四日可至；与从前迥不相同。此次成功，以满员图海、汉员蔡毓荣、赵良栋、王进宝为最首，爵以公侯之位。自此驻川、驻滇、驻湘各大兵，亦陆续班师。至于以藏人交通三桂，至动后来卫藏之兵，都是后话，是书不能备录矣。